

目 次

孩子生下了.....	1
最初的綠色叶片.....	18
医病的山.....	36
爸爸，可怜的爸爸.....	44
爸爸葬礼前的守丧.....	52
爸爸的葬礼.....	62
咱们一道儿走原路回家.....	82
爱尔兰皇家警察.....	98
欢迎，微笑的早晨.....	108
疲倦的母牛.....	126
街头歌唱.....	134
这个新教徒孩子对于宗教改革的想法.....	146
梦里学校.....	159
又是痛的威胁.....	167
上帝的一个孩子.....	178
大战一场.....	203
一个漂蕩的补窗戶小販.....	221

罪与罰	229
天理昭彰	247
梦里檢閱	255
生命不仅在肉食	275
英王紅旗压倒爱尔兰綠旗	484
我敲門	307
譯后記	318

孩子生下了

在爱尔兰京城都柏林，約莫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某年三月的最后一天，一个媽媽正在临蓐生产，她紧扣着牙关，把双膝深抵着产床，汗流如注，喘息呻吟，极尽陣痛掙扎之苦。她呻吟复呻吟，压挤又压挤，把一个小男孩挤离了母腹，进入到一个人間世，这原来是一个熙熙攘攘車儿馬儿鬧紛紛的人間世。在这人間世里有白色的馬，黑色的馬，櫻色的馬，白黑杂色的馬，櫻白杂色的馬，它們一齐在卵石鋪筑的街道上的的得得地奔馳着。駕四輪轎車或双座輕車的馬儿在趾高气揚地飞馳；駕軌道貨車的馬儿在笨重地慢步前进；駕載重街車、貨車或煤車的馬儿在力竭声嘶地硬拉硬頂；駕輕松愉快、自由自在的游山玩水的双輪轎車的馬儿却在喜气洋洋地迈步着：

在这人間世里，步兵在列队游行着，恰象从玩具匣里取出来的人物一样，他們穿着紅色上衣，帶着黃色胸甲；蓋衣水兵則帶着白色胸甲。他們的帶着紅色、黄色或是白色条紋的褲管儿緊貼着两腿，一直垂到脚跟。每逢女王万寿大庆，兵士們就得要列队到凤凰公园廣場上去，受

过檢閱之后再举行軍事演习。刀矛枪炮，件件齐备。經過檢閱台前就快步走，小跑着走，最后就飞奔着前进。馬蹄踏得震天价响，炮草震得嶙嶙地响，直震得人們内心都发抖，以为新的战火就要爆发啦！这场玩意儿完結之后，兵士們就回到营房里，擦干馬汗、揩抹枪枝，嘴里咕嚕着在抱怨那女王的寿辰毫无意义地帶給他們一身臭汗：

在这人間世里，曾有一位偉大的詩人名叫丁尼生，他的創作想象比美国好莱坞的电影还占着先声，在他的心眼里的摄影場中，創造出来美妙的形象：在夜色溟蒙里，有情人在花园里相会：

摩德姑娘，到玫瑰花园里来，
象黑蝙蝠样的夜晚已消逝了。①

詩人創造了許多意想的帝王、將士和守貞不嫁的閨秀的形象，詆富貴书香之家，街头巷尾，引为談助。每逢这样創造出来的騎士风驰电掣地飞奔而过的时候，一般大谷們

① 丁尼生(Tennyson, 1809—1892)，英国維多利亞时代詩人，所作詩多富貴氣息，虽雅洁而不深刻，很少反映社会的疾苦。奥凱西殆亦指責当时詩人的浮薄风气，故提出丁尼生的“摩德”(Maud)詩句作为諷示。所引兩行詩見該詩第二十二篇第一首：故事大概是写摩德和爱人約在玫瑰园中相会，为她的兄弟所发觉而至决斗，結果爱人杀死了她的兄弟而逃亡，历尽苦痛，最后从軍。

則對之鞠躬致敬。當騎士們馳騁于玫瑰與錦葵花間，在他們的矛頭兒上掛些小束的迷迭香和芸香草的時候，這些閨秀們見到便喜笑顏開，招手致意，而且喟然嘆息^①。

在這人間世里，人們傾注全力于基督教聖經、宗教論文和贊美詩歌。有些美妙的小故事，給男女小孩們讀了之後，弄得異想天開，象要上升天堂，下入地獄。在這里，天兵天將們擺着陣勢，聚集隊伍，就在槌球場上戰鬥起來。接着，這一場天堂和地獄的戰鬥所引起來的一切激動，恐怖，嬉笑，爭鬧，涕淚，和平，失敗，勝利，痛苦和血汗也就消沉下來，變成一個曼妙溫馨的，舉動雍容的，情話融融的，和萬紫千紅與嫩黃色澤的園游盛會：

在這人間世里，人們相信：那些患喉炎、肺病或熱病而死的孩子，其實並非病死，乃是上帝招返天國去了：

在這人間世里，羅斯金^②運用着美妙的心靈和基督

① 丁尼生的詩多寫帝王將士公主名媛，例如“公主露”便寫伊達公主守貞不嫁，悱惻纏綿。“亞述王歌”，“女王瑪麗”等則寫英雄美人，慷慨多情，和社會現實無關。

② 羅斯金(Ruskin, 1819—1900)，英國文學家和藝術家。所著“近代國家”，“建築的七盞燈”，“威尼斯之石”，以藝術創作為中心內容，但深受卡萊爾的影響，作風不離資產階級社會的所謂道德天性和英雄崇拜的思想意識。晚年著作有“給英國工人的信”，“芝麻和百合”等書。

徒的精巧手法，把泥漿金綉裝成奇文麗藻。後來，皇家美術院院長蒲印忒^①不僅把他自己的創作想象力發掘淨盡，而且把藝術界已往的成就和未來的可能的发展，集其大成，畫成一幅羅馬神醫愛斯古勒佩斯訪問記傑作，這要算是藝術上一項妙絕人寰的絕技吧：

在這人間世里，每逢星期日，差不多人人個個全心全意地信奉上帝，其他幾天就熙來攘往，一意經營世俗瑣事，也讀讀聖經，推推搖籃；有的在宣教講道，有的在郎當入獄，有的在搞牛津運動，企圖恢復舊教儀節；有的在聖發楞泰因節投贈情書畫片，有的在爭取英女王維多利亞十字勳章，也有的在種牛痘預防天花；有的在參加茶會與網球運動，也有的在相信麵包和葡萄酒可變成耶穌的血肉；有的在欣賞幻燈，旅行樂師演奏會，小型西洋鏡；有的在欣賞音樂大會、樂劇和彈簧風琴演奏；有的在桌椅墊上裝飾套布，講究修飾，有的則參加愛爾蘭農民月光團^②乘夜活動，也有的從事收生助產的業務；有的在追逐時尚，有的在參加愛爾蘭獨立運動的芬尼安黨^③而從事革命，也有的在閑逛雜貨市場，獵取新奇；有的在醉心于綺羅蕪

① 蒲印忒(Sir Edward John Poynter, 1836—1919)，英國著名畫家，他的風格是綺羅蕪澤的唯美派。

② 月光團，1839年在愛爾蘭出現的秘密農民團體，常乘夜活動。

③ 芬尼安黨，1856年成立於美國紐約，系愛爾蘭移民策劃其祖國獨立運動的革命組織，後來參加過愛爾蘭祖國的解放鬥爭。

澤,金錢勢力,也有的在拥护君主政体^①:

在这人問世里,在每一个天之驕子的朱門大戶里的灌林木边,系上一只猴子,原来是达尔文^②这位大科学家把它安置在那儿的。这只猴子有一回突然伸出一只脚爪来,将某位弯腰摘取欧薄荷香草小枝的貴妇人的香罗裙帶扯掉一小块儿。弄得貴妇們大惊小怪地奔向教堂,把那儿的鐘拉了又拉,使得所有的牧师們拚命地跑到講道台上,嚷着要大家安靜下来,說是沒有任何被暴露出来的东西而不可隱藏掉的;于是,女王夫妇,元老們,牧师們,下院議員們以及一般平民就把和我們的骨肉分不开的这个猿猴关系深深地隱埋起来,依照人与猿猴的关系說来,在他們自己和別人或上帝之間,插入了几百万年的裂縫,这样便打掉了令人自滿的人和上帝很接近的感觉,原来这种感觉使每一个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口袋里找到了一把可以大开方便之門进到天堂里去的钥匙。

都柏林这位临蓐产妇当时那样扣紧牙关,双膝深抵

① 这一段表示作者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矛盾的对比看法。

② 达尔文(Darwin, 1809—1882),英国人,进化論始倡者。所著“种源論”发表于1859年,该书第四八八頁讲到人类与猿猴的关系时恐怕激起一般宗教信徒的反抗,删掉了許多証明材料,只是說,人的起源和他的演进的历史,将来总会明白的。1871年又发表了“人类的起源”,对于人与猿的关系的学說闡发更深,虽为科学界所接受,但引起了资产阶级社会神学与哲学界的猛烈抨击。

着产床，汗流如注，喘息呻吟，极尽陣痛挣扎之苦，压挤又压挤，呻吟复呻吟，毕竟将一个男孩子挤离了她的腹腔，进入到这个人間世。在这人間世里，原来已充满了别人的需要，志愿，嗜欲和无知，所以这个孩子就被人挤在一边，被人挤退了，被人打下来了，因为别人是出身于豪門望族，具有天赋特权，而且他們降生到这个人間世比这个小子早了几个钟头。这些特权者瞧見这个穷小子自然也在冒火生嗔，很不耐烦；可是这个新生的小子，虽然一生下来就显見得肚子圓圓的，脑袋搖摆着，两腿很消瘦，他却居然活下来了，他对着别人的需要，志愿和嗜欲敢于用足去踢，踢开那些躁人的脚和抓人的手，清除一条道路給他自己来生存；接生下来之后，洗干净了，包上襁褓，喂过奶汁，每周增加了三、四或五两体重，大部份是靠他媽媽的奶汁支持，也向旁人討些来添补一下，就这样慢慢地养育起来，并且也学会了做人的勢利权威，愚昧无知以及情欲志气。

孩子三岁的时候，媽媽还不过是四十岁年紀。漆黑的头发特別在腦頂中間分开梳着，向后結成一个简单的巴髻，用几根发針扣在一起。小小的鼻子，下端有一点儿張开。深深的眼睛发着灿烂的神光，每逢喜笑颜开則光芒四射；若是遭遇了深重而不可解救的忧愁，就凝神睇視，表現坚决不撓的亮光。仔細看来，她的眼睛似乎在深处蘊藏着一片强烈的无数的人生梦想的火光，不过是被

丈夫儿女和家庭这些摆在眼前的人物景象所掩蔽着，所以没有时常表现出来。最引人注意的却是她的嘴唇，这里是她的主要特征：它的颤动正表示着斗争的勇毅，不屈不挠的精神，仁慈的性格，以及温柔敦厚和藹可亲的德操。她的手是纤小而有力的，能够温柔地替人去脓换药，也能干使劲的粗活，擦洗地板——先用湿布擦，再用肥皂沫刷子刷，刮除肮脏不洁之物，然后又拿湿布擦，最后，便很有节奏地前后迴旋着，用干布抹完那一块地方。她的强壮的身材表现着娴雅而坚毅。穿的一套简朴的元青哩嘰衣裳匀称合身，幽雅自如。小小的一块皱褶领子围着的颈项，正显见得美丽而没有起皱纹。妈妈一笑起来，开头是一阵阵微笑，到后来变成悦耳的哄堂大笑，人们听到就感受到一种不可抵抗的亲切友情。

妈妈的这些品德在当时还不易看出，可是在若干年后当青春生命的活跃的风韵和精力快要消逝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在晚年行动不免稍为迟钝，她还是能够保留些生命的韵味和活力，决不象旁人上了些年纪就神志萧索，黯然消沉下去。妈妈直等到最后一刻，在恬静地听着她自己垂死的心脏最后几声疲乏的音响的时候，她还是挣扎着要想支持她最后的活力，要认真活下去。

这一胎已经是收场的一胎，她知道不会再生育下去。过去她已生过七胎，现在还活着三男一女，其余的一女两男都夭折了。那两个夭折的男孩都取名叫做约翰，而今

她的丈夫說，这最后一个男孩还得取名叫約翰。媽媽考慮过很久，她想，再取这个名字似乎是对上帝挑战，故意冒犯他。这个新生的孩子一定是她的最后一个儿子，媽媽要他活下去，长大成人。前头两个取名約翰的男孩早已夭折了，是死于同样的病症，死于喉头炎。

媽媽記得第一个約翰是怎样死的，在她还不曾知道他快要死的时候就死了，死于喉头炎。再过两年，又生下一个男孩，仍取名叫做約翰。她丈夫說：咱們得有一个男孩取名叫約翰。于是她丈夫就固执地，她自己则满怀忧惧地将这个男孩取名叫約翰。这个孩子也还够结实强健的，爬爬踢踢地活了十二个月，忽然似乎感染了伤风发烧，带一点儿咳嗽，眼睛里湿润润的。一天夜晚，当她正走向他的床边去瞧瞧的时候，听到一阵剧烈的喘不过气来的咳嗽声，她于是就駭坏了，停下来。起初，她真害怕起来，就想走开，不去听它，后来她还是慢慢地走过房間，到了孩子的床边。呀，原来孩子正咳得在被窝里掙扎着，胳膊在乱动，眼珠儿直瞪着人，臉上鉄青色，呼吸很頻促，而且很艰难地在喘气。媽媽还記得，当时她就駭坏啦，赶忙戴上帽子，披上肩巾，拿毯子把小孩包起来，冲出屋門，走到街上，爬上一輛过路的馬車，請求車夫看上帝的面子，快快些儿赶到爱伯康医院去。

媽媽在車上一路喃喃地念到医院，她說：上帝果真愿意的話，他是能够救这个孩子的。那一个已經死了，可是

这一个就决不能，决不能，决不能死呀！上帝就能够一下子把小孩喉头里憋死人的肿块消除掉呀，能够恢复他的健康愉快的呼吸呀^①。

孩子的呼吸却越来越困难了。孩子在挣扎着喘气，这样儿可刺痛了妈妈的心。她急忙冲上了医院的门前台塔，不住地按着门铃，等到门开开了，她就挤进了大厅。

她气喘吁吁地对着门房说：快请医师，快请他来看看我这个孩子，要快，请他来治疗我这个小女孩，请快些呀，因为孩子快要死啦。医师出来得快，孩子还是容易救活的呀，快领我去见医师，或是请医师快到我这儿来，再不能耽误时候啦。孩子患的是喉头炎，孩子快要死啦，医师如果不快些来，孩子就会死啦！去请医师来，去请他来，去呀，快去请他来！

妈妈在厅堂里走上走下，走下走上，等呀，等门房请医师来。她怕看那盖在披巾下面的、抽搐着的小脸庞，她很想不那么清楚地听到孩子抖动的，咳嗽的，憋气的声息，咳嗽把她手臂抱着的小孩儿震动得很厉害。

门房回来了，告诉妈妈说：医师正在瞧一个病人，一会儿就会来见她的。

^① 奥凯西在这部书里，所有对话都没有用引号，所以译文也照原书一样未用引号。

媽媽氣勢汹汹地回答說：這個孩子等不了啦，得要馬上救治他呀，那一位病人得要等一下呀，可是咱這個孩子正咳得閉氣，隨時會死的啦，先生。醫師在哪兒呢？我得要把孩子抱去見他，行嗎？

一個護士走過，媽媽追上去，一隻手緊緊地把孩子攔在胸口，另一隻手就牢牢地抓着護士的胳膊。

護士小姐，媽媽懇求地對她說：請您找一位醫師來瞧瞧這個孩子吧，再遲就不成啦；瞧，孩子患的是喉頭炎，快要死啦。瞧，孩子閉氣了，臉都發黑了。護士小姐，請您快一點吧，孩子的呼吸越來越困難啦，倘若發生意外，你們這個醫院可就得要負責呀。我呆在這兒等得太久啦，太久啦，讓孩子在閉氣，沒有人來醫治他。他患的是喉頭炎，恐怕他快要死啦。

護士輕輕地領着媽媽走到廳堂的一邊，輕輕地扶她在一個座位上坐下。

護士和藹地說：請坐在那兒板凳上，請坐下，我就去請醫師來看孩子。媽媽對臨走的護士喊着說，您不趕快的話，我這個第二個約翰就會也死于喉頭炎啦。

媽媽又禱告上帝來帮着救救孩子，催請醫師快來，莫讓孩子死在她的懷抱里。

突然，她聽到孩子發出一聲奇怪的刺耳的嘆氣，她就馬上屏住了呼息。媽媽又感覺到懷里的小身體使勁地伸了一下，她的胸口不禁抖動起來。這時她明白了，她要防

止的禍災已經到來了，寶貝孩子的生命結束了，媽媽還緊緊地把他抱在懷裡。媽媽呆呆地坐着，啞口無言，好久動彈不得。然後，才把小孩放在凳上，望着那發紫的僵硬的小臉龐，然後把那張開的小眼睛皮閉攏起來，放兩個銅錢在眼睫毛上，再拿她的手帕把它們系牢在那兒。

再等一些時候，醫師和他後面跟着的護士向走廊這裡來了。媽媽對他們招呼着說：你們來得太遲了，上帝比你們來得快一些，把孩子給帶走了。醫師走到她的面前，把手放在小孩的心房上，嘴里咕嚕着：對，孩子完了，咱們也沒法兒救治他。媽媽嚴厲地回答說：你們見死不救，反正別人死了孩子傷不了你們的心。

媽媽抱起死孩子，對着護士和醫師說：現在你們可開開門呀，我好出去，不打攪你們啦。

醫師扶着她的手臂說：你不能象這個樣子把死孩子帶回家去，不如暫時還是把他放在太平間吧。

媽媽憤怒地回答說：我一定要抱他回家去，在家里把他裝殮入棺，然後再把他從這小小的生命長養游玩的家里送出去埋掉，誰敢來阻止我的就來吧！

醫師護士才開開了門。當媽媽出去的時候，護士低聲問道：您帶着車錢沒有？可是媽媽一直走出去了，沒有回一句話道謝。

媽媽向街那邊停着的車子當中的一輛點點頭。車子過來了，她小心地上了車，把孩子緊貼在胸口一會兒，然

后把他放在对面座位上，把小腿儿伸直了，把小手臂紧贴着放在身上，可并没有把臂膊折弯起来做一个十字架形放在胸口，如同罗马天主教徒的习俗一样。妈妈看见车子走过石板街把座位上躺着的孩子震动得很不宁贴，她就很亲切地老把手按住孩子的胸口。妈妈并没有哭，但紧闭着嘴唇，只是用一只手的指头把孩子冷冰冰的额角上的美丽头发匀匀整整地往后面梳着。这个孩子的死亡对她和她的丈夫的生命又是一回沉痛的打击。一切日常事务得要停顿下来，直待装殓安葬完毕才了事。当初倘若她送孩子就医的时候坐的是维多利亚式双座四轮马车，或者是其他名贵的轿式马车，关关气气地驾到医院大门下来，那末，医院全院的铃声得要叮噹响起来，召喚医师来伺候她的。在孩子还未安葬之前，妈妈和她的丈夫连喝茶吃饭都感觉到无限悲痛。他们俩在想，这时候他们的宝贝孩子的灵魂总算是归依上帝了吧。

妈妈在心情激愤的时候，就没办法想起圣经的某一章节，借以稍慰悲怀。这时只能够想起圣经上的寡妇，寡妇的小儿子和以利亚的奇遇^①。可是妈妈没有那么好的幸运，没有以利亚这样的人来把孩子从她的怀里接去，俯身在孩子的上面，喊叫三声主的名字，然后把活的灵魂招回到死孩子的身上来，——妈妈现在所遭遇的乃是一个无

^① 以利亚是希伯来预言家，见“旧约”“圣经”“列王纪”上第十七章，据说他救活撒勒法寡妇的儿子。

情的医师，他迟迟不出来看穷孩子的病，乃是一个停尸间！

这个孩子真够聪明可爱的啦。誰都承认这个孩子同他岁数相当的其他孩子比起来，可要强得多。瞧他的眼光是多么炯炯非凡，这就看出他聪明伶俐。瞧他的态度够多么敏捷活潑。可是现在这个孩子却一动不动了。这时，妈妈在内心里却又觉得一点安慰，是幸而孩子曾经受过洗礼，虽然她也明白按照罗马天主教受洗除原罪的说法却是荒唐可笑的。试想看看：果真一个孩子因为未曾受过圣水洗礼，就得要陈尸以待打入地狱或其边缘。要人来相信这种事情的宗教才骇人听闻呢。

妈妈坐在车里，模模糊糊地听到音乐队在演奏，夹杂着人声鼎沸，又听到许多人的整齐行进的步伐声。车子停下来了。乐队的演奏声更高了，人声和步伐声更近了。车夫从座位上走下来，站在车窗旁边。

他说：咱们得要绕道走啦，不然就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行，象这样挤得水泄不通，莫说是马，连苍蝇也莫想通过。瞧，他们正在鼓乐喧天，摇旗列队送巴奈尔先生^①

① 巴奈尔(Charles S. Parnell, 1846—1891), 爱尔兰政治领袖, 于1875年被选为国会议员, 深得爱尔兰芬尼安党人信任, 在英国下院被推为爱尔兰自治运动党主席。1881年他因反对政府被捕入狱, 自是名声大噪, 誉为爱尔兰无冕之王。1886年他得到自由党之助, 推翻了保守党内阁, 于是得到格兰斯登首相的帮助, 进行自治运动。他所领导的这个运动大大影响了后来爱尔兰的独立解放。

到圓形大厅去演講，題目是促進愛爾蘭自治運動。真的，樂隊知道怎樣哇啦哇啦地吹奏出“綠旗壓倒紅旗”的歌曲^①。在這個勇敢的國度里，還尋不出來更好的大鼓手呢。天呀，瞧那個傢伙轉動着鼓槌兒，那樣的打法多妙呀！他干這玩意兒不是天才是什麼！

媽媽又聽見一陣歡樂的呼聲震天价響，好久好久響個沒完，車夫於是也就搖動着帽子，很狂熱地，激動地歡呼起來。

等到歡呼聲停歇下來，車夫說：剛才過去的就是巴奈爾先生，愛爾蘭的偉大的兒子。我得擁護他，把我所有的一切賣掉來擁護他，帽子呀，馬呀，車呀，連我自己呀，一齊賣掉，天呀，連我的靈魂差不多也要賣掉，只要他叫我這樣做。有他這樣一條好漢，維多利亞女王坐在她的血腥的寶座上也得要稍為瞧一瞧四周圍，瞧瞧有啥事發生啦。

媽媽聽完了話，仍然靠車子後面坐着，瞧着她的死孩子硬挺挺地躺在對面的座墊上，座墊是那樣地被煙草燒得斑駁污損，又給啤酒濺染得一塌糊塗。她一聲不響地在等待着群眾走過去，想快一點兒到家，讓丈夫也知道這件悲痛的事。

車夫接着又說：今天幸好英國兵都呆在營房裏沒有

^① 愛爾蘭國旗為綠色，英女王旗為紅色。

出来,不然的話,大伙儿一瞧見他們披着紅色軍裝,戴着玫瑰和王冠的軍帽,为虎作倀地帮着来凌虐殘害咱們大伙儿老百姓,咱們可就忍不住气要干起来啦。只有巴奈尔先生敢同英国王权統治反抗,咱爱尔兰要算他名声偉大,是爱国英雄啦。人們都在祝禱他坚强勇敢来領導咱們,祝禱的声响象回声一样,广泛地散播开来,愈来愈显得强烈高涨。

媽媽曾說过:我也是一个忠君爱国的女子,把我的一切希望寄托于女王和她的王朝,虽然,仔細想来,我却一点也沒有沾到雨露之恩,一点也沒有。全能的上帝呀,在天之父呀,您为啥不救救我这个小女孩!

媽媽是一个善良的妇人,平生孜孜不倦在处理家常,有时发点牢騷,也算不了什么。她虔信基督,無論在精神上或是事实上她都表示虔敬。她坚信着当初傳給圣徒的基督教义。她的丈夫也深通聖經,大部分能熟記字句,对于整个聖經的精神則能融会貫通。不过,他总以为羅馬天主教那一套作风每每違背聖經的本旨,不徒无益,而且有害。他总以为在人和上帝之間,除了耶穌基督之外,再沒有任何居間之人,所以他認為世人犯罪,只須徑向上帝忏悔,以求解脫,无須乎再經過天主教的什么圣徒天使。究竟說来,媽媽而今丧失了她的天真烂漫的孩子,这个沉重的打击,未免太不公平,上帝有时得要懲罰他所爱的下民,但他不妨寬恩帶过一下,而今为什么竟打中了咱穷小

子呢？

媽媽是想不通的：咱孩子若是呆在家里，在父母照顧之下而被上帝召返天國，這還有可說；咱孩子若是在醫院里，得到醫師全心全意的救治，還有護士在旁看着醫師用盡心力診治而不幸失敗的話，這還有可說；而今咱孩子却是在娘的懷抱里沒有得醫藥救治而掙扎致死的，咱孩子死去的時候，我身邊舉目無親，沒人理睬，就這樣丟掉一個寶貝孩子，這是誰也不能忍受的，是不行的。

車夫這時忽然說：現在遊行隊伍快走完啦，咱們可以跟在后頭走，小心一點跟在尾巴後面慢慢兒走。

車夫一跳跳上他的座位，啊唷一聲，馬就慢慢兒向前走了。車時常這停那停地在走，因為大隊在雄赳赳氣昂昂地前進，有時也碰着一些事故，得要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大隊在把巴奈爾先生，人民的領袖，擡起在中間走，他就象征着遊行大眾的實體，精神和靈魂。車子緩緩地向前爬行着，前面大伙兒舉起千百個火炬，照紅了遊行群眾的興奮的臉龐，這一片火光結成一個巨大的煙霧迷蒙的金色光環，照耀在大眾的頭頂之上。車子繼續往前爬行；前面大隊每一節都擡着巨幅的愛爾蘭黃綠二色旗幟；樂隊這時吹奏着掀天動地震耳欲聾的腔調，吹來吹去，給人們幻想到這是上帝的号角聲，征集人們上升到天國里去。

最後，隊伍轉彎了，馬車就乘隙溜出來，走過了幾條

街，到达了媽媽的家門。她走出車子來，再彎腰進去，把披巾蓋着的孩子抱在懷里，然後問車夫要多少錢。車夫說：一先令六便士。他又說：太太，孩子的病該不太厲害吧。披巾折邊里忽然露出孩子的小臉龐，車夫瞧見了，就驚叫起來說：天呀，孩子已經死啦！

車夫默默地接過那一先令六便士錢，脫帽行一個禮，爬上他的座位，收拾起繮繩，很快地趕着車走開了。

媽媽把孩子抱進家門，放在床上，然後出門去找她的丈夫。丈夫望了她一眼，嘴里咕嚕着：孩子是不是厲害了些？他們倆一同走進那個房間，媽媽把結在孩子臉上的手帕拉開，他們倆瞪着眼望着那僵硬的小臉龐，靜靜地，好久好久。

媽媽說：孩子斷氣很久了。

爸爸問：他啥時候死去的？

媽媽回答說：送到醫院，還沒有人來瞧，就在我的懷里死去了。

媽媽覺得丈夫的手臂在抱着她，在輕輕地壓着她。

他說：親愛的蘇儀，我的可憐的親愛的蘇儀。

媽媽顫抖了一下，斷斷續續地說：孩子是第二個取名叫約翰的，而今被上帝召喚歸天了。也許要怪我們作得不对，在第一個約翰死了之後，不應該把第二個也喚做約翰。

丈夫的手臂緊緊地抱着她。媽媽抬頭望着他，瞧見

他的臉色在變，變成了一種更加堅毅的神情。

他說：蘇儀，咱們還可以再生一個孩子，也許是個男孩；咱們果真再生一個孩子，生下的又是一個男孩的話，咱們要把他取名叫做約翰。

最初的綠色葉片

第三個約翰出生之後，他卻不理會爸爸的固執一定要替他取名叫約翰，也不理會媽媽迷信、着急的心理，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卻爬得比較長遠些。儘管體質虛弱，還說不定是否能夠長大成人；他却在向前爬着。媽媽說：孩子是很頑強的，頭五個年頭可壞極啦，能夠渡過這幾年，上帝就會保佑他長命百歲的。媽媽總是始終不懈地在注視着孩子的成长。媽媽現在得要照顧許多人，但她對於約翰卻照顧得特別周到。媽媽干家務活是很忙的，偶爾擠出一點時間來，卻完全花費在替約翰打算着，要怎樣才更圓滿，更堅定地立身處世。孩子剛剛六個月的时候就害支氣管炎，媽媽担惊害怕地好不容易才把他护养好。咳嗽全好了，孩子又和別家孩子一樣地到處跑跑笑笑。謝謝上帝，有了生命就有希望。別人咕嚕着說，約翰很頑皮，這兒那兒都是他。媽媽就提醒他們說，諸位歲數大，懂得世事多，約翰才這麼一點年紀，剛剛入世呀。可是上

帝沒有忘記，終歸來了一次考驗。

孩子五歲的時候，媽媽發現他的眼睛有作痛的样子。眼睛感到一種燙熱難熬的痛苦，他得要使勁去擦。在陽光照耀的白天里，在黑暗的漫漫長夜里，他总是在那兒惶惶地哭着。小小的，堅硬的，發亮的，珠圓的點子出現在他的眼球上面。他開始怕光，老閉上眼睛，找一個最黑暗的地方坐下來，老是在哼哼唧唧。好幾個星期，他過的生活是陰陰慘慘的，時常感到一陣陣的疼痛。人家把一大塊厚實的白手巾折迭成爲一條綳帶，象包頭一樣地纏在他的頭上，擋住他的眼睛，不許任何陽光來透過这个小房子的小窗戶而接觸到它們。

約翰沒有想到什麼危險，不怕會遭受什麼損失，也沒有想到此刻他正遭遇着一樁意外事故，會給他帶來多少年的痛苦，而且會給他一生以纏綿不絕的，不可思議的困難。他只是感覺到異常的憤懣：不能和同等年齡的其他孩子一樣地，也不能象他自己從前一樣地，去跑跑叫叫；每逢太陽出來了，高興得歡呼起來，等到夕陽西下，玩累了，睡眼惺忪地上床睡覺，儲備着精力，等待明天一次又一次的機會，在陽光鼓舞着人們歡樂嬉戲的心情之中，再來跑跑笑笑，歡呼作樂。在那個時代里，害眼痛的毛病是認爲不要緊的，就是患了任何其他毛病，只要不病倒在床，也很少人來理會的。幾個便士的黃色油膏，銻油膏，銻和玫瑰藥水，就算是大眾的眼藥，除非一只眼睛遭遇意外划破

了，才用其他藥劑。

只有天花，傷寒，白喉，猩紅熱才算唯一的病症，會引得醫生們披散着頭髮，上衣也來不及穿地倉皇奔跑着，發出疾疫警報，逼着大家關閉屋子，把自己密封起來，同新鮮空氣隔絕，在房間里燒着硫黃，弄得烏煙瘴氣，好象在地獄里的神壇上焚燒的香烟。

這是那麼一個時代，每過一周，總有一天得把嬰孩灌點蓖麻子油，再服下一點兒海蔥糖漿，起先还用一種鋼粉樣的粗糙的藥在孩子已經擦痛了的屁股上磨擦着。那個時代，只有很少的幾個勇敢人才能擺脫這樣丑惡不堪的愚昧無知，在極少的地方，想要探索更多些關於生老病死的神秘，而不隨俗浮沉地，吊兒郎當地，扭扭捏捏地來渡過一生。一般世人却過着三種生活，有的是峨冠博帶，衣紅著皂，藹藹地在宣讀人世的法律；有的是穿着雪白的袈裟，虔誦上帝的法典；還有的是服飾着綺羅香澤，念念于說愛談情的規律。

約翰的眼病愈加厲害起來，愈見疼痛了。媽媽用一小片碎布把一盞杯鏟和玫瑰藥水替他一天洗三次眼，等到夜晚又把一餅士一盒的黃色油膏替他厚厚的塗上一層，可是對眼病却沒有功效，也沒有減輕痛苦。孩子的哭吵，弄得人家很不耐煩。於是有人警告媽媽說，這樣哭慣了是會把眼病搞得更壞的，又告訴孩子說，他的眼睛紅腫得好象毯子上燒了的兩個窟窿。由於一個鄰人的介紹，

媽媽也用过茶叶浸膏来涂搽，据说这个单方曾经治好过一个邻人孩子的可怕的眼皮红肿的病。可是这对约翰的眼病却没有功效，也没有减轻痛苦。

后来，约翰有一个哥哥的朋友来说：如果把脑袋浸在一桶凉水里，在水里把眼睛每次张开约莫五分钟的光景，一天照样浸几次，这样就会把任何顽固的眼病医治好的。于是就把约翰抓起来，不管他怎样地叫呀闹呀，就把他的脑袋往一桶冰凉的水里压下去，一直等到把眼睛全浸着了，然后又拼命地叫他张开眼睛。糟糕，为什么不张开眼睛，让水浸浸呢？孩子直吓得冷冰冰的，在挣扎着。于是就把他再往水里压下，水冒进了鼻孔，喀喀地冒进了喉咙，几乎把他呛死了才放手。孩子这时喘着气，只在发抖，满身湿淋淋的，给大家咒咒骂骂，因为他一直把眼睛紧闭着浸在水里头。尽管怎样恐吓他，在他的背上一拳一拳地打，总不能使他答应在水里头把眼睛张开。四周围的人都感觉着失望，无法可治；大家说：如果不想法使他把眼睛张开浸在水里，这简直是白糟蹋时间，他死闭着眼睛，不是白费气力吗？他如果真瞎了，是自作自受，活该。约翰却顽固地站在那儿，把脑袋垂在胸口，直吓得惊慌失措，水从他的浸透了的头发里涓涓地滴流着，经过他的脖子，一直流到背上，又经过他的面颊，滴在他的肚子上。孩子哭了又哭地说：绷带呀，绷带呀，再给我的眼睛捆上绷带。眼睛痛得厉害呀。于是，眼病也没有治好，痛苦也

沒有減輕。

后来，大家都不理会他，說：这样一种医好眼病的事都不肯做，那么，只好让他去痛吧。这孩子真太嬌生慣养啦，用不着去可怜他。只有媽媽才安下心来照顧他，只有媽媽才用深切的同情和不断的耐心来照顧他，不让他双目失明，不让他殘廢无依，备尝人世的凄凉，远离上帝的庇佑。只有媽媽才逢人便讲，替他耽惊耽恐地想法子，到处去弄医药来救治他的眼病，不让他永远沉淪于黑暗世界。

有一天，媽媽忽然記起来：她曾听到一个姐姐說过，有一个害眼病的孩子到过什么地方就医并且医好了。于是就同綳带蒙着眼睛的約翰动身去看她的姐姐，三分之一的路程坐街車，其余就步行。走到一幢屋頂矮矮的，刷着白墙的小房子，那房子就在靠海豚仓过去一点，那儿时常在漂布的織坊的張布場后面过去一个地方。在那儿，媽媽和約翰吃了一頓好茶，还有家常餅，放在炉里烤得热热的，吃进口里，来不及咀嚼就溶化了。

姐姐說：約翰的眼症得要找医生瞧瞧。你用車子送他到圣馬可眼耳科医院，就在林肯广场，恰在三一学院后門旁边。除赤貧外，一張月票挂号費是六辨士。趁星期一、三、五去看病，因为在这三天里随便那一天就一定会看到医生斯安列，他是眼科圣手，精通眼科治疗一切訣窍的。你想早一点儿看完就走的話，頂好到九点鐘就去，因

为那儿现在越来越人多，大家得要依次就診。有时候医生看一个病人花上大半天，特别是診耳科病。你頂好带孩子去，听听他們怎么說，瞧瞧他們怎么来診。

約翰的媽媽于是站起身来，謝謝姐姐，她說：得要回去啦；星期一早晨馬上就带孩子到医院去。媽媽吻着孩子，暗地里放一个新辨士在他的衣袋里。她說：上帝决不会让他失明的。

然后就告別出来，經過自由广场，走到米德街与湯姆街交界的地方，母子俩搭上了街車，風馳电掣地，快快活活地一直开到了霍格山头，在那儿給一伙人堵住而停了下来。

街車管理員說：这是舞会，总督衙門的舞会。瞧，咱都柏林的傻小子都出来瞪着眼在傻看那些豪門大佬，他們正車水馬龙地拥进去，在爱尔兰政厅里大吃大喝一頓，然后渡过这狂欢之夜。

街車的角落上一个女人說：那么，咱們就只好在这儿呆一辈子啦。

一个外貌斯斯文文的人說：咱們呆在这儿替这种偉大的場面点綴点綴也不妨事的，这种气派就維持着国家的体統。如其不然，果真让巴奈尔先生和他的被騙的穷傻子来搞，就会把大家全返回到赤条精光的野蛮状态。这个人有一張流涎的嘴，一絡下垂的胡須，坐在街車的中心，說話时站起身来，規規矩矩地扶着走下車，往街上去了。

街車管理員說：在不久的將來，总有那麼一天來到的。那時候，剛才下車的那位大佬會脫下帽子別彈一種腔調的，不然的話，他就會給人象蘇格蘭大盜吉爾德羅一樣高高地絞死的。^① 管理員於是靠在車門口哼着一個調兒：

克倫威爾派。你們的黑心腸比泥土還冷酷。
自從沙斐德去後，薩納遜派就更趾高氣揚。
你對咱們懷的仇恨，算來歷史久長。
現在你得放下手來，咱愛爾蘭還能給你以致命的
擊傷。^②

媽媽站起來，爬下車去，再把約翰扶下車。

媽媽對孩子說：新教徒小孩子們決不應該聽芬尼安黨人的歌曲。倘或聽到一個，你總得默念“上帝保佑國王”這個國歌^③。

娘兒倆既然在跟着大眾混在一起，就擺脫不開，給它帶到一個地方，幾乎就在愛爾蘭政廳的大門旁邊。在那

① 吉爾德羅 (Gilderoy)，原名派特立克·麥克格萊格 (Patrick Macgregor)，為蘇格蘭巨盜，於1636年被處絞刑於愛丁堡。生平劫富濟貧，受人民愛戴，英國文學家波西 (Percy) 和康拜爾 (T. Campbell) 所作民歌，極稱其義俠。

② 英國軍人政治家奧里佛·克倫威爾 (Oliver Cromwell, 1599—1658) 於1649年統大軍征服愛爾蘭起義軍，燒殺掠奪極慘，強奪土地，變愛爾蘭為地主特權的壘壘。

③ “上帝保佑國王”國歌始唱於1745年倫敦德羅蘭戲院，十九世紀初定為英國國歌。

儿，約翰的姐姐爱拉和哥哥藹奇^①两人正兴高采烈地在瞧着达官贵人联翩而入，享受那儿的海錯山珍，消磨一个高歌曼舞的狂欢之夜。

爱拉把約翰拖到她的身边說：到这儿来，站在我前头，別鬧，宁靜点，不要动，好让咱們瞧着这些达官貴妇們联翩进去。

媽媽却对藹奇說：我只想到在星期一早晨就要把約翰送到一个眼耳专科医院去看病。

藹奇回答說：約翰总得要送到什么地方去才行，他白天夜晚这个样子的哭法，真教人够受的。

爱拉說：剛才我一路走来，真够瞧。馬車之多，就从爱尔兰政厅的广场起，一直延伸到圣母街、惠士特莫兰街，轉过薩克維尔街，直进入板烟路。啊，瞧那个老頑固，穿上一身发亮的藍礼服，胸前挂上一堆金色綵带，还有一位苗条少女差不多就坐在他的膝头上，剛才坐着四輪轎式馬車过去的就是他。

藹奇咕嚕着說：癩虾蟆想吃天鵝肉。荒淫无耻，太不自量！

媽媽說：不管怎么样，下星期一我得要把約翰早早地叫起来，送他到医院去。

^① 約翰有三个哥哥长大成人的，就是迈尼尔，湯姆和藹奇。另外还有两个生在他前面的，都取名約翰，都是患喉头炎夭亡了。只有一个姐姐名叫爱拉。这个迈尼尔是照爸爸的名字取的。

爱拉說：那个老頑固，在那一堆金色綬帶中間，還有一根藍帶子，挂上一顆寶星勳章啦——怕不是加德勳章^①嗎？

譚奇說：這不是加德勳章。除了皇族王公外，只有少數人得到加德勳章。爵士們該穿紫色天鵝絨長袍，裏面是絲綢裏子。你剛才看到的一定是聖派特立克勳章^②，佩的是藍帶子，上面的題句是“誰將分離？”他們如果干得內行的話，就該徹頭徹尾搞得象樣，帶子該是綠色才對。

媽媽說：我怎麼早不知道這個醫院呢？早知道就早就醫，孩子也好少受些痛苦呀。

爱拉驚叫起來說：瞧，那邊一些小孩子，光着腳丫子，什麼也不穿的。這個樣子讓他們出來瞧今天這樣的盛會，他們的媽媽真不害臊。

譚奇很激動地說：這種盛會給人家不少事做。就是攝影師也得到好處。大伙兒在舞會完畢之後，在侵晨破曉之後，舞伴們和明星們都走光了，他們照一個相，留待老年時候來瞧瞧少年時代節日的盛裝。

媽媽咕嚕着說：醫院的月票掛號費只花六個辨士，每星期可看三次病，假如真能把約翰的眼病治好，花費可不

① 加德勳章(Order of Garter)，英國爵士最高的勳章。

② 聖派特立克(St. Patrick, 373—463?)，曾為英國在外作戰，被俘六年，405年到愛爾蘭北部傳教，後漫遊全愛爾蘭，死後尊為護國大神。聖派特立克勳章是愛爾蘭的最高勳章。

算多呀。

爱拉說：好些公爵夫人的服飾就花費几百几千金鎊呀。

譎奇說：咱們果真实行独立自主的話，所有这些王国啦，政权啦，声势啦，都一齐滚他媽的蛋。

媽媽把手爱护地放在約翰的头上。她說：那么，等着瞧，看星期一医生們怎样診約翰的眼病。

爱拉很兴奋地說：这儿一大伙大佬們来啦，快快速速地，密密促促地，打从乡村麦隴的道路，打从城市的大街小巷，一齐来到了。

爱尔兰政厅大舞会

就人們的眼力之所及，或是想象之所至，这一天都柏林的街道真是車如流水馬如龙。四輪馬車，維多利亞式双座馬車，轎式四輪馬車，布魯姆式馬車，四馬大馬車，单馬車，一齐向政厅广场拥进去。每輛車儿都沉重地載着些要人們的軀壳和灵魂，伯爵啦，男爵啦，主教啦，大使啦，法官啦，樞密顧問官啦，伯爵以次的勳爵閣下啦，侯爵品秩的勳爵閣下啦，伯爵以下的勳貴人員閣下啦，副監督啦，教师啦，先生啦，太太啦；^①

^① 从这一段起，作者是用散文詩的手法在描写爱尔兰政厅大舞会里的政治和宗教界人物的封建气氛。

海軍哥儿們，服飾是藍、白和金色，
陸軍哥儿們，服飾是元青、猩紅和金色。
兵各們的帽子是又高又重又威武，步兵們戴高筒子帽，騎
炮兵們戴高頂烏纓帽，戴鋼盔帽、熊皮帽，
帽子上飾着烏纓或絨球，穗花或羽毛，
皮膚上和衣服上，不沾染一点儿灰塵。
其他的人頭戴三角禮帽，身穿犢鼻短褲，挂着腰刀，
一齐興高采烈地走向他們的主子面前。
他們的太太們穿的是絲羅綢緞，
也有纏着錦綉文彩的毛綢，
也有穿着法國華侖西恩城花邊，
這種服飾的古香古色更顯得名貴大方。
他們一直向政廳的中央奔流而去，
也有些人在安閑地踱着，閑聊些古往今來事故，
而兵士們一見着就致敬或是立正，
筆直地立正，
他們嘴唇雖不動，而內心却在忙着咒詛命運；
他們站着在咒詛這次的舞會的忙亂，害得他們老是要聚
精會神地，筆直地立正，
同時荷槍實彈的警察們穿着深藍與銀白的服裝，
閃光的腰帶緊緊地扣在肚皮上，
他們到处在走動着，都在喘着氣，流着汗，
圍繞着那些慌慌張張，聲勢顯赫的人們，

把那些高官厚爵的大佬們分別擁護着走过庭院，
小心翼翼地送到那些机警周到的侍从跟前。
这些人都穿着黄色紅色或深紫色的絲絨，
外披着粉紅色或紅棕色的綢緞褂子，
肥胖的腿肚上紧纏着雪白的絲綾裹腿，
头上戴着假发，游戏的发髻，束着帶子，
他們一鞠躬就把这些欢乐的羊群送到牧羊人跟前。
这个人原来是上帝仓卒造成的，望之不似人形，他又疲劳
又焦急想把事办完就算，
新近受到任命就气派一新，权势可就不小，
名贵的黑天鹅絨服装把他不揚的外貌掩飾掉，
穿着宮廷仪式短褲，
雪白的衬衫，佩上一列五顏六色的絲帶，
一把柄嵌稀世珍宝的劍冷淡淡地挂在他腰間，
驕矜的神气使得他那副古怪面孔显得灰白，
他把蹣跚的步态想改成正步的走法，
拄着华丽的拐杖在的篤的篤地行走，
如同上帝的使节，他走回来，又上前去，
指揮，示意，招手，叫人們向前走。
这时候有人在附近的角落里歌唱着：

咱們要跟着奧唐納，再接再厲战一場，
狄康納的好儿女，个个忠勇气昂昂，
爰林復仇的鋼刀，就託虛偽的撒克遜人來尝尝，

在奥唐纳的领导下，前进前进，为祖国来增光^①。
这位指挥者时前时后，招呼着大佬们向前行。
大使们从遥远的地方带来了美妙的词令，
被蓝色头巾的男爵们和惊天动地说教的主教们，
尾随着一些副主教和教长们，
一切是光荣体面，兴奋而热烈，
同法官们肩并肩地，紧张地幽雅地迈步着，
和雍容儒雅的海陆军傻大爷们一起排列着；
太太穿着毛葛和丝绸，
配备着褶裙和手扇，于是大家在跟随着
高擎在贵人手里的指挥杖；
他服饰着极端华丽名贵的黑色天鹅绒，
紧紧地跟随着
在绚丽纯洁的大红地毯上行走。
向前吧，马明大爷^②，向前走，上楼梯，再向前，
向前复向前，走到深宫御座前；

① 1791年急进主义者成立爱尔兰人联合会，以革命家奥唐纳（O'Donnell）为领袖，1798年法国援军失败，1801年爱尔兰国会被取消，合并于英国。这首歌是回忆十八世纪爱尔兰革命志士的丰功伟绩。

② 马明（Marmion），英国十九世纪小说家和诗人司各特的诗“佛罗顿牧场的故事”中的贵族，他为追求格莱尔小姐的爱，不惜使尽卑鄙手段，但最后却战死于战场上。

到那儿，穿黑天鹅绒华服的贵人
高唱着全国大人先生的姓名，
大人先生们就鞠躬如也俯首至腹，
曳裙扬扇的公侯命妇也就敛衽致敬，弯腰曲膝，
再旋踵后退，卑躬敛衽，仪容极其大方，
大家在朝拜爱尔兰总督的无上威权。
曳裙扬扇的命妇们肃立宝座之前，目光下注，容色黯
然，
她们娇生惯养的心境而今诚惶诚恐地在焦急；
这时候
当她们应该熟悉行动仪注，
当着蓝色裹腿鹅步以行的爵爷之前，
这时候若是一不小心，动作出了一点儿小毛病，
就会糟糕透顶，无地自容；
当着蓝色裹腿鹅步以行的爵爷之前，
因为爵爷们一点头会引得大家大大地鞠躬屈膝。
聪明的大使们和神圣的副主教们，
熟悉了养尊处优，宁受无施的道理，
他们就同偉大的男爵们，高贵的法官们，
后面紧跟着达官贵人大佬们，
紧靠着一些陆海军傻大爷们，
莽莽撞撞地，忙忙仓仓地奔向大舞厅里去。
那儿穿着丝罗的命妇们在扶裙扬扇而舞蹈，

在裝飾齊本德^①式傢俱的，用棕櫚點綴的，燈架琳瑯的舞
廳里，

那兒雙雙對對在緊擁着跳那頭昏眼花的嘉伏德舞^②。

我和我的老婆孤單單地住在
一幢算是自己的小木头房裏，

這時候，從飛揚的舞裙裏舉起了，出現了大腿，每一次屁
股扭跳就引得哄堂笑鬧。

她愛杜松酒，我愛喝甜酒，
我告訴你，咱們真樂極啦！

這時候，可敬的主教們與大主教們以及牧師們大家却都
悶沈沈地在這齊本德式和謝拉頓^③式的大舞廳邊沿徘徊
着；音樂隊員們的服飾是紅衣金縷厚肩章，緊身褲管腳跟
長，奏起軍樂弄得大家喜洋洋；可是主教牧師們却死心眼
兒不理睬這愛鬧玩兒的樂曲。

哈，哈，哈，你和我呀，
小褐罐兒，我不愛你呀。

這時候，向來以博學聖潔的言詞著名的這些主教牧師們，
卻在這歡樂河邊上徘徊着，想用神聖的幻象掩蔽着呈在
目前的眾生色相。然而男爵們的眼光却已經在偷窺着，法

① 齊本德(Chippendale)，英國十八世紀家具製造商。

② 嘉伏德(Gavotte)，起源於法國的一種活潑的舞蹈。

③ 謝拉頓(Sheraton)，英國十八世紀家具製造商。

官們的眼光却已經在警視着，貴人們的眼光都在欣賞着，海陸兵各們的眼光也在眩視着舞厅的色相：原来是赤裸裸的女人肩膀，嫩白的乳房，原来是，这伙儿很可爱的娘儿們所穿着的紧身乳裙未免太开玩笑，让乳房时露时隐，越来越大，这才引起大佬們的垂青。娘儿們这时却也感到面紅耳赤，羞答答的，喜的是能够呈露美妙的色相，在歌舞闌珊之后，让有情人去念念不忘。

呵，我能弄上弄上弄上一个女郎，

那一个女郎，

在一间紫丁香花味的房里，夠暖和又蔭靜，

不用多費神，就解脫了香罗裳。

哈，哈，哈，你和我呀，

小褐罐儿，我不爱你呀。

在沙发上，簡直是色相全露，

爱神把她有味的玩意儿全搬弄出来啦，

越来得热烈起劲，真夠热热烈烈的啦，

咱們一会儿就干出一件牢实不磨的事情来，

对呀，我能弄上弄上弄上这样一个女郎呵。

娘儿們在舞蹈，褶裙在飞揚，大腿在高張；这时候，牧师主教們就在棕櫚树下，心神不宁地徜徉；口里无言，而心里却时刻在想念到一个已經証实的真理，就是：若要保障他們的羊群不受地獄之火的誘惑，唯一的办法是把一个燒

得紅燙的火鉗緊緊地靠着它們的屁股才行。这时候，在外面，在銀河朗照昴星正耀之下，四輪馬車，維多利亞式馬車，大馬車，單馬車都开进政厅大門，停在里面庭院。院里不知为啥鋪得坎坷不平，好象去見國王的路。这里的警卫是些騎兵步兵炮兵，原来是大英帝国的忠实卫戍者爱尔兰京城总督府的地方，卫戍着他們的宗教神明，学术儒林以及編戶之民。院内有輝煌壯丽的圓形城樓，上面标志着一朵小小的亲爱的爱尔兰花白丁香，綠油油地很新鮮，前面躺着狼狗，象征爱尔兰人的豎琴却没有戴上王冠，其余就是一片阳光照射的爱尔兰。天呀，現在大英帝国和爱尔兰的关系可真够尷尬的啦。这时候，荷枪实彈的警察穿着深藍与銀白的服装，皮腰带紧紧地束在肚皮上，他們到处在走动，都在流着汗，喘着气，把爱尔兰社会的达官貴人华丽的狂欢者小心翼翼地分別拥护着走上那条紅毯道上，一直走到那位大貴人跟前，他穿着名貴的黑天鵝絨服装，就把大佬們引进到宝座之前，親見了高据宝座上的人，宝座是象碧玉和沙丁宝石所砌成，他的脚跟前面却圍繞着一道宝石的虹形圈，好象是紅宝石，白珠子，藍宝石。其他年高的人头戴冠冕，圍着御座而坐，大家在高声歌唱着：

咱們的船艙，有橡心那么堅，
咱們的人，有橡頭那么硬。
为祖國，隨時準備着干。

好男儿，心要坚，

咱们战胜攻取，再把身手显。

这时候，兵士们都在立正致敬，笔直地立正，他们嘴唇虽不动，而内心却在喊天，诅咒着这恼杀人的奔波，硬要他们提心吊胆，笔挺地立正。最后，天亮了，溟蒙的夜色消逝了，最后一辆车子已经进厅去了，大门也关得黑黑的，狂欢之舞也瞧不见了，狂欢之声再也听不到了，这时候，咱们得要走了吧。藹奇对爱拉说：路易斯安娜·路，再呆一会吧。现在咱们回到咱们来的地方啦，当他们赶回家的时候，藹奇说。

约翰还要慢慢儿地挨上两个痛苦的夜晚，坐在床上，反复不安地在扭着身子，紧咬着牙齿，眼痛得很。妈妈肩上披一件旧大衣，在烛光朦胧之下站着俯视他，手拿着浸透冷水的布片在敷他的眼睛，想减轻他的眼痛。每逢孩子恳求妈妈想个法子减轻他的痛苦的时候，她的脸色因为抑制着的关切心而显得灰白。妈妈嘴里可就咕嘟着说：医院会全办得到的，会更好地来诊疗他的。现在只须再忍耐短短的两天就行了。这样慢慢地过了一些时候，真没法儿，累极了，眼痛也就暂时忘掉了一些。孩子淋得湿透了的头更深深地倒在湿漉漉的枕上睡着了，妈妈用一个胳膊抱着他，哼着一首赞美歌：

在明明的蔚蓝的天空之上，

那儿有一个小孩们的朋友。

他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好朋友，
他的爱永远不会熄灭的。
咱们人間的朋友也許会使人失望，
也許在动蕩的年头儿变了心，
天上这个朋友可永远不变地在爱咱们，
他的令名很值得咱们牢记在心！

娘儿俩就这样一起睡着了。

医病的山

早晨八点半钟，約翰梳洗穿戴之后，在眼睛上纏了一厚层手帕，由媽媽帮着，吃了一点点儿茶和面包。孩子不久就得要委托在一个有力的手里，那儿会作出許多事情来伤害恐吓他，逼着他忍受大量的痛苦。

他走到街上，牵着媽媽的手，尽量慢慢地走着，想教那就要发生的事情不致太快地来到。在街口对面，他听到一辆街車停下来，他觉得媽媽把他抱进去，扶他坐上一个位子。媽媽說：如果他乖乖的，不給医生捣麻烦，媽媽会給他买一块蛋糕，然后再搭街車回家。这辆街車是几匹耐煩的扭伤了肌肉的馬拖着在叮叮噹噹地向前走，时常停下来让搭客上下。每一回拉繩赶馬來拉走車子，总是把馬扭得非常厉害。街車管理員来到了，带着錢袋和

发亮的銀色票剪，他在收錢了，媽媽出两个辨士，孩子半票一个辨士。孩子听到票剪发出清脆的响声，管理員就把票剪了孔，媽媽把票給孩子拿着，她說，她的是紅色票，孩子的是黃色票。也許咱們从医院回来的时候，你就能夠瞧見这些票，那儿的医生会把你医得很好，等咱們离院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掉綑帶的。

他們在惠斯兰路下車，媽媽領他到林肯廣場，然后走到医院。那儿是腌腌臢臢不很开闊的一个地方，門前鋪的是洋灰路，点綴着几个天竹葵的花坛。門口很狹隘，不过象一所两个橱窗的杂货店那么寬。就象商店一样的大窗子上面，嵌着大字招牌：圣馬可眼耳科医院。进門就是一間狭长的厅堂，用磨光的松木栏隔作两部分。頂端开了两道門，一道門容病人进去見医生，另一道門是医生已瞧完了病訖病人从那儿出来的。厅堂里安放些磨得发亮的，金黄色的脂松木板凳，上面坐着些男女和孩童，他們慢慢地向通医生診療室的那道門口移动。靠大門口安着一个大火炉，炉边摆着一張桌子，桌上好象祭坛上供似的摆着一本大簿子，登記着病人的姓名住所和职业。桌跟前坐着一个彪形大汉，是一个六十五岁的白胡子老头，脖子是短短的凸出的，不停歇地在咳嗽着，脑袋非常之大，头頂是光秃秃的，又硬，又发紅，光得象那儿的松木板凳一样，他的名字叫佛兰西斯。

約翰的媽媽依照所問在詳細地回答着——孩子的年

齡，住所，現患眼病。老头儿一听见說孩子的爸爸已經亡故，馬上就在注明父亲职业栏里填上一个孤儿字样。六辨士的月票費交过了，就接到一張就診票，医生也就在这張票上面写下治眼的藥方。藥房配好了藥就发給病人，藥房小得象个小棚，安着活动的板壁，就在那厅堂的一个角落里。他們又領到一張用馬糞紙作底板的大表格紙，上面印有眼病治疗記錄表格，医生就在表上填注疾病的起源、性質和进程，这是要交給医院归档保存以作参考之用的。娘儿俩就坐在板凳上，同其他病人在一起，等待輪流就診。每次叫进去的是五六个人一道，他們进去了，其余的人就向上移攏来。当他們在这样等待、移动、又等待的当儿，媽媽就念过了月票上所載的文字：

圣馬可眼耳科医院

凡由斯托来医生負責診疗的門診病人須于每星期一、三、五上午十时前到院就診。

除赤貧外，每人繳納六辨士購取診票，从发票日起，一月有效。

此票需保持整洁，每次就診，鋪开交驗，用毕仍自行保存。

約翰听到周圍的人在談他們的病情苦痛和医治的希望。

他听到一个声音在說：我还得要治疗好几个月才能

够好一点。翻砂厂的鋼屑子飞进了我的眼睛，医生得要用磁石来吸出它們。每次这样治疗的时候，搞得我痛得直跳，真的。

挨近一点有一个声音在說：医生得要把两眼中間的筋割断，好把坏眼同好眼分开。医生現在又放屁胡說，索性要把这只瞎眼割掉。他說：脑袋里装一只死眼睛沒有啥用。我的想法却不同，假如你不挨到面前来仔細瞧，留上这只死眼睛也不难看呀，真的。

另外一个声音咕嚕着說：真行，有些人不用遵照医生的話就能够想出很多办法来。

先头那个声音又說：对呀，有些愛男色的家伙，娶了他所追求的心愛的媳妇，居然会放弃洞房花烛之夜，而同相公們去鬼混一气啦！

再往下面一点，另外一个溫和的声音說：初春的真正气象現在毕竟流露到人間啦。瞧，昨天在人民公園里大花圃开着一片黄色水仙花。我在一边喝茶一边啃面包的当儿，总是盯着瞧它們。

有一个回答的声音說：那是天竹葵，每次我上那儿去，我总覺得是紅色天竹葵。

溫和的声音回答說：我不知道，我不大知道。紅色天竹葵也罢，別的顏色的天竹葵也罢，在我看来，全都似乎有一种傲岸难于接近的样儿，而水仙花就不然，它們似乎欢迎你进来，而且在它們中間走走。

半响沒有人作声。后来約翰又听到第二个声音在說：
也許你是对的，不过我仍然坚持这是紅色天竹葵。

有一个女人对媽媽說：瞧瞧坐在对面的那个男人，瞧瞧他的票，那就是印的紅色——你別太突然地去看他——瞧見了嗎？

約翰听到媽媽說：对呀，那是印的紅色，咱們的印的是黑色。这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他是赤貧，不象咱們要付医药費的。

約翰感覺到得意洋洋。他不是赤貧啦。于是他把診票拿出来，大家瞧得到印的是黑色。

突然，娘儿俩已經进到医生的房間里，一个护士教他們坐在一个特設的板凳上等候斯托来先生。这个房間，光亮得駭人，整个北面牆壁从这端到那端，从地板到天花板，是一个大大的窗戶。做手术用的刀剪用具，从盘里拿来放下，一片不停的声音。叮玲，叮玲，叮玲，只在响着，于是約翰額角的冷汗只是在冒。牆壁上周圍挂着眼科耳科一些可怕的图表。一个护士穿着帶有狹窄白条子的藍洋布衣服，正忙着在这儿那儿地走，伺候着医生們。到处是一种肃靜的感觉，間或夹杂着一个男人的哼声，或是孩子的哭声。这一来可把約翰一身弄得緊張起来，又怨恨，又要抗拒。

最后，斯托来先生可真来到他們的面前了。他是一个瘦长个子，尖尖的臉龐，留着一道很优美地两端翹得尖

尖的紅胡子。他簡短地說：把孩子帶到窗戶跟前，把他眼睛上的繃帶解下來。這時候，光綫，該死的，討厭的光綫在刺着他的眼睛。孩子坐在一張椅子上，給医生的大腿緊緊地夾住，腦袋盡量地往后仰着。孩子覺得医生的手指在接着他的眼睛下面的臉頰，這時候，光綫，該死的，討厭的光綫在刺着他的眼睛。

斯托來說：張開眼睛，往窗戶外面瞧。來吧，象一個乖乖的好孩子，把眼睛張開吧。

媽媽說：張開眼睛對医生瞧瞧，約翰。

斯托來嚴厲地說：馬上給我把眼睛張開，先生！

但是那該死的，討厭的，刺眼的光綫給眼皮帶來一陣疼痛，孩子就緊緊地閉着眼。媽媽在使勁地搖着他的胳膊。

媽媽說：張開眼睛吧，小壞蛋。

可是孩子卻筆挺地，堅強地，靜靜地坐着，緊閉着眼睛。

斯托來向兩個見習生招手。於是一個站在孩子坐的椅子後面抱住他的腦袋，另一個抓住他的胳膊，可是他仍然是堅強地，靜靜地，把眼睛閉着。孩子這般頑強，迫得他們只好蠻干起來，把他從椅子上提下來。這時候，媽媽也急得沒法兒辦，恐嚇着他說，等回家就得要狠狠地揍他一頓。於是他們就把他象一只蛤蟆似地四腳朝天按在地板上，見習生抓住他的腿，护士們抓住他的胳膊，斯托來

跪在他的旁边，用指头稳稳地，轻轻地按着孩子的眼睛下面，一直等到约翰愤怒地咆哮起来，迫不得已才把眼睛张开来。这时候，斯托来马上就从一个玻璃容器里把一小注象冷水样的药注射在孩子的眼睛里，这一注药就象清凉油膏一样铺开在他的灼痛溃烂的眼球上面。

然后，孩子才静静地顺从着在一间漆黑的房间里接受详细检查。房里又间隔成许多小套间，每个套间里点着一盏煤气灯。斯托来头上戴着一个用皮带系住的额镜，检查他的眼睛内部，想更清楚地知道孩子丧失视觉而陷于苦惱焦急生活的这个病症。检查和治疗了两个钟头之后，斯托来回到他的写字台，用手招呼妈妈过去。她慢慢儿地，焦急地走过去，听着医生要讲什么话。

医生一边迅速地在病历表上写着，一边说：这个孩子不会瞎的，不过，要治好他是一件长期工作。经常不断地用他能够忍受的热水去洗他的眼睛，然后用药房给你的洗滌剂去洗。最要紧的是，每天早晚两次，用指头搽那么一点点油膏，抹在眼皮里面——当心，不是在眼皮外面，而是里面——孩子还得要缠上一个长时期的绷带。他还得要吃点营养的东西，每餐饭后，要吃一茶匙巴里氏磷质补药。

妈妈问：孩子可以上学吗？医生。

医生恼怒地说：不行，不可以上学。他的眼睛必须绝对地休息。很长时间不可以上学。

先生，孩子如果不上学，长大就成为一个傻瓜。

医生说：宁可作一个傻瓜，而不要作一个瞎子。孩子必须在每星期一、三、五带到这儿来，等到将来好转了，就用不着这样，那时每星期来一次就行。他把处方交给妈妈，又说：你到药房去取药，按照我吩咐的话去做，耐烦点，不要让孩子就去上学。于是，斯托来先生，同他的雪白大方的手，红色翘起的胡子，和早晨礼服，就匆忙地走开了，后面跟着一群见习生，去瞧另外一个病人。

当妈妈办妥了在药房领取油膏，洗涤剂，糖浆，绷带的手续，约翰就对她说：医生不让我上学，那么，我的眼睛一定是坏得很啦。

用不着去上学么——这个想头真够甜美的。没有老师啦，不要上课啦，不要读书写字做算术来绞脑筋啦。再也不要当书包石板的小奴隶，这可得救了啦。

约翰却又对妈妈咕嘟着说：我将来长大了，倘若读不得也写不得是不妙的呀，是不是，妈？

妈妈说：那样才可怕啦。不过，如果运气好的话，你不久会恢复健康去上学的，不然的话，一个人倘若读不得也写不得，也许同瞎子一样啦。

然后，一个护士用厚厚的绷带把他的眼睛缠起来，妈妈就领他走出医院，孩子同这个医院打交道的第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后来，医院同他混得真熟，每逢孩子来院，差不多所有的门就自动地打开了。

爸爸，可憐的爸爸

在這一段時期里，並且在此以前好幾個月里，一個名叫邁克爾的老頭子，就是約翰的媽媽的丈夫，生他的爸爸，正躺在一把大的馬鬃墊的扶手椅上，躲避着某一件盡人皆知，可是誰也不願提起的事。

爸爸是早先從愛爾蘭西南部的里麥黎克城來的。他踏遍了許多路途想找一個工作，後來就在京城都柏林安居下來。在里麥黎克的下方，邁克爾的爸爸原來是個天主教徒，他却同一個新教徒女郎結了婚，生下的孩子都深深地受過天主教的熏陶。邁克爾還是幼小的時候，他這個天主教爸爸已經死了。他的媽媽於是趁這個機會把這個幼子按照新教徒的真正信條養育起來，爽快地永遠地奉獻給天國的聖者。邁克爾長成的時候，他的媽媽已經歸天了。於是邁克爾的天主教徒兄弟姊妹就和他吵鬧得很凶，吵的是關於耶穌的言論和行為以及耶穌的言論和行為所包含蘊蓄的意義，無論如何吧，邁克爾當時是很倒黴的。所以，有那么一天，邁克爾卻並沒有和家人們辭行握別就朝着京城都柏林走，永遠永遠地別離了里麥黎克城，阿們！

勃蘭敦伯沖過了咱戰壕

攻占了咱側翼就沒費啥辛勞，
堡壘垮啦——城池就丟啦。
可怜的里麥黎加真完啦！

惊天動地地咱愛爾蘭人在沖出來啦，
落花流水地把英國人打回老家啦，
威廉帶着他的爵爺們
都逃出了里麥黎加城。

就這樣子打了那光榮的一仗，
愛爾蘭人為爭國權而戰——
但愿將來在這樣敵我搏戰的日子里，
都慶祝這麼一個里麥黎加大勝的狂歡之夜。

邁克爾到都柏林之後，同蘇珊娜結了婚，生了些孩子，約翰就是收場的一個。邁克爾多年來給鄰居的印象是：衣服很簡樸，頭戴半高的禮帽，手携李木手杖，非常準確地每周帶回來兩鎊薪俸交給老婆。認識他的人多半很喜歡他，而大家都有些怕他，因為他能批評人家，有時很溫和，有時却很嚴厲。他能在大庭廣眾之中侃侃而談，暢所欲言，所以也很孚眾望。大家認為他是一個學問淵博的學者，老是在孜孜不倦地博覽典籍。又精通拉丁文，又很希望人人個個都能象他那樣專心地熱愛學問。

而今他病倒了。躺在一把大的馬鬃墊的扶手椅子

里，想躲开一件尽人皆知可是誰也不愿提起的事。

据说，病的起因是，有一回他站在一张梯子上，梯子滑了，他倒下来撞着椅子伤了背脊骨。医生走进門来瞧他，检查了一下，問他有啥毛病。他的回答是：請医生瞧病，医生就該找得出病症。这样可就給医生难堪了。医生于是吩咐說：病人得用上好的猪油在通身擦。医生走了，象他来時一样，沒有出什么更好的主意就走了。因此，病人的长着軟的棕黄胡子的柔弱敏感的臉，就一天一天地变得灰白瘦削了。他的洁白美好的手更加不安地在椅子的扶手上动着。这时候，要想讀讀他所爱好的书，便成为一种难以胜任的沉重的負担。病人想要叫女儿爱拉替他讀莎士比亚戏剧，因为他的老婆苏仪^①虽然也懂得福尔斯塔夫^②，她对于狄更斯以上的作家却不很懂得。可是爱拉却不愿替爸爸讀，因为她自己正在学习准备当教师，正忙不过来，而且爸爸也未免向坟墓爬得太近一点，不討人喜欢，也沒有意思。死气沈沈的人只好註他去死，生气勃勃的人总得追求生活，所以爱拉还是爱拉。

爸爸的統治权現在既限制于扶手椅上，所以这一家子的生活也就得到更多一点的迁就便宜。孩子可以在外

① 苏仪是苏珊娜的受称。

② 福尔斯塔夫(Falstaff)，莎士比亚剧中的人物（見“亨利第五”及“溫莎的风流娘儿們”），为一肥胖懦弱沉于情欲的兵士，聪明机智而又輕率无礼。

面多呆一些时候，回家来，带了一股酒味，还可以挺起肩膀，大搖大摆地站在媽媽面前，因为大家明白隔壁房里爸爸那双炯炯发光的眼睛現在已經在黯淡下来了，管不了这么多啦。爸爸的眼睛正在从那埋沒在靜默漆黑的黑暗里，想看出上帝快要来到的召喚。爸爸的嘴唇皮本来可以发出对儿女訓誡的言語，而今却只能够凄慘地发出禱告、祈求同耶穌接近，耶穌是人的儿子，是上帝的儿子，他来到人世是为着要拯救犯罪的人們。

有一个安慰是：假如爸爸死了，他会在他所心爱的书籍中間死去。这些书就摆在这个大书架子上，很舒适地放在那火炉一边的角落里。这些书紧密地排着队，就摆在那儿，是爸爸慣常誦讀的，瀏覽的，思忖的：是一长列的有关神学上論战的书籍，最主要的是多俾涅^①所著的“宗教改革史”，密尔勒^②所著的“宗教論战結束”，齐林华士^③所著的“基督新教”，这本书主張只有聖經才算是基督新教徒的宗教，书前面貼上一張老鱈魚的肥臉雕象，此外，还有福克斯^④所著的“宗教殉道史”，这书里充滿着火、血和硫黃气味，和他著的“羅馬天主教实是邪教，圣

① 多俾涅(D'Aubigne, 1794—1872)，瑞士新教牧师，宗教史作家。

② 密尔勒(Milner, 1854—1925)，英国政治家。

③ 齐林华士(Chillingworth, 1602—1644)，英国神学家。

④ 福克斯(J. Foxe, 1516—1587)，英国宗教家。

彼得到过羅馬嗎？”这书有一張插图，描写牧师們拿书本互相攻击。这时候，圣彼得和圣保罗，站在九天的云端里，往下面瞧着笑着那些交战的人說，假如书上的图画可以說話，真的在說：孩子們，使勁吧，給每人痛揍一頓，书架上还有英文聖經，拉丁文聖經，羅馬天主教核定的英譯本聖經，它們象檢閱軍官一样地趾高气揚地站在一道儿，靠右边，是克魯頓編的“聖經用語字典”，好象值班軍官。此外还有一队服装整洁的英国文学小說，是狄更斯·司各特^①、乔治·艾略特^②、梅瑞狄斯^③和薩克雷^④的杰作。再过去就是莎士比亚全集，以及彭斯^⑤、济慈^⑥、弥尔頓^⑦、格雷^⑧、蒲伯^⑨諸人的詩集。在书架頂上层是六七本龐大的书，象矮胖的，將軍是吉朋^⑩著的“羅馬帝国兴亡史。”在他們的旁边懶洋洋地靠着哲学家洛克^⑪著的“論人类的理解”。此外，就是一大堆孩子們和爱拉所用过的学校

① 司各特(W. Scott, 1771—1832), 英国小說家及詩人。

② 艾略特(G. Eliot, 1819—1880), 英国女小說家。

③ 梅瑞狄斯(G. Meredith, 1828—1909), 英国小說家。

④ 薩克雷(W. M. Thackeray, 1811—1863), 英国小說家。

⑤ 彭斯(R. Burns, 1759—1796), 英国詩人。

⑥ 济慈(J. Keats, 1795—1821), 英国詩人。

⑦ 弥尔頓(J. Milton, 1608—1674), 英国詩人。

⑧ 格雷(T. Gray, 1718—1771), 英国詩人。

⑨ 蒲伯(A. Pope, 1688—1744), 英国詩人。

⑩ 吉朋(E. Gibbon, 1737—1794), 英国历史家。

⑪ 洛克(J. Locke, 1632—1704), 英国哲学家。

教科书，还有些零零星星的家伙，是些安息日圣经学校发给的奖品，这些书名是：“我与耶稣在南非联邦祖鲁族”、“小王冠取得法”、“虔信圣经的男女孩子”、“小女孩的福音花环”、“直布罗陀的围攻”，“从法国克勒西至埃及忒勒厄尔刻俾耳战役记”。在一个角落里还有一本避不见人的书自称为“造物对于上帝的实证”。另外还有一本神秘的书，锁在一个抽屉里，除这个屋子的主人外，不准任何人接触的。据爸爸说，这书就载着爱尔兰哲学家柏克立^①主教的危险的言论。妈妈也补充着说：柏克立这本书宣传的是：万物皆虚而不实，人所见到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理想的幻象。妈妈说：这一类的书只可给那些学问成熟心胸广阔而能辨别他们是废话的人去读。

妈妈的丈夫花了大半生的光阴在读他的这些书。爱拉说：咱们邻居谁都敬重爸爸，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而且精通拉丁文。这些话听起来是蛮好听的，可是人寿几何，等到溘然长逝的时候，这些学问有啥用处呀？迈克尔说：洛克所著的“论人类的理解”都是些难懂的理论；你一瞧这本书就会使你不得不向上帝祷告，希望世人的心不要象这本书上所描绘的那个样儿才好。

① 柏克立(G. Berkeley, 1685—1753)，爱尔兰哲学家与当时英国文学家斯威夫特、阿狄生等交往最密。他继承资本主义反动哲学家所遗留下来的理论，而予以批判。他以为洛克的理论趋于无神论，而他自己的理论立场乃是极端保守和反动的。

爸爸在世的时候，約翰只同爸爸接近过几次。孩子长到懂事的时候，爸爸就生病了，孩子也害眼病。爸爸一想到孩子的眼睛若是这样痛坏了，长大就会成为一个傻瓜。爸爸一想到这里，就把他看作一个讨厌的东西，见不了家长爸爸的面，因此，他们各儿俩就很少在一起。有一回，媽媽在病人的房间里正忙着，除媽媽外，屋子里没有他人，就吩咐約翰上街去买一两板烟絲。

孩子听到这样的任务，觉得很着急，很振奋，激动得身子只在发颤。媽媽于是很小心地把帽子替他戴在头上，爸爸說：差这个傻瓜上街，他没有走上一半路就会把差他上街的事全忘掉的。

媽媽說：孩子不会忘記的。瞧他哪里是你所想象的那样一个傻瓜呢。媽媽于是弯下腰来，在孩子的耳边低声說：喂，孩子，記着：你一路上街走到店舖里，嘴巴里要自己老念着：一两板烟絲，一两板烟絲。

孩子于是就迅速地，焦急地跑到三条街外的小店里去。小拳头紧紧地抓着銅錢，嘴里可在快快地，不断地，喘不过气来地咕嚕着：一两板烟絲，一两板烟絲，一两板烟絲。然后，他就照样地快快地，焦急地，喘不过气来地跑回到媽媽跟前。媽媽仔細地把那小包檢查了一下，說这不錯。媽媽把孩子带到爸爸面前，让他自己去交給爸爸。爸爸坐在扶手椅上，靜靜地，厌倦地接着烟。孩子低着头站着，眼睛望着爸爸瘦骨嶙峋的膝盖，衬着黑褲子直

起棱角，爸爸的一双小而結实的脚穿上拖鞋，挨靠在火炉前面一小块紅黑条子的地毯上。

媽媽期望地說：喂，爸爸你看，孩子毕竟沒有弄錯呀。

于是，爸爸的消瘦而敏感的手离开了扶手椅，孩子就覺得爸爸的手靠着他的脑袋。爸爸温和地，无精打采地說：不錯，孩子是一个勇敢的小家伙，是他爸爸的儿子。

約翰怪害臊的，也不敢抬起头来瞧瞧爸爸，就离开了房間，心情是愉快的，揚揚得意的，嘴里咕嚕着：一两板烟絲，一两板烟絲。

又一回，客厅門是开着的，約翰打这儿走过，大胆地往房里面瞧了一瞧。在那儿，爸爸安靜地坐在他那把大的馬鬃扶手椅上，这把椅子是紅木鑲边的，后来爸爸死了，椅子也就垮烂了。这时候，孩子只瞧見一只消瘦灰白的手，冷酷地靠在扶手椅上。爸爸戴一頂紅白藍三鑲的网球帽，露出一块儿漆黑的头发。那儿就是他的可怜的爸爸，孩子的媽媽常这样对他的兄弟姐妹說。爸爸对着火炉坐着，他的右手边的一張小桌上摆着一只玻璃缸，缸内有一个着色的小人魚。在左边的墙上挂着一幀穿戴登极大典服装的維多利亞女王肖像。

爸爸一定覺察到孩子在偷瞧他，他那戴网球便帽的头忽然轉过来了，孩子就大吃一驚地瞥見了一張灰白的，消瘦的，滿是苦痛皺紋的臉，嵌着一双深陷的眼睛，这时候正閃爍发光地在憤怒指責着窺看他的孩子。約翰又瞧

見靠在扶手椅上的紆弱的手上滿是青筋。他又聽到爸爸的低弱的聲音，真吓坏了，爸爸的聲音正在對着他叫：滾開，滾開些，你，馬上把門关上，——這兒不是小孩呆的地方。

約翰立刻就將門关上，拚着命從厅堂一直跑到街上，心裏頭充滿了對於一樁怪事的恐怖，他就这样詛可憐的爸爸獨自個兒呆在房間裏，他想躲避一件盡人皆知，可是誰也不願提起的事。

爸爸葬禮前的守喪

有一個很冷的早晨，約翰的媽媽把他叫醒了，對他說：約翰，起來吧，起來呀，可憐的孩子，許多事得要做呀，你得要洗臉，還得要比往常早一些兒吃早点呀。

孩子把沾在眼皮上的東西擦掉，穿着薄薄的襯衫冷得只在打顫。

孩子咕囔着說：唔，冷呀，好冷呀！

媽媽幫着他穿上褲子，把弄皺了的綁帶整理一下纏在他的額頭上。她說：打這兒起，還有許許多多冰冷的早晨要來啦。她又接着說：叫愛拉給你換上一塊干淨的綁帶。

孩子說：不要愛拉換，要你換，媽媽；愛拉太粗魯啦，

她不管我的呀！

媽媽說：今天早晨愛拉得要做這點事。我還要陪着你的可憐的爸爸啦。

孩子摸索到廚房，愛拉抓住他的胳膊，對他說：到這兒來，我給你洗眼睛，也揩揩臉。她就把孩子眼皮上結的硬膿塊用熱水浸的海綿揩下來，水熱得他剛剛受得住。她一邊洗，一邊只在嘖哩咕嚕地抱怨。

愛拉說：日子不會長久的，你就會沒有當差的人來伺候你啦。這般大啦，捧捧抱抱的日子完啦，你自己該獨立生活啦。

姐姐於是就給他揩臉和脖子，使一股特別的勁兒在揩。粗暴地在給他梳理頭髮。來回扭着在左眼上給他系上一根新鮮綳帶，圍着他的脖子扣上一根領子。給他穿好上衣，快快地替他刷了一刷。

姐姐說：喂，坐下，吃早點，禱告上帝，謝謝他，你有得吃。

孩子就坐在一張分菜的廚桌旁邊，桌子因為常擦而顯得很薄，桌上中間放一塊白麵包，碟子中間有一滴牛油，因為只一小滴，所以看來好象離碟邊隔了幾英里那麼遠。此外，還有一個杯子，一個茶碟。爐灶邊沿上有一把棕黃茶壺，火光照得直發亮。溫暖的煤火的火焰每一秒鐘在往上冒。哥哥湯姆郁郁不樂地站在火爐旁邊，一只手肘兒靠在爐架上。一個窗戶是朝後院開的，哥哥講奇

就用指头輕輕地在敲这个窗戶。屋子里似乎怪安静的。打开了一道門，这屋里的安静就象水似地涌进涌出。这种安静使整个屋子里显得肃静和庄严。

藹奇說：今天早晨，三点零四分，爸爸对媽媽說：苏仪，用你的手臂抱着我。媽媽还没有来得及叫人，爸爸就死了。

爱拉咕嚕着說：真不錯，媽媽已經决定用一輛有圍子的灵柩車。不是嗎，稍为有点地位的人总是用有圍子的灵柩車的。

藹奇說：咱們已經把墓地永久买下来，除了咱們一家人外，誰也不准在这儿下葬的。

一件不幸的事現在落在他們身上啦，无常的境遇一件一件地在播弄着他們。这一家子遭遇着这种不幸，还不很明白怎样来应付它，只好大家干脆不声不响。他們所說的几句话就好象神秘不見的指头在指出这种悲哀的肃静。他們現在正靠言詞和态度的仪式来把当前的煩惱和含悲訴之于上帝，虽然他們口里不說到上帝的名字。他們只要还是不得不想念到这些不幸的事，上帝是会来帮助他們的。因为在人們颠沛流离的时候，上帝就会很灵驗地来帮助的。上帝，愿您在夜晚来临，在清晨来临，在禱祝的时候来临，或者沒有預告就来临。

使这一家人悲苦不安的东西現在躺在客厅里，这个小客厅，原来就經常打扫干净布置一新地接待一些体面

客人，这些客人們是很講禮节的而且有資格来欣賞一切陈設的。客厅这个房間摆的是馬鬃墊的家具，擦得閃光的紅木櫥子，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小托架，下面撐的是小柱子，裝飾着鏡子的，这就是所謂壁炉飾架。窗戶上挂的是淡黃色花边窗幔，中間系着大紅色的編織繩索。靠窗子，在一張小桌上摆着一个大玻璃缸，里面注滿了清水，水里浮着一个着色的玻璃人魚：黃色的头发，黑点的眼睛，大的乳房，上面是猩紅的奶头，还帶着一條藍黃綠三色的尾巴，象魚尾巴似的。人魚手里拿着一把金梳，她从玻璃缸里用眼睛老盯着所有进进出出的人。現在，她的黑点眼睛正盯着这房間对面靜靜地躺在床上的那一件东西。床那边的牆壁上悬挂着一張大图画，是納尔遜勛爵^①开往特拉法加海灣，胸前滿挂着勛章在閃耀发光，他很象一个身体毫无殘疾的人一样举步出来，在这个人間世打他的最后的一仗。在他的旁边有一个人走着，头戴獺皮高帽，身穿圓角常礼服和棕黃絲絨短褲。这个人用崇拜的神气仰望着納尔遜的臉，因为这位偉人在作战的时候，站在燃燒着的甲板上，別人都走光了而他可沒有动，火焰燒亮了这只战艦殘壳，光輝射在他身旁死人的上面，这种壯烈行为可真使人感动啦。这个穿圓角礼服和棕黃絲絨短

^① 納尔遜(Nelson, 1758—1805), 英国海軍大将, 服役三十五年, 多次立功并受伤, 1805年10月21日与拿破崙海軍大战于西班牙西南特拉法加, 歼灭了敌舰, 他自己也陣亡。

褲的人在这同一張图画里，用一只手把一个粗大热情的漁妇推开，因为她想接近这个英雄水兵，英雄却站得远得很。可怜呀！英雄而今正踏上最后的程途，为他的英帝国，为他的家庭，为他的美人而作战呢！在对面牆壁上，同納尔逊这張图画正相对的，是一張維多利亞女王^①的画像，全套登极加冕的装束，她的鼓起的藍眼睛沒有一點儿秋波意味，却流露着全套的威仪权势金錢虛飾，这些东西是从她的殖民地的和印度帝国得来的。

就在这同一个房間里，在納尔逊勛爵和維多利亞女王两人紙臉炯炯注視之下，而且还在他所深爱的書籍后卫大队防护之下，躺着从里麦黎克来的迈克尔·奥凱西德。他伸手伸脚地躺着，閉得紧紧的的眼睛在往后盯着，一双胳膊和手笔直地伸在两旁，漆黑的胡子收拾得整整洁洁，沒有一根胡須散乱，一条雪白的尸披把他捆纏起来送他进天国，尸披下面极明显地现出了一副正在僵化的骨肉輪廓：思想呀，教育呀，辛勞呀，欢笑呀，悲泪呀，以及男女之爱呀，变作尘啦，变作灰啦！

这个东西躺着，冷冰冰的，硬僵僵的，靜悄悄的。外面的人們却在匆匆忙忙走来走去，替它安排这样那样，赶到死亡登記处登記，去通知叫人掘墓穴，挑选棺材，要厚

^① 維多利亞女王 (Queen Victoria, 1819—1901)，她从1837年起当政，把英帝国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对爱尔兰极端压迫，执行緩靖政策，对爱尔兰自治运动予以迫害。

橡木的，帶着厚實的黃銅牌子和把手，租賃一輛四馬的靈柩車，告知牧師安葬的時刻，要他按時到達墓地來宣傳復活傳說的傳說，把已經看過亡人的人送出去，招待沒有看過的走進來，听取並且回答那些悄悄的問話。

人家嘖嘖咕嚕地在說：^① 瞧，邁克爾先生臥病了一年多，可幾乎一點兒都沒有變樣，謝謝上帝使他安靜地壽終正寢。他是一個善良的人，隨他到啥地方他總是很歡欣愉快的。他常說：咱們如果要責備羅馬教徒，說他們不應該崇拜神聖者的遺物，這未免近於虛偽不通人情。不是嗎，咱們也曾經崇拜過福音傳道師穆狄和散基^② 兩人，把他倆揩過眉毛擦過鼻子的手絹兒搶着撕成碎布條子留作神聖的紀念品，因為他倆在天花亂墜地宣道之後，在奏演聖曲贊美之後曾經用過這些手絹，他們宣道的地方是在圓形大廳或基督教聯合會大廈里，那兒象裝沙丁魚似的擠滿了人，他們來聽牧師宣道，是想把他們自己生平所犯的猩紅的罪過懺悔清洗，變成雪一樣地白。瞧，我再仔細一瞧，似乎他的鼻子瘦了一點兒，不，只是瘦了薄薄地一點兒吧，你如果不站在我現在站的地方靠近些瞧瞧，你就幾乎看不出來。邁克爾先生臨終的時候，據他太太說，他只把胳膊抱着她的脖子，對她說：親愛的蘇儀，親愛的，

① 從這一段起，原文是一個單句，現在試分句譯意。

② 穆狄(D. L. Moody, 1837—1899)，散基(I. D. Sankey, 1840—1908)，美國福音傳教士。

亲爱的苏仪。他于是叹一声气，身子伸了又伸，又稍微叹一声气，然后死去。处在这种境地，就是黑脸朋友也会悲伤得脸色变成一点儿灰白憔悴啦。可是，太太却在这沉重的打击之下还算撑持得很好。太太说：这次打击未免太残酷啦，可是上帝会在他自己适当的时机，用他自己特殊的方式来减轻这个打击的伤损的。太太这种话是对一个女人说的，我一听到这，就几乎晕倒啦。太太说这话的时候，离她丈夫的死才只几分钟，悲伤的印象还使她显得很狼狈无力，可是这位女客就很不成体统地握着太太的手，可算是太不象话，太糊涂啦。她这样作法，就把浮在内心里对于太太所遭受的惨伤的同情心给全毁掉了。这位女客说一大阵不相干的话：说她的羊栏里会养着满满的羊啦，她的田地里会长着密密的庄稼啦，他们就会欢天喜地有说有笑的啦。这位女客面对着躺在雪白的尸披下死人的神秘而说出这些话来，于是就把这两者的关系给弄糊涂了，不知道究竟为啥她要这样说。这位女客全不理睬太太是否在倾诉，太太说：迈克尔先生的病痛是散布在背脊椎骨兜上，医生曾经焦急地来瞧过病，可找不出病症来。据说这病就在他现在陈尸的那张床上起的，不知怎样就不声不响地起了这个病。太太说：自从起病以后，他的两腿无力，后来，就每天显得越来越瘦，需要太太经常不断地替他看护，每晚经常地替他的肢体擦猪油，总希望这样疗法会使得他的四肢能够动一动。医生吩咐说：只要

你舍得使勁这样擦，說不定会产生一点效果。太太一想到，果真丈夫就死了，还有一个沒长大的孩子在拖着她，这可怎么办？太太又想到丈夫坚持在臨終的时候，拒絕叫牧师来接近他，这可怎么办？丈夫主張說：在人与上帝之間，除了耶穌基督外，再沒有其他居間的人。牧师們只是把人們的思想歪曲以适应一些不重要的事。丈夫的心愿只是想在死后和和緩緩地投入耶穌的怀抱，如同南方的熏风，和和緩緩地在軟語低声，报道他們甜蜜的神秘。你低声报道吧，我就知道了他的一切。原来迈克尔之为人，一生从沒有忘記象时鐘一样准确地把孩子們送进禮拜堂，查經班，安息日聖經学校。每逢天气不好，他們不能上禮拜堂去禱告上帝的时候，就在黄昏夜色里，灯光低沈沈的时候，閃动的影子温和地来来往往的时候，迈克尔总是叫孩子們唱唱贊美歌，这样，安息日就不会糟塌了。这种作法就表示他是贊同在精神上和在實質上崇敬上帝的，这表现在每逢两三个人用上帝的名义聚集起来，就可以禮拜上帝，让人们在嬰孩时代就坚信上帝的道理，相信上帝是坚如磐石的^①。而上帝的使徒彼得却不然，彼得可沒有这么坚定，每逢有什么事扰乱了他的心境和恬靜，他就忘其所以，滔滔不絕地辱罵起来，这种罵法，在其他

① 上帝坚如磐石，見“新約”“使徒行傳”第四章，“旧約”“詩篇”第十八篇。

的使徒可就听不惯，一定气得头发直竖起来。彼得遵照耶稣的叮嘱，要在鸡鸣以前三次不认他^①，所以他只是竖起耳朵在听鸡叫，一面在火边取暖，听着小使女说，他的口音明白表示他也是同耶稣一样，是从加利利来的人啦^②！于是，彼得只是在疯狂地想掩藏他的本来身份^③。彼得这种逃避现实迫害，同别人家的虚张声势，挂羊头卖狗肉的作风一样的不好。在吊丧的客人中，女客凯蒂·庄士敦就是这么虚骄的一个人。她想吸引周围这些吊丧的客人的注目，她就乱哄哄地大嚷大叫，象要出出风头，大大地影响了她后面那些人，因而把那些吊丧的客人的庄严肃穆的作风给扰乱了。尤其是在这孝堂里，摆着死人的灵柩，这里的悲惨气氛，对着挂在墙壁上的纳尔逊将军以及维多利亚女王两人的画像也是应该肃穆起敬的。凯蒂·庄士敦从爱尔兰北部巴利纳城来到此地，只是两年以前的事。可是她一身的气派好象在京城都柏林住过了一生。她穿上一套城里式样的裙子究竟掩盖不住乡下人的屁股，却适足以更显露出城乡间的区别。她的干咳和红光的脸颊，表示快要来到的死亡，这是现代人所熟悉的一件事，应该让她知道的。原来她同一个精神病院的侍

① 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和“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

② 见“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五十九节。

③ 见“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三十三节。

者結了婚，这个人因为常同瘋人接触，所以也有一点儿阴阳怪气，她的媽媽經常一年到头在夸奖他的一表人才，而凱蒂自己却不肯太接近他，总留一点儿距离。每逢她叫他系結鞋帶，一抬头就发现她那提起的褶裙之下一只大腿很幽雅地消失在一大堆褶褶里面的时候。每逢一根胸針故意地頑皮地滑出胸前，她就让他来結好它，为的是任他渴望地撫摩她的奶头，在这些时候，她就看出来他是沈迷于莽撞的幻想，显見得惊慌失措和气急敗坏的神气，她却不肯太接近他，总留一点儿距离。等到他激动得热情很强烈，以至緊張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她却自己把胸針扣上原处，对他說，而且感謝他說：那样就很好。她說完了，就当着他的面嗤嗤地笑起来。这时候，她已經看出来，如果让他这样搞下去，就会把她所穿的衣服一絲不挂地撕剝下来的，而且会当着滿房人的面前把她甩在地板上，使大家看到这种色相怪难为情的，看到这位五十四岁妙齡的女郎，还在那儿狂热地裝腔作态，在憔悴难堪地裝着青春复活的劲儿，在裝着一个嬌滴滴的閨女的样子。可是男人若是娶上这样一个老閨女真够受的啦。这样說来，也就无怪乎一个体态輕盈的二十三岁女郎得要考慮而又再考慮，是否應該接受一个干癟癟的，沒有生气的，萎靡无力的老家伙的擁抱，那个老家伙已經岁数大啦，实在沒法儿干出不顧一切的事来作想入非非的求愛。

上面这些事，其实同咱們现在面对着的这件举哀吊

孝的喪事是不相干的。咱們在這兒坐的是硬板凳，坐久了，軟弱的屁股急切地希望有點什麼軟東西墊在下面。這時候，咱們正在等候有人送棺材來，好安殮亡人，收拾得舒服妥貼，然後把它送回老家，遠離人間的寄廬，這兒再沒他的份啦，在陽世間一切的事也沒他的份啦，可是在他死之後，咱們都希望：太陽還會普照人間的。這時候，靈車通過街道，作最後的巡禮，車前的馬兒也帶着含悲永別的脸色，將柩中的死者，從前象我這樣活潑潑的一個人，送歸墓穴，一去永不復返啦。

這位女客又說：老實講，我雖然是一個女性，而且各樣都不同，在喝完一杯茶之後，我還想設法擠上前列去，衝到臨穴下葬舉行必要的儀式的牧師之前，牧師在盡力向上帝禱告，把這件悲慘的事向上帝訴說，祈求上帝保佑亡人，而且用的是上帝的使徒所說過的詞句，他說：

外表是毫不重要的。

死就失掉它的毒鉤^①。

坟墓是被勝利所吞下去了。

爸爸的葬禮

約翰瞧見許多馬車趕到這街上來，就很急切地想認

^① 見“新約”“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

出誰是來參加爸爸的葬禮的：馬車那麼多，有的是紅色車子黑色衬里，有的是黑色車子黃色衬里，有的是綠色車子紅色衬里，有的是藍色車子棕色衬里。第一輛馬車就停在爸爸所躺着的房子附近，其餘的跟着排列在後面，一輛跟着一輛的，象一根繩子似地伸向街那頭，大家在等候着那一陣子大忙的时刻到來，那時候靈柩就會裝進靈柩車里，此刻靈柩車還沒有來到。送殯的馬車上的車夫們從座位上走下來，三三兩兩地在靠牆壁站着，好象在那日晒雨淋的牆壁上長出來一條奇怪的，蓬鬆的，東倒西歪的毛絨腰帶似的。一大伙朋友和街坊已經集合在屋門附近，在等候着，肅肅穆穆地，一聲不响地在站着。靈柩車來啦，大家在低低地，喃喃地說話。靈柩車象是一個龐大的，黑色的，文飾的，峨特式的匣子，駕着四匹馬，馬頭上各插上一根黑色羽毛。它慢慢地，很莊嚴地走上街來，然後打橫拐，很嚴肅地，轉到那些送殯的馬車前面一塊地方停下。靈柩車的車夫和他的助手，戴着頂大大的黑色高帽子，穿着件長長厚厚的藍色銀扣的上衣，靜靜地從他們的高高的座位上爬下來，然後在屋門附近徘徊着，等候里面人叫他們進去把棺材釘起來。

有一輛馬車很快地一掠而轉過街口角上，急急地奔向這條街上來，然後和靈柩車並排地停下來。車夫跳下來，同其他兩個車夫站在一起，他們原來在這屋裡一個窗戶附近靠壁站着，抽着烟，在一起聊天。新到的這個人脫

下他的硬礼帽，擦擦前额的汗。

他说：在半路上马的肚带断了。等到我把它缝起来，我想恐怕这儿的棺材已经安埋了，牧师的祷告也已经作完啦。

其他两个车夫中的一个从嘴里拿出烟斗，就在面前唾一口唾沫，他回答说：詹姆，有的是时间，还没有钉棺材盖啦。真怪，大伙儿向亡人作别，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啦。

第三个车夫说：他们就算再要花一刻钟工夫吧。这个人的脖子上围着一条黄色围巾。他又说：喂，有啥好人来这儿给我一大杯啤酒，灌下肚皮里才舒服啦——他于是哼着：

的得瑞，的得来，的得拉木。^①

刚才仓仓忙忙地赶到的那个车夫说：约翰和我昨晚真过得快活极啦。咱们关好了马之后就上邓赛酒店喝了两斤，再到“一束葡萄”酒店吃了三斤酒，又到恒尼赛酒店灌下五斤，末了，还在皇家橡树酒店再添上三斤，那时候，百叶窗也关上，敲十一点啦。

戴黄色围巾那个人擦擦巴掌，眼睛里闪烁着欣羡的神色。

他咕嘟着说：夜静更深，灌下这么些也不算少呀。——的得瑞，的得来，的得拉木。

^① 原文是车夫随便哼的腔调，没有意义。

約翰這時站在靈柩車的馬頭旁邊，瞥見平常跟他一道兒上學的一個孩子名叫康諾，他站在他媽媽身邊，盯着他，眼睛一撞上約翰的眼睛就對他瞪眼兒。約翰向他靠近些了，康諾就瞧得更清切些了。原來約翰是趾高氣揚地站在靈柩車的馬跟前，那些馬正在不耐煩地用腳在扒地，每逢頭一抖動，上面的羽毛就搖擺起來。康諾移動着，一直靠在約翰旁邊，雖然，够頑皮的啦，他還緊牽着媽媽的裙子，把裙子扯得盡量的遠。這時候，約翰覺得康諾的頭靠着他的肩膀，在耳邊低聲地說：喂，瞧你這副大胆相，試試看，把手摸着馬吧！

約翰就驕傲地挺起身來，用手拍一下胳膊上的繡綢孝紗，這時候他瞧見眾人中間一些小孩都在注視着他和康諾，所以就得要表現一下。他還是胆怯地伸出一隻手，在靠近的一匹馬的後臀上拍一下。馬就驚動得跳起來，使勁在踢，把靈柩車搞得直東搖西擺，約翰吓得只好跳開些。

戴黃圍巾的車夫大叫起來：呱——淘氣的小雜種，呱，快滾開些，你別搞馬呀，你不走開，我就要來踢掉你的小屁股！

約翰稍為溜過去一點兒，把背朝着康諾，不許他看到自己羞愧而吓壞了的臉。

戴硬禮帽的車夫說：從夜晚八點到十一點喝下了十五斤酒啦，還有比這更妙的事嗎？就是在我大女兒結婚

的晚上我喝的也不会比这更多呀。他又接着說：咱們喝完酒还回到了家啦，真回家啦，不过这可花了两个钟头，平常只走二十分钟就行。結结实实花了两个钟头，費了莫大的勁，咱們可毕竟回到了家。

戴黄围巾的那个人說：这时候，他們总已經把老头子暖暖和和地装殮入棺了吧。他一面說着，一面口里在哼：

的得瑞，的得来，的得拉木。

戴硬礼帽的車夫接着說：昨天夜晚，咱們俩真够糟，咱們在一起掙扎着，他帮着我，我帮着他，只要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咱們一路回家，嘴里在哼着一首情歌；心儿在鞠躬啦，咱們站起又跌下，跌下又站起。在这样值得想念的一天之后，这一个夜晚还不是一个值得紀念的夜晚嗎？

第三个車夫說：上星期我也很倒霉。坐車的是些清茶咽面包的极端节俭的娘儿們，她們付車費，总是要找回零头錢的。

这时候，約翰又感觉到康諾站在他的旁边，在他的肩膀上低声說話。

他低声說：媽媽說，在个把星期之內你就会不这样趾高气揚的啦。

約翰回答說：随他怎么样，今天的葬禮你們是沒份儿参加的啦。我听到媽媽說，她料想你們康諾这一家子是不会在葬禮里来露臉的啦。

康諾冷笑着說：不錯。瞧，你真象样儿啦，你的爸爸剛死，你想，你穿上一套黑孝服就抖起来了嗎？媽媽說：你那套衣服不是新的呀，是染色的！

約翰斜身轉过来，正正地望着康諾的眼睛，嘴里咕嚕着說：假如不是爸爸剛死，我就得要同你走过那边巷子，捶破你的猪鼻子。

戴硬礼帽的人說：昨夜晚，在回家的路上，咱們碰着两輛漂亮的大馬車，他們很欢迎咱們坐他們的車送回家，可是咱們俩却彼此紧抓着，誰也不放手，所以什么事也办不成。

第三个車夫說：为什么他們不想法把你們弄上車呢？

戴硬礼帽的人說：咱們喝得这样酩酊大醉，所以就忘其所以然了。其实，咱們并没有喝得那样糊涂。

戴黄围巾的人說：这样老等可不行，我得要想想办法，甚至躺下来等吧。他又哼着：

的得瑞，的得来，的得拉木。

这时候，屋里有一个女人跑到門口，四周圍一望，瞧到了約翰，很激动地向他招手，叫起来說：約翰，赶快进来呀，在封棺以前，向你的可怜的爸爸作最后的接吻吧。

約翰站着不动，身上在发抖，張着嘴望着站在門口的那个女人。約翰向后退了一点儿，抓住康諾太太的裙子。

他說：我不愿去，我不想进去呀！

站在門口的那个女人說：上这儿来，赶快进来，先生，

向你的爸爸行最后的敬礼呀！你的爸爸现在是在天上啦，他正往下面瞧着你的行为啦，正听着你的大胆胡说啦！

约翰哭诉地重复着说：我不进去呀。我害怕，我不进去。

这时候，约翰听到康诺说：要是我，我就决不会害怕同爸爸接吻，假如爸爸死了的话。我会不会害怕，妈妈？

康诺太太拍拍约翰的头，她说：孩子，不要害怕，你的爸爸不会伤害你的。将来你长大了，你会后悔的，后悔今天没有同爸爸作最后的接吻。

站在门口的那个女人叫起来说：进来吧，小坏蛋，叫你进来就得要进来，别让大家等啦。

她于是向约翰跑过来，他一閃就走开了，向街那头逃走，猛的对戴黄色围巾的人冲个满怀，踩着他的脚，把脑袋猛撞着那个人的肚子。

那个人就大嚷起来：天呀，我的脚呀，你这个轻骨头的小杂种，你究竟要上哪儿呀？

追他的那个女人就抓住他的胳膊，说：他就是亡人的小儿子，在封棺以前，要他进去向他爸爸作最后的接吻啦！

那个人怒喝着说：那么，他就逃走啦吗？把别人家的肚皮都撞掉啦，瞧，这是孝敬爸爸的好样儿啦！

约翰尖叫起来，当那个女人拖着他向屋里走的时候，他用脚拚命向她踢，他说：放手呀，让我走呀。我不想去

呀！我不要去同他接吻啦。

她就用力把他抱起来，向屋里走，对他說：孩子，你将来长大了，你的媽媽可真难对付你啦。

她就紧紧地把他抱在灵堂中間的群众中間，等候把棺材釘起来。約翰这时候又叫起来，媽媽轉过身来，走到他跟前，握住他的手。

媽媽对那个女人說：把他放下，山德尔太太，把他放下。然后，媽媽弯下腰来，用胳膊抱着他的发抖的身子，再三同他接吻。她咕嚕着說：喂，喂，甭作声啦，没啥可怕的呀。

媽媽用胳膊把他抱住，把他的臉緊靠着她的裙子，她感觉到孩子的指头直撕开了她的裙子，靠着她的大腿肉。

孩子啜泣着說：我不能，我不能。媽媽，別叫我同爸爸接吻，我害怕同一个死人接吻！

媽媽說：沒有人要你这样作。我代替你去同爸爸作最后的接吻。你只是用手指尖接触一下棺材边就行啦。

媽媽温和地抽出他的胳膊。当他的手指尖觉得摸到棺材的发亮的冰冷的边沿的时候，他深深地在颤抖。

媽媽咕嚕着說：好一个勇敢的小儿子。現在我就代替他的小儿子向你的爸爸作一个最后的接吻。

媽媽弯腰下来，吻了棺材里的那个东西。孩子又听到媽媽沈着地低声地在說：我的迈克尔，再会吧，我的爱情永远同你去，下到坟墓，同你去見上帝。

媽媽往后退下来，孩子就感覺到媽媽在发抖。孩子往上瞧，瞧見媽媽的嘴唇皮在奇怪地顫抖，当她靜靜地对着那些管灵柩車的人說：現在你可以把棺蓋蓋在他上面。

管灵柩車的人走上前來，从棺材后面靠壁边把棺蓋舉起來，靜靜地快快地把它蓋上，然后从他們的衣袋里取出些工具，开始把螺旋釘旋轉下去。这样，那螺旋釘鑽進棺材橡木板，所发出的一种粗糙磨擦聲音，充滿了灵堂的靜肅的空間。棺材釘好之后，管灵柩車的人就走出去站在灵柩車旁边。六个人，其中两个站在棺材头边，两个在脚边，两个在中間，把棺材舉起放在他們的肩膀上。他們用一个怪样儿的弯腰姿态，就把尸体，脚朝前面，从他的家里运到停在外面的灵柩車上，然后送到坟墓里去。

戴黄色圍巾的人高高兴兴地在擦着手。

他很期待地咕嚕着說：很快地，咱們就会愉快地滾向坟場里去啦。

他們三个人忽然瞥見了棺材脚头出現在門口。于是就从衣袋里把手拿出来，匆匆忙忙地，却又走不动地跑向他們馬車門口，从那跟着棺材后面的人群中找出他們的乘客。一陣打开車門的急速聲音，等到乘客們都爬進車里，又一陣急速的、尖銳的关門聲音。那六个抬棺材的人，胳膊靠在別人的肩膀上，歪着头不讓棺材边擦伤他們的脖子，他們慢慢儿地，有节奏地走向灵柩車后头。于是前头两个人弯下腰來，把棺材的一头安放在灵柩車地板的

滑輪上，中間的兩個人也彎下身來從棺材底下溜出來，後頭的兩個人就把棺材腳頭向前一推，滑輪於是就把棺材送進靈柩車里，一個管靈柩車的人關上了車門。

媽媽把約翰舉進了家屬孝車之後，她就和他的三個哥哥一個姐姐跟着上了車，都坐在位子上。車夫們爬上他們的座位，把褪色的藍綠紅三色車毯從馬背上取下來，很敏捷地折迭着放在他們的膝蓋上，然後坐下，拿起繩，等候靈柩車和孝車開到街當中，於是對馬兒吆喝一聲，就一輛接着一輛地跟着開動了，向街口悠然自得地行進着，拐過頭個彎，再拐過第二個彎，這樣就仍然轉回到他們剛才離開的那條街上來，車子經過亡人的門口，把步伐弛緩下來慢慢兒地走着，然後開快步走，向着好多英里外的墓地走。

約翰夾在哥哥姐姐中間，側身起來向車窗邊走，正當他想要把窗門推下去的時候，姐姐把他拖回來。

姐姐說：安靜點坐着，行不行？爸爸出殯，你不能瞧窗外的東西呀！把你那雙腳放安靜點，不然就會把我的衣服都給弄掉啦。

媽媽說：託他到我這兒來，他好安靜點坐着，同時也可以看看車窗外邊。

媽媽領他坐在身旁，只要稍為伸一下脖子，就可以看到車外經過的一切。他們慢慢地走過一片荒地，就在他們街口外，那兒正豎着一個宣教的福音帳棚。他瞥見挂

在門口的一條長的紅布，上面寫着歡迎兩個大字。這時候，約翰想到從前有一個夜晚，他曾經胆怯地爬到那兒來！揭開帳棚的門帘，瞥見了那兒擠滿了一群幢幢的人影，對着許多油燈發出來的烟霧模糊的光綫，更顯得黯淡起來，現在還記得當時他被一個黑胡子的，灰白臉龐的，蒙蒙眼睛的小个子的人把他的胳膊抓著，想把他抱到裏面去，一面他在那樣很下流地說着：這兒又來一個耶穌的可愛的小羔羊啦，那時候，他就掙扎起來，大叫起來，說：讓我走呀，讓我走呀，不然我就要告訴媽媽啦。

這時候，靈柩車，孝車，各色各樣的馬車穿過一條街道，兩旁是些公寓雜院房子，在那兒，據媽媽說，那些房子在昔全盛之時曾經是公侯貴人和他們的貴婦們住過的，而今在那些淒淒涼涼的房子面前，只是些大群的男女孩子在玩耍，在打架。這時候，轉到了烟葉街。在那兒，高堂大廈，還巍巍喧赫得很，門戶是堂皇的，窗櫺是灿灿的。有些巨宅外面，站着些使女們，穿着黑色或藍色衣衫和白色圍裙，頭上戴的是有飄帶的帽子，這些女孩子正在那兒擦亮門上的銅板，信箱口蓋，以及青銅或黃銅門鑲。

媽媽說：這些是多紳們進京小住的房子。

約翰的姐姐愛拉說：他們也得要同咱們大家一樣死的。他們生來本是灰塵，死后也得變為灰塵^①。

① 見“舊約”“創世紀”第十九章。

媽媽說：还不是？若是让这些入永生不死，上帝那就不公平了。媽媽望一下窗外，接着說：咱們現在正通过昂吉大街。

約翰急切地問着媽媽：是不是咱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媽媽說：不，現在沒有多长的路啦。

可是还要很长的時間才走到那儿啦，是不是；真的要很长的時間嗎？

媽媽溫和地說：咱們很快一下子就到啦。

爱拉說：在坟边就有一大群人。

迈克尔哥哥說：裝滿了三大客座馬車，二十六輛小馬車，六輛边座馬車。

爱拉說：这么多人来参加葬礼表示大家对爸爸的敬重。

媽媽咕嚕着說：可是爸爸平生很少說話，也从来不和任何人打交道的。

藕奇說：瞧，不要多久，咱們就会覺得爸爸的死对咱們是一件大損失啦。

爱拉說：爸爸死后，咱們得要團結起来，那样，日子才会好过些的。

媽媽說：是嗎？只有我才会想念他啦，我同約翰。

爱拉說：不要怕，咱們大家一定会照顧你們俩的，打起精神来吧！

湯姆接着說：咱們要堅強起來，咱們的肩并肩，咱們要堅強起來，咱們得要同心協力。

孝車停在墓地對過，他們爬出來。一会儿，從大車子上和邊車子上走下來了一大堆人，都擠在門口大路上。從孝車緊後邊那輛大客車里走下來一個高個兒的，瘦削削的，黑胡子的牧師，他在前面匆匆地走向法衣室，那是墓地經營者替牧師準備的更衣之所。

靈柩車從中央正門開進到里面的大路上，這條路把墓地分成兩大部分。約翰的一個哥哥從衣袋里取出一些文件，交給一個胖胖的，倨傲的小個子，這個人戴一頂大的高帽子和黑手套，他的臉恰象一個凍結的冷酷无情的畫象。這個小個子接着文件，檢查棺材上的銅牌，看棺內的屍體同文件上記載的那個人是否符合。小個子點頭同意了，於是就把棺材移放在一輛矮車子上，車子蓋着飄蕩的黑色幃幔，駕着一匹飼養得很好的，很和善的黑色馬，馬身上罩着一件黑袍，密密地綉着銀綫，只留下馬的眼睛、耳朵和腳在外面給人瞧得見。馬的前額豎着一根高高的黑羽毛，這樣裝飾得象十四世紀英國黑太子愛德華在法國克勒西^①大戰中所騎的黑馬。這時候，頭頂上是一片灰色的天空，偶爾也點綴着含羞不易見人的藍色小塊，滿天是層層的黑雲，正在給北風刮得在簸蕩推進着，北風在

^① 1346年英法大戰于克勒西。

坚强地,也不过分地刮着,不过有时候也集中力量来猛刮一阵,一阵风过,把墓地刮得一片疯狂的沙沙响声,把弯下来的树枝子只刮得冷冰冰地一片索索的响声。偶尔之间,也从天空的一个角落里躲藏愠怒的太阳透射一缕闷沉沉的日光,把一块块的墓地注满了一些戏弄的,轻薄的光辉;在墓碑上面以及花环上慢慢儿地波动着。那些花环乃是虔诚的基督徒甩在墓地,使它看来显得出一派欢欣愉快而无所动心的神气。太阳光微微地照射了一下之后,马上就溜走,缩回黑云后面去了。于是周围潜行的凄凉的黑暗就一拥而上,把一切罩上乌黑。美丽的桦树,长满常春藤的橡树,黑密密的,很整洁的柏树,这些树看来好象一些收拾场面使之有条不紊的守护之人。此外,还有扇形枝叶的紫杉,看来好象一些含羞的,圣洁的高加索格鲁吉亚女郎^①,她们只是幽静地,秘密地,独自跳着徐缓幽雅的舞蹈。这些树就排列着栽在墓地的大路和小径边上。无数的墓碑,高个子的,矮胖胖的,四方的,圆圆的,古老的,中等年龄的,崭新的,在到处散布着,偶尔之间也有一个瘦长的方尖石碑,如同一个高个子的孩子,在别人肩膀上偷看着。这些个墓碑似乎在更紧密地靠攏起来,硬挺挺地直伸着,老盯着新搬来就要竖立起来的墓碑,大家却在奇怪:究竟他是谁,打哪儿来的,而且新来这

^① 格鲁吉亚女郎以艳丽幽媚著称。

位对于墓地里长眠的尘灰，会不会增加一点儿尊严，一点儿安宁。

这一个集团这时开动了。那个戴高帽子的，他的脸象冻结了的画象的小胖子，就在灵柩架子前领着路，手里拿着文件，指引到第F区，B段，OX5432/2345号坟墓，在那儿这一件腐肉货物就要储藏起来，等待将来亡人复活的那一天。黑丧布盖着的马把黑丧布盖着的灵柩拖到了，妈妈同爱拉带着约翰在中間走攏来，其他各位亲戚也照样，再后面长长地伸展着的一队人是这一家人的朋友，脸色肃穆而庄严，他们走上了坟地大路向着法衣室前进，牧师就站在那儿，准备好了接受亡人的尸体安葬入土。一片静肃，只是偶尔有马蹄掌轻轻落地的声音，鸽子咕咕的叫声，树叶沙沙的声音，或者是一阵大风扫过，把弯下的树枝刮得冷冰冰的索索的声音。

牧师蓄着一嘴大黑胡子，披着一件白袈裟，上面罩着黑法衣，手里握着一本祈祷书，书已打开到“葬仪篇”，他在等候着灵柩靠攏，然后转身过来，在那个冰冻的画象脸的小胖子身边行进着，他用高大严肃的声音朗诵着：

主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①

① 见“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

我們沒有帶什麼到世上来，也不能帶什麼去。主所給的，現在主拿去啦；愿主的名有福。①

行列走到了第 F 区就向右轉弯，离开了大路。再过了半段窄路，稍許向左轉一下，他們來到了一大堆新挖出的泥土，堆在一个空墓穴旁边。四个挖坟的大汉子把灵柩从罩着黑喪布的矮車上举起来，把繩子捆起来，然后把它放在墓穴旁边。黑胡子的牧师，小心翼翼地走在別的坟墓中間走着，生怕踩着个坟墓，可是毕竟在一块湿草皮上一滑，就甩在坟坑里去啦，这时候，幸亏一个挖坟汉把他抓住，拖住他，让他站稳脚跟。

牧师的白袈裟上給挖坟汉的大手掌一抓就留下了一个泥土手印子，正当他在那儿用手仓忙地一刷的时候，挖坟汉就說：先生，好險呀！

約翰瞧見牧师滑下去的时候，他的臉上突然現出惊慌失措的神色。約翰于是又想着：果真牧师掉进了墓穴，那多么好玩呀！他又想到：那时候，人家抓住他的白袈裟和黑法衣一把拖他上来的时候，那个相多么有趣呀！約翰于是嘆喏地笑起来。媽媽粗暴地拖了他的一只胳膊，他的姐姐拖着他的另一只，就把他推在她們的背后，紅起一張臉，又怕，又害臊。瞧瞧媽媽姐姐臉上的神色，可知

① 見“旧約”“約伯书”第一章。

道一个穿白袈裟黑法衣的牧师掉在一个坟坑里是没啥可笑的。牧师挺一挺身子，又把祈祷书翻开到适当的地方，就开始来朗诵着。这时候恰好一个鸽子唧唧咕咕叫起来，弯下来的树枝子，碰着一阵大风吹过，就发出一种冷冰冰的，索索的声音。

牧师朗诵着：

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①

挖坟汉逐渐地一下一下把棺材放进墓里，从它下面抽出绳来。有一个往后面站退了一些，另一个站近墓边上，没有戴帽子，手里抓一把土，在等候着。牧师继续念着：

因为全能的上帝已经发了大慈悲心接受了咱们这儿死了的兄弟的灵魂，咱们因此把他的尸体安葬在地下；土归了土〔挖坟汉把他拳头握的土撒一点儿在棺材上面〕，灰归了灰〔再撒一点儿土在棺材上面〕，尘归了尘。

挖坟汉于是就把手里剩下的土撒在棺材上面，离开墓边，和他的同伴站在一起。他们两个把眼睛向四周望一望，据约翰后来听到说，想找出一个或者愿意给他们小费的人。牧师继续念着：

^① 见“旧约”“约伯记”第十四章，第一、二节。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①

愿主垂怜我們。

愿基督垂怜我們。

挖坟汉于是仓忙地走上前，很迅速地就开始把那一堆泥土鏟进坟坑里去，是很严格緊張靜肃的，只是也有鸽子在咕咕地叫。一陣大风吹过，弯下来的树枝子发出冷冰冰的索索的声音。約翰抬头瞧見媽媽在呆呆地站着，在望着挖坟汉填满坟。他瞧見眼泪从媽媽的臉上流下来。他漸漸地挨近她，拿右臂撫着她的左臂，紧紧地压着它，握着她的手，紧握着，握着，握着她的手。

牧师在徘徊着，瞧着泥土落在棺材上，两手扭着放在前面，可能是急切盼望这桩事快点結束，他討厭草里的湿气透过他的薄薄的靴底，这样就把脚搞木啦。他又害怕快要来到的冷气，每逢一陣大风吹过，树木发出了索索的声音，他就有一点儿顫抖。他又想到在家里的书房里的发亮的火，每个角落里充滿着生气和温暖，滾热的，熬得濃濃的茶傾注在优美的茶杯里，太太也够賢慧的，把他們俩的生活分作两部分來講，一部分講到关于她家里的事，另一部分講到关于她丈夫的教区的事。

① 見“新約”“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三节。

坟墓正在填滿了——那些人工作得迅速——再等几分钟，会把它全盖起来。到那时候，牧师就可以悄悄地溜走。这时候他記起一件事来，早晨股票突然漲价，那就賺了一百三十五鎊零几先令錢，一想到这笔錢，也不算坏啦，——在礼拜四晚禱时，他得要記得同礼拜堂女零工最后談一談关于典押兩張前几天才換过罩布的有垫凳子——她也許还要动別的东西啦——現在坟土只差几尺到頂啦，可是脚也冻麻木了，手也冻得寒冷彻骨，而且給整个地方的湿气冻伤了，一身在发抖，給腐敗，死亡，黑暗和雕零的念头浸透了。——好啦，現在一縫一縫地正在筑坟頂啦——暫時再見，亲爱的忧伤的教內姊妹；記得，上帝会給你安慰的，因为你的丈夫是在天堂啦，比咱們在這兒要快活得多，咱們在人間世想找到的一個城却隱藏着不見，它的名字就是天国的錫安城^①，它用經久的光輝永远照耀着，比白天照耀的夜晚閃爍的日月星辰还要經歷得時間长。你決不要忘記，当上帝的这座城出現得光華灿烂的时候，日月星辰却变成街上的尘土一样，变成上帝的城里街上的脆弱飄蕩的尘土一样——所以你不必只顧悲伤，赶快把它搬开来，想一想将来那么一天，在天上云端里的基督一定会在天空中風馳电掣地，打从他的在天

① 錫安城，耶路撒冷的聖山，見“新約”“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五節。

之父那儿走来。那么一天，能同上帝接触的而有福的已死之人一定会从坟墓里走出来，立正，向他們的主致敬，敬礼完毕之后，复活的人就会去找出他們所丧失的亲爱的人，也找出那些从前他們死时留下活得身壮力健在人世間的所爱的人。‘你得要記得：只要你不断地，不屈不撓地相信主，你将来一定会把你所爱的人抱在你的胸怀里，他的光耀的身体永远地穿着新鮮的衣服，那时候你就可以永远爱撫着他，那时候，你不必为过去或未来的念头而萦怀，因为这些念头一定会在日月星辰的光輝中溶合了，忘記了，那时候的日月星辰已經变成上帝的城里街上的尘土。上帝的慈悲一定会使你活得久长，一直活到那一天。亲爱的在教姊妹呀，咱們暂时告别啦，茶拿来了，餅子搞好啦，我得要走啦。

牧师在坟墓中間擇路走着，迟鈍地走着，因为他的脚覺得有点作脹，微微地麻木，是潮湿透过他的薄薄的靴底的緣故。他僵直地走着，因为他的关节給冷气冻紧了。他走过了坟場大路，就一閃钻进法衣室不見了。媽媽在坟旁徘徊着，把包包忙忙地甩在那儿的花理一理。这时約翰又瞧見牧师走出法衣室来，右手提着一个小皮包，赶忙走开了，一直让树木把他遮住瞧不見。

爱拉碰碰媽媽的胳膊，說：媽，上这儿来，打起精神来吧。可是媽媽还是靜悄悄地繼續在理那些坟上的花。爱拉就走开，和兄弟們一起，慢慢儿地向前踱着，向坟場大

路上走。

約翰等了又等，等了好久的時間，媽媽才離開了墳墓。他瞧見眼淚淌在她的臉上。他們慢慢兒地走開的時候，約翰向她越挨越近，握着她的手，握了又握，那麼靜悄悄地，只有鴿子在唧唧咕咕的叫，一陣大風刮過去的時候，彎下的樹枝子發出冷冰冰的索索的聲音。

咱們一道兒走原路回家

娘兒倆慢步在墳場大路上走下來，心里很不寧貼，又怕想到那種變化，就是把他們一件親切的東西永遠拋開，會在這一家的思想上，生活上，行動上起的变化。死神把這一家人的生活給搞黯淡了，把生活的機能一時打擊得呆滯了。什麼都不會再是原樣兒的了。一切都得要來一個重新安排，重新計劃。

突然，約翰瞧見在群眾中間有一個穿紅上衣的兵，大伙兒都穿的是黑色服裝當作參加葬禮的禮服的。

約翰說：瞧那個兵，媽，瞧那個兵，他的胳膊上戴着一個鼓和交叉金槍符號。

約翰發現愛拉的臉變紅了，哥哥們也露着牙齒在笑。這時候，媽媽叫他別鬧，說：在墳場里誰也不能高聲談話的。

約翰盯着那个穿紅衣的兵，他戴着一个很美的肩章，象一个新月样的，在每个肩膀上，还盖着白色組綫，上面点綴些小的紅色王冠图形。他又在滿胸前和胳膊上戴着白組綫，都点綴着小的紅色王冠图形。在他的背和肩膀上挂了一根繩子，就在左胸上面結起来，垂下来两个大的可爱的櫻絡，是藍黃綠三色繩子編結的。

約翰想：他是一个喇叭手，这个喇叭手每天早晨吹着起床号，把濃睡未醒的兵叫起来，好象聖經上所說的加百列天使，总有一天会吹着号角把躺在咱們周圍的千千万万的死者一齐叫醒起来啦。

小小的藍孩子，
来吹你的角吧，
牛在草場上，
羊在谷田里。

他瞧見湯姆哥哥走过去，同那个兵握手。爱拉的臉又发紅啦，当那个兵的眼睛睜着在望她同媽媽在走的地方的时候。

約翰听見媽媽对爱拉說：他不應該来参加葬禮呀，你知道，假如你的爸爸曉得你認識他呀，你的可怜的爸爸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儿啦。爸爸决不贊成一个兵的。天呀，在这儿你不要对他講話呀。

約翰瞧見爱拉摇摇头，什么話也不說。

湯姆这时又回到他們身边来。約翰回头一望，瞧見

那个兵远远地在跟着他们。

汤姆说：坟场里长着这些深深的，浆液饱满的草，这真不错呀。

葛奇说：到处会长的好草，坟场也会长呀。坟场里的人打这儿弄的干草可捞着好一笔钱啦。这儿什么都值钱，不浪费一点东西。可是谁也还没有见过坟场里的一篇账。

他们走过了大门，到了孝车跟前，这时候别人都爬上了车，独有汤姆挨在后面。

大家都在车子里坐下了，汤姆说：我想我同号兵本生一道慢慢儿地走回来。我再进来，那就有一点儿挤啦。

妈妈抱怨着说：那不行，汤姆，还是进来吧，至少是今天这一次，让咱们一道儿走原路回家。

约翰独自个儿悄悄地哼着。这时候，汤姆一脸的希望的不高兴的神色，爬进了车子，把他自己挤在一个角落里。约翰哼的是：

咱们一道儿走原路回家，
整伙儿的，走同样的方向；
咱们一道儿走原路回家，
所以用不着中途分手；
咱们要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象藤萝绕在古老的花园墙上。

车夫爬上车子，坐在位子上，所以车子耽搁了一下。约翰向车子的窗口一望，瞧见窗外的一片蔚蓝的天空，好

象窗幔似的，不过，窗外还有一根漆黑的白楊树，把窗口所見到的藍天很分明地划成两半，好象一个黑天使穿着緊綳綳的一套漆黑天鹅絨衣服，站在那里，他在那儿站崗，防止誰来扰乱那些死者的长眠。

車子向前开动了，約翰看着別人都坐着，好一些时候靜悄悄地不声不响，是在想着这次的死亡給家里的平靜正規生活带来的勁蕩顛簸。約翰似乎感覺到那填滿了車子的悲伤只完全是在媽媽一个人的心里罢了。这个死，是一件奇事。誰杀死了雄知更鳥呢？麻雀說：是我。我拿我的小箭，射死了雄知更鳥。約翰曾經在书里看到一張图画：知更鳥仰面在躺着，两膝紧紧地靠着紅色胸膛，在那儿有一枝箭在可怕地插着，它的小嘴巴硬挺挺地張开。图画的一角有一棵树，在一根树枝上有一只狰惡的麻雀，它的一只眼睛和一只脚无耻地斜豎着，好象它剛才干了一件偉大的事。在那儿，麻雀栖息着，眼盯着，嘲弄着，在一根树枝上，一只翅膀底下很坏地拿着一張小弓。

爱拉說：爸爸的坟坑，看来是我所見到的最深的的一个。

迈克尔說：坟坑自然得要挖得够深，足以容納四个棺材才行，因为这块地當場购买进来的时候，所容許的数目是四个棺材。

湯姆說：現在这块地一起是咱們家庭的产业啦，是不是？

藹奇說：絕對是的，咱們永远保存这块地。

約翰突然說：媽媽，假如一只鳥想要拿一支箭來射一個小孩子，它要怎樣用力才拉得開弓呢？

媽媽說：呵，我說不上。

藹奇對約翰說：喂，你說話為什麼不想一想？你的意思是：一個孩子假如想要拿箭射一只鳥，究竟要用多大力氣才拉得開弓，是不是？

約翰對藹奇說：不呀，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問：假如一只鳥想要拿一支箭來射一個小孩子，它要怎樣用力才拉得開弓？一個小孩子如果要想拿一支箭來射一只鳥，他就用不着花多大力氣來拉弓。

湯姆說：傻小子，一只鳥是不能够拿弓來射箭的。

約翰問：你怎麼知道鳥不能呢？

愛拉說：哎呀，你們肅靜點，別吵呀。

約翰說：可是他怎麼知道一只鳥不能射箭呢？

湯姆睜着眼盯着他，說：因為咱們知道鳥不能射箭。

約翰接着說：可是，假定，咱們只是假定一只鳥能拉弓射箭，它得要花多大力氣才拉得開弓呢？

藹奇笑起來，說：那就要看那只鳥是公的呀，還是母的啦。

這種話講得多好。爸爸睡在墳里头才只幾分鐘哩。

邁克爾抱怨着說：約翰，這是由於託他參加葬禮。他這麼一點點年紀，可是他已經是加倍地古怪啦。

媽媽說：你們得要老實安靜幾天，等到你們的爸爸見

了上帝一会儿才行。

約翰問：為什麼說一会儿呢？安息日聖經學校的老師說：一陣子和一百万年，在上帝看来是完全一样的呀。

愛拉氣憤地說：哎，把你那張小嘴巴关一两秒鐘好不好！

約翰不作聲了。他恨，恨这些人，除了媽媽外，他恨一切的人，那些大腦袋的，大臉龐的，大手大脚的人。他很惱恨他們，不過，他們太大了，打是打他們不贏的，隨便哪个就很容易把他踩在腳底下的。他想唾他們，還他們的口，可是而今却緊緊地閉着嘴，一句話也不回。在他的內心里，他歌唱，高聲地歌唱着：

天空的鳥兒又嘆息又悲啼，
當它們聽到可憐的雄知更鳥死啦，
當它們聽到可憐的雄知更鳥死啦。

約翰心里在想：爸爸果真有那么快活，象他們急于想表明的那樣，能够回到祖先亞伯拉罕^①的胸怀里得到温暖，而且爸爸所到的地方果真确实有那么一回事，那么咱們這家子人为什么坐着这样肃靜，死板，毫无表情呢？一个小孩子想要作的事，瞧，他們都喜欢騙他，不許他去作呀。無論如何，他們知不知道：誰杀死了雄知更鳥，却是一个葬歌，是不是？当然是的，当然是的。

① 亞伯拉罕，希伯萊族的始祖，見“舊約”“創世記”。

約翰從窗子里看着那些叮叮當當的馬拖的街車在街上來來去去地走，車夫們一隻手握著繩，另外一隻手伏在手閘上。車子趕回家比剛才趕往墳場要走得快兩倍。不久，他們就經過三一學院和愛爾蘭皇家銀行那一段路。

媽媽向窗外一望，咕嚕著說：我不知道咱們那些自治運動家能不能夠把愛爾蘭皇家銀行改成愛爾蘭國會呢？

愛拉熱烈地說：決不能許他們把這樣一幢美麗的房子變成一個無法無天的藏垢納污之所。

湯姆說：巴奈爾是自治運動這一幫人中間唯一的正人君子。那些忌妒他的人多少年來都在找機會。凱德·奧西姬這個女人不過給他們一個借口來推翻他。他們把巴奈爾推翻之後，一個啞巴戲議會里弄一些小花臉和老丑角，這就是他們所需要的一切。

愛拉說：巴奈爾也應該更自重一點，不應該和一個結過婚的女人鬼混才對。

藹奇說：假如聽他的那些話是真的，巴奈爾就應該作一件鄭重的事，立刻辭職才行。

湯姆說：那麼好啦，把政權交給臭水溝里的人來掌管。

藹奇說：這些人不一定都是臭水溝里的人，即使是，他們能夠自拔於臭水溝，就更加值得表揚啦。

湯姆說：這些人有什麼值得表揚的呢？當初把他們從臭水溝里救拔起來，給他們安家立業站住腳跟的是誰，就是巴奈爾，就是這些人現正獵取迫害的這個人。

爱拉說：巴奈尔为啥不討一个沒有結过婚的单身女子，为啥不放过那些結过婚的女人？

迈克尔說：无論如何，老百姓对巴奈尔作怎么个看法，他們就表示出来啦。

湯姆藐視地說：哎，老百姓，这些糊涂的迷信的乡下佬，他們日常对教区的牧师害怕得了不得。

迈克尔說：你怎么知道乡下人害怕他們教区的牧师？

湯姆說：你不知道嗎？那些牧师威胁着任何人，誰要是胆敢說一句話贊成巴奈尔，就要把他变成一只山羊。看看报纸吧，你呀。湯姆說完話就向窗外唾口水。

那末，那些支持巴奈尔的人怎么样呢？——他們也害怕教区的牧师嗎？

看看报纸呀，看看报纸呀，你。

爱拉坚持着說：巴奈尔不應該同一个結过婚的女人鬼混而弄出笑話来呀。

迈克尔凶凶地轉过来对着爱拉說：呵，大家都知道他不應該同一个女人鬼混而弄出笑話来，不管那个女人是結过婚的还是单身的，你呀，把你那一套收起来，扣起来吧，让他回答我的問題：是不是那些支持巴奈尔的人也害怕教区的牧师？

你知道嗎？有些牧师在祭坛外面宣傳反抗巴奈尔啦。湯姆問。

迈克尔高声說：举出这些牧师的名字来，姓甚名誰？

什么祭坛，哪些祭坛，誰的祭坛？

湯姆重复着說：看看报纸吧，你如果看报，就不会这样糊涂啦。

我猜，你以为只有你才长大能够看报的呀。

湯姆哼着說：看看报纸，看看报纸，你。

媽媽恳求地說：呵，今天在爸爸安葬回去的路上，咱们不要有任何爭辯吧。

大家又沈下来不声不响了，郁郁不乐的坐着，一直到车子在他們家的門口停了下来。他們走进屋子，静悄悄地，硬楞楞地，呆笨笨地。湯姆掏一个先令給車夫，車夫接着，在走开以前說：謝謝您，先生，麻煩您，对不起。

約翰徘徊在外边，可是姐姐出来啦，抓住他的胳膊，把他带进去，說：进来，进来：你的可怜的爸爸安葬的这一天，不能給人家瞧見在外面流蕩。至少一两个礼拜你的行动得要和往常不同才行。他們走进媽媽爸爸一起睡覺的那个房間，那儿是爸爸躺着生病一年多，而且最后在那儿死的一个房間。窗戶上的帘子仍然是放下的，房間又黑暗，又肃穆。媽媽把一根繩子扯一下，帘子就咕咚咕咚地上去了，光线跳进来了，一种奇怪的光线接触到房間里的阴惨气氛，这是疾病和死亡所招致的阴惨，现在还徘徊在这些疾病和死亡所遗留的东西的周圍。

他們出門送殯的时候，街坊們替他們生了一炉火，爱拉和她的兄弟們在圍炉烤着火。这时候，爱拉說：这间房

子得要好好地吹一两天才行。

約翰隨便踱到窗戶面前，看着天空的紅的阳光晒在对面屋子上。

爱拉提起裙子烤烤腿，她說：坟場里的潮湿冷气侵透了我。

約翰喊着：瞧瞧太阳，瞧瞧太阳，媽媽，他多么紅呀。他为什么这样紅呢？

媽媽向窗戶外面望一望，說：我猜，太阳也覺得有点儿冷，上帝把一件猩紅外衣罩着它。

媽媽，上帝喜欢紅色嗎？

呵，是呀，是呀，上帝喜欢紅色，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花草事物是紅顏色的。

上帝最喜欢紅色嗎，媽媽？

呵，我可不大敢說，約翰。我想上帝是喜欢一切顏色的，真的。

上帝也喜欢黃色的。瞧瞧那些金凤花，櫻草花，深黃櫻草花，水仙花，蒲公英。上帝一定也很喜欢黃色。是不是，媽媽？

对呀，他一定也喜欢黃色的，約翰。

可是上帝不一定很喜欢藍色的，媽媽，瞧，只有紫蘿兰和吊鐘花是藍色的——喲，我忘記了天啦，天晴的时候，天空到处是藍色。上帝必定是特别喜欢藍色呀，是不是，媽媽？

萬奇說：好不好來一杯茶，或是別的東西，不管上帝所喜歡的顏色，好嗎？

媽媽說：愛拉，鋪餐桌吧，咱們喝點茶，一人一個雞蛋，還有剩下的一點冷肉。

約翰繼續着說：上帝似乎也很喜歡白色，瞧那些雛菊花、山楂花和白云啦。真怪，上帝也喜歡白色。他為什麼喜歡白色——白色不成什麼顏色，是不是，媽媽？上帝似乎也喜歡黑色，瞧那漆黑的夜晚。不過他總拿金黃色的月亮或銀白色的星星把黑夜沖淡了一點兒。

邁克爾和其他的人都一樣，老聽着上帝的名字在擺來擺去，是感覺得不舒服的，所以打斷約翰的話，說：呵，莫吵啦，約翰，莫吵，孩子。一天有半小時接近上帝就夠啦。

約翰凶凶地反抗着他，說：莫管閑事。我一說話，你總是要來打斷我，怎樣我也沒有問到你呀！

邁克爾氣沖沖地說：我叫你莫吵就莫吵，別這麼囉嗦。

約翰大胆地說：我要吵，你要怎麼辦？

邁克爾叫起來說：莫吵，莫吵。我看你有一點兒太執拗啦，我就受不了。

媽媽走到約翰身邊，彎下腰來，低聲向他說：安靜一點，約翰。等明兒除了咱們倆，沒有別人在這兒，咱們再來談談這些事吧。

約翰轉過身去，很想要哭起來。但是他咬緊牙齒，望

着晒在对面屋子上头的天空里的紅色太阳，太阳把那些屋頂照得象磨光的青銅色。約翰恨那些大腦袋，大手，大脚，大声音，恶毒的謾罵，恶毒的吆喝。假如他长得象他們那么大，或者他們象他自己那么小，他就会以吆喝对付謾罵，以謾罵对付吆喝。他用指头捶窗戶的玻璃片，起初輕輕地，然后猛烈地在捶，他一边在嘴里咕嚕着：

从前有个小小的人，
抗着小枪跑上了烟窗頂。
一肚皮肥油，一頂旧头巾，
屁股里装滿了家常餅，餅，餅。

爱拉叫起来說：天呀，不要捶呀捶呀。沒有你那种鬧声冲破人家的腦子；今天已經够受的啦。

媽媽突然地，憤怒地責备着說：別老是那样罗里罗嗦地責罵这小孩，他怎么能够一天到晚老坐着站着，盘着双手，閉着嘴不作声呢？

爱拉反駁說：你明知道他錯了，就不應該袒护他。

迈克尔抱怨地說：咱們一开口說他就很危險的罗。

大家坐在餐桌边，爱拉在切面包和牛油，媽媽在倒茶。她給每人一个鸡蛋，留下那个頂小的給她自己。媽媽倒滿了一杯茶，連同几片面包和牛油，一起放在窗戶旁边的一張小桌子上。她对約翰說：安静点，在这儿吃吧，在这儿那不会妨碍人家的。

約翰低声說：媽媽，我也有鸡蛋吃嗎？

媽媽說：我就要把我的給你一半。

果然，媽媽打破了雞蛋，剝去蛋壳頂，就把里面的蛋用羹匙挖出來一大半，鋪在她已經給他的面包片上。這是一頓盛饌款待，因為高上次享受雞蛋味道的時候，差不多一年了；他想，除非等到來年春天復活節早晨，這種滋味就不要再能領略到的。約翰吃着自己的雞蛋，喝着自己的茶，一面也望着那些大腦袋、大手們拚命地咽下他們的雞蛋、茶和肉。

藹奇說：一個雞蛋掏不出啥東西來吃，一打雞蛋也不夠一個人好好地吃一頓。

吃完了飯，大家圍着爐火排排兒坐下，男人在抽煙，愛拉在看“倫敦故事報”。媽媽端進來一盆滾開水，開始在洗碗碟。約翰爬上一把椅子，幫着媽媽洗，把杯子送給她瀰洗，瀰過風干之後，就接過去擺在桌上。他幫着媽媽拿出去，整齊地放在隔壁房間廚櫃架上。這時候，約翰感覺得更舒服一些。生活還是恢復了老樣兒。究竟爸爸的死並沒有把事物改變得太多呀。

這時候，一切都歸到原處，娘兒倆又回到隔壁那個房間，愛拉已經穿上了外褂，正對着掛在牆壁上的一面小鏡子在把帽子戴在頭上。

媽媽問：你不出去，是嗎？

愛拉回答說：我要出去，大概一兩個鐘頭。這時候，約翰瞧見她的臉發紅。她又說：我出去散散步，我需要散

步，我覺得需要一点儿新鮮空气和运动。

迈克尔从火炉旁边角落上露着牙齿在笑着：

我整天里神思乱昏昏，

只惦记着要同我結婚的那个人，

就是我那小小的，小小的紅衣鼓手兵。

媽媽說：我想，最好你还是今晚呆在家里一晚。

爱拉說：我走啦。轉身朝着迈克尔，她怒喝着說：你想你自己的去吧，別管我。

她离开房間，等一下出大門走上街的时候，听到她大声在关門。以后好一陣子是靜悄悄的。然后媽媽收拾了桌上的布，把面包屑子甩到火炉里，滾起桌布，拿起它，向隔壁房間里走。

迈克尔从嘴里把烟斗拿下来，臉上的表情是，一边恶意的瞪着眼，一边露着牙齿笑。他說：爱拉得要把眼睛看牢，十二分留心在意才行，不然，风会把她的衣裳刮起来，会丢丑的啦。他把烟斗在炉台上敲着，口里在哼：

一个紅衣鼓手兵，

在呼喚着多情的爱人：

咱弄来一根小小的提琴，

撫着你那纤小的腰身，

奏上一曲曼妙的音韵，

歌頌你那纤小的腰身，

冰肌玉骨最銷魂！

咱正沉溺在这曼妙的琴韵，
这个红衣鼓手兵，
又繁弦急管把琴儿抚个不停，
歌颂美人纤小的腰身；
冰肌玉骨最销魂！

湯姆狡黠地，吃吃地笑起来，說：好啦，迈克，那算够啦。第三团，立定！咱们上纳哥儿酒店去安静地喝几斤，好不好？

迈克尔回答說：說了就作，你身上有多少錢？

湯姆說：够今夜喝的啦。

他們三弟兄就从火炉旁边座位站起来，开始穿上厚外套。

迈克尔說：我問你，你怎么会知道全能的上帝頂喜欢藍色、綠色、黄色或紅色呢？

湯姆說：呵，住嘴，不要去理这小家伙。

迈克尔接着說：紅的啦，我想，紅得象猴子屁股上的紅。

湯姆吃吃地笑着說：在小家伙面前再也不要那样讲啦。

迈克尔說：什么东西小家伙！将来总有一天他得要学学这些事的。

他們于是就把帽子在头上一摆，对媽媽喊一声說他

們要出去一下子，湯姆却耽擱在后头悄悄地在約翰的腦袋上摸一下，然后走过去，他对他說：約翰，不要生迈克的气，孩子，你沒有錯。

約翰望着他們打窗戶边走过，急急忙忙地，談話的声調表現着趾高气揚的味道，他們是到納尔逊紀念碑对面的爱尔街納哥儿酒店去靜靜地喝几斤黑啤酒。

約翰又看見那个点路灯的小个子在跑着，他的小胡子在摆着，扛着一根竿子，竿头上有一个火头，好象一个病恹恹的小星星，他忙着从一盞灯跑到另一盞灯，每次点着一点小黄光到黑暗里去，一直等到这些灯光組成一根鏈帶，好象黑暗系在夜神脖子上的一串消磨了的珠子。約翰还在伸着脖子望着，看他能够望街那头望得多远，看他能够算得出多少盞灯。这时候，媽媽就回到这个房間里来了。她走到炉火边，坐下来，呆呆地盯着炉中的火焰。

約翰說：剛才我在想着，媽媽，綠色必定是上帝所喜爱的顏色。你瞧瞧綠草和灌木和其他树木的叶子就知道。老师講：綠色代表生命，上帝是愛生命的。

約翰等着，可是媽媽沒有回答他的話。他轉过来，瞧見媽媽呆呆地盯着炉中的火焰。他暗暗地走过去，坐在她的旁边，握着她的手。在那儿，娘儿俩坐着，盯着，盯着，盯着那燃燒着的煤所冒出来的火焰。突然，他抬头一瞧，就瞧見炉火的火焰照射在媽媽滿面流的眼泪上。

爱尔兰皇家警察

爸爸死时年龄才四十六岁。老头子死了，老头子埋了，在靠近一株丝柏树的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深深地埋了。这株丝柏在夜晚消逝在黑暗里，却同早晨的太阳一起复活。在晴朗的日子，丝柏的浓荫慈祥地遮蔽着亡人长眠的地方，也掩盖着亡人闭紧的眼睛，使它们看不到儿女们在干些啥新鲜事体。原来爸爸对于儿女，是曾经遵照新教教义予以栽培训练的，这位勇敢诚实的老人曾经竭尽财力供给儿女以最优良的学校教育的。

爸爸惯常从扶手椅上，笔直地，慷慨激昂地坐起来，他说：我要尽我的财力之所及，要很好地小心使用我的财力，给孩子们最优良的学校教育。他们受过这样的教育之后，至少可以适合于一种职业，使他们维持过着象咱们这样身份的人的体面的和正派的生活。孩子们在学校里受过稀有的名师的熏陶，和琳琅万卷的濡染，再加上在学成之后，投身社会，与世人行动相处，生活接触以及事业表现的时候，向人们学习言行的经验，好好地加以利用之后，这样，孩子们就有责任把他们现在所处的优越境遇更加改善。等到将来生活的斗争摆在孩子的前面，他们就会适合于这种斗争。将来日子到了，孩子们得要向前进

的时候，他們既准备了盾以自卫，也有矛以进攻。

因此，迈克尔和汤姆就毫不躊躇地进了第一号学校，这是李安教授领导之下的一个学校。他是作为都柏林中央模范学校的五个学校的校长。学生进这些学校，家长納費很少，可是老师却比別处的要高明些，图书也比普通国立学校所用的要贵重些，优良些。在那儿，学校，老师，图书，学生，大家都忙得很。他們想在学校里的一切体制中清除一切的危險，不許学生学到一点儿有关国家民族的知識；他們所許可学到的只是让人知道每年三月十七日是爱尔兰国家守护神圣派特利克的圣诞节。此外，整个而論，至少在道德上准許人家歌唱爱尔兰大文豪托馬斯·莫尔所作的爱国歌曲，爱尔兰短曲^①：

在古爱尔兰达拉宫里，
豎琴揚彻曼妙的仙声。
(而今默默地挂在宫墙之上，
仿佛琴韵已消逝了精灵。)^②

① 莫尔(Thomas Moore, 1779—1852)，初受拜倫推崇，后发表爱尔兰短曲(1807—1835)，歌唱爱尔兰民族反抗英帝压迫暴政的精神，与当时英国詩人华滋华斯，苏格兰詩人司各特等异曲同工，发抒民族斗争思想。莫尔精通音律，故所作詩，极为后世称道。

② 古代以豎琴代表爱尔兰，后代仍常沿用为表征国徽之一，至今美俗仍称爱尔兰人为豎琴。达拉宫为爱尔兰古宫。詩人莫尔作此詩追怀古國，激励爱国精神。原文为十六行，本书只引头两行。

这首爱国歌曲，如果有人想唱它，只能有意无意地唱，这样偶然不經心地唱出来却不妨事。这首爱国歌曲，如果有人居然敢于唱它，这是有一点儿值得惊奇的；如果唱者就是你自己，那就特别值得惊奇的；原因是：而今整琴已經高挂在宫墙上了，乐声默默地无聞了，乐魂悄悄地消逝了，它的荣光灭了，它的日子完了；既然如此，人們也就认为：即使是在日落黄昏，夜闌灯烬，幼弱者和劳动者都睡眠惺忪的时候，那么晚的时候来提一提这首爱国歌曲的名称，也就覺得不很体面妥当。如果是居然有新教徒也把它唱起来，那就應該依照教会所規定的条款、清規、戒律以及爱尔兰总督和皇家警察总署官員吏卒的法律規章的精神，輕輕儿地，偷偷摸摸地来唱它。

譎奇进了第二号学校，主持的是长老会的校长波德先生和他的天主教徒助手，紅胡子的加勒克先生。加勒克先生每逢喝了几壺酒之后，慣常地說：长老会的人都是正人君子，可真是頑固透頂的。至于波德先生呢，他經常是清醒的；所以当他十分清醒的时候，每逢举行宗教講演，总是尽可能地引用聖經以勉人为善自拔，他常說：爱弗兰——指加勒克先生——崇拜偶像，随他去吧。

两个年长的孩子，进了学校許多天之后，于是就得要面对着一些生活的事实，也就是教会的規律、条文和教义所造成的事实，以及爱尔兰总督閣下——这位总督的年俸是二万五千鎊，生活得够勉强的罗——和爱尔兰皇家

警察总署官員吏卒的法規所奉行的傳統慣例所造成的事實。迈克尔年紀才十四岁就是一个不平常的画家。死了的爸爸曾經很賞識过他画的两張图画：一張是画一只狗躺在一条运河的水閘边，另一張是画一个女郎头上頂一只鳥叫做茶隼鷹。爸爸把它們鑲了框子挂在牆壁上給大家瞧，凡屬來訪的客人也都瞧見過；后来有一天，迈克尔自己把它們取出去給人家瞧，再也沒有拿回来。据后来好久傳說，他卖了一两个先令的錢。爸爸有一天把孩子的图画給一个朋友瞧，他咕嚕着說：假如我有錢的話，我会把他造就成为一个建筑师，可是那样的學費太貴了，所以他只好滿足于上帝所安排給他的生活。迈克尔考試得到第二名，后来做了电报生。湯姆考試得到第一名，后来做了都柏林邮务总局的檢信生。在爸爸死以前，他們弟兄俩已經工作了好些时候，又規矩，又溫和，又体面：头上戴的是有边硬礼帽，象征他們的出身門第，身上穿的是时装現成的衣服。迈克尔当时还有一点儿纨绔习气，前額蕩上一球卷发，領結上插上一根飾針，胳膊下撐着一根細削的手杖，这些装扮，是在他供給养家的用度之外，一桩一件地从他那每周一鎊的貴重的工資里省下錢来办齐的。穷固然是穷，却也件件齐全了。

在凱西德家庭里，这时有些陌生的人在露面了。这些臉龐对着牆壁上挂的維多利亞女王象盯了几分鐘，女王也用淺藍眼睛回盯着它們。也有盯着納尔遜的，他永远

在那儿准备开往特拉法加海灣。陌生的臉龐也有对着那个孤独的小小的玻璃人魚瞧一兩下的，人魚还浮在那玻璃缸範圍着的小海里。有些臉龐也瞧一瞧那一系列图书，它們是可怜的爸爸遺留下来的，显見得很暗淡而且是不得其所的，因为在这儿，人們的思想已經把一天之內所消逝的时间里的生老病死事事物物描成了生动的詞句，而今用不着那些古董图书了。客人們的臉龐瞧完了这些，就轉身过来在炉火旁边坐下来，抽一抽烟，喝一点儿酒，閑聊着天，或者来一陣歌咏，这时候是星期日夜晚，合着禮拜堂的鐘声音調歌咏着。禮拜堂的鐘声呼喚着大家到堂里来禮拜，倒身下去，跪在他們的創造者，主的跟前，因为人們都是上帝牧場里的人，也是上帝亲手造出来的羊。鐘声呼喚人們到堂里来禮拜，自己承認并且忏悔他們的罪惡，由于上帝的仁德和慈悲，希望得到他的赦宥。同时也希望得到教会的戒律和教义的贊許以及总督和爱尔兰皇家警察总署与都柏林市政警察局的官員吏卒們的贊許。

可是在这个家里，禮拜堂鐘声的呼喚，进了这只耳朵就出了那只耳朵。因为这里的人們并没有要求这种呼喚的声音，所以也就沒有回答这种声音。在这个家里，祭坛乃是那張厨桌。在那儿，在蜡燭灯光照耀之下，一只巨大的加命桶装滿了黑啤酒，就摆在桌上。迈克尔和湯姆装模作样地好象輔祭的童子，那个紅衣鼓手兵，胸前佩戴着晃来晃去的藍黄綠三色組綬，凡伸着酒杯要盛酒的，他就

很熟練地替他斟酒。这时候，約翰坐在一个角落里喝着姜啤，却老沒有注意到媽媽也坐在对面的角落里，靜悄悄地在織毛繩。每逢听到愛拉擰了紅衣鼓手兵的大腿引得他假裝叫喊的时候，又每逢他擰了她的大腿一把引得她真正尖叫的时候，媽媽也抬起頭來，臉上表現一点憔悴的笑容。媽媽的寧靜的，堅毅的臉龐，給那些抽煙的人的煙斗里冒出來的煙霧罩得非常黯淡。媽媽靜靜地坐在那兒，一面編織着，一面也許在想念着那个幽靜的人，躺在那寒冷的星星之下的一个靜寂的角落里，想念着她的生命的最后希望，是靜靜地在那一个孤独的坟墓上开放的几朵垂死的花朵。这时候，湯姆正在用一个粗獷的顫抖的聲音，歌唱着一場混戰的歌曲：

肩并肩，在猩紅的淚潮里，
在不久以前的日子里，
咱們在向前冲，刺刀在发閃啦，
当咱們征服了每一个敌人的时候。
一个一个地，当咱們打了胜仗的时候，
我瞧見同志們倒下来，
只剩下我一个来回答最后的点名！

于是大家都參加唱起來，紅衣鼓手兵的聲音可算是最高的啦。他們把这悲壯的詞句再唱第二遍，这时候，他們的心就膨脹起來希望打仗，打仗，希望在英国国旗之下倒下来，为啥打仗呢？那就不管了，只要有一个人心血来

潮說是值得打起來的話。於是愛拉就親切地瞧着她的鼓手兵，在她的衣兜上晃動着一只白白的紆手，有一個手指戴上一個紆細的戒指，周圍鑲着一圈小小的白珍珠，中間嵌上一個小紅點點，據說是紅寶石，原來是鼓手兵拿他在射擊比賽得獎的錢從典當鋪里買來的。愛拉的鼓手兵在他的聯隊是一個頂呱呱的射擊手，他的袖子上戴着交叉的金槍符號，在肘上面的胳膊的衣袖上佩上一個小小的藍白兩色而帶黃頭的鼓徽。這種裝扮使得愛拉感覺到很願意把她的最寶貴的奉獻給她的鼓手兵。這時候，她一面在她的衣兜上晃動着她的戒指，而湯姆的搖晃的聲音却一面在高唱着混戰的歌曲。這時候，媽媽坐在她的角落里，靜悄悄地，在編織，也許在想念那個人，他已經被上帝奪去了，把他放在寒冷的星星之下的一個幽靜的角落里，這時候，她的思想混和着禮拜堂鐘聲的音調，鐘聲在呼喚着一切人來禮拜，倒身下來，長跪在人們的創造者，主的面前禮拜。

媽媽的丈夫邁克爾無論如何已經在天國里了，在那確實不移的，不可分割的安寧之中休息了。也許他現在正俯視着媽媽，靜靜地，告訴她：要勇敢地支持着。幸亏幾個孩子現在還在工作着，不然，家境很容易變得糟得多。只要她的兩個孩子還在工作着，即使愛拉結了婚而沒有工作，那麼，她的小約翰還不會鬧窮，這樣還有得日子過，可是要記得十二月五日的事變，那天爆發的火藥陰謀叛

变案可真危险，好在上帝适时地来干预，把这个国家从可怕的灾难中解救出来。上帝是会在她的紧急关头来干预的，来解救她的，决不会让她搞得乱七八糟的。

妈妈竖起耳朵在听，因为那个鼓手兵的嘴巴在说什么话。他的眼睛已经模糊昏乱了，因为他们又灌下了第二个加侖桶的啤酒在肚子里。

鼓手兵说：军队就是最伟大的现实生活。一个人如果想见见世面，他就要拿女王的先令，吃粮当兵。

迈克尔说：在家里呆腻了的这种生活可真无聊极啦。所以，咱们顶好想法脱离它。汤姆，好小子，你瞧怎么样？——我就去当女王的工兵。你呀，就去当女王的老步兵，好不好？

汤姆很兴奋地，而且脸上发红地插进来说：难怪我记起来，有人向两个指挥官亲吻，那副神气真够瞧的啦，那时候，咱们就对他们说：在猴子放下板栗的地方，尽管亲下去吧。

迈克尔说：决定从军之后，我就对他们说：你给咱们写信吧，当咱们躺在异国天空之下，当那时候，战场上的伙伴们都挤拢来和咱们永远告别了。

鼓手兵放平了手里的大酒杯，说：只要咱们忠于女王，无愧于国旗，那么在咱们的本国也好，或是远在印度，加拿大，阿富汗，缅甸的荒原上也好，这有什么关系呀？孩子们，干杯吧！干一杯，祝贺女王的大兵们！

他們三個人，一齊舉起酒杯，嚷着：祝賀女王的大兵！
於是咽下了他們的啤酒。

媽媽聽到這兒，手指頭就停止編織動作了。原來這就是他們最近幾天那麼興奮，那麼沈默的緣故。孩子們要離開媽媽，媽媽就丟掉了孩子，他們已經報名從軍啦。淡淡的藍眼睛的女王給她的大兵們的華美鮮艷的服裝，已經從媽媽身邊奪去她的兩個孩子了。媽媽坐在那兒眼睛盯着他們在干杯祝賀女王的大兵們，可是媽媽已經停止編織了。

湯姆看出來了，媽媽在盯着他們。他走過來，輕輕地把手扶着她的肩膀。

他說：媽，你有兩個兒子當兵啦。可是你別發愁，無論在這兒家裏也好，遠遠在異鄉也好，咱倆兄弟決沒有一個會忘掉家裏的老太婆的。等明兒你的兒子回家來，穿上紅色陸軍制服，戴上熊皮烏纓高頂帽，也許胸前挂上幾個勳章，嗚，那時媽媽可真夠自豪啦！

孩子們在離開媽媽，媽媽丟掉了孩子，他們已經報名從軍啦。媽媽繃緊着她的敏感的嘴唇，點一點頭，对在座的人微笑了一下，低下頭來瞧着她編織的東西，她的活潑的手指頭又敏捷地在編針中間動作起來。

湯姆臨走的時候，在媽媽的肩膀上拍一下，有一點兒走不穩步似的，走回到鼓手兵的身旁，拿起一杯啤酒，很興奮地向四圍一望。

湯姆有一點兒沈重模糊地說：都柏林皇家火槍團，右邊是步兵老粗們，在快步走，開往外國地方，在那兒有些黯黑的臉龐在露着牙齒苦笑着，也在威脅着；在那兒，一邊在拋擲長矛，一邊有槍聲響着；在那兒，人們帶了花，大家在歡呼；在那兒，兵卒們倒下了，英國征服了。咱們是去補充部队的缺額的。湯姆干啞地唱了一個歌，他們也干啞地同他一塊兒合唱：

在格萊德河岸站着一對青年情侶，
男的叫喬治，女的名瓊妮，
她抱着他，喊着：別離開我呵！
因為喬治就要去為女王殺敵呢！

邁克爾說：聲調還得放高點，大家一齊唱，別唱那忘八蛋迭句啦。於是大家就唱起來，約翰也熱心地爭強爭勝地同他們在合唱：

在火燙的埃及原野，在焦灼的陽光下，
他想到戰后要講給她聽的故事可多啦，
他珍藏着情人的一縷青絲美髮，
他為親愛的瓊妮禱祝，祝她康強如意，
可是禱祝不靈了，她永遠不能再見到他，
她的情郎在蘇格蘭大隊啦！

媽媽的手指在編織針中間活動着，想到了她自己的死去的丈夫，她對她自己咕嚕着說：邁克爾，我的丈夫邁克爾呀，好啦，你聽不見你的男女孩子們在歌唱他們的心

事，以为是无忧无虑的啦。可是，虽然我这时候没你那样清静的心肠来告诉他们，忧愁是会要来的。人们一死之后，就是辛劳倦疲的人也就没有什么烦恼，甚至坏人也会得到安宁。你呀，而今也不再理会咱们人世的忧愁，你也不知道咱们的忧愁啦。亲爱的，你死去之后，你的宝贵的安宁的开始，正就是我的安宁的完结啦。

汤姆继续在干哑地歌唱着他的爱情和战争的歌曲，其他的人们也都干哑地和他一起在合唱着。

欢迎，微笑的早晨

爱拉在她举行结婚典礼那个喜气洋洋的早晨的头天晚上，她感觉到甚至想打个盹儿也很难。明日夜晚就要到来的狂欢大喜，这时候在她心里想来未免太重要了，甚至于她都不能够好好地多闭着眼睛睡一下，因为她的爱人长得又白又红，可能是一万个人中间的顶呱呱的一个。他的鬃发是蓬鬆松松的，漆黑发亮的。他的口是很美的，是的，他是十分可爱的一个人。她希望今夜晚快些儿完结，明天这一天快些儿来到；明天这一天快些儿完结，明天夜晚终归来到呀。

从前，她听到过圣乔治礼拜堂的钟声在打点报时，一点接着一点，一点接着一点，耶稣！她曾经听到过夜半钟

声在鏗鏘。这时候，她正在听着钟声打早晨六点，到那时候，万事大吉，她马上就得起床，好好准备并且按时处理各事。

临到举行婚礼的时候，决不可让那位圣洁的牧师久等着。牧师也就是爱拉那个学校的管理人。她想，当教员这个差事得要保留得越长久越好，只要她一结婚不致马上就她的位置一脚踢开的话，即使多干几个星期的工作就会多些收入来缴付一些家具租赁费。在爱拉的内心，说老实话，她却很愿意在许多方面摆脱这些工作，让她能够专心致志于她自己的家庭和丈夫。

现在，让她想想看。是的，各事都准备好了——半个金镑结婚费；本来，在她的内心里，她既猜想不到，也不敢置辩，为啥那个颇为富有的牧师居然要她这个发亮的半个金镑，而这笔钱对她自己又是这样的有用呢？这半个金镑，在这儿，在那儿，就不见啦，象汉姆雷特剧本里的鬼一样^①；是不见啦，可却没有忘记那个金的结婚戒指，她这时候正想到，在礼拜堂大门口相见的时候，她得要把这个戒指给她的爱人。其他已经准备好的是：那套新衣裳，袖子是三角形的，小心地铺在一张椅子背上；新的有折边的白裙子，很小心地摆在衣裳上；雪白的衬裤，镶着拖长的皱边，很小心地放在裙子上；加里波的式的女内衬

① 见莎士比亚悲剧“汉姆雷特”第一幕第一场。

衫^①，很好地折起放在椅子坐墊上；还有紧身奶褙子，也放在衬衫上；一双新的半高統靴，摆在椅子底下；一根鮮藍的撑裙腰墊子，把帶子挂在墙壁的鈎子上——这些东西都用一层层的苏薄荷香料收拾保藏了好几个星期，为的是取得爱人的欢心，爱人是皇家利物浦团第一营側面鼓手长，本团的优良射击手和男兵理发师。

鼓手兵装扮得很漂亮，上身穿着紅軍裝，佩着白綬帶和新月形肩章，在他那可爱的黑发頂上戴着有尖的盔冑，胸前到背上挂上一根藍黃綠三色号兵繩子，它的两朵华丽的纓絡从左肩膀象瀑布似地垂下，屁股上再佩着一把十字柄的短劍，看起来好象火棒騎士^②，又好象一只孔雀变成的一个活动的人。一張厚厚的四方臉，黯淡地燃点着两只深黑的眼珠，一絡黑胡須，黑玉般的头发在正中間小心地分梳着，左边烫成一个美艳的发髻。他的肩膀很寬的身材，矮短粗厚結实的大腿，走起路来，顛顛跳跳，趾高气揚，好象一只孔雀变成的一个活动的人。

从明天起，——虽然在沒有辞掉教員差事以前，她还

① 妇女穿的一种衬衫，形似意大利爱国志士加里波的及其随从所穿的紅衬衫，故名。

② “火棒騎士” (Knight of the Burning Pestle)，英剧作家鮑芒和傅萊琦 (Beaumont and Fletcher) 于1609年合写的剧本。这个滑稽剧本是諷刺当时騎士制度的。剧中參入爱情故事。

得要上圣瑪利教区教堂去露露面——可是她用不着再在那儿唱歌。今后，她只須为她的鼓手兵丈夫唱歌；也許，在她同丈夫成家之后，当弟弟約翰来訪問她的时候，她也替弟弟唱一个歌。教区长也不再有权来限制她一定当教員，在都柏林最大的大厦，下都米尼街二十五号圣瑪利教堂幼稚園教书。这个学校有五层楼，一橫列是五个窗戶。教的学生足有三百名，年齡从三岁到七岁，教室就在一个大院子那头的一个大厅堂里。这个厅堂大得象地獄，高得象天堂，冬天燒着一个大火炉取暖，炉子燒得紅热的，冒出一股窒人的烟气，炉子的烟囪口上放着一个注滿水的鍍錫鉄桶，堵住烟气使人家不致悶死，而且加上隔板，使孩子們不致燙伤，因为当孩子們常跑来瞧那水沸的时候，炉子面上所冒出的硫黃泡泡，就很容易发生危險。厅堂里开的一些窗戶高得靠近屋頂，以防孩子們怕功課艰难而从窗戶里跳出去。要打开窗戶必得拚命拉一根长繩，一下打开了就永远不能再关上，同样，一下关上了就永远不能再打开。因此之故，自从約翰当年在这儿发蒙学字母起，这些年头，窗戶一直是关得牢牢紧紧的。約翰当年在这儿上学的时候，他学习怎样誦讀和拼写两个字母的字，例如：我，他，我們，是，我的，不，去，到，上，‘它是，或’的，牛，一，在，我是，如，在內，假如，我們，在上，它是一头牛嗎？它是一头牛，它是我的牛嗎？假如它是一头牛，它是我的牛。所以走到牛那儿去，因为它是我的牛，我是在

牛跟前。約翰拼讀之后，还唱一个小小的歌来提一提他的精神：

冬天北风吹起来，
大雪纷纷下着啦，
知更鳥儿怎么办？
一飞飞到仓房下。
躲在这儿真暖和，
脑袋藏在翅膀下。

爱拉在教区学校，就算是追求一領法衣吧，也只賺得四十个金鎊一年，还得要拚命地唱歌，把肺叶都脹破啦。她得要愉快地唱着：

呵，高高兴兴地信奉上帝，
普天之下要侍奉上帝。

她还得要走到主的面前，唱一个六辨士的歌：

是主創造了人，不是人自己，
咱们是主的人，他的牧場里的羊。

人們总能够听到咩咩的羊叫，是白羊在叫，甚至于是黑羊在叫，羊儿在荒原上迷失了路，在荒寂寂的，光秃秃的山巔滚上滚下。这样，就离天堂的黄金大門很遥远啦，天堂大門是給一切世人打开的，欢迎受过圣礼之一的洗礼的人进到天堂里去。世人一經受洗，即使他还是一个嬰孩，也可以認为是加入了教会的信徒，这是“洗礼經文”第二十七条所規定的，从此就算是基督的善男信女，而且給他

画了一个十字架記号在額头上，表示受洗者应当承認耶穌基督曾經为世人而被釘在十字架上，更表示信徒从今以后当做主的忠实軍人和仆人一直到他們生命的終結。有些坚强的新教徒看見了洗礼却发表他們的意見。他們深知道画一个十字架符号乃是一件想入非非的入迷的事，在它的本質和作用方面說来，多少帶有褻瀆神圣的和愚痴迷信的傳說的影响意味。也只有那些不幸的羅馬天主教徒才相信并且爱好这种迷信，因为他們沉溺于那些可悲的和可怕的迷信，并且受到教皇和主教們的示意，教人相信这种迷信。他們假托說，这些迷信乃是真实的事，是从基督的圣徒們的口里一直講出来的；他們并且从天主教堂的有色玻璃窗戶里向咱們望着。于是咱們就高声歌唱着贊美主的歌，說主已經作了神奇的事。他們呼喚着全世界所有人类都要坐起来，注意我的真实心事。我呢？我的心事只是放在我的愛人的猩紅上衣，鑲着白色綬帶，上面点綴些小小的紅色王冠，还有綠藍黃三色纓絡挂在胸前，腰間佩挂一个号角，爱人这样的穿戴，好象是一个誓死沙場的战士：

愿为国殤死，
捐軀在戰場，
挺胸冒矢石，
一死淨百脏。

这时候，我同爱人俩在礼拜堂內通廊上走到祭坛面前举

行結婚典禮，把咱倆虔誠地，謹慎地結合在一起，永遠無窮地，從今以後，百年偕老，至死方休，任憑境遇的榮枯，命運的勞通，健康的好壞，咱們倆自此結褵之後，應相愛相親才好，或者就會互相仇恨，自取滅亡。媽媽說過，假如我同這個紅衣鼓手兵結婚，是會如此的，因為他為人粗暴不雅。我想，他得到一個賢慧的妻子的愛顧，會轉變成一個雍容文雅的人。即使說一個軍人所穿戴的金飾組綵和擺動的纓絡是掩蓋着他的愚昧無知，我也有辦法來改變他。我打算在結婚之後一兩天，每晚給他上一課，這麼教他一年，他就會很快地比認彩色字母還要學會很多。就算術來說，從一個高一點的數目字減去一個低一點的數目字，也比較少傷一點腦筋。就是講到他的戒酒吧，在夜靜更深，晨光臨近，咱們還沒有入睡的時候，我就濃情厚意地向他勸勉，我想他是會戒掉酒的。經我這一番教育之後，他的性情變和善了，寫算都行，酒也戒了，到那時候，媽媽才會知道她對他的估計可全不對呀。媽媽以為他除了打几下鼓，吹几声喇叭，此外一無所知，媽媽真看錯了人啦。將來总有一天，在音樂大會上，媽媽會聽到我的尼古拉斯在極其纏綿悱惻地吹奏号角，那時候，媽媽可真樂啦！其實尼古拉斯在台上所演奏的“阿爾卑斯山之回声”的時候，他吹的樂號是沈默的，另外一個兵卻站在走廊背面替他吹，誰也瞧不見他。号角聲是那麼柔和委婉，傾動人心，所以大凡有心人就都可以感覺到：對濃情

蜜意的恋者看来，那些懂得法文，懂得音乐，懂得用手绘画，并且得到结业文凭的，究竟算不了什么一回事，是暂时而且捉摸不定的东西，今天存在，明天会消灭的；惟有爱情能够牺牲一切，结果并不觉得有一点儿损失；只要爱人的心对我忠实，我就准备着追随他到海角天涯。我说：

你上哪儿我也去，
你住哪儿我陪你，
你不在世我就死。

我可不理睬老太婆妈妈危言聳听地对我囁嚅地叫；妈妈的话，我只当耳边风，好象吉卜赛人胡說八道的算命啦。她对我警告：好小姐，别相信他呀，虽然他的声音是柔和悦耳。虽然他跪在你的身旁，温柔地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你可别理他呀。你的生命这时候好象旭日初升的清晨，你可别把这美好的命运搞得愁云惨雾。当什么教员，只是在作祷告，念圣寿，唱赞美歌，还得要教一群骗子。他们学什么？他们说能够寻求真理，整个的真理，除此以外无其他的真理，知道一幅地图的上面是北方，下面是南方，右面是东方，左面是西方。必须靠板子的笞责，才能够把这一点儿知识灌进他们的脑子里去。有时候也未免打破点儿皮，表示教学的相当进度，把他们从堕落毁灭的大道上赶开，引导他们走上一条狭窄的路径，保证他们可以立身处世，等到他们长大成人，女的是美妇人，男的是勇男子，到那时候，他们的

心儿在快快活活地跳，
柔情婉轉的乐声在高响遏云，
温存慰貼的秋波在此顧彼盼。^①

这乐声，对上帝的每个选民都奏着，他們在前进去作一件事，也就是当我下了决心的时候所要作的事——結婚。我想，我和他一結了婚，他的强壮的胳膊就能够护卫我，不致受到任何侵凌，也不会有任何忧虑。不会象那些迷迷蒙蒙的带白領的象米老鼠样的公務人員，只配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一直栖息在办公室軟垫凳子上过日子，等到周末，衣袋里帶回家一点点儿薪俸，只够帮帮支付房屋租金罢了，他們还是一年到头在盼望快到聖誕佳节，那时候会舍得花钱吃一頓象样的飯。在圣诞节，教堂里的钟声在响着，先驅的天使在歌唱，对快乐的晨光致敬；因为就在那个早晨，救主降生了，就是基督，主，他把和平帶到人世，帶給每一个国家，只有咱們爱尔兰这个不幸的国家要算例外。因为咱爱尔兰給迷信浸透了，大凡关于与和平相涉的一切，它全不知道，它現在正拚命地参加一个瘋狂的竞赛，在搞自治运动，运动的首領就是巴奈尔先生，他在向人們大声疾呼向前进。巴奈尔先生原来是一个新教徒，是他所領導的下流社会賤民群中的唯一的一个正人

① 这是英国大詩人拜倫名詩“恰尔德·哈洛尔德遊記”第三篇中咏滑铁卢大戦那一首中的名句。

君子，所以他就應該懂得多些才行。巴奈尔先生这一伙人却居然污辱了国会下議院的尊严体統，还想把在过去几百年来所加之于爱尔兰的一切政令設施全部推翻。据说英国是想借此使爱尔兰这些野蛮人开化，而且想使他們知道：如果懂得关于耶穌基督的真理本质以及一般的新教徒的和忠信的活动，人生是会变得更美善些的。不过，由我看来，假如这些自治运动先生們得行其道，恐怕会搞一个新教徒的大礼拜堂来巍峨地站立着，咱們一切立身处世之道就也免不了要照羅馬天主教弥撒祭礼所規定的表演神圣的故事和危险的圈套去行事，这样就把救主所說的話歪曲添湊起来，失掉了本来面目。大家以为要了解的一件事就是要把爱尔兰人压制下去，这是为了爱尔兰人自己的利益，因为如果让爱尔兰人起来占了上风，那么，那些现在处在大英帝国国旗之下的重要位置的要人恐怕就立刻觉得不很安穩了。大家明白，大英帝国国旗是现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面国旗，一千年来乘风破浪，征服万邦，凡属生活在国旗庇护之下的安分守己的人們都得到幸福康宁。例如所有在女王統治之下的海內外民族，誰都知道維多利亞是号称为偉大的白人媽媽的，只有咱爱尔兰芬尼安党人才毫不客气地称她为飢餓女王。不过，对付他們也有办法：就让这些芬尼安党人或巴奈尔的信徒在一两次会上信口乱談吧，或是让他們在夜深人靜的时候躲在紧紧关闭了門窗的小房子里歌唱爱尔兰国

歌，“上帝保佑爱尔兰”罢了。咱们给他们这一点点自由也是应该的，不是吗？大家说咱们这儿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人人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你若是想把人家压制下去，这就把事情弄得更糟糕。譬如那些该死的英国人干的事不就是这样吗？1882年5月间在都柏林凤凰公园发生了谋杀案^①后，英国人居然禁止爱尔兰人申请案，不是这样吗？大家本就知道当时爱尔兰无敌团团员所要谋杀的并不是做爱尔兰事务大臣的英国人新教徒卡芬狄尔，乃是要谋杀爱尔兰人天主教徒伯克^②，因为伯克曾经暗中接受了都柏林总督府里法官和将军们的私下指示，认为人民大众应该一致向英国屈服，不许他们稍有异议。在出事之后，出动了骑兵警察布满了凤凰公园的大道上。约瑟夫·布拉底被逮了，判处了死刑。执行绞刑的刽子手马伍德却围着这个大个子犯人在兴高采烈地跳跃。他的助手把绞索规规矩矩地套在布拉底的脖子上，结扎停当，准备移去绞刑踏板。布拉底向前走着，对牧师替临死者的祷告，丝毫不理会，嘴里只是在咕嘟着：“可怜的老爱尔兰！”

① 自1882年英国首相格兰斯顿和因反抗政府而下狱服刑的巴奈尔签订了基尔梅因汉姆协定后，有些民族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对这种妥协表示愤激，故于5月发生无敌团团员刺杀爱尔兰事务大臣卡芬狄尔及其助手案，这个行动破坏了农民运动并引起了政府的加紧镇压。

② 伯克 (Thomas Henry Burke, 1829—1882)，爱尔兰人，任爱尔兰事务次长，为爱尔兰无敌团团员刺死。

可怜的老爱尔兰！这时候，只剩下不到一分钟给他准备着见上帝。他死之后，遗留下来这些不幸的爱尔兰人，他们还在奔走呼号，想找到他们明知不能得到的东西；他们在国会下院的讲坛上，无早无晚，不辞劳瘁地论争。1885年英国首相萨尔斯布里^①当政，他很能够指挥支配这些争自由独立的爱尔兰人，而且时常嘲笑他们。这也许是为巴奈尔设想的吧。当巴奈尔的女儿环妮·巴奈尔拿一张报纸在她的头上飞舞，并且欢呼地冲到她妈妈跟前报告说：天呀，阿拉伯人真不错呀！阿拉伯巴夏在埃及打败了英国人了，巴奈尔一听到这，却只是在摇头。环妮说阿拉伯人在打英国人，她可忘记了一件事，她自己的许多勇敢袍泽正在那儿流着鲜血来保持英国的光荣啦！不过，同时那些压迫人民的经理人，管家们和地主们在执行他们所谓合法的权利和职责时，也时常突然地被人家惨杀的。这种意外惨变，真是想都不堪想象的，比方在明天日落以前就要同我百年好合举行婚礼的尼古拉斯，也许这就是他，他被阿拉伯的两刃刀斩斩齐齐地剥成两块，他的血浸湿了那儿沙漠里的热沙，他的尸体被异教徒踐踏着，而他的临死时候渐渐黯淡模糊的耳朵还听到蜜子的嚷嚷啦。异教徒在最后结果了戈登将军^②之后，扛着回教

① 萨尔斯布里 (Salisbury, 1830—1903), 1885年英国保守党人萨尔斯布里侯爵当政，对爱尔兰加强了种族主义的殖民政策。

② 戈登 (Gordon, 1838—1885), 英国将军，远征非洲的苏丹时战死，这就是帮助满清攻击太平天国革命军的英军军官。

徒救世主的黑旗，带着大群人馬从苏丹冲了出来，这可够厉害的啦。当时的英国內閣总理格兰斯顿^①是怎么搞的呢？他在一个大清早晨砍下一株树木，在当天夜深人靜的时候就拿来作柴火，他韌着拖鞋在暖脚啦。健儿們这时正打得力竭声嘶，在疆場上最后效命，首相先生却未尝举起一个手指头来編組一个縱队开往前方去支援他們。战士們成仁了，咱女王和咱国家永远不会忘記他們的，他們完成的偉大的事业是会万古长青，令人永矢不忘的。不过，話又說回来啦，格兰斯顿首相和戈登將軍这些人于我何干呢？他們今日在这儿，明日个就不見啦，我还得要把这些想头甩开在一边，把脑筋集中来想一想更重要的事啦。

善良的老黑哥們走啦，
收拾起鏟把鋤头吧，
可怜的爱德华叔叔沒啦，
再沒啥活儿給他作啦，
善良的老黑哥們走啦。

① 格兰斯顿(Gladstone, 1809—1898)，英国自由党政治家。任首相时，对爱尔兰实行威胁利誘政策，1882年和巴奈尔签订基尔梅因汉姆协定来分化爱尔兰独立自治运动。格氏对内虽于1834—1885年实行三次选举改革，但选举仍不普遍。自由党也沒有完成对爱尔兰实行的自治法案。

于是，照莎士比亚說起来：其余的一切是宁静^①。这样說来，在下就只好对付着想一想明天結婚之后必然发生的变化，在我的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变化。从明天以后，我禱告上帝，我必須付量一下：看怎样才能够量入为出过着活，要怎样从我的收入中撙节开支才行。因为在这个时候，我的爱人还得要在部队里呆上一两个年头，他的十二年服役期限才能够滿。現在他把扣存的餉金二十一个金鎊拿来作为安家費。从今以后，他从营部得来的餉金和作理发师得到的津貼，一共不超过每周十五个先令錢，这一点点儿錢，拿来过活却是一件很棘手的事，連一点点余錢作为日常不可避免的应急費用也沒有呢。这时候，我的爱人在那块，我在这块，都在等候明天天黑。到那时候，一个女孩子平日严妆密裹地把衣裳穿得齐脚踝头，从来沒有提起来过一寸之高，可就得要把衣裳脫得精光，把处女之宝奉獻給她自己所賞識的那个人。我爱上了他，不管媽媽怎样不同意，老在那儿欺負我，因为我的尼古拉斯不过是一个区区鼓手兵；媽媽全不想一想：对于一个真心真意地爱上了一个男人的幽媚貞靜女子看来，社会地位有啥关系呢？就說我的尼古拉斯的人品吧，試比比看：尼古拉斯披上一件漂亮的紅上衣，腰間佩着号角，头上戴着尖

① 見莎士比亚悲剧“汉姆萊特”第五幕第二場。这是王子决斗被杀毕命时最后一句話。

釘盔，可够多么英武呀！更瞧瞧英国皇太子吧，他穿的是富丽堂皇的上衣，头上戴一顶飘着逍遥巾的盔，他这样装扮着活象希腊诗圣荷马所作的伊里亚特诗里头的英雄阿喀琉斯一般，象是就要出征开战，他右手拿一支枪，左脚结结实实地踏在一只印度孟加拉的可怜的死老虎身上，看起来象煞有介事，其实，这只老虎却是别人打死的，皇太子自己舒舒服服地坐在一乘装有枪孔的笨重的象轿里面瞧着别人行猎。象轿是高高地驮在一匹大象背上，象在森林中称雄道霸，有时也感觉到很厌倦，于是出来走动一两个钟头，给人们兴奋刺激一下，在这时候，人们的生命可够危险啦，一不小心就象吃带有肉食的晚茶一般铺着给野兽吃掉了啦。话又说回来啦，现在正该是时候，我得要马上动手打扮得规规矩矩地来迎接我的命运。不是吗？圣乔治礼拜堂的钟声在打七点啦，假如这时候我住在乡里，就会听到云雀的叫声，农民的钟声和报晓之声。

她一跳跳下了床，把被毯铺在床栏上，把窗户打得开开地，让空气流进房间里来，让她自己和她的衣裳得到清晨的最先朝气。

她穿上了旧裙子、罩衫和鞋子，走到厨房里，烧着了火，把一个注满了水的椭圆壶放在火上，然后再回到卧室，铺好床铺。等到大椭圆壶里的水烧滚了，她从小院子里取来一个电镀的洗澡盆，放在房中间，把滚水倒进盆里，让它凉着，用手指尖试一试合适的温度。然后她脱得赤

条条地，踏进澡盆里，通身洗着，得意地在丰满的大腿上捏一把，又捏捏她的乳房，奶头上是含苞欲吐的红色。她的尼古拉斯就会从他的爱拉身上享受到不少的动人的嫵媚。光着身子，水气干了，她仓忙地走回卧室，慢慢儿地在穿着衣裳，老是在那儿自我欣赏着；穿上白衬衫，裤子，裙子，然后在刷牙齿，蘸一点儿带樟脑粉的牙粉在快快儿地刷。这时候，还只有她一个人在刷牙齿啦。她对着一面小镜子张开了口，欣赏她的牙齿，又齐整，又洁白，又结实，真美呀。然后回到厨房，倒掉了盆里的脏水，把澡盆挂在厕所旁边墙壁上的钉子上。她穿上了新衣裳，觉得很得意；她又想到在神圣的教堂结婚之后，她的爱人为准备着珠联璧合以证三生之愿，就会要帮着她一件一件地把衣裳卸下来，那时候她可真给她的尼古拉斯尽情享受，那才兴奋愉快极啦。在一两个钟头之后，她所有的一切都会归于他，永远永远地，阿們！

她注满壶水，放在熊熊的火光中心，然后喊她的妈妈。

这一顿早餐是冰冷的，辛酸的。只有约翰一个人才开心，挖一匙蛋吃下去，是为着纪念快要在礼拜堂里举行的一件伟大的事情而高兴的。爱拉和妈妈却愁闷地坐着，总是互相避免着彼此的眼睛，她们静静地，闷闷地坐在桌边。

约翰说：等明儿我长大了，我要作一个号兵，象尼古

拉斯一样；我真的要作一个号兵，清早吹起床号，夜晚吹熄灯号。

爱拉嘴里咕噜着说：我接到汤姆和迈克尔的信，说我作得不错。

约翰的妈妈说：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当兵。约翰一肚子高兴于是消沉下来了。

爱拉一点一点地啃下一点儿烤面包，喝了一点儿茶，就回到她的卧室，洗了手和口，弄掉残留下来的面包屑子，端正地穿上衣服戴上帽子，坐在床上，也哭了一点点儿。

爱拉可怜地在想着：假如不是妈妈那样的死心眼儿，我面前的一切都还不错呀。

爱拉是准备好了能够应付任何事变的，她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她赋性又旧又新，有一儿装模作样，也有一点忧郁不展，鞋兜里也剩着六个大铜板儿——总而言之，假如不是妈妈死心眼儿，一切会过得井井有条的啦。

爱拉听到妈妈从厨房里在喊她说：你叫的车子到啦。

爱拉快地站起来，走进厨房，瞧着妈妈把早餐用具归还原处。

爱拉说：妈妈，再见！

妈妈简慢地回答：再见！

约翰心里在想：妈妈和姐姐总有一点儿不对劲。人家会猜想：一个女孩子就要出嫁给一个兵，照理，做妈妈的

應該得意才是。約翰瞧見愛拉的嘴唇皮在顫動，約翰就覺得自己的喉頭有什麼東西在梗着。他從椅子上抓着他的帽子，走到街上去瞧那輛車子，想向姐姐表示親切的道別。

愛拉站着，眼睛瞧了媽媽一陣子，她的手在撫摩她的帽子。

愛拉懇求着說：在我走以前，媽媽，你不同我說說話嗎？

媽媽回答說：自己鋪床自己睡，你自作自受呀！

愛拉飛快地離開了媽媽的跟前，一直走到門口等着的車子邊。她向兩旁一瞥眼，就瞧見有些人站在各家門口，瞪着眼睛在瞧凱西德屋門外今天會發生啥事。遠遠地在街那頭，有一個衣衫襤褸的人，低着頭，眼睛盯在地上，嘴巴里在如怨如訴地唱着那首“鐘兒起了船在開”的歌。車夫打開車門等愛拉上去。愛拉呢？可並沒有哭，繃緊着嘴唇皮，訕訕熱鬧的人知道她是什麼材料造成的一個人。她爬進了車子，告訴車夫趕往聖瑪利教堂。這時候，約翰等着在揮動他的帽子表示道別，每當愛拉從車窗里向他揮手道別的時候。車夫爬上了他的座位，抓起馬韁繩，對着那匹雌馬說：走，向右轉，於是乎車子就開動了，配着街頭窮漢的悲腔的節奏：

當咱們倆在河岸上分手的時光，

一個淚珠兒輕輕地從她的眼睛里掉下，

想到我或者再也瞧不見她，
我的胸膛起伏着許多嘆息。

歌声突然停止了，唱歌的人弯下腰来拣起一个銅板，
是誰甩在他身旁的人行道上，响当当地。然后他又开始
唱着，这时候車子正經過他的身边。約翰手里拿着帽子，
在等着向姐姐揮帽亲热地告別。

锚儿起了，起了锚儿就开船啦，
再会吧，再会吧，別忘了我呀。

歌者在唱着，他低着脑袋，眼睛直俯視着地下。

約翰手里拿着帽子在望着，一直到車轉过了街角望
不見了，可是爱拉的臉並沒有出現在窗口，就是她那收得
好好的手也並沒有对約翰招一招来道別。

这样，新娘子就走去和新郎相会。

疲倦的母牛

約翰站立在門口的深处，尽可能地向后面靠着，为的
是要躲避那傾盆泻下的大雨。他望着那成斜綫的雨点落
在灼热的街道上，把那儿的灰尘变成了稀里糊涂的泥漿。
这时候，雨和着灰尘汇成了一股急流，順着沟渠向前冲，
在阴沟的下水道口的栏栅口上汨汨地响一陣，就象一个
小瀑布一样，消失在下面的阴沟里。

約翰瞧着那雨水从人行道上跳走了，他又警見对街屋子里的人仓仓忙忙地在关闭窗子，防止雨水滲进他們的前房。这时候，他想：天气是这么热，雨下得这么大，可不会下得太长久的。

約翰想：那会成什么样子呢，假如上帝打开了天窗，让雨落下来；拼命地落下来，落它个四十天四十夜，好象古时候那么落过的一样，那时候地球上充满了凶暴，天国里的主忏悔他不应该創造了人，所以让洪水泛滥，把世界上所有的房屋和最高的山嶺都浸在水里？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人們就会四散狂奔，在最高的地方找个栖身之所，坐在那儿瞧着水尽往上漲，一直卷到大腿，那时候，无計可施，只好閉紧眼睛，热烈地禱告一下，輕輕地嘆通一声，就不知不觉地沉下去了，去見上帝。假如上帝决意让你死掉好些，你到了天国也不要指望在受裁判的时候有半句話来欢迎你。不过这种事件决不会再发生的，因为上帝已經答应了諾亚^①，这位当代的公正善良的人；上帝說：今后决不会再有洪水泛滥的事。上帝为了郑重的保証，在云端里安放了一弯虹彩，作为上帝同地球之間的一件盟約的表征，也让諾亚瞧見这个表征。这时候，諾亚的处境是頗連病苦的，从他的方舟里爬了出来，一切得重新

① “旧約”記載，希伯來人諾亚在大洪水时由上帝启示乘方舟逃命，后来水干出舟。見“旧約全書”“創世記”第六、七、八章。

来搞，用他自己的和他家人的所剩余的东西来搞，再用地上野兽、爬虫和雄雌两性的天空飞禽来搞，这些禽兽是当年洪水淹没了地面的时候，诺亚一直把它们带在方舟里面的。

现在，上帝所安的那个虹彩还在那儿闪烁绚丽，一端靠在穆莱珞夫人的屋顶上，另一端靠在都柏林一座大山顶上，它的中央接触到天宇的边缘。假如咱们的眼睛瞧得更清楚一些，就会瞧见万万千千的光辉四射的天使们站在虹彩上，从一端站到另一端，长久地凝望着大地上的一切。这乃是上帝在最初时所创造的，自从诺亚带着他的妻子儿媳们从方舟里走出来的时候，大地因洪水泛滥过，得要重新搞起，创造一切。诺亚从他的方舟里还带出来象，狮，马这些兽类，所带的母牛就在他被隔绝的时候供给他所需要的牛乳，直到后来鸽子口衔着橄榄枝回来，他才搞到东西吃^①。

约翰突然记起来这一天是礼拜四，所有猪牛牲畜正赶上船只装往英国。他于是弯下腰来从护墙板下面找出钥匙来，原来这是妈妈放在那儿的，给他开门进去的方便。他开门进去了。到处在找，找到了一根楞木棍子，这是从前葛奇哥哥在快活醉翁酒店喝酒回家在芬格拉斯一

^① 见“旧约”“创世记”第八章，诺亚看见鸽子衔回来橄榄枝，就知道洪水退了。

株树上砍下来的。約翰一手緊握着棍子，鎖上了門，把銅匙仍然放還護牆板原處，就朝街上跑。

這時候雨在溫和地下着，同時太陽光照着的雨點變成了金黃色。轉過沈寂的多色街，就聽到趕牲口商人的叫喚聲，音調有高有低。約翰向前跑，一直跑到北環路的角上。那兒就是通牲畜市場到上船的大道，由那兒運輸牲畜到英國去喂英國人的大肚子，而可憐的無知的愛爾蘭人所得的只是些渣滓糞便。這句話是藹奇說過的。約翰喜歡站在那兒瞧着牲畜經過，他準備着棍子，若有任何牲畜想離開直路向旁走，他就噓的一聲把它趕回來。有時候他發見牲畜把它的有角的頭低低地彎一個圓團，大眼睛里表現着驚慌的神氣，約翰於是就跑到前頭，拚命地用棍子在它的屁股上結結實實地猛打一頓。

牲畜成千成百地在這兒向前流走，慢慢兒地走過街道，把交通都堵塞起來。灼熱的太陽把落在牲畜的皮毛上發光的雨點曬干了，於是變成一團水蒸氣，象霧樣的掛在它們的上面。趕牲畜的商販跟在后頭走，偶然也象按照儀式似地嗨嗨呵呵，吆喝幾聲，趕動牲畜快點兒趕路，趕到牲畜船上那更多霧氣的欄厩里去。商販們原來弄錯了，以為這一天會天晴的，所以沒有一個人穿一件上衣或是搭一個口袋在肩膀上。雨把他們的衣服淋透了，水點兒從淋漓的帽子和頭髮上一點一滴地流在臉上。他們跟在牲畜后頭吆喝着走，愁眉不展的神氣把每一個粗糙而

坚定的臉龐侵蝕着。有时候，一头母牛突然离开了牛群，伸出它的厚粗的脖子，想把冒气的鼻孔凉爽一下，从沟渠里汨汨地流着的雨水喝一点儿，这时候一个愤怒的赶牲畜的商贩就猛扑过来，拿一根棍子在它的侧腹上砰的一下，打得它的脑袋往上急扭，赶急跑回原群，撥开一条路經過其他的牲畜而向前奔，因为棍子还在很快地打下来。后来，一群猪慢慢儿地走过去，不断地在哼哼，猪鼻子紧靠着地；每逢它們有停頓不前的，就在耳朵后面狠狠地戳几下。这些猪羈却是約翰所喜欢的，猪屁股真象个屁股，比牛屁股和羊屁股都强些。棍子一刷地打下，打在猪侧身，它就哇啦哇啦尖声叫起来，比起那些牛羊挨打时的靜靜地跳一下，要算是更能动人些。

約翰很在行，这蹦蹦，那跳跳，嗨嗨呵呵，用他自己的方式在赶着牛羊；拿着棍子，用一个怪精灵的抽打方法，在牛羊还来不及閃躲他的时候，就給它們一頓好打。

有一条母牛向左轉，想漫步走向多色街，可是約翰和他的柺木棍子擋住了它的路。母牛想閃躲过去，可是約翰也左閃一下，右閃一下，总是站在它的前面，左手伸开，右手揮动棍子，嘴里嗨嗨呵呵，噉，他就在牲畜的紧面前吆喝起来。母牛低着头，哞哞地叫，約翰退下几步。

在牲畜群末端有一个商贩喊着說：喂，小家伙，別让那个杂种閃躲过去！抽它的鼻子上，再打，就在鼻子上打。它不会伤害你的。繼續抽——就在鼻子上抽。

約翰頂着腳趾尖穩穩地站着，在母牛的冒氣的鼻子上用棍子抽。母牛倉忙地往後走開了，很快地轉一個彎，奔回到牛群中間，一面在搖抖它的鼻子。

趕牲畜的商販高高兴兴地喊着說：好小子，好小子，那一頓揍可給它着實一點怕懼啦。嗨嗨呵呵。他跟着牲畜群走着，一面在唱歌。約翰就在他的旁邊路上走，約翰既然把牲口趕回了原群，這種驕傲很可以盡量地顯一下。這時候，給太陽照耀得變成金黃色的雨水，仍然繼續在溫和地落下來。

忽然間這個趕牲畜的商販發出怒罵的聲音，為的是一頭疲倦了的母牛漫步走到人行道上，盤身躺下來，前腳插進腹下，就這樣躺在人人要走過的道路，啥也不管，眼睛直盯着他的前頭，裝得緊幫幫的乳房硬貼在濕沾沾的路面上。

另一個趕牲畜的商販把其餘的牲畜集攏來，靠近人行道，讓其他的牲畜走過去。於是靠近約翰的那一人就跑到那頭疲倦了的牛的身邊，用棍子開始重重地揍它。

他一面盡力地揍它，一面叫着說：你這個忘八蛋，站起後腳來，快跳回你原來走的路上去，嗨嗨呵呵，嗨嗨呵呵！

但是他的呼喊，咒罵，鞭打都不能使母牛動彈一下，它只是躺在人人要行走的道路上，眼睛盯着前面，看來彷彿它瞧不見什麼東西，總是不動，不管趕牲畜的商販怎樣

厉害地，沉重地在打它骂它。

他对约翰说：喂，你上这儿来，帮帮忙把它弄起来走。如果让它躺下来，它会躺上一个夜晚的。

约翰就赶快走到母牛所躺的地方。

赶牲畜的商贩说：我扭住它的尾巴，你就使劲拿棍子揍这个鬼忘八。

赶牲畜的商贩把牛尾巴抓住在手，扭在胳膊上，扭得这样紧，好象要把它拔出来似的。另外一个赶牲畜的商贩赶着另外一群经过，停下来，跑过去，他就和约翰两人一起拿棍子拼命地打；原来那一个尽扭着牛的尾巴，一直到大家搞得汗流满面。母牛哆嗦一下，痉挛地爬起两只后腿，前腿还是塞在肚皮下面。

这时候已挤拥来一小群看热闹的人，其中领导的是皇家野战炮兵营的一个炮手。他们大家在嘘着叫着，想把牛喊起来，不使它休息。那个赶牲畜的商贩这时候更紧张地扭着牛的尾巴，约翰和另一个人加速地用棍子在揍。大家一同喊着：嗨嗨呵呵，嗨嗨呵呵，可是母牛却又慢慢儿地弯下了它的后腿，沉下去坐在地上，连动也不动一下，眼睛望着它的前头，看起来仿佛它瞧不见，也觉得不到什么东西似的。这时候，被太阳照耀变成金黄色的雨水，仍然继续在温和地落下来。

赶牲畜的商贩在他的焦急的脸庞上揩着汗珠，说：费了这么大的劲，白费！该死的东西！

他的同伴原来在看守着其他的牲口，很不耐烦地挥动着他的棍子。

他喊着说：千万要向前走呀。咱们不能老等在这儿，一直要等到它下了决心起来才走呀。这个小家伙就替咱们瞧着它吧。

另外那个赶牲畜的商贩对约翰说：孩子，瞧着它吧，唯恐它转移了地方就难找啦。等咱们把其余的牲口赶进了北墙号船的畜栏里，立刻就回来的。说完，他就赶去追上他的同伴，只剩下约翰在看着母牛。母牛的眼睛一直盯着前面，仿佛啥东西也没瞧见一样，这时候，被太阳照耀变成金黄色的雨水，仍然继续在温和地落下来。

约翰站在门口的深处，很小心地看守着母牛。除了偶然抽搐一下尾巴，没有一点活的样子。他心里在想：森林里的每一只野兽都是上帝的，就是那千山万岭上的牛羊也是上帝的。可是，一只离群的倦牛，僵倒在雨水淋湿的街头，总不能引起上帝来动动脑筋替它想一想。

时间慢慢儿地消逝了。不久，他瞧见一群一群的孩子放学回家。有些孩子停下来瞧瞧那安静的母牛，可是约翰警告他们要走开些，告诉他们快回家去，别打搅那头可怜的母牛。这时候，太阳落山了，雨水仍然继续着在温和地落下来，不过它不再是金黄色了，约翰哆嗦起来了。他呆在那儿等了又等那个赶牲畜的商贩，可是他没有来，来的是黄昏，而母牛身上的鲜红颜色黯淡了。约翰就不

再等啦，媽媽這時候會回家了，會挂念他上哪兒去了。他於是從門口走出來，四圍望一下，確定那個趕牲畜的商販還瞧不見，於是他輕輕地向家里溜走。走到路的末端他又回頭望一望，在黃昏紫色里，仍然瞧見漆黑一團的母牛躺在人行路上，眼睛盯着前頭，仿佛啥也瞧不見。這時候，雨水仍然繼續着在溫和地落下來；可是，太陽已經停止了照耀，雨水也不再是金黃色的了。

街頭歌唱

約翰感覺到這些日子可真寶貴和快活。這時候，眼睛不痛啦，能夠把眼睛上的綳帶揭起，原來刺眼的光綫這時不再刺眼了。他又感覺到現在照耀着的太陽却正同當年上帝創造太陽時候那樣的好，太陽光把有塵土的街道照耀得燦爛光華，把一件嶄新的長袍子，好象贖了罪的人所穿的結婚禮服，穿在那黝黑的當街房屋上。現在約翰可以跳到陽光里去，笑笑，唱唱，叫叫，跳跳，十分開心。除了上帝的眼睛外，沒有其他的眼睛來監視他在做什麼。上帝在哪兒呢？白天，他遠遠地在青天之外；夜晚，他更遙遠地在金黃色星星之外。

眼痛沒有了，他的生活現在是又好，又勇敢，又誠篤，又規矩，又真實。不再象以前那樣老坐着，束手束腳地禁

閉在學校里。用不着哼哼唧唧來搞算術和記生字。那些讀本既不能指示給人家什麼希望，也沒有指示新奇事物來启发他，所以而今也不讀了。就是地圖吧，現在舉目一看，這個現實的世界在地圖上是碎碎片片，襤褸不堪，他也不用去學它了。在學校里一天慢騰騰地不容易消磨，現在可再也不去想念它了。那種令人厭倦的談論，關於上帝和殲滅為禍巨大的大衛·賈克^①的故事；現在可都不要談了；——約翰對於什麼都不經心了。白天只是看着蔚藍的天空和悠悠的白雲，夜晚只是看着漆黑的天空和銀白的星星；什麼也不想，只是想着他自己——上帝只是在警告着他，要提防沉溺於佚樂，要遠遠地躲開。

約翰坐在窗台上，瞧着對門的女人們在擦洗門口台階；或者，可能地，那個女人若是稍為富裕一點，就把它油漆成鮮紅色或淡藍色。又有一些婦女穿上舊裙子和罩衫，用破布和石蠟在清洗窗戶；有時候也和对街的人交談一下，雙方都忙於洗窗戶，彼此從沒有一回互望一下。

約翰愛瞧着面包車子快快兒地開上街，在街這一頭是庄士敦的車子，穆尼的和歐伯林的車子，在街那一頭，是博蘭的車子。有一輛漆的是綠顏色，另外一輛漆的是紅棕色。這些車子是又大，又象一隻箱子，內面裝兩排淺碟子，

^① 大衛·賈克(David Jack)，英國古代童話故事中的英雄，生於英王亞瑟(公元五或六世紀)時代，以誘殺康溫爾山的巨人而著名，後來俘獲隱身甲，因而殲死當地為禍的巨人。

碟子上摆滿了一排一排的冒气的面包，每片两个辨士，或两个半辨士。在下面的一个深深的抽屉里，深到同車子一样长，装满了可爱的白色的和棕色的方糕，苏打方糕，葡萄干方糕，王冠面包，上面罩着发亮的金黄色外壳，参差不齐地往上堆，好象王冠的頂端。約翰也喜欢瞧着那牛奶車子叮当叮当地推到街上来，装满了发亮的攪乳器，装有大的銅制的龙头嘴子，在車箱板后面窟窿里伸出来。这一切都磨擦得光光亮亮。約翰的妈妈常说：假如卖牛奶的人对牛奶車里面的牛奶也象对外面的裝飾那样讲究，那么，牛奶就会更卫生些。卖牛奶的人从这些攪乳器里把牛奶装滿一洋鉄罐，罐上有一个长嘴子，上面叮叮当地挂着些半品脫和一品脫的量奶杓子，用来按照女人們所需要的数量来分配牛奶。女人們呆在門口，手里提着水壺水罐，想买一点足够的牛奶来掺在茶内調和一下苦味，因为她們是常常这样替她們自己，她們的丈夫和孩子們冲茶的。約翰每遇着他能够帮忙的时候，总是帮着卖牛奶的人干活，拿着长嘴罐子跑过去，对着女人們伸出来的水壺装滿一品脫或半品脫的牛奶。女人們經常发牢騷，說牛奶販狄菲給約翰家的牛奶要好些，其实也真是这样；約翰却辯护着說，他对于別人的财产得要小心在意一点儿，其实也真是这样。后来，工作完毕了，牛奶販也坐上了車子上的座位，約翰就站在車子上，手里握着繩，嘴里哼着：啊唷，馬儿快走；接着車子的一跳一蹦，他的身子很麻

俐地，穩當地站着；这样，他就把小馬趕回到牛奶場里去。

有时候，約翰同着其他的小家伙笔直地站着，眼睛牢牢地盯着，耳朵好奇地听着一个德国军队的音乐队。依照藹奇哥哥說，这些是外国人，他們是向穷人榨取銅板来过生活的，这些乐队里的人穿的是藍色制服，佩着紅紅綠綠的組綬，拚命地鼓勁吹他們的大銅喇叭。大个子鼓手兵在打拍子，一二，一二，一二，按着一个歌曲在打拍子，歌曲是关于一个德国兵随着营队开往前綫作战：

他們向前开，开到乡村的街头上，
軍旗飄着喜洋洋，
男儿們开往迢远的疆場上，
孩子們欢呼着那步伐雄赳赳，气昂昂。

掉轉身来，有人在回头望一望，
再一回望望爱人独留在故乡，
口虽不言情悲伤，
一迭离歌，在內心里歌唱：

亲爱的，但愿两情終古毋相忘，
此心屬了你，永远不相忘；
等战争完了，咱們俩不再分离啦，
就安居在莱茵河边，爱倫村上。

亲爱的，但愿两情終古毋相忘，
此心属了你，永远不相忘，
等战争完了，咱们俩不再分离啦，
就安居在莱茵河边，爱倫村上！

在某些夜晚，約翰尝跑到杂货店后門口，等待机会跑到那堆在墙边的箱子跟前，把箱子里里外外衬貼的或鑲边的一張一条的可爱的五顏六色的紙片很快地偷下来，他象閃电那么快，把那些藍色，黑色，猩紅色，黄色和綠色的好东西撕下来，制成紅色袖章或黄色肩章，斜挂胸前的綠色綬帶，圍在腰上的藍色腰帶，以及飄揚在帽子上的华美的五彩条子。然后，佩挂着一把自造的木劍，他就装扮成为一个战士，一个万夫不当的勇士，威风凜凜，杀气騰騰，誰敢近前就一劍砍倒，全身佩挂着五顏六色的勛位勛章，大概是女王維多利亞陛下恩賜之物，走起路来，滿身飄揚，煞是好看。碰着机会，他就把这些宝贵东西分給一群天主教孩子，他們是刚从学校放学回家的。用較少的顏色条子把他們装扮成大兵和軍曹，前面有一个旗手，扛着一面五彩的紙旗，还有一个鼓手，屁股上扮一个洋鉄罐，上面蒙些黄色和藍色条子，这些人集合起来去效命疆場，这时候，孩子們高声在歌唱：

咱们时刻准备着干，
咱们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咱们都是勇敢的巴奈尔的好汉，

咱們是他的英勇的軍人。

这个歌，約翰可并不喜欢，因为他担心，这个歌多多少少同芬尼安党人有点儿关系，虽然他的媽媽告訴过他，說他的爸爸曾經說过，巴奈尔却是一个偉大的新教徒，一个偉大的爱尔兰人，一个杰出的人物。有了这么一个人，不管怎样，能够抵抗英国人来踐踏爱尔兰人，这乃是一桩好事。

孩子們的仗打完了，胜利了，每一个国家都給征服了，軍隊平安地又回家了，五顏六色的裝飾品都仔細小心地拆下来了，收集起来，再保藏着等候下一回大軍应用。于是大伙儿就站在阳光滿照的街道上来商量討論下一回最好要做些啥事，大家觉得这样商討一下是很重要的。

一个孩子叫陶奇的說：咱們来玩格朗希河上打水鴨，好不好？我玩头一个。

克莱說：那样玩，我可不行。咱們来玩狐狸躲在窟窿里，这个玩意好得多啦。

奥海罗兰說：我想还是玩甲板球的好，这个玩意要算頂呱呱啦，我先玩。

陶奇說：你們如果要玩甲板球，不要把我算在內。

克莱說：也不要把我算在內，如果要玩打水鴨的話。

奥海罗兰說：那末，就讓凱西德来選擇吧。为着維持游戏紀律起見，他選擇什么，咱們就决定贊同。大家举起手，放在胸口来发誓，答应服从任凭他所選擇的什么。

这些天主教徒孩子現在同約翰这个新教徒孩子在一道儿玩，感覺到非常高兴。天主教会給这些孩子的一切教条，对于約翰可毫不相干。每逢約翰瞧見天主教孩子們一听到打早午晚三次奉告祈禱鐘，就画起十字来，或是念念祝告圣母瑪利亚的时候，他的臉孔上就表現着一种惶恐和惊奇的神色；天主教孩子們一瞧到这，就睜着眼睛，显得有趣的样子。于是約翰虽然喜欢这些天主教孩子，却总以为他們是生疏的，可怜的。因为按照基督教聖經上所載的來說，凡属崇拜偶像的人决不能繼承上帝的国度。現在，他的玩伴們却崇拜偶像，并且替死了的人作祈禱，这乃是同聖經上的明白經文背道而馳的。在聖經上写道：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聖經上又写道：凡属信奉主而死的人有福了。这句话表示得异常明显：你如果是善良，死后就一直上升天国；你如果是罪惡，死后就一直下墜地獄。还有一点，这些天主教徒孩子們却非常害怕新教徒的聖經，新教徒的聖經乃是上帝的明白的言語，就是小孩子也很容易懂得的。只要你有了信心，并且不忘記祈求上帝来打开你的眼睛的話，你就可以看到你所愿看的东西，听到你所愿听的东西，懂得你所愿懂得的一切关于耶穌基督的真理。天主教徒又以为在礼拜天和报恩圣节望弥撒是很重要的，否則便是犯了大罪。他們还有一个奇怪的习俗，自己洒上圣水，远避魔鬼，保佑平安。还有一点，天主教徒孩子們也象約翰一样地笑，

也象他一样地玩，每逢有一个铜板花的时候，买一个铜板的東西就大家一起来分着吃。所以，約翰处在他的天主教徒玩伴中間，唱唱，叫叫，玩玩，实在很开心；除了上帝永远不閉的眼睛外，沒有任何人的眼睛来看管他，上帝远远地在鮮明的蔚藍的天空之外，在夜晚，上帝更加远远地隱在銀色星星照耀之外。

約翰說：咱們先玩甲板球，以后再玩打水鴨。按照游戏规则，在这两个玩意儿里我都做最末的一个。

于是大伙儿都把帽子靠着屋牆角排列成一行。他們輪流来玩。陶奇先玩，約翰最后来玩，想把一个球抛进一頂帽子里，玩的人尽力不許球甩进自己的帽子里。球滚进一頂帽子里，这頂帽子的主人就跑到他的帽子跟前，其他的人就四散飞跑，走到他的帽子跟前的那一个就拣起球向最近的和最容易打中的一个孩子甩。他如甩不中，就放一个石彈在他的帽子里，如果甩中了一个孩子，就放一个石彈在甩中了的孩子的帽子里。游戏繼續进行着，一直等到一个孩子得到了六个或更多些的石彈（数目多少原来在开始玩的时候决定的）为止。然后，得到六个石彈的孩子就得要靠牆站着，伸出胳膊，把手背結結实地靠着磚头。然后，每个孩子拿一个半坚固的硬球对着伸在牆上的手掌射击六次，每人对准手掌拚命地在打击，每逢硬球打中了手掌，孩子的臉上呈現着痛苦的惊动的时候，就感覺到有趣。每个孩子得要經受这种考驗，依照帽子

里的石彈數目決定挨打的數目。約翰却喜歡這種考驗；他的手又小又結實又挺硬，硬球衝擊他的手，比較衝擊其他同伴的較大較柔軟的手，可要少很多刺痛。這個遊戲繼續下去，一直等到大家都疲倦了才停下來，這時候，許多只眼睛在把眼淚閃往肚里流，因為雙手實在是痛，原來打紅了，刺痛得厲害。

然後跟着就玩格朗希河上打水鴨：一個石彈放在一個小小的溼地，使它看起來象一只蹲下的鴨子。圍着這個靜止的石彈畫一個粉筆圓圈。占有格朗希河上的鴨子的孩子一隻腳站在粉筆圓圈裡面，望着別的孩子們從街道邊石上甩石彈進來，他們甩的石彈是想把格朗希河上的鴨子打掉。假如一個孩子沒有把鴨子打掉，他就得要再撿起他的石彈，而不許守護鴨子的那個孩子摸到他。假如被他摸到了，一隻腳還在圓圈裡面，在撿起或接觸到他的石彈的時候，那麼，這個被摸到的孩子就變成了圓圈中的鴨子，原來那個孩子就可以脫身走出圓圈來，加入其他打鴨子的孩子的行列了。甩的石彈如果停留在鴨子面前非常之近，防護鴨子的那個孩子一伸手就容易摸到敢來撿石彈的人，那末，這些甩石彈的人只好停頓下來，倚靠一個射擊能手來把鴨子從格朗希河上打掉，因為鴨子一經離開了格朗希河上，守護的人摸人就失掉了他的魔力，孩子們就可以毫無危險地抓起他們的石彈跑掉，一直要等到守護的人把鴨子重新放還在格朗希河上才再發生魔

力。因此，約翰要么就把石彈甩在格朗希河上的鴨子上，要么就守護着鴨子，一只腳站在圓圈里面，很機警伶俐地站着，準備摸那些面前的孩子，因為他們的石彈躺在格朗希河上附近的地面上一動也不動，他們想來撿那石彈的。約翰這樣玩的時候，一面在叫，一面在笑，肚子也忘記了餓，時間好象停頓下來，不知已經過到什麼時候了，他感覺到十分快樂。

時常在傍晚時分，天空里的星星還是黯淡不明，男孩子們就去瞧瞧女孩子在街那頭跳繩玩，約莫十個到十五個女孩子很幽雅地在跳着一根轉動得規律的繩子。男孩子會偷偷地越走越近那些跳繩的女孩子；女孩子也會偶然間輕蔑地對男孩子們望一下，可是在她們的內心里卻願意男孩子們走攏來。一個男孩子比其他的男孩子更勇敢些，於是挑戰地叫一聲，這個叫聲因為羞愧的情調而顯得變弱了，他就快活地參加了女孩子的跳繩，其他的男孩子也會跟着他來參加跳繩。這樣男女孩子一起在安安詳詳地跳繩，腳兒踏在地上，把灰塵揚起來，男女孩子們的快樂的臉龐就在這一片塵霧中顯得光華燦爛。

孩子們跳繩跳疲倦了，有人提議手牽手圍圓圈。這時候，男女孩子們不再害羞了，大家就手牽手，聯成一個大圓圈，圈中間站着一個女孩子用手掩着眼睛假裝在哭。街兩邊門口站着些年長的人，男的在抽煙，女的在打毛繩或者在閑聊天，他們都在望着孩子們在玩圈，他們一邊

团团轉，一边在唱着歌：

可怜的琼妮是在哭啼啼呀，哭啼啼，
可怜的琼妮是在哭呀，在一个明朗的夏天，
請告訴咱們，你为啥哭，为啥哭，为啥哭？
請告訴咱們，你为啥在一个明朗的夏天哭？
我是为着我的爱人，我的爱人，我的爱人哭。
我是在一个明朗的夏天为着我的爱人哭。

在圈子中間的那个女孩子就这样回答。

或者，圈子会停下来，大家仍然手牵着手，高高地举起胳膊，一个玩的孩子就从那高举的胳膊下穿来穿去，这时候，圆圈里的男女孩子就唱着一个比头一个更生动的调子：

从窗戶里进进出出，进进出出，进进出出，

象你从前一样呀。

站着面对着爱人，站着面对着爱人，站着面对
着爱人，

象你从前一样呀。

琼妮·格利瑟罗，羞答答的，灰色眼睛的，鬚发的头低垂着，她就站在約翰的面前。約翰想不到她居然选上了他，因为圆圈里許多孩子都明白約翰过去接近过她，也有人发見每逢她在安息日聖經学校坐在对面座位上，約翰的沒有綳帶盖起的眼睛总时常在探望着她。他听到圆圈里的孩子在嗤笑，臉上就变得猩紅。

在都柏林到处追他呀，到处追，到处追，
象你从前一样。

約翰繞着孩子們的圈圈逃走了，在高舉的胳膊下閃
進閃出，瓊妮在他後頭緊緊地追着。有時，他總跑在前頭，
慢慢兒地慢下來，好等她能夠抓住他，可是臨到最末了快
要給她抓到的時候，他又一閃不見了，所以她不得不伸出一
只胳膊來抱住他。約翰此時假裝着在掙扎脫身，他却
乘機設法給她的女兒的身體來一個突然的親熱的擁
抱，等到圈子上叫起來說：約翰，呸，不要臉！這時，約翰
才立刻把她放了。

於是，在這聰明而溫雅的方式之中，這種玩法，這些
歌唱，自然會接觸到一個時候，那時，這個女孩子會盼望
着他來用嘴親她，那時候，他對於她的勝利的旗幟就是愛
情。

還有，最好的玩法是：男孩子們散學回家了，家庭自
修作業也作完了，大家都到街上尋開心。那時候，有些孩
子們拿些合式的棍子來玩棒球。其餘的孩子也跑回去尋
些舊椅子腳，有彎頭的棍子，手杖，大箱子上的橫梁，一頭
削尖好抓。遊戲分作兩個敵對方，馬上就開始玩——一
方把球打上街這邊來，對方把球打往街那頭去——大家
推推擠擠，嚷嚷罵罵，當球戲不利的时候。可是每逢打中
了球門，取得了勝利，大家就歡呼大叫，興高采烈。約翰這
時候玩得起勁，他的長頭髮擺到眼睛里來，眼睛上的綳帶

塞作一团插进了衣袋，他的臉兴奋得在发紅，滿臉都汗湿了，他时而跑到这，时而跑到那，揮舞着葛奇哥哥的那根棍子，罵罵，嚷嚷，同他們那些好手有时欢呼起来。每逢球到了他面前就使劲地打，撞着誰的脚脛骨太接近了球，他就給它抽一下。同时，他自己的腿也挨过別人的打，一点一滴地在流着血，他也不感觉痛。他这样精力充沛，如生龙活虎一般，所以肚子也忘了飢餓，時間好象停頓了下来，他的声音在街头歌声的合唱里，要算是很高的。

这个新教徒孩子对于 宗教改革的想法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約翰的眼睛痛觉得好一些，他高高兴兴地送別了在下面几家街坊住的两个小孩子，他們正上学去，背着小书包，装着书籍和中餐，都精神很飽滿的。

这两个上学的孩子轉过了街头不見了，約翰就从衣袋里拿出几个石彈和一节粉笔来。他用粉笔在房屋牆壁下，紧靠着窗下，画上一个圓圈，放下一排三个石彈在圓圈中間。他然后走到街道上，再急速地走上一步，就到了街石边上，他从右手里甩出一个石彈，对准着圓圈中間的其他三个石彈射击。第一次努力失敗了，第二次却把两个

石彈打到圈外去了，第三次仔細地描了准，把圈里的最后一个石彈打中飞走了。

他想：我的射击一天一天地更准确了，真的。

突然間，一个象大烏鴉的影子落在他和圓圈里石彈之間的一块空地上，約翰馬上就知道这就是亨特牧师剛剛站在他旁边。

約翰抑制着自己，不让他手里的石彈向圈子里的石彈射击。他只是站着，靜靜地，站在街石的边沿，等候着来听牧师的話，那些話是关于最初創世的事，关于人与上帝的关系的事，那些話就是上帝。

牧师的声音在說：我很高兴瞧見你的眼睛痛已經好了很多，所以你能夠很快活地在玩石彈消遣時間。不过，你知道，咱們要做的事并不是只管玩石彈。除了玩石彈以外，小孩子在世界上还有別的事要做。偶尔之間玩一玩石彈，自然可以；只是偶尔之間，那不算錯；可是一天到晚在玩这个可不行，呵，不能老玩这个。做一个耶穌的小兵得要学习許多东西，除了玩石彈这一条道路以外。你是基督的小兵，是不是？

是，先生。

約翰，你能不能告訴我，你在什么时候受命做基督的一个小兵的呢？

在受洗禮的时候。

很对，約翰；很对，孩子。假如你沒有上过安息日圣

經學校，你就不会懂得这一点，你能够回答大人的問題，多么好呀，是不是？

約翰听着他的恭維，感覺到有一点自豪，究竟亨特牧师并不是这样一个坏家伙。他于是回答說：是，先生。

牧师繼續着說：好得多呀，比玩石彈好得多呀，是不是？

約翰这时候就緊張起来啦。就是这样。老亨特想冷不防抓住他的小辮子。他正想法証明他錯啦。呵，这种做法不公道呀，不公道。

这比玩石彈，尽管玩，要好得多呀，是不是？

我不知道，先生。我宁可玩石彈呢。

亨特牧师的声調变强硬了。他說：可是玩石彈只不过是懶惰，約翰。你不記得聖經上关于懶惰是怎么說的？

我不記得，先生。

約翰，聖經上說：懶惰的灵魂一定会挨餓的。試想一想，挨餓呀！那就是上帝通过世界上曾經活过的最聰明的人所說的話。懶惰的灵魂一定会挨餓。你知道，咱們大家都得要小心謹慎，防止懶惰。說完這句話，亨特牧师的聲音，言語，連他本人都走进屋子里去，象煞有介事似的。

約翰撿起他的石彈，放在衣袋里，靠窗台站着。

真正可怕，对这样的人說話，一点一滴都得要小心在意。約翰繼續在咕嚕着：亨特这个畜生，这个顛三倒四的

家伙，这个专门播弄是非，无恶不作的东西！

約翰向窗戶內窺探一下，瞧見媽媽正洗着地板，馬上站起来欢迎这个大坏蛋。約翰紧靠着窗戶就听到了他們在交談。

約翰听到亨特牧师采取攻势地說：凱西德太太，說老實話，你的孩子必須送進学校里去才行。很显然，他的眼睛已經好得多了。現在他成天花費時間玩石彈，一天天地在玩石彈，这件事，想想也难过。在几年之內，他得要立身處世，所以他必須造就成为一个坚强的新教徒青年，才好生活在这个黑暗的，愁苦的天主教統治的地方。你知道，咱們在四面八方都被天主教圍住，所以咱們每一个人必須盡其力之所及来保持咱們新教改革得来不易的特权才对。

約翰咕嚕着說：亨特这个播弄是非，无恶不作的畜生！

他听到媽媽說：是呀，先生。下个禮拜我就要尽力設法送他進学校。

亨特憤怒地說：呵，不要等下个禮拜，就是今天。現在就是合适的时候，現在就是得救的日子。来吧，把他叫进来，就把他送到学校里去。你現在还没有作完的工作，等你回来再作吧。办完这件事还不要半个鐘头呢。

約翰凶惡地咕嚕着說：亨特这个播弄是非，无恶不作的畜生！

因此，約翰洗淨了手和臉，換上一條乾淨領子，就被拉着向學校走，媽媽在旁邊帶着他，亨特牧師稍許在前面一點兒走。

這要算是一件非常可惡可恨的厄運：約翰就這樣被強迫地拖拖拉拉，跟在這個頭戴軟帽子，頸根系硬領的牧師的屁股後面，現在就要把他送進一座新教徒的學校去讀書。為什麼要上學呢？也許是因為要懂得當年摩西為什麼要看看基督在火燒荊棘里顯現的異象^①，也許是要學習以色列人打敗阿莫該人的史事，也許是要學習基督的從者在安提阿初次被稱為基督徒的史事，也許是實實在在要他學習之後參加新教改革吧。

在十六世紀，簡單純潔的福音，由耶穌基督的使徒所傳下來的福音，已經無疑地達到它的最後殘喘的地步，隨時都有碎當關門的可能。假如真正關門大吉的話，那麼咱們會沒有今天基督徒所享受的這些偉大的和平、安全 and 自由了。那時候，羅馬天主教教皇，紅衣主教，主教以及神父們，他們却不從事於善良規矩的正常交際，乃到處奔波，騎着小馬小驢和戰馬，追求激動人心的消遣；他們無論喜慶或悲哀的時節，總是充好手，逞能干，仿佛只有他們才有特權來把人生的許多樂趣來剝奪掉。黑袍教修道士，白袍教修道士，戴紫色頭巾的僧侶，戴棕色帽

^① 見“舊約”“出埃及記”第三章。

子的教士，穿大紅袈裟的紅衣主教，戴主教法冠的修道院長，這些人到处挨門逐戶在剝削侵蝕一般普通人民。天主教對人民勒索苛捐重稅，向教徒征收的什一所得稅，到处勒取，毫無厭足，究竟這種做法，對於他們的天國却不見得有什麼好處。還有人把一些所謂宗教聖者的破布，骨头，瓶子等東西用寶石裝璜起來，舉行聖禮游行，給一般渾渾噩噩的老百姓尊敬崇拜。造就大主教的修道院，造就的聖者之多，好象是用蒸汽機製造似的；這些人可算多極了，如果有人請他們每一個來祈禱，他就得要繼續搞到一天十小時，連茶飯也不要吃，這樣搞法，根據一個教會里的權威人士計算，要听完他們的連續禱告，總共要花三十六萬五千年才听得完。這些人只顧祈禱，所以上帝就很少機會到人間來順便看看，听听世人對他的談論禮贊。

據接近教會內幕中的人所經常傳說：假如要禁止一個僧侶不接近女色，就得要把他關閉在一付石棺材里面，每隔几小時他要吃点快餐，這時候放他出來一陣，就要一百個槍兵監視才行。這種保障婦女的办法既然花費太多，也太麻煩，僧侶們于是就能夠任意胡為，結果，那時候全世界沒有一個少女不知道此中三昧的，即便她閉起眼睛，心不在焉，也能辨別真偽。世人對於僧侶的奸淫放肆如果胆敢稍為抱怨一下，天主教就對他迎頭痛擊，處以破門出教的重罰，使他沉淪地獄，經万万千千年代而毫無機會

落到地獄的底层；他每下墜一呎，所受到的苦刑就更慘酷；而每花一秒钟下墜一英寸的时候，他所感受到苦刑的力量就更强烈。在他打下地獄，永远墜落的时候，他免不了时常記得有一个僧侶正在拚命地奸污他的正式妻子，这可使他更为痛心。

天主教淫威到了这个地步，于是一般可怜的人民想望世局的改变，想望到不堪的地步，以为世局的改变，可以稍为少讲一点儿来生来世，稍为多讲一点儿今生今世。人民于是秘密地禱告上帝，他們的禱告可能被上帝听到了，因为就在这时候，約莫在这时候，有一个奥古斯督派^①僧侶，他久住在威屯堡僧寺里，开始翻閱聖經。这本聖經是用一根粗鍊子系牢在一張大肚子的桌上的，防止不能讀書写字的人来偷窃聖經。这个僧侶，名叫馬丁·路德，在日光，月光，星光和燭光之下勤勤懇懇地在誦讀复誦讀，一直誦讀到他的眼睛几乎瞎了，那时候他讀到了一些东西，大大地为之震惊。因为所讀到的东西是和他本人以前所讀到的沒有一點儿相象，也和他所听見任何別人讀到的沒有一點儿相象，現在他讀到的东西，好的是这么好，坏的是这么坏，所以他就繼續讀下去，永远地讀

^① 奥古斯督 (Augustine, 354—430)，基督教初期的圣僧，本迦太基人，后虔信基督教，其作品以“忏悔”和“神之都”为著。当时信奉他这一派的僧侶名奥古斯督派。这就是指改革宗教的馬丁·路德。

下去。当他遇到疑难不解的时候就祷告上帝。他把圣经上所写到的，或是一切曾经宣讲过的，关于天堂和地狱，关于地球和一切蕴藏在地球下面的东西，关于海洋和海里的一切东西，统统放在心里来思索考虑，于是他才明了他本人所处的恰好是什么样一个地位，他又发现了在世间万物之中，在这儿，在那儿，都存在着区别差异；这些差异都经不得调查研究，也就是说，一经研究就容易明白的。这些差异却有一种危险的倾向来欺骗，腐化一般天真纯朴和笨拙的世人，因为他们只要能够少花一点辛劳，用相当合理的代价向天国得到面包的时候，他们是急于尽其力之所及，在精神和实质上侍奉上帝的。

因此，马丁·路德就拍拍胸膛。当他拍胸膛拍得很厉害，很沉重的时候，他说：我对了呢，还是我错了呢？对于路德的疑问，有一个声音在回答，这个声音是很幽静，很细小的，路德几乎没有听到。这个声音起初是从黑暗中发出来的。然后又有一个声音从光明发出来回答，这个声音比前不同，又高亢，又尖锐，差不多把他的耳鼓都震破了。这两个高低不同的声音虽然是在不同的时候说出来的，可是在一起发着声响，说：路德呀，你赶忙起来，把福音的真谛传布给人间。因为由于你的宣教和真理的显示，会有成群大队的战士起来，他们打着鼓，吹着号，带着大小枪炮，开着巨大战舰，于是乎在相当时期之内就把世界上所有的红人呀，黄人呀，黑人呀一起征服下来，变

成白人的守法的，敬畏上帝的，最服从的手下人。

路德听到了这些声音的启示之后，站立起来，如同一个得到振作的精力充沛的巨人。他经过穷思冥想，就大彻大悟了。他明白天主教会所孜孜以求的唯一的東西是什么：是多积金銀財帛以作未雨綢繆。这种搜括錢財的做法却同聖經所明白昭戒的話背道而馳的。既然教会要錢，于是一般芸芸众生，搖搖擺擺地，蠕蠕動動地，拖拖沓沓地向天國之門所在的曼德勒前進的時候，被教会搜括一陣，就未免要过分地耽擱他們的行程。

路德于是告訴这些純朴的人民，教他們放弃对于天主教會的規律的服从，教他們大凡觀察一切所謂真實的事，一切所謂誠敬的事，一切所謂公道的事，一切所謂可愛的事，一切所謂名聲好的事，都必須运用他們自己的判斷力才行；教他們仅仅应用聖經当作过去的，現在的和將來的一切事物的知識的公共寶庫，由此再凭自己来决定：什么是應該相信的，什么是應該說的，什么是應該做的。

可是天主教的教皇們和教士們却开始大踏步地反对他，指駁他，斗争他，迫害他，想尽办法去出賣他，去磔死他。路德却坚持他的立場，穿着他自己的本色服裝，不怕打击，好象磐石一般地站着，滔滔不絕地在嘲笑着他們，对着他們的憤怒的臉龐予以嬉笑怒罵。路德告訴他們說，如果他們想要他安靜地坐下不言不語，除非他們在早晨老早就起來。路德从此以后繼續不斷地把从上帝直接傳

来的真理大声疾呼地向世人宣教。于是许多国王们，富商大贾们，这些人原来一生奉信耶稣基督的真理的，而且奉信马丁·路德的宣教的，平生不愿欺虐邻里的，这些人，不论成败利钝，都围绕这位宗教改革者来暗鸣叱咤，奔驰拥护，鼓舞欢呼。而且大家告诉路德说，任凭怎样不要气馁，上帝会及时排难救急的。路德受到了群众的鼓舞，于是相信一切，啐一口唾沫在手掌上，表示下决心要加紧努力，就说：让那些天主教徒都来吧，有我对付他们。从这个时候起，路德的地位增强了，无论起起落落，进进出出，无论他所辩论的是什么，他变成坚强不拔的了。

路德于是决定对天主教的黑暗予以打击破坏，他就猛力下手攻击，把天主教会出卖赦罪券那宗买卖干脆革除，因为这乃是一种龌龊的迷信，是用冠冕堂皇的词句准许任何人无法无天地干，从掷钱赌博以至于杀害人命，干了罪恶勾当之后，都可买到赦罪券了结，只要把相当的金钱塞进一个天主教神父的裤子后面口袋里就行。于是乎大的国王们，小的国王们，神圣罗马帝国的侯爵们，伯爵领主们，穿着金银绸缎的以及经营黑檀，象牙，咖啡，茶叶买卖的富商巨贾们都拔剑而起，鼓励路德前进，他们叫道：马丁，前进吧，老朋友，对上帝发誓，给那些混账天主教徒痛揍一顿，把他们的肠肚剝出来，这样，就给他们知道，主就是咱们的上帝，上帝是仁慈的，他是主宰天下万

国的。还要給他們知道，凡屬純潔誠朴的靈魂，只須从聖經上略讀几句句字就会明白許多事物，就会明白怎样去公公道道地应付現在的人，过去的人和将来的人。这样，你的名字，只要太阳运行，只要地球靜止，你的名字就將成为世世代代的被天主教徒清洗出来的新教徒的一面旗帜，成为他們所欢呼拥护的目标，成为他們的保护者。

于是，馬丁·路德就奋发激励起来了。根据千卷万卷的文件証明，路德指示給众人知道：凡屬聖經上的最秘密的言語，向来就是大天使也难以捉摸的，現在就是嬰孩稚子都能够了解，只要他們真想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不是真理，正如从前耶穌的圣徒和先知所写下的一样。

可是羅馬天主教会这只魔鬼却为他的地位着起急来了。它煽动了那些教皇，大主教，男女修道院长們，惱羞成怒，于是他們就对于所有决心純潔誠朴地信奉上帝的新教徒們发动了慘酷的战争，于是就在信奉上帝者和追随魔鬼者之間爆发了許多殘酷的战争。因此，双方都有万万千千的人被杀，其目的在保护基督教会不致于灭亡。

馬丁·路德現在对上帝和对自己都心平气和，于是繼續把基督教信仰加以淨化，加以保障，加以治疗，加以强化；使新教徒愉快地各安生业，知道天堂在上，人人可进；这种情形在高樓深閣的紅衣主教們看起来，惊慌失措，内心恐惧。当他們瞧見世人忙于真正敬奉上帝，日日夜夜，毫无滯碍，当他們听到世人心心相印地歌頌上帝，

这些天主教大佬們就仓仓忙忙地躲进帳幕，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

于是，基督教的真理，整个的真理，仅有的真理，在上帝保佑之下，就象电光一样地散布开了。有些人一心一意地在寻求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就象紅光奔涌，而来到这些人的跟前。从此以后，千千万万的人排起长龙队来，带着小孩子来誦讀聖經。父母在誦讀聖經，孩子們却攀着系在聖經上的鉄鏈子打秋千，于是人們的生活就开始为聖經而兴奋得沸騰起来，从此生活得特別地美滿和幸福，因为所有人們的心都充滿了安宁。

后来，事实經過是这样：那些沒有得到真理的旧教徒就对于得到真理的新教徒惱羞成怒，在新旧两者之間于是对于真理这两个字起了大大的爭端：究竟真理从何而来，在何处存留，到何处去了？彼此爭辯不休，就互相糾扭，发生一場恶打狠斗，一直到現今还是如此。新教徒被那沒有得到真理的旧教徒俘虏了，就被砍去右手，切去鼻子，把脑袋朝上，用火刑燒死；那些得到真理的新教徒却对于他們的俘虏大发慈悲，因为他们只砍掉他們的左手，切下鼻子，把脑袋朝下，用火刑燒死，好让他们死得更快一点儿。

于是，宗教改革达到了全部英国，一部分的爱尔兰。宗教改革而且带来了聖經和热爱真理，爱情，和平，正义，快乐和公道，在全国直直的道路上和圓圓的角落里。从

此，英国的国力越来越扩张，她的威势越来越强大，拥有全世界最优良的军队，最伟大的海军，最庞大的预算，最英明的政治家。英国于是出发征服了许多民族，用仁爱和伟大的策划把野蛮的民族也开化驯服了。从此，白人，黑人，黄人都前来，安静地在她的掌中就食。一切这些事情之所以完成，为的是真理可以实现，这是先知们所说过的，说那些可惊异的人物从来不失去对于圣经的热爱，也不失去对于圣经的坚强的信心。

马丁·路德的新教真理也有一两个波浪溅上了爱尔兰。所以，在相当时间过程中，亨特牧师降生于新教徒环境里，造就成为一个牧师。约翰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新教徒，他所处的环境使他应该追随这位带软帽子，系硬领子，脑袋光秃象鸡蛋的，老的天堂忠实从者之后。约翰从此就加入到这位牧师所领导的一大群顽童之中，这些孩子们就这样躲躲闪闪，摸摸索索，接受这种破破烂烂的教育，原来这种教育乃是新教教会和政府供给一般贫苦家庭的孩子的，因为他们找不到更好的教育他们的孩子的地方。

亨特牧师领着约翰和他的妈妈走到了学校的门口。

亨特说：进去吧，如果你努力用功做一个好孩子，你一定会成功的，上帝会保佑你的。

这位宗教的大盗蹒跚地走开了，约翰和他的妈妈向前面走，走到门口阴暗的地方，再向前就到达了学校里更

里面的阴暗的去处。

梦里学校

在学校黑暗的門廊里，約翰从媽媽牽着的手里拚命地拉回來，抽抽噎噎地說：醫生講，我不可做什么，只要吃好些，呆在新鮮空氣里。

媽媽說：你呆在这里也象在家里一樣，睜着眼兒瞧瞧你的可憐的爸爸遺留的書本里的圖畫也好。還有，你的爸爸一想到他的小兒子將來長大只是一個傻瓜，他在天上也不快活的。

媽媽把那扇厚門打開，那扇門好象監獄里的厚門一樣，她把約翰拖進去，他就感覺到非常害怕。他們走到校長的桌位面前，校長坐着在改高年級學生的練習本。他是一個六十歲的人，他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地在瞧着每個人和每樣東西。他有一個粉紅色的禿頭，周圍有一圈圈的白頭髮，他的臉上一半蓋上了羊排胡須，可沒有他的臉色那麼蒼白，據約翰後來听人家說，乃是由于獨自喝威士忌酒太多了點兒的緣故。他是一個代表康尼馬拉州的愛爾蘭本地議員，名叫史洛干。他抬起頭來，偷偷摸摸地望了一下約翰和他的媽媽。

他說：呵，歡迎牧師告訴我的新來的聰明的小學生。

他一面說，一面用他的沒有血色的，青筋鼓起的，骨瘦如柴的手在摸約翰的腦袋。他把約翰拖近一點兒，讓他的灰白的眼睛盯着孩子的畏怯的眼睛，於是繼續着說：別怕呀，小孩。他又從桌子邊抓起一根象蛇樣的筭棍，伸在約翰那只好眼睛前面。他又說，你自己瞧瞧吧，它不是這樣一個可怕的东西吧，是不是？

媽媽說：約翰是一個幼弱的孩子，他的眼睛有毛病，得要溫和地對待他才好。

校長緊綳起嘴唇皮笑了一笑，說：遇必要時咱們才處罰咱們的孩子。他於是從桌子邊站起來，抓住媽媽的胳膊，把她推向門口去。他說：好大嫂，回你的家吧，謝謝上帝，你的孩子已經進了學校，他能夠在這兒享受有益于他的身心的教育啦。

校長於是領他到一個班上，那兒正在懶洋洋地唱算術的加法表。他讓約翰坐在兩個孩子中間的一張板凳上，囑咐他說：要乖乖的，把眼睛盯着老師，同孩子們一起覆念老師講的东西。

四加一等於五，四加二等於六，四加三等於七，四加四等於八，孩子們單調的合唱在繼續下去，而約翰的一只好眼睛却昏昏沉沉地望着——一幅世界地圖上的綠色的，棕色的，黃色的，紫色的國家，地圖上把大英帝國的領地着上鮮紅的顏色，所有這些國家的周圍却是淡藍色的海水。這時候，茫茫的全世界所有的孩子們都念着：四加五等於

九,四加六等于十,四加七等于十一。这些孩子們在他們周圍那些紫色的,紅色的,綠色的,黄色的国土里都这么念着。这时候,約翰好象在向前走^①,一面嘴里还咕嚕着:四加八等于十二,四加九等于十三——这时候,他好象沿着一条白色大路在走着——这条路白得象飄着的雪——他两边的路旁种满了水仙花,花瓣大得象早餐的大杯子,花儿对他点点头又点点头。当約翰在这雪白的路上前进的时候,花儿又伸展出来它們的花朵,让腰間有猩紅顏色带的大黑蜜蜂爬进去,还有黑色大腰带的大紅蜜蜂爬进去。还有紫色蝴蝶,前面翅膀尖上长着象緞子般的黑色点点,后面翅膀尖上长着象緞子般的金色点点,紅色的触須在黄色的水仙花瓣里滑来滑去滑遍了。还有綠色蝴蝶,翅膀比任何人的手要大得多,上面显着弯弯曲曲的,发亮的,深藍色的文彩,翅膀尖上鑲上了古銅色的边。还有更大的蝴蝶,前面翅膀是白色,上面嵌着綠色的星星;后面翅膀是綠色,上面鑲着白色的星星。这些蝴蝶和其他的蝴蝶在这些美丽的,金黄色的水仙花的一大片可爱的領域里,时出时进,穿梭也似地飞着。

头上的天空,比那翅膀上有藍点的蝴蝶的藍色还要藍得多。經過那天空的深藍色,白云朵朵在飄揚着,时而飄得这样低沉下来,所以它們有些还反映着水仙花的金

① 从这行起,描写約翰在做夢。

黃色。許多美麗的樹排列在約翰所行走的路上，有些樹里發出麝香草的香味，另一些樹發出肉桂的香味。有些樹開着层层迭迭密集的花朵，把樹干都壓彎了；還有些樹累累堆堆地結着李子，象蘋果那麼大；還有的結着櫻桃，比最大的李子還要大些。這些果實成千成百地掛在樹枝子上，所以約翰一面沿着雪白的大路上走，一面吃它一個飽。

約翰轉過一個彎，走到一個黃銅大門面前，在那巨大的黃銅大門上有一扇門上面鑲着銀制的兒童形象，他們在敲着黃金的鼓；在另一扇門上嵌着金打的兒童形象，他們在吹着白銀號角。在這些吹號打鼓的兒童形象的頭頂上寫着字：學校。約翰停下來，詫異着。正在詫異的時候，雙扇大門慢慢兒地打開了，白銀制的人象打着黃金的鼓，黃金制的人象吹着白銀的號。

等到雙扇大門完全打開了，兩個孩子象鳥兒似地跑出來，手里拿着短柄尖鋒的矛，他們到約翰面前低低地行了個鞠躬禮，說：歡迎上帝的孩子，歡迎天國的繼承者。進來吧，趾高氣揚在有权力的座位上的智慧者為你的小小的心靈準備道路，了解現在的和將來的人生的一切莊嚴和神祕。

那兩個象鳥兒樣的男孩子，手里拿着矛，溫和地領着約翰走進打開了的大門。他們一感覺到他在戰戰兢兢地發抖，就對他說：小孩，你的心別煩惱呀。然後，他們把矛伸到他的眼前，約翰發見矛尖是甜巧克力糖做的，很巧妙

地盖上一层薄薄的銀絲。于是他們走过一个可爱的忍冬香花林巷子，上面盖着大的喇叭形花朵，这些花朵早晨是嫩白色，中午是赤金色，夕阳西下的时候是深深的暗紅色。然后，他們又走过一条狭窄的番紅花树巷子，出来达到一个小小的林中空地，那充滿着碧綠的芳草，和新鮮的花朵。也就在那儿，在櫻草花堤上面，坐着一个灰白胡子的老家伙。老家伙就問約翰姓甚名誰，住居何处，然后拿一枝金笔把它完全写下来，金笔的尖子是发亮的翡翠做的，写在一块巨大的白黑板上，黑板的边緣鑲着珠宝。約翰被人領到一間浴室里去，浴室就藏在开花的山榿树林里面，浴盆里的水是可爱的，温热的，加了很多香料。洗完了澡，他就用温馨的油擦得光滑滑的，好象嬰孩的皮肤。然后，穿上了綢緞衣服，軟綿綿的好象清晨时光剛剛起来的，露珠儿浸潤着的草場上的芳草。然后，約翰就被宣布为收拾停当了，可以自由自在地到处游蕩，或者是和大的小的孩子們玩耍，这时候孩子們正聚集在四处，在小山上，在草場上，在溪谷里。

在每一个小山上有一个塔楼，塔楼上面有一个守望者。他在瞧着是否有任何孩子玩耍疲倦了，好把他坐下来，放在青苔做的床席上休息；如果一个孩子覺得有点餓了，守望者就叫給他一片擦了糖醬的葡萄干面包；每个守望者准备着穿了綫的針，碰着游戏的孩子們中間有人破了衣縫，掉了扣扭，就給他縫縫补补。这一帶地方的道

路都鋪上了瓷磚，顏色是很鮮艷的——紅的，綠的，檸檬黃的，紺青的，橙黃的，黑的——五花八門的式樣。當約翰同些孩子混熟了的時候，他發現在那兒很少的人能夠講英語，因為英語很難學；所以他們大多數是講拉丁話，當他們來的時候，就說：*quo vadis?*^① 當他們要走的時候，就回答着說：*Venie vayne vicinity vo.*^② 橘子林和檸檬林在向着左方和右方伸出遠遠地到多少英里。橘子甜得象最甜的糖，檸檬就有蜜糖的味道，不過還微微地帶一點苦味。梨樹，蘋果樹，李樹和櫻桃樹也很多，樹枝修剪得很巧妙，所以最高的果實也可以給那些走來走去的，能夠翹起腳尖站着的最小的孩子伸手摘得到。櫛樹到處都有，樹上挂着繩索給人打秋千。在一畦一畦的大紅草莓地里，稚弱的嬰孩躺在蘆葦做的窩里的苔蘚上。所有這些小孩子，跑的跑，跳的跳，打秋千的打秋千，捉人玩的捉人玩，還有睡在蘆葦窩里的嬰孩這時候偶爾醒過來了，所有這些孩子們同聲一氣地唱這個歌：咱們整天兒地在這兒快活。興高采烈的婦女們手里拿着手杖在這兒走來走去，監視着孩子們玩。領路的人用拉丁話告訴約翰說：這些婦女是特別雇來用笞杖笞責任何孩子，如果他不利用每一秒鐘時間來享受這兒所給的快樂的話。因此，大家

① 拉丁語，原意是：你到哪里去？

② 拉丁語，原意是：我到附近地方去。

保証不許一个孩子忘記一下他是一个基督徒,是上帝的孩子,是天国的一个繼承者。

一排一排的,有矮小座位的馬桶就藏在深深的花朵林里,几百只咯咯叫的,五顏六色的孔雀就在中間豎起尾巴走上走下,芬芳馥郁的树枝低垂在馬桶上面,枝头成群的小鳥兒——紅的,藍的,紫的,綠的,黃的——立刻开始齐声歌唱,每逢任何孩子一坐上馬桶为自己和一般人类尽职的时候,鳥兒总是繼續唱个不休。

太阳永远温和地照射着,除了打这儿經過的蝴蝶和蜜蜂的腿上时常掉下来一小陣的花粉外,是没有什么其它的东西从青天落下来的。黑身白头的兔子和黑头白身的兔子,每当黄昏时候就从紫色的和白色的石南密林里走出来,石南的花鈴大得象針箍一样,兔子出来同孩子們玩,一玩玩到月亮出来。

一个号角微微地吹了一下,大家就坐下来吃一頓水果和雪白的面包。面包是在磁灶上烤的,灶藏在远远的小山里,面包上面盖着一堆一堆的野蜂蜜,是清晨从做在大一点的树窩的巢里剛剛采来的。当夜幕真正降落的时候,孩子們还是被驅策着恣情玩耍,后来就温和地躺下来睡在麝香和細絲花边的床上。紫色的天空里一輪橙黃的月亮盯着孩子們的臉龐,在天宇每个角落里花花哨哨地列着新出的,拥挤的星星。于是約翰睡熟了。

突然,有什么东西从他睡臥的麝香和花边床上在爬

劲，他的手被一阵厉害的疼痛所震动。他一跳跳起来，尽量在高声地哭。他听到周围一片笑声。他把好眼睛上的绷带拨开，就瞧见校长的微白眼珠在盯着他。校长问：这是睡觉的地方吗？约翰一面把痛得发烫的手放进口里，让唾沫缓和挨打的刺痛。校长又问：这是睡觉的地方吗？是呢，还是不是呢，孩子？约翰咕嘟着说：不是，先生。

校长说：举起左手来，给你戳一下，好同右手的痛处保持平衡，两只手都搞痛了，你就可以清醒几秒钟。

约翰伸出了手，鞭子打在手心里象闪电一般，送来一阵刺痛通过他的脑筋，这可使他发起抖来。他把左手插进右胳肢窝里，紧紧地压着来阻止那痛楚。他低下头来想把眼睛里冒出的眼泪掩藏起来。

校长说：轻轻地打一頓掌心就打出眼泪来啦。他不算是个英雄好汉。孩子们，他是不是？全堂嗤笑起来作为回答。

校长吼着说：孩子，把手放在背后，把他们放在背后呀，抬起头来，眼睛望着老师。

班上嗡嗡地哼着：三乘一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三四一十二。

一个大手大脚的，肩膀宽阔的，差不多十四岁的孩子，头上堆一堆茶红色头发，象公牛似的脸也很能够笑一笑，他的名字叫乔治·密德尔顿。约翰挨打的时候，他静静地望着眼前经过的一切，他嘴唇上显得一股要骂人

的神气；现在他把眼睛盯着史洛干校长。全校只有这一个孩子是史洛干怕打的。

史洛干逗留了几分钟，听着班上嗡嗡地在念功课。然后他走开了，开始接着教他自己的那个班。

当史洛干走过他的面前的时候，密德尔顿高声地说：象那个样子去打一个半死的小孩子真是该死的可耻。

又是痛的威胁

一阵热辣辣的刺痛，越来越厉害，然后慢慢儿地消沉下去；再等一会儿又厉害起来，变成一片坐卧不安的胸筋震痛。这样一顿痛打使约翰明白了原来差不多快好的旧的打疮，而今又加上了新的打疮，他又要熬受多少时间的苦楚。

他心想：这个就是学校，这就是上学校的结果。等到他的眼睛好了些，他可抵抗不住那种诱惑，睁着眼珠儿在瞧着老师在黑板上写的是啥东西；他也忍不住要侧望一下班上所用的书本，瞧瞧那儿的图画；他也忍不住要跟着听一听老师在讲啥东西。这样一劳神，所得到的后果就是这么一些——多少个夜晚得要在床上扭着发痛，每一分钟是一阵一阵的疼痛。

世界上居然建立这样的学校，生出这样的老师，世上

帝的咒詛降臨到每一個這樣的學校和老師吧！瞧他們怎樣在弄得他發狂呀，瞧他們談到這還滿不在乎呀！輕率的，傲慢的，神聖不可侵犯的亨特牧師和他的上帝是對於這些痛苦要負責任的。他說上帝會幫助每一個勇敢的忍耐的小孩子忍受這種苦痛。神聖的牧師亨特常說：大凡一般孩子度過少年時代若是完全沒有挨過痛打，他們可就糟糕得很。他又說：若是孩子們真的沒有挨過打，那就誰也沒法制裁他們。他又說：雖然孩子們還不很懂得這個道理，要知道任何人受過什麼痛苦，其中總有某些道理的。亨特牧師每逢一講到這些話，那個狡猾的，花言巧語的史洛干也就隨聲附和。傲慢的，輕率的，神聖的老亨特還更進一步在講：上帝降下痛苦給咱們，是來試驗咱們的。咱們若是能夠象應該忍受的樣子去忍受這些痛苦，毫不怨天尤人，那末，經受痛苦過來的咱們，就象經受過烈火提煉過的純金一般，也就一定地會在天國的天使的面前顯得光輝燦爛的。其實，天使即使想試一試，也不知怎樣來感覺挨打的痛苦；假如天使們能夠找到機會瞧瞧那位輕率的，神聖的亨特牧師和那位狡猾的，花言巧語的史洛干挺起大肚子在那兒蠕蠕蠢動，而我的眼珠里却鉗着一陣刺痛，他們也許會大笑一陣的吧！

約翰在床上翻來復去，喊着又喊着媽媽。媽媽聽到呼喊，快快地來到他的旁邊。

他說：又痛起來啦，又痛起來啦，又痛起來啦，媽媽。

他伏着身子，把脑袋深深地插进那硬帮帮的，一块高一块低的枕袋里去，这样，就把他的头从床的平面上稍为垫高了一点儿。

媽媽輕輕地說：也許你只是在想象着痛。

他学着說：啥想象着痛呀！他叫起來說：我告訴你，我并不是在想象着痛呀。他又接着說：你这样講，可見你就原来是这样关心我的病咯！

咱們到医院里去，滴点眼药就可以再把你治好的。

媽媽把破布浸在冷水里，綁在他的两边太阳穴上，等它們給痛的發燒弄热了，又取下来，再浸在冷水里，然后又綁在他的太阳穴边。

媽媽用一个抑制的声調說：約翰，你得要想法睡覺才好，因为我五点钟就得要起来替藹奇哥哥作早餐，好等他去上工。

約翰呻吟着說：那就是你所关心的咯，你所关心我的眼痛就是这些咯。

媽媽繼續在把浸湿冷水的破布取下来，再浸湿，綁上去，一直搞到最后，約翰才安靜地躺着睡一个不宁贴的覺，然后媽媽也倒在他的旁边，瞌睡着。如果孩子睡梦里的呻吟使她知道孩子已經醒啦，說是又痛得厉害起来啦，媽媽就馬上可以听得到。

清晨的阳光从窗戶里爬进来了，照进了媽媽好不容易才閉上的眼睛；她醒了，一身硬帮帮地，忧心忡忡地，筋疲

力尽地。她睁着眼睛向那个老闹钟瞧一瞧，已经快到早晨五点啦。一身硬帮帮地，筋疲力尽地，妈妈从约翰躺着睡觉的床边站起来，生起了火，搁上水壶，坐下来等水烧滚。等到水壶开始叫起来，她喊醒葛奇起床。等到水壶烧滚了，她冲了茶，替自己倒一杯，一点一滴地沉思地喝下去。

这样看起来，仿佛她的最小的孩子会瞎眼睛啦。真怪，医生们总不告诉她是什么毛病。假如她有一两个金镑给医生，他们会快快儿地告诉她的。快到医院里去吧，把药水点进他的眼睛吧，然后再跑出来；这就是去诊病的仪式。就是晓得了这是怎么样的一种眼睛毛病，对于她和孩子究竟又有什么好处呢？只有上帝知道。

妈妈瞧一瞧维多利亚女王的画像，一顶小小的王冠戴在她的灰白头上，白的面纱罩在她的脖子上，罩在她的光光的肩膀上。有够多的珠宝嵌在她的王冠上，足够维持他们活一辈子，还有一点儿剩余给那些穷光蛋。有给帝王戴上的珠宝的王冠，也有给耶稣戴上的荆冠^①，妈妈自己的孩子却戴上一顶浸湿了的破布做的帽子，想和缓他头上两边太阳穴的疼痛。

医生吩咐道：给孩子吃些最好的营养。肉汤，麦片

^① 据“圣经”载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前，犹太法官要他戴上荆棘的帽子。

粥，牛乳，牛油和雞蛋；我想，如果還有遺下的東西沒有提到，那就是來些花朵。醫生要怎樣吩咐吃什麼東西這是很容易的，反正不要他們付錢。

媽媽作好藹奇的早餐。藹奇走出來，還充滿了睡意，很快地吞下了茶和麵包，然後倉倉忙忙地上每日快報社里去。這家報社是一個芒色爾先生辦的，是代表愛爾蘭的殷實戶和教會的，當時很是盛行。藹奇在那報社的出版部工作，每天從早晨六點一直到晚上七點，每周工資是十個先令。到了八點鐘，媽媽準備好了約翰的早餐，就是切了幾片麵包，在熬的茶里加一點熱水。她放兩個杯的和碟子在桌子上。此外還有一隻糖缸，裝了半缸的細白砂糖；另外還有一隻奶油罐，裝了半個辨士的牛乳，這種食料可很寶貴，因這一家三口人這一天所吃的茶杯都要沾一點光分它一點兒牛乳。一切作完了之後，媽媽瞧瞧睡在床上病得很不整飭的孩子，瞧瞧他的消瘦的臉，臉差不多全給圍在頭上的濕布遮蓋了，媽媽嘆息了，她還咕嚕着：——如果他一生下來就瞎了眼睛，那還更糟糕呢，那樣就毫無希望了。

媽媽走到床边，輕輕地搖一搖睡着的孩子的肩膀。約翰伸了一伸手脚，嘴里咕嚕着說：好吧，一下子就起來的。

媽媽一面搖着他，沒有先前那麼溫和，一面說：上醫院啦，約翰。今天早晨，上醫院去。假如咱們九點半還不到那兒，咱們得要等一整天啦。水壺里的水已經滾了，准

备着你洗眼睛。馬上坐起来吧，頂好就起来，——多呆一陣就糟啦。

媽媽拿进一只臉盆，装了半盆冒气的水，端到床边，帮着孩子洗眼睛，一直等到眼皮洗軟了，他能够打开那只所謂好的眼睛。她把綑帶纏在那只痛眼睛上，然后他穿起衣裳，坐下来，吃早餐。媽媽把灰煤堆在火上，封灭了火。把早餐用具洗干净了，把約翰的帽子戴在他头上。从抽屉里取出那張門票，憑票才准作为病人进医院的。她瞧瞧票面上的日期，发見这張票已經在两天以前过期了。她知道这个时候她沒有六个辨士去换新票。也許医院里的人不会看出来，虽然那个門房經常是要查查票，瞧瞧应付錢的病人是不是按期繳費的。她得要碰碰机会。

他們仓忙地向街那头走，赶上了一輛街車，把他們送到医院附近，只花一个辨士。天上的云层层迭迭地堆起来，每逢太阳从这灰色的云层里露出来，約翰就把他的头伏在胸口上。他們不久就到了医院，坐在那門診候診室的磨光了的黑松木板凳上。每隔五分十分鐘外科医生工作室的鈴子叮叮当地响起来，坐近門口的病人就站起来，走进去受檢查和治疗；其他的病人移上来，騰开位子給剛到的那些人坐。最后，約翰同他的媽媽发现他們自己已經坐到門口边，等待着鈴子响来告訴他們說是外科医生已准备好了来看他們。媽媽把孩子头上的綑帶解掉，准备馬上就檢驗，因为医生們不喜欢糟蹋時間。小鈴子

叮叮当地响了，他們进去了。今天这一回却是一个漂亮的年輕人，他已經做了住院医生。这位年輕的外科医生吩咐护士把病历詳案取来，原来病历已經归了医院的档案作为参考。他瞧瞧詳案，然后望望約翰和他的媽媽。医生把他的头抬起来瞧瞧他的眼睛，从那巨大的窗戶里涌进来的光綫一路刺进了他的眼睛，約翰磨擦着他的牙齿。

年輕的外科医生咕嚕着說：呀，又是一个。最近这几天左边眼睛变坏了很多啦，是不是？他問着。你好几个礼拜沒有到这儿来啦。

他的眼睛似乎差不多好了，先生；所以我以为他用不着再到这儿来。

他要不要繼續来，这是要咱們医生說的。从今以后，他得要上医院来，一直等到医生們說他可以停止不来才行。

媽媽咕嚕着說：孩子得要上学去呀。

医生說：天呀，太太，孩子的眼睛是这样，他就不能进学校去。医生的眼睛望了一下媽媽的破旧衣裳，接着說：孩子吃不到好多东西，是不是？

不多呀，先生。

医生于是着重地說：那末，假如孩子吃的营养不够，他就得要尽量得到新鮮空气。从早到晚，让他呆在外面新鮮空气里，空气，空气，空气呀。

孩子在学校里并不要做啥事，只是坐下听讲。牧师要他上学去，他说，上学对于他没有任何妨害。

医生抢着说：对孩子身体有没有妨害，这该让我来说，不是让牧师来说的呀。你们的牧师叫什么名字？

亨特牧师，先生。

外科医生就飞快地写在一张医院的笔记纸上。他说：把这张字交给你们的牧师。他于是念出他所写在那张医院笔记纸上的话。

亨特牧师：

据悉您一定要我所治疗的病人约翰·凯西德上学校。孩子的眼睛太坏了，不能再受上学的烦累。他必须尽量地呆在露天新鲜空气之中，在公园里，在街上，随便在啥地方。这是我做医生的所严格吩咐的话。他的妈妈必须去执行，请您切莫去干涉。

乔埃斯医生

医生说：把这张字交给他。于是他把信交给约翰的妈妈。

妈妈并不想接受那封信。妈妈咕嘟着说：呵，我不敢把这封信交给他，先生。

他问：为啥不敢呢？

牧师会发脾气的，而且这样对于孩子将来长大了的时候，也有妨害。

医生沉静了几分钟，然后他慢慢儿地撕破了信，把碎

片甩进他的桌子旁边的廢紙簍里。

我不明白，假如孩子瞎了眼睛，牧师会替他做什么——大概是給他一封信介紹他到盲人院去。医生于是把处方交給他，并且說：向葯房去取葯，星期三把孩子再帶到这儿来，不管上学不上学。于是叮当一下打了鈴，准备了看另一个病人的病。

取了处方的葯以后，他們离开了医院，上了街車，又回到家了。

娘儿俩一个字都沒提到上学。約翰內心里暗自高兴起来，今后好久时间，也許永远終身，也許有多少个年头，也許永远終身，不再受那种苦痛，坐在那儿，靜悄悄地，硬帮帮地，瞌睡蒙蒙地在嗡嗡地哼着語文和算术的調儿。

因此，他就高高兴兴地吞下一調羹的巴里氏磷制补葯，虽然事前并没有吃过什么飯。他揚揚得意地說，这位新的年輕的医生将来会成为一個很聰明的医生。然后，在出去上街玩以前，他在那張馬鬃綳的沙发椅子上伸着躺下来休息一下。这时候，媽媽披上襦裙，防止受潮湿，在擦洗房間里的地板。她一面擦，一面在唱。約翰瞧見媽媽的大大的黑眼睛在发光，当她唱着：

她是又可愛，又美丽，如象夏天里的玫瑰。
不仅是她的美丽，得到了我的情意，
乃是她眼睛里的真理，永远在灿耀，
使我爱上了瑪丽，特拉里的玫瑰！

这种景象，比起哼語文和算术歌要好得多呀。于是約翰提高了声音，同媽媽一起来唱：

她是又可爱，又美丽，如象夏天里的玫瑰。
不仅是她的美丽，得到了我的情意，
乃是她眼睛里的真理，永远在灿烂。
使我爱上了瑪丽，特拉里的玫瑰！

約翰哼着說：媽媽，把声音提高些，让全屋子里的人听着。

娘儿俩忽然停止唱歌了，在听着。有人用手指关节在門上敲。又敲了。媽媽很快地脫掉襦襖，甩到沙发底下，走到門口，把門开开，天呀，这就是牧师。

牧师說：我是为約翰的事来瞧你的。史洛干先生告訴我說，約翰在过去几天沒有上学。这很可惜。凱西德太太，这很可惜。

媽媽心慌意乱地用手撫弄着种在靠窗戶的花鉢里的天竺葵叶子，說：孩子的眼睛又变坏啦。医生严格地吩咐，叫我不让他上学去。

牧师諷刺地說，俗語道医生爭論不休，病人只好等死。假如咱們把医生的严格吩咐都遵照实行，那末，沒有一个人几乎能够离开火炉旁边动弹一下。将来他长大成人，要操持生計，既不能写，又不能算，那时候医生能够替他作什么呢？

媽媽說：孩子每禮拜有三天要上医院里去。在这儿

天，咱們在十二點鐘以前是回不了家的。

牧師說：好啦，孩子從醫院里一回來，就可以馬上上學去呀。在這幾個上午我告訴史洛干先生就算他到校了吧。不過，條件是孩子以後得要來的。這樣，你就真沒法再推托把孩子留在家里。喂，好太太，替孩子戴上帽子，我帶他到學校里去。

約翰的媽媽，遲疑了一下，找到孩子的帽子，靜靜地替他戴在頭上。

牧師說：你將來會覺得高興的，約翰，你的牧師堅持要你進學校。所以，跟我去吧。假如你的眼睛很痛，史洛干先生會讓你比其他的孩子早一點兒回家。

約翰喃喃地說：我的眼睛現在正痛着啦。媽媽聽到醫生這樣吩咐過的。

牧師譴責地說：你別同媽媽爭辯，媽媽知道得多些怎樣才對你有益處。

約翰慢慢兒地走出去了，握着亨特的手。到了學校，亨特舉起門門，打開了門，輕輕地把孩子推進教室里去。

他說：你進去吧，做一個好孩子。然後他輕輕地關上了門，走開了。

約翰躊躇了幾分鐘，听着孩子們嘰哩咕嚕在哼着他們的功課。然後，他靜靜地接着參加哼唱語文拼字和算術。

上帝的一个孩子

約翰的左眼睛，向來是比較弱的，在這一個來月里醫治好了些。這時候他可以歪着眼睛走來走去，不過，還纏一厚層綑帶在它上面。

亨特牧師摸摸他的這兒那兒的帶銀色的黑長胡子說：約翰而今既然進了日校，就沒有理由不讓他進安息日聖經學校和做禮拜。咱們不能讓他長大了變成一個沒有宗教的人。凱西德太太，關於他的宗教信仰，有益於他的心境安寧的事，他越是懂得早些越好。他不能光是靜靜地坐着，听听老師講課，或是參加唱唱贊美歌就算了。

牧師把他的厚實的手放在孩子的腦袋上，拍一拍那綑帶。

他說：約翰，你必須去作上帝要你作的事，假如你想上帝治好你的眼睛，或是你想他幫你去忍受他經常教咱們忍受的痛苦的時候。必須記得那頂小小的金冠，那是上帝保持着給那些能夠忍受痛苦的孩子的，為那些能夠馬上照上帝的意志去做事的孩子而準備的。你該喜歡到安息日聖經學校里去，到禮拜堂做禮拜，同別的孩子們一起來禱告上帝，唱贊美歌，你願不願意去？牧師的厚實的手又拍一拍他的綑帶。

繮了綑帶的腦袋慢慢兒地低垂到孩子的胸口，可是他並沒有回答。

媽媽說：孩子自然愿意去的。

呵，让孩子自己說吧，凱西德太太。你愿不愿意到安息日聖經学校和禮拜堂去，約翰？

他們三個人还是在等着。

媽媽說：对牧师說是吧。

我請你，凱西德太太，我請你让这个孩子亲自回話。你愿不愿意到安息日聖經学校和禮拜堂去？牧师問到第三次而且是最后的一次。

孩子咕嚕着說：我不想到安息日聖經学校和禮拜堂里去。

媽媽說：你不該那样講。你知道你是喜欢禮拜堂和安息日聖經学校的。

牧师說：你为啥不喜欢到安息日聖經学校同禮拜堂去呢？来吧，回答吧，你記得，現在上帝在听着你。

孩子抬起头来，用那只沒有繮綑帶的眼睛瞧着牧师的那副冷冰冰的，平凡的臉孔，一半藏在黑胡子和他这个人所戴的圓圓的，軟軟的，寬边的牧师帽子里面。

約翰說：医生講：我得要越少用眼睛越好。我不喜欢安息日聖經学校或是禮拜堂。

牧师說：喂，喂，禮拜堂或安息日聖經学校都不会伤害你的眼睛啦。除非你用安息日保持圣洁的話，除非你

敬奉上帝，感謝上帝，相信上帝，你就莫希望上帝來幫助醫生診好你的眼睛。我自己的男女孩子都喜欢主的日子來到，他們好到安息日聖經學校去和禮拜堂去。

約翰突然地說：哎，那是因為他們的爸爸是傳教士，他們逃不脫。

媽媽於是快快地說：禮拜天孩子一定會到聖經學校和禮拜堂去的。不管有啥事發生，他得要信守他的宗教。

牧師說：這樣就好不許他在街上亂來。現在咱們一起跪下來，在我走以前，向上帝禱告。

媽媽跪下來，把手肘靠在一張椅子上。孩子就跪在她的旁邊；牧師也跪下來，臉朝着對方，用一個冷冰冰的，平凡的态度說：啊，上帝，咱們在天之父，您是一切恩惠的賜給者，請您降福給這個女人和這個孩子，許她把孩子養大成人，認識上帝，敬畏上帝。許孩子完全敬畏您，學到謙卑之德，從此本謙恭之道，敬服他的尊長，師傅，牧師和主人，生長成為更有價值的人，向您禱祝降福和慈悲。經由咱們的主耶穌向您禱告。

媽媽咕嚕着：阿們！他們三個人爬起身來，再面向着人間世。

牧師說：凱西德太太，晚安。我相信約翰會成為一個好孩子，不給媽媽搗麻煩的。於是，這位黑胡子的，靈魂舒適的，奇形怪狀的福音大師傅就蹣跚地走開了，這位牧師把上帝的和他自己的意志宣揚了。

在禮拜天早晨，天色悶沉沉地正下着一大陣蒙淞的雨。約翰發着牢騷，說醫生講過，他不應該上學去。媽媽却接着說，等將來長大成人要找工作的時候，他會想到這時候牧師的規勸上學不是沒有好處的——況且在這些日子裡，牧師們的勢力是很大的。所以，孩子就準備好了，頭天夜晚已經把綳帶洗乾淨了，他的襤褸的海軍服也刷得象樣一些，破了後跟的皮靴也用庫尼皮鞋油膏擦得發亮，媽媽再插進一層厚紙做的後跟墊子，很相信這些東西可以擋住潮濕直到他回家。最後，給他頭上戴一頂褪了顏色的天鵝絨的海軍帽子，飄着磨損了的帽帶，帽子前面的金字是皇家海軍禿鷹部隊，這樣，帽子就顯得一股威風，其實未免太過分了一點兒。

媽媽給他最後修飾了一下，說：現在你要記住，假如牧師對你說話，你得要表現着非常有禮貌，他對你講話的時候，你得要脫下帽子來。

約翰說：媽媽，醫生真講過，說我不該上學啦。

媽媽說：醫生不能管你的一切，他也知道我得要應付這位牧師的。所以，今後如果牧師再問你喜不喜歡上安息日聖經學校和禮拜堂，你就一定要說：是，先生。

孩子突然地說：媽媽，上帝知不知道一個孩子所想的每一件事？

是的，約翰，甚至孩子所想到的每一件事，上帝早就想到了的。

那么，上帝是痛恨孩子們說謊話的，是不是，媽媽？
說謊話的孩子，上帝是不喜歡的。

孩子于是堅決地說：那末，假如我說我喜歡上安息日
聖經學校和禮拜堂，其實我並不喜歡這樣，這就會是說
謊，上帝也就會知道的。

媽媽輕輕地搖了他一下，說：你這個小賤骨頭。假如
你想同媽媽開玩笑，我就會給你一頓好打，要你挨一個禮
拜的痛。

約翰說：我並不是在同你開玩笑呀。

媽媽冒着火說：少說幾句。你要等到長大了才懂得
這些事。從今以後，每個禮拜天早晨，不管天晴下雨，你
必須上安息日聖經學校和禮拜堂去，你必須懂得做這件
事，越快越好。

約翰在衣袋里裝一本祈禱書，手里拿着一本“聖經”，
冒着那陣蒙淞的雨向多色爾街走，腦子里充滿着他所不
知道就叫憤怒的神情，一路走，一路拿他所能想到的咒罵
來安慰自己。

走了一百碼的路，他就覺得有些兒微微的嘖嘖作聲
的潮濕，顯見得媽媽用厚紙插在鞋底作的靴墊子已經同
濕的街道接觸而浸透了。于是不久每走一步，他的靴就
發出一種唧唧啞啞，嘩啦嘩啦的聲音，表明腳是冰冷和濕
透了的。這樣一直下去，在他到禮拜堂聽人家誦讀“聖經”
和唱歌贊美上帝的時候，這種潮濕會使他很不安的。本

来医生說过, 尽量地让他在外面新鲜空气里玩, 他的脚要干燥暖和。約翰一面跑着, 一面在咕嚕着說: 呵, 給我一双新靴吧, 天哪!

他的旁边有一个声音在嘲笑着他說: 天哪, 給我一双新靴吧。原来这就是哈利·泰德在他旁边踱着, 他已經听到了約翰所咕嚕的一切話。

哈利問: 你为啥不叫你媽媽給你买一双新靴呢? 穿上那样的靴我是决不上安息日聖經学校去的。我决不去的。

約翰撒謊說: 我还有一双正在上靴底, 釘后跟啦。他不让泰德曉得他就仅仅只有那么一双。他又說: 那双靴还没有送回来。这时候他們轉过一条狭巷子, 是通向圣救主天主堂的礼拜坪的。两个孩子在那儿停留了一下, 瞧瞧許多人在礼拜堂南端一个枱上的大桶里正把水装进瓶子里。

泰德說: 他們在装圣水啦。神父們告訴他們說。圣水洒过, 人就不致受到伤害, 不会跌断脚骨, 不会給人压坏。圣人还可以驅除魔鬼叫噪。魔鬼头上生有双角, 口里吐出火焰, 口比頓洛地方的缺口还要大些, 它的手指甲一下子就可以把一个人的肚子撕破。

約翰洋洋得意地說: 咱們新教徒是不相信圣水的。

泰德說: 我的媽媽常常告訴我, 每逢經過羅馬天主教堂就要跑过去, 如果有任何天主教徒瞧見一个新教徒孩

子手里拿着一本“聖經”的話；不然，那天主教的一个耶穌會教士就会在他的面前摆上一副神象啦。

約翰說：我一点儿也不怕他們。他故意站着在瞧那弧形的門口，一般人在趕忙着走進禮拜堂；當他們進出的時候，把手指頭浸入那廊廡門口石做的聖水盥里，並且為自己祈禱祝福。

泰德也說：我也不怕。不過是我的媽媽說，假如這些天主教又當了權，他們會在所有的大街中間點起大大的火，把他們能夠抓到的新教徒，連骨帶肉一起燒，燒到沒有一個人的形迹和火星留下來。

約翰說，我認識一個羅馬天主教徒婦女，她一瞧見我總是問我的眼睛怎樣，有一天天下雨，她給我一捧甘草丸子。

泰德說：我的媽媽是不許我接受羅馬天主教徒所給的甘草丸子的，她決不許的。我也不同天主教徒玩的；因為他們崇拜偶像，他們所祈禱的人比咱們不見得要好一些。他們恨“聖經”，他們總是到處走來走去，等機會從新教徒男女小孩子的手里把“聖經”搶去，等到一轉過街角，就把“聖經”撕成片片。

約翰覺得這一陣蒙濛的雨潮濕侵進到他的破破爛爛的褲子里去，所以他就開始儘快地走，向他的學校所在地走，嘴里獨自個兒在靜靜地咕嚕着：呵，上帝，請雨停停吧，我請求您，上帝，請雨停下來吧。

他們一邊在向前走，泰德說：瞧這個聖經書籤，是我的姐姐替我做的，猩紅顏色，上面寫着大的金字，叫做“伊曼紐爾”，媽媽說，它的意思是上帝同咱們在一起。你可沒有這個，你只有老師發的經文片子，我就丟了。

約翰回答說：我的媽媽差不多替我做好一個，假如你想要知道的話。我打賭，我那個會同你的一樣好。

泰德嘲笑着說：跟人家學，跟人家學。

約翰說：我可不是摹仿人家，我的是綠顏色，你瞧着吧。

泰德很惡毒地把身子朝他一歪，使約翰的一隻腳踐到陰溝里喀喀流着的水里。

他說：你說謊，你媽媽並沒有替你做書籤。我聽到我媽媽講，自從你們老頭子死了之後，你們越來越窮，不久，腳上沒有鞋穿，背上沒有一根紗穿，你們就不能上安息日聖經學校和禮拜堂啦。你不敢伸出舌頭來，舌頭上會有一個黑印子，我知道你是一個說謊話的人，你瞧吧。

約翰想：泰德比我高一個頭，我一只眼睛有毛病，另外一只眼睛也痛得瞧東西都瞧不好久，所以我頂好安靜一點，不講話。

泰德又說：你說謊，這是一宗大大的罪過，特別是關於同“聖經”有關的東西在撒謊。泰德於是凶猛地朝着他把身子一拱。

約翰說：我要到安息日聖經學校去，不要來管我，別

推我呀！

泰德凶蛮地说：我喜欢推你就推。我要推。假如我有了你那样一双疙瘩眼睛，我就决不出门去。

约翰气得涨红了脸，他就突然闪过了泰德，很凶猛地冲下了下多明尼克街，向圣经学校集会的那幢房子走，同时，他还听到泰德在后面跟着嘲笑地叫喊：烂眼睛，烂眼睛，烂眼睛！

约翰喘着气，推开了这条街上第二十五号的厚门，门楣上横钉着一块厚铜板，指示给人知道，这幢房子是公立圣玛利男女学校。横过了宽的厅堂，爬上了通第一层楼的宽阔的正面楼梯，他走进了前面会客室，那儿就是这个学校的初级生集会的地方。约翰坐下来，心里扑通扑通地跳，坐在组成一个四方形三边的板凳中间的一张上。在末了，有一块空的地方没有放板凳，那儿有一张椅子，上面坐着一个肥胖结实的老师，范伦泰女士。她一面还在等候她班上别的孩子来到，等候上课，一面同许多男女孩子谈话，问问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可是她不理睬约翰，呵，她从来不理睬约翰，她从来不理睬约翰。

房间的墙壁是带水红的浅黄色，溅了墨水迹，因为在其他六天是非宗教性的学校。墙壁上挂着许多地图和表格，说明许多事情，而且把一头母牛所供给人类的一切东西指示出来。

然后又有三个男孩进来了，当每一个经过她的时候，

她一一握手；可是她从来没有理睬約翰，呵，她从来不理睬約翰。

在約翰放脚的地板上，他的浸透了的靴里徐徐流出来的水聚集成一小洼。他的潮湿的褲子，在垫坐的地方就开始感觉到冰冷而不舒服。他用手摸索着，想把湿的褲子卷上去，不让湿气吸进皮肤里。他长久长久地瞧着房間那一头的火，盼望接近着火，靠近上帝，您，靠近您。

泰德进来了，神气活现地向班上走去。正是孩子們所常說的，他是在装模作样，因为他的老头子有一个鋪子，他穿的是暖和的外套，擦亮的皮靴，头上梳着漂亮的分头，臉孔好象喂得飽飽的一只鵝的臉。他原想一溜就溜到他在班上的座位去，可是范倫泰女士象閃电一样地对着他喜笑颜开，把手围着他的脖子，吻着他的臉頰；

吻我吧，媽媽吻我吧，快來吻我。

泰德臉孔上发紅，紅到了鰓頰，然后坐下，睜着眼在瞧咱們，因为大家露着牙齿在笑，笑她吻了他。再过两三分钟，亨特牧师进来了。他走到炉火旁边的一張桌子边，伸手烤了几分钟的火，然后轉过身来朝着咱們大家，說：咱們祈禱吧。这时候，响着許多人仓忙行动的声音，大家跪在地板上，听着有胡子的牧羊人亨特牧师的小心翼翼的，空空洞洞的，虛无缥缈，滿嘴胡須里发出来的，一心想吃牛奶的祈禱。亨特牧师在祈禱：愿咱們大家的眼睛張开来瞧瞧从上帝的法律所出来的一切奇妙的事物，愿咱

們大家更加虔誦“聖經”，加深對基督教的誠信，願今天到場禱告的這些孩子們只要求上帝所願給的那些東西。其實，世界上有好多東西是我所喜歡的，有好多東西是我所需要的，有好多東西是我所盼望的。一滴一滴的水，一粒一粒的沙，造成了巨大的海洋，巨大的陸地。

約翰在禱告：等到我的眼睛再好了，我必定要揍他一頓，使他不會馬上就忘記的。我要打歪他的下巴骨。他們得要把店鋪关了來診治泰德嘴上的傷縫；那條傷縫要打得那麼寬，給人爬得進去還往外面瞧瞧。我得要乘其不備就突擊一下，然後趕快閃開，如象英國南威爾斯的邊疆上的勇士，在南非洲伊山瓦拉大戰中突擊那無數的激烈的南非洲土人組魯人^①一樣，一直打到最後一個人被打死了才完結；那時候，我們的麥爾菲爾和霍奇爾^②兩位將軍却在南非洲黑人中間殺開一條血路想逃奔出來。當時黑人四周圍包圍起來象蜜蜂一樣，這兩位將軍却奔馳着，奔馳着，奔馳着走開了，腰間系着軍旗，不停地使刀在亂砍亂劈，搞得血汗淋漓，把那些組魯人的黑背和黑胸染紅了，黑人的血在流着，流着，然後在這奔馳的馬蹄下滑下來斷了氣。這時候，將軍們却吓得在發狂，拚着命來救那系在腰間的軍旗，這些人是在為英國的榮譽而戰鬥。……

① 組魯人，南非洲土人，屬班杜或拉托爾族，組魯邦現屬南非聯邦。

② 麥爾菲爾 (Melville) 和霍奇爾 (Coghill)，英國派往南非的軍官。

这些都是仰仗咱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庇佑，阿們。

老胡子禱告完了，咱们大家站起身来，一屁股坐在凳子上，面朝着咱们的老师，等着她开始讲。

亨特牧师走到咱们班上来，眼瞧着我，说：約翰，我真高兴瞧见你的媽媽送你到咱们这儿来。说完，他匆匆忙忙地走向楼下房间里自己的班上去。

然后音乐队奏起乐来，范倫泰女士就开始从“聖經”和禱告书里咀嚼一大块一大块的东西。圣保罗給哥林多第二书第六章的第七第八第九和第十句。山姆·谷德，你念第七句。班哲明，第八句，开始吧。

榮耀羞辱，惡名美名。

易格列德，請你念下去吧。

似乎貧窮，却是叫許多人富足的。似乎一無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

不錯，好孩子。喂，凱西德，你跟着我念吧：

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

似乎是誘惑人的，却是誠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責罰，却是不至喪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一無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

凱西德，你說話的時候，別把牙齒這樣關得緊，把口再張開一點兒。馬塞，你也要張口念。……似乎貧窮……范倫泰女士講到這，約翰就思想上開小差了：……麥爾維爾于

是尽力地快跑去解救英国女王陛下的联队军旗，他尽量地在狂奔又狂奔着，一面在放射手枪，一直到最后的一发子弹打光了，头顶上飞舞着梭标土枪^①，好象燕子在往南飞。

范倫泰女士突然說：凱西德你呆呆地在瞧啥呀？你一点儿也不注意，你的手也总不宁静的。瞧着你的老师，听听班哲明在說啥。

那儿没有三件不可思議的事，也没有三个非創造的人，只有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和一个非創造的人。凱西德，你告訴我那是从啥地方引来的？聖經上的詩篇里来的？不，不是詩篇，也不近于詩篇，同詩篇沒啥关系。假如你用心听講，你就会知道所謂阿他那修士信条^②，因为

那儿没有三件不可思議的事，也没有三个非創造的人，只有一个非創造的人和一件不可思議的事。繼續談談教义問答吧：这是說：咱們得要把安息日看得神圣，因为在六天之內上帝創造了天地海洋和在它們中間的一切东西，他在第七天才休息^③。

这时候，約翰又在幻想着：那末，咱們不能玩石彈戏，

① 这种土枪很象中国的梭标。

② 阿他那修士(Athanasius, 296—373), 亚历山大神学家。其信条主張三位一体, 基督化身, 贖罪。引文是指基督。

③ 見“旧約”“創世記”第二章。

不能抽陀螺，不能放风筝，或做任何事，只是躺在都柏林的凤凰公园。有一回，我同妈妈就碰见了范伦泰女士，她同一个男子呆在一个绿色的角落里，他在和她吻了又吻，这时候，妈妈就打着我，尽快地把我拖走，妈妈告诉我，教我不要拖着脚走，要快跑，因为范伦泰女士的腿正在对着绿草深处伸出来，她穿的黑衣裳也被那男人的狂欢的手的动摇而卷起来了。

这时候，越来越接近放学了。

约翰从凳上一溜下来，站定脚跟，低着脑袋，双手抓在一起。这时候，亨特牧师结束了这一早晨的工作，得到圣父上帝，圣子耶稣和圣灵上帝三位一体的祝福，永远的，无止境的世界，阿们。亨特牧师然后走到约翰这个班上来，向四周眉飞色舞地微笑着。

亨特牧师对范伦泰女士说：对不起，请你把小凯西德带到礼拜堂去，好不好？因为我怕他在路上碰着意外呢。

范伦泰女士回答说：没有什么，我带他去就是。他是一个可爱的小孩，先生。说话时，她的脸颊上闪烁着一个小笑靥儿。

亨特牧师说：尽可能快去吧，天在下着大雨啦！说完他就走了。范伦泰女士的脸孔上却显得有许多话要叫出来。

她咕嘟着说：天在下大雨，却留下我来拖着这么一个半瞎的孩子走。她于是抓住约翰的胳膊在说：喂，你得要

自己好好地走，不然，走不到半路我就会通身搞湿了，我不愿意因为你而搞得病倒了呀。

她把有带的宽松大衣紧牢牢地扣在身上，一面愁眉不展地望着那倾盆的大雨。这样，就把约翰吓坏了，当他一想到在他能走到瑪利街礼拜堂的門廊可以躲雨以前，他会怎样地弄得一身湿透。范倫泰女士仓忙地一下把伞撑开，把孩子的手抓在她的手里，把他快地带出去了，嘴里說着：来吧，喂，別胡說八道。

他被拖着走，一半狂奔地走着。他的背脊骨动摇着，每逢他从人行道上走到街上，或是从街上走到人行道上的时候，因为他走到路边上总看不见，有时候大脚趾碰着街沿石，就差不多顛仆下来，这时候，范倫泰女士还經常給他一頓怒罵，教他至少要把那只好眼睛打开瞧一瞧，別把她也拖倒在那污秽的人行道上。

她咕嚕着說：我的裙边会搞坏啦！我不能又提起裙子，又打直了伞，又注意到你，同时做三件事。真可耻极啦，你的媽媽坚持要送你上学上礼拜堂，象你的眼睛是这个样子！

当他們急急地在向前跑的时候，风对着他們的背上在刮。約翰，跑得一身发热，喘不过气来，这时候又觉得冰冷的水滴到他的大腿上，因为在那儿这一陣暴雨已經从他的褲子的屁股里浸透到里面去了。

他們从大門跑进去，在一条狭窄的水門汀路上快步

走着。路两旁是草地，他們冲进了門廊，在那儿一些做禮拜的会众正在脱下了外套，斜紋呢松大衣，把流水的伞折起来，这样，这个可怜的門廊就变成了一个小池子。摆在通本堂門口的席子鞋擦变成了一团湿透了的布筋。这时候，禮拜堂一个下級職員站在門廊中間在拉着一根长繩，拉的时候就把身子沉下去，松繩的时候就站起来，他在敲着鐘架上的鐘，声音是單調的，叮当叮当，叮叮当当；这时候，男的，女的和孩子們从阴暗的門廊走进那更阴暗的禮拜堂里面去。

范倫泰女士警告約翰說：把脚在席子鞋擦上好好地揩干淨，不要弄脏了里面过道上的地毯。說着，她就走到禮拜堂合唱队的席位，帮着高声歌頌上帝。

約翰擦了又擦，在湿透了的席子上擦他的脚，想把那双比席子还湿透了的靴里的水弄出来，然后取下他那頂湿透了的帽子，雨点一直从头发流到他的臉頰上，他才进禮拜堂里面去，在北面过道的一个座位上悄悄地坐下，坐在椅子的边沿上，好让那雨水浸透了的褲少一点儿压在他的腿上。

然后鐘发出了最后一陣微微的叮当声。迟到的都赶忙进来了，他們低下头来一两秒鐘在靜肃地禱告，让別人知道他們并没有搞錯，找对了位置，于是就坐在他們的座位上，等候禮拜仪式开始。馬塞打那儿經過，瞧見了約翰，立刻就向旁边走，側着身子走进座位，就在約翰的旁

边椅子上坐下。

老亨特牧师同他的副牧师，一个瘦长个子，从法衣室走出来，慢慢儿地走向圣坛上他们的座位，一个在右边，另一个在左边，走的时候是随着一架风琴所弹的节拍的。他们俩都跪下来，静静地在祷告，时间比会众中任何人要稍许长一点儿，原因自然是，他们是教区的牧师。然后，那个瘦长个子的副牧师开始用一种轻微的，疲乏的声音在喃喃地念起来，这时候，全堂会众都站起来。

呵，主呀，请您用判断力而不用愤怒来改正我吧，您一发怒，恐怕我就不存在了。顶亲爱的同胞们，圣经在许多地方教咱们承袭并且供招咱们多样的罪恶。

马塞问：喂，你喜不喜欢在亨特的胡子上打秋千？

约翰说：安静点。可也吃吃地笑着，却擰紧着脸，装出正经的样子，因为他一想到那个形象，如果他在亨特牧师的胡子上打秋千，

打秋千，打秋千，
一打打到伦敦城，
攀住亨特胡子打秋千，
秋千打得安稳稳，
请坐，请坐，请请坐！

那末，亨特会痛得汪汪叫。这样一来，他就会忍不住要笑出来，岂不糟糕吗？约翰想：我希望马塞没有走到我的座位边来才好。他一到来就一定会耍干些啥事来逗笑的。

将来亨特牧师会告诉我媽媽的，媽媽就会有好多天不理我。每逢亨特向她告状，媽媽那副硬帮帮的，冷冰冰的眼神真可怕呀，因为即使我想法向她陪不是，她还是要搖着头說，不行，約翰，我真替你在禮拜堂所作的事发愁呀。亨特牧师說：

現在咱們大家跪下来，大家忏悔罪过。所有的孩子們都一起来說，一，二，三。說下去。我請求你們，在座的人越多越好，同我一起来說，咱們要有一个純洁的心和謙恭的声音，咱們同到上帝的天恩的宝座之前，跟着我說。

这时候，馬塞却插进來說：今天如果不下雨，咱們已經到动物园去了。不过，下禮拜天，我同爸爸媽媽清早起来就到动物园去兜猴子玩，那时候你們正在向安息日聖經学校走。

亨特牧师的声音接着說：这样，咱們从今以后的生活可以变成純淨圣洁。

馬塞又接着說：最后，你玩猴子，得要麻利一点儿。如果你不快捷一点儿，那些畜牲就会从你的手里把东西搶去。同时你还得要留点神，因为动物园的看管人总是走来走去，監視着你在干啥。記得我爸爸講过，他知道有一个家伙噴一口烟在猴子的眼睛里，弄得猴子大嚷大叫，这个家伙就被人拉去处罰了。

亨特牧师的声音接着說：让咱們来禮拜，大家在咱們的造物主上帝面前匍伏跪下来。

馬塞又接着說：要同象玩是很危險的。象总是吃馬鈴薯、胡蘿卜、麥粉餅，恰好象咱們人一樣地坐下來。

老亨特牧師這時候正是穿着白袈裟在念經文功課。那個瘦長個子的副牧師也穿着白袈裟，上面繪着一只莊嚴的貓，他在听着而且等着輪流到他來念第二課。

馬塞又接着說：等明兒我長大了，我就要去飄海，作為一艘三桅縱帆式的斯庫那船的船長。船上有主帆、前桅帆和三角帆，還有桅樓。我就要在那索梯上跑上跑下，就象你在樓上跑上跑下一樣，我還能站在桅樓索子頂上結結實實地穩定不動，隨船怎樣地在顛上簸下。

亨特牧師說：我相信聖公會，聖徒的靈交和赦免罪過。

馬塞接着說：飄海的生活，永遠在飄着又飄着千千萬萬里，在藍色的海洋，綠色的海洋，黑色的海洋，紅色的海洋。我將要住居在海洋中的島嶼上。在那兒，蜂蜜糖從樹上流下來，除了我以外，沒有他人來吃，也沒有他人來分。在那兒，有些鳥兒象畫眉，不過顏色是紅的，而且大些；還有些鳥兒象海鷗，不過顏色是藍的，而且大些。在那兒，用不着上安息日聖經學校和禮拜堂，在早晨或是在晚間，因為在那兒人人个个是快活的。

現在亨特牧師就要開始講道了，他把眼鏡放在鼻梁上，咳嗽一下，然後開始講道。他說到要怎樣做主的信徒，

馬塞聽到這句話覺得很痛苦，他就走開了，坐車走

了，快走走，慢走走，爬爬走走，嘴里嘍嘍咕咕地向前走，爬上爬下地走，指手画脚地走，垂头低脑地走，哼哼唧唧地走，跌跌爬爬地走，摸摸索索地走，哄哄挤挤地走，迟迟滞滞地走，麻木不仁地走，而且道道搖搖地，趾高气揚地向前走。

这时候，我却还坐在礼拜堂里椅子上，是那个样儿冷得在发抖，湿透了的衣衫贴在我的背上，粘在我的腿上。

最后，牧师的讲道完结了，咱们就站起两条腿来唱一个赞美圣歌，

您的名字，主呵，把我加强了，
我就去从事我的日常劳动。

我决心要想知道您，只有您，
在一切我所想的，讲的和做的。

约翰也在祷告：上帝呀，请您帮助我，站在裤子里，大腿不靠着湿裤子呀！这时候，咱们大家跪下来，得到了祝福，然后成行地走下过道，走向门口，走向门廊，瞧着那雨还是倾盆地在落，落在人行道上。

做礼拜的会众都庄重地在哼着，他们已接受了祝福，扣上了橡皮布雨衣和外套，然后冲进了雨里，用最大的速度跑回家去。约翰在发抖，迟疑着，徘徊着，站在门廊瞧着那倾盆的大雨，落在人行道上。他希望在他蹒跚地走回家以前，这场大雨会和缓一点儿，孩子们，大家在蹒跚

地走回家。

咱們給漂亮的女郎送一個秋波，
咱們喝一杯，喜喜笑笑，又喝一杯，等天亮
了。

咱們才想到蹣跚地走回家咯，孩子們。

約翰很害怕這場大雨會把他淋透，他於是閉起眼睛，
靜靜地在禱告。這時候，他的心里很相信他的在天之父。
呵，上帝呀，請您詎雨快一點兒停下來，好詎我回家不再
弄濕了呀。

約翰又喃喃地在念着這些祈禱的話，慢慢兒地慢到
可以慢的程度。萬能的上帝呀，詎雨停下來，好詎我回家
去，不比現在弄得更濕透了呀，阿們！

約翰閉上了眼睛，甚至於把那只躲在綳帶下面的眼
睛，緊緊地，緊緊地閉上了好久時間，然後又把眼睛張開，
還是瞧見雨在傾盆地落下，落在人行道上。

禮拜堂那個職員走出來了，脫下他的黑袍子，掛在門
廊內的一個鈎上，從衣袋里取出一大把鑰匙，中間掛着一
個大鑰匙。他瞧瞧約翰，又瞧瞧那傾盆的大雨，落在那人
行道上。

他問道：喂，你為啥不動身回家呀？你為啥徘徊在這
兒呢？

約翰說：我在躲躲雨。等它稍為停一下就走。

喂，約翰，好孩子，你不能呆在這兒啦。我要鎖上禮

拜堂，這場雨今天是不會停歇的。你頂好還是趕快走，儘快地趕到家。況且，你有沒有男子漢的勇氣？還怕這一小點雨嗎？假如我是象你那麼年輕的一個小伙子，我就會從狂風暴雨中一沖沖到家，這是多么好玩呀！

然後，他就把那厚的橡木門關上一半，又打開了自己的傘。因此，約翰表現着勇敢起來了，對禮拜堂職員笑了一下，聳起了肩膀，從門廊跑到雨裡頭，雨在傾盆地落着，落在人行道上。

然後，他跑了又跑，一直跑得他喘了又喘；時而跑得慢一些兒又慢一些兒，時而跑得快一些兒又快一些兒；跑得他的臉紅紅的，頭昏昏的，真吓壞了。他還覺得那雨在他身上亂打亂抽，滲透了，透過了他的薄薄的衣裳，一直流下去流到他的背上和屁股上。他頭上的綳帶在沉重地挂着，雨攪和着汗，流到他那只好眼睛里，刺痛了它，搞得他只是在眨眼睛，就撞上了一个冒雨倉忙趕回家的人，他撲了這孩子一下，就罵起來，站着在他後頭罵，一直罵到孩子跑了不見人。約翰快快地向前跑，輕輕地在吸泣，一直等到他最後跑到了他自己那條街上，到了屋門口，拚命地在踢着他自己的門。

他媽媽替他開了門。他溜進來，說：媽媽，我全身打濕了，大雨把我浸得透透的。

她趕忙着把他送到爐火旁邊，拿一條干的手帕換下了那浸透了的綳帶，從他的發燒的身上把那冒氣的衣裳

剥下来，拿一块旧的臥单布使勁在擦他的发抖的腿，一直擦得他恢复了生气。于是，家庭的温暖和安全消灭了他的啜泣的苦惱。

媽媽一面替他擦干湿透了的头发，一面說：你今天在上帝的怀抱里居然搞成这个模样，真愜意呀。礼拜堂怎么把一个体弱的，饿到这样的一个孩子象你这个样子打发他回到媽媽那儿去呢？又不是拐了一个弯儿就瞧不見上帝啦？这时候，約翰脫得赤条条地站在炉火前面，一边在发抖，一边更愉快一点儿地在哭泣着，因为在这儿有的是温暖，舒服，同情和安全。

媽媽繼續着說：你全身每根紗都湿透了，只好把剩下的这一点点儿煤来糟蹋掉替你烘干衣服，好等你明儿早晨穿上到医院里瞧眼睛。老亨特牧师若是上这儿来，那时如果我还没有忘記把你淋湿的話，我一定要老实不客气地对他讲一讲：你就得要想一想什么叫做永恒的福音，你做一个牧师的如果不懂得，就誰也不懂得了。想不到礼拜堂里的每一个人都瞧不見咱孩子这样浸湿了嗎？孩子呆在礼拜堂里誰也不理会他，这样就会引起招涼咳嗽病到他的小小胸膛里。孩子在礼拜堂作啥？还不是竖起小耳朵来听那一套陈腐的意見，从圣坛上高高地張起的口里发出来，拿一套上帝的大道理来对着一个小家伙硬讲。咱孩子矮矮地坐在一張大椅子上，差不多給冷冻和潮湿冻僵了啦！孩子还吓得要听那些不懂的东西，这些东西是

借着一个穿白袈裟的人的身价和掩飾，本来就搞得人难懂。这些大道理，給人們听了，就以为可以一轉手販賣出去，可以賺上一笔大錢；給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維持一个礼拜的生活。他全不想一想，这些穷光蛋連买一支蜡烛的錢都沒有。在夜深，当一个女人在睡覺以前同上帝作最后一次明心見性的禱告的时候，要一支蜡烛来照亮一下禱告者的心思，就沒啥錢来买蜡烛。

媽媽把孩子放上床，給他一点热茶喝，把被单盖上，把他压紧在被里头。他发着抖，觉得冷，咳嗽了一下，睡熟了。他在做梦，梦见一艘大綠船，飄着紅帆篷。白色桅杆上飞揚着一面黃旗。船在藍色的海上航行着。在夜晚，他醒了，觉得冷，在发抖，又咳嗽，可是咳不出来，喘得透不过气来，觉得呼吸也沒了。他吓坏了，喊着媽媽，喊了又喊，一直等到媽媽穿着汗衫就起来了，擦擦他的胸膛，給他热茶喝，用好話哄着他再睡覺，可是他在发抖，咳嗽着，哭着。

在清晨的时候，孩子发着热，皮肤很干燥，非常粗糙，喉嚨里噓噓叫的呼吸，吸进来很痛苦，呼出去又痛苦又緊張。一双眼睛皮給夜晚流出来的东西粘在一起了，堆成一层壳皮蒙在他的眼皮上。媽媽赶快起来做好另一个儿子的早餐，收拾着让他上班去了。然后她赶到华勒萊老板家里。他是貧民救济委員，他給她一張紅色的医疗免費証。然后她又赶到施藥所，那儿的門房告訴她說：尽管

她的孩子一个人独自睡在床上，也得要按次序碰他的机会；不管她说快也好，慢也好，她也得要同其他的人一样地按次序轮；凡属受贫民医药救济的人想要来催催叫叫，他和医生都可以不理会的。

因此妈妈只好等着，跟着她前面的人向前移动，一直到最后她把红色证交给了医生，要求他去出诊瞧一个约翰·凯西德的病，他年龄八岁。然后她赶回家来，等了又等地在等候医生来。医生在黄昏的时候来了，他说孩子患的是很厉害的支气管炎，他开给她一个处方。他说：如果就赶去的话，刚好来得及在施药所关门以前可以配好药。

妈妈戴上帽子，把一条披巾搭在肩膀上，就冲出去，一直向施药所跑，恰好还够时间配好了药。然后，她又动身回来，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只好快步走，缓过一口气来她就狂奔着。等到了家，腿累极了，心里只是痛，就给孩子吃药。揩洗干他的脸上和胸口的汗，铺好他的床，坐在他的旁边，一直等着他慢慢儿地沉睡下来，有时还有一点儿咳嗽在打搅他。

几个礼拜之后的一个晚上，孩子坐在火边，病已经好些了，身上围着一一条旧毯子。他的老师范伦泰女士带着一袋子橘子来瞧他。她说：约翰不能上安息日圣经学校和礼拜堂，大家都感觉非常难过；不过大家都盼望他就会回去同他们在一起的。她又说：亨特牧师嘱咐致意问候他，他们大家都很喜欢约翰，他这个孩子真是多么好呀，

而且，而且大家都知道，最近这几个礼拜约翰没有能够上安息日圣经学校和礼拜堂，这完全不能怪他；而且，而且，而且她给约翰带来了一张圣经画片，那原来是发给那些上学上礼拜堂的人的；而且，而且，而且她希望这张画片会使约翰的思想接近上帝。

因此，约翰的妈妈說，范倫泰女士真太好了，就叫约翰說：謝謝您。范倫泰女士临走时同约翰握握手，约翰的妈妈引她走下楼梯，替她打开厅堂里的門。

约翰独自一个人，就把綳带高高地撥上他的脑袋，把那張圣经画片放在那只好眼睛前头，盯着瞧了好久，瞧見了一大束水仙花，还有一句从“圣经”上引来的詩。慢慢儿地把字句拼出来，还是不懂得是啥意思，上面是这些话：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①

大战一場

约翰的支气管炎好了以后，一切又重新开始了——早晨要叫醒他，他觉得妈妈的手在搖动他的肩膀，在叫唤着起来，起来，一双眼睛給眼屎結得厚厚的，就要洗眼睛，

① 見“新約”“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

拿他所能忍受的頂燙的水替他澆洗，然後在他那只痛眼睛的眼睫皮里面擦上一小團油膏，醫院里叫做多明納士，因為這種眼藥膏是在家里，家里，家里，甜蜜的家使用的，等眼睛里的火氣消了，敷上的這種阿托品類茄礮就可以擴張瞳孔，這樣就把角膜上的潰瘍擴張而消失了。搞了一陣眼睛之後，就急急忙忙地吞下一頓茶和干麵包，替他背上一個六辨士買的书包在肩膀上，里面還盛着兩塊干麵包當午飯。媽媽最後還囑咐他：要趕快一點兒走，不要遲到趕不上点名，讓史洛干向亨特牧師抱怨，亨特牧師又向媽媽來多嘴。然後，他溜進了學校，學校里在做上課前的禱告，一片語文拼字的哼哼聲，和做算術的哼哼聲。然後，遊戲的時間到了，大家向那泥土的院子里直沖，院子里靠禮拜堂的附近還長着几畦綠草和丁香花，他就在那草地上坐下來吃那兩片麵包的中餐；正如“聖經”上所講過的，上帝從天上給他們面包吃。然後，他瞧着別的孩子在玩石彈，玩紙牌，吸紙烟，抽陀螺；或是在詫異着那一伙大孩子有時候所作的是啥事，他們在禮拜堂的两堵护壁之間玩耍，抓住一個孩子，把他打倒，大家哄然大笑起來；等別人來摸一摸倒在地上的那個孩子，他就哭叫起來。然後，上課時間到了，史洛干的鈴子搖起來，要回去上語文和算術課，大家就回去上課了。

有一天，在遊戲的時候，約翰信步走到一塊深淺不平的草地，坐下來，開始吃他的中餐。一時他瞧見一股濃烟

从那玻璃瓶工厂的高高的烟囱里喷出来，他瞧着这股烟散开又散开，一直等到整个可以瞧见的天空都给它的带黄色的黑气遮盖了。

约翰心里在想：一个天使即使快快地经过那么浓的烟，他的翅膀上的金黄光辉也会给熏黑了——他回到天上就象一个洗烟囱的黑炭团。

然后，他隐隐约约地在瞧着一群男孩子在玩有钉子脚的陀螺，就是陀螺上钉了很锐利的钢针的。他们把绳子缠绕在陀螺的横缝圈圈里，飞快地甩在地上就把陀螺扯开了，手里仍扣着绳子的一端，所以绳子一边解开，陀螺就转动得那样飞快，会抽的人就能够把陀螺抽得在针脚上旋转，发出一阵好听的嗡嗡的声音。孩子们已经用粉笔在地上画了一个圈圈，一个孩子的陀螺就侧着放在这个圈圈里。每一个甩的人描着准用自己的陀螺的针脚来打中那个圈圈里的陀螺，如果打中了，他就可以用自己陀螺的针脚对那个孩子的陀螺戳三下，他如果设法把它戳破了，他的陀螺就算是征服了一个。有一个孩子的陀螺就征服了二十个。当约翰正在瞧着，一面在啃面包的时候，一个过路的孩子在他的旁边停下来。

那个孩子问：你在干啥？

约翰说：就坐在这儿吃午饭。

那个孩子接着说：你是在福斯忒班上的，你叫啥名字？

我叫約翰·凱西德。

那個孩子說：我的面包上有甜醬，你有沒有？

約翰回答說：沒有，我討厭吃甜醬。

那個孩子嘲笑着說：擺臭架子，想擺闊啦。你沒有得吃，所以你才這樣講。

他突然給約翰的手上猛烈地打一巴掌，把他手里的面包打掉在地上。

他用腳趾把面包翻過來，說：瞧，面包是干的，一点一滴的東西上面都沒有。

另外一個孩子，比他們倆都大些，走過來了，瞧了一瞧約翰，然後抓着那個孩子的胳膊。

他一面拖着他朋友的胳膊走開，一面說：來吧，來吧，別同爛眼睛談話。

約翰的眼睛隨便一望，望到禮拜堂兩堵護壁中間有幾個大孩子在抽煙；他想他瞧見了那個骨架子很大的，帶茶褐色腦袋的密德爾頓在向他招手。他還不敢一定，於是就皺起眉頭，眯着那只好眼睛，好看得清楚些，好確定密德爾頓是不是在找他。然後，他又瞧見密德爾頓又在招手，又聽到他在明明確確地叫他：喂，你那儿，上这儿來一下子，那個眼睛上纏繃帶的！

約翰心里卜卜地跳着，他就從草地上站起來，跑到密德爾頓那儿去，心里很不寧貼地站在他的面前。這時候，附近的一伙孩子站着，好奇地，鄙視地在盯着他。約翰抬

头望着那个大嘴巴的，紅脑袋的男孩子，原来密德尔頓也低着头在望着約翰，他的灰色的眼睛里却表現着一股好奇的，但是仁和的光輝；这时候，其他的孩子站在周圍，捏紧了大拳头，恶狠狠地，气势汹汹地，麻麻利利地，等候密德尔頓来質問約翰。

他問：孩子，你的眼睛是什么毛病？

約翰說：是潰瘍。

怎么叫潰瘍？

就是眼睛上长些东西，让你痛得要命。

你的眼睛痛到这个样儿，还让你上学堂里来，你媽媽真是一个他媽的狗婆！

約翰辯护着說：这可怪不得我媽媽，是老亨特牧师教她送我来的。

有一个矮胖的孩子名叫馬塞的在嘲笑地說：亨特这家伙如果不滾蛋，会把他們所得到的教区的煤都搞光啦。馬塞嘴里有黃的獠牙，褲脚管膝头盖上打着大块的补釘。

乔治·密德尔頓凶恶地望了馬塞一眼，然后說：我在对他說話，沒有对你說，閉起你那張瘟嘴。刮教区的煤的人不止亨特一个。

另外一个孩子，急于想討好密德尔頓，說：馬塞自己也是——我瞧見他搬回家去。

密德尔頓問約翰道：有兄弟姊妹嗎？

約翰說：三个哥哥，两个当兵去了，一个姐姐。

馬塞吃吃地笑起来，嘴里咕嚕着說：瞧，她够不够漂亮，好拿来骑一骑。

另外一个臉孔肮脏的家伙名叫易格萊德的，說：他还不懂得女孩子同男孩子有什么不同啦。

約翰勇敢地說：我懂得，男的穿褲子，女的不穿褲子。

易格萊德接着說：女的不穿嗎？只要你把女孩子的衣裳卷起来，你就可以瞧見她也蛮好地穿着褲子——白色的，褲子边上鑲着皺边，褲脚管口儿有那么样寬，一个人的手很可以伸上去呀。

馬塞露着牙齿在笑，他問：你瞧見過你的姐姐脫光了的身子嗎？

圓脑袋，粗胳膊的易格萊德叫起来說：咱們来脫下他的褲子，瞧瞧他是一个男孩还是一个女孩！易格萊德的靴是用麻綫穿起的，上面的黑油也掉了，这时候，他威胁地抓着約翰的肩膀。

約翰掙扎着想摆脱开，可是易格萊德把他的手扭在約翰的上衣肩膀內，紧紧地把他擒住。約翰用脚踢，恰好擦伤了易格萊德的脛骨。

易格萊德粗野地吼起来說：你这只急躁的烂眼睛小麻雀，我就要一拳打踢你的猪鼻子，毫不在乎！

密德尔頓突然地說：那么，让咱們来瞧瞧你打吧。你这个家伙慣动手行凶的，让咱們大家来瞧瞧你打，咱們瞧

瞧着有啥事发生。

这时候大家紧张地一声不响。易格莱德呆笑了一下，慢慢儿地松了约翰的手。他咕嘟着说：叫我打他呀，不值得打脏了我的手。

乔治·密德尔顿坚持着说：干吧，干吧，别缩手呀。这时候，许多人料想会吵架啦，都围拢来，眨着眼睛来听这两个大孩子会吵什么。其中有一个用胳膊肘儿轻轻地推了他一下，对他低声说，干吧，佛莱德，在这个不要脸的坏蛋的猪鼻子上揍一下。

易格莱德嗤着鼻子，很不舒服地喃喃地说：呵，密德尔顿所喜爱的啥东西，我哪好去给他弄坏呀。

密德尔顿粗暴地叫起来说：你这个说谎话的人，他是我的啥喜爱的东西！我只是叫他过来回答几个问题，你就忍不住要插进来胡说八道。

易格莱德向密德尔顿走近一点儿，愤怒地瞪着他。

他威胁地问：谁是说谎话的人？

密德尔顿坚持着说：你是个说谎话的人。

我怎么是个说谎话的人？

你说约翰是我的喜爱的小东西。

我并没有说他是你喜爱的小东西。

是的，你说过的。

我并没有说；我只是说：假如他是你所喜爱的小东西——我是不是这样说的，孩子们？他一面问，一面转过

面来向着周圍圍攏來的人。我剛才的話里是不是用過假如這句話呢？

馬塞走上前來，他的脚步却有一點兒拖沓，他站在易格萊德旁邊，把歪斜的肩膊硬挺起來，瞪眼望着密德爾頓。

我清清楚楚地聽到他的話里說了“假如”這兩個字。這就是二對一。他一半勝利地在叫着說。

密德爾頓用眼睛盯了馬塞一下，然後挨近他的面前，把臉孔靠着馬塞的臉孔，警告他說：馬塞，假如你接受我的勸告，別等着我瞧見你，快些滾開，莫來干涉人家的事。

馬塞帶一點畏怯，可是倔強地說：我不滾開，也不跑開。

密德爾頓把腦袋更靠攏馬塞的腦袋，一直等到他們的鼻子差不多碰着了，他的臉孔在發紅，眼睛在閃光，手在顫抖地抓緊起來。

他高聲地說：別想胡來鬧別扭，我說易格萊德沒有用“假如”這兩個字，他就沒有用過，瞧！

馬塞象剛才一樣倔強地說：我說，我聽到他用過這兩個字。

你說謊，他並沒有說過！密德爾頓嚷着說。他突然往前面一挺，就把腦袋很厲害地碰上了馬塞的腦袋，使得他搖搖晃晃地向後面退了几步。

約翰被圍攏來看吵架的那一圈孩子堵在前頭，這時候，他虽然是又冷，又害怕，可是他一瞧見密德爾頓的腦

袋碰着了馬塞的腦袋，這一團高興却使他溫暖起來了。

馬塞往後搖搖晃晃地一退，密德爾頓就跟着很快地走上前，又用他自己的腦袋碰了馬塞的腦袋一下，一邊碰，一邊嚷：你是個說謊的人，你是一個雙料說謊的人，他從頭到尾並沒有用過“假如”這兩個字！

馬塞抗議說：呃，喂，呃，你碰哪個的腦袋呀？這時候，他的臉色又灰白，又緊張，又在發抖。

密德爾頓嘲笑着說：我在碰誰的腦袋？他一邊說，一邊拿自己的腦袋碰馬塞的腦袋碰得更加厲害。他接着說：現在也許你知道，我在碰誰的腦袋！

突然地，易格萊德把馬塞推在一邊，他站着，氣憤憤地，咆哮地，站在那激動的密德爾頓面前。

他激烈地說：假如全校怕你，密德爾頓，咱們可不怕你。我同馬塞一樣地說：我是用過“假如”這兩個字的。誰的腦袋，敢碰馬塞的，就來碰我的吧！

密德爾頓躊躇了一下才回答這個挑戰。他氣得漲紅了臉，在盯着他眼前這兩個男孩子，他心里在忖量着他們，忖量着他們的力氣，能耐，勇敢，技巧，在一場亂七八糟的決鬥中間的表現。他的眼光從這個轉到那個的身上，這時候，他們倆目中無人地站在那兒，沉重地在吸呼着，等候着瞧他會怎麼辦。

密德爾頓在想快快兒地忖量一下他們倆所堅持的決心。該不該繼續去威吓他們？如果他們堅持不訛步，他

能不能够同时把他們俩一起打垮？这就冒险啦。他的迟疑不决于是就給周圍的人瞧得明明白白了。約翰的心就变得冰冷，冷得象半夜三更的泉水从那儿涌出来。

他頹唐地喃喃着說：我不能同时碰两个脑袋呀。

馬塞現在比較胆子大了一些，說：这有啥难事，假如你想碰的話。碰了一个，然后再碰第二个。

密德尔頓現在明白啦，假如他不挺下去，他在学堂里老大哥的地位就只好退出来了。他的心里实在不想丢掉他的威势，因为这种威势使他得意洋洋。現在他瞧見这两个孩子的眼睛盯住了他，看出他在迟疑不决，所以他們俩都胆子大起来了。他也知道，他們俩以为他已經开始害怕啦。

易格莱德說：你先碰馬塞，然后再来碰我。

馬塞說：你碰了易格莱德就来碰我呀。

密德尔頓抓紧他的手，露出了他的牙齿。

他說：假如要碰，就把你們两个脑袋一起拿来碰，也用不着花一个礼拜的假期来准备它。話虽这么說，可是他叫嚷的声調里总还有一点儿决不定的样子。

馬塞嗤笑地說：好吧，給咱們知道你在啥时候准备好动手。

易格莱德說：咱們也决不耻啥来妨害你。

有一个大孩子摸一摸密德尔頓的衣袖，低声說：打倒一个，再来一个。那样去打他們，就可以把他們的本事

打垮。

密德尔頓接受了这个意見，就說：我要來打你們倆，打倒一個，再來一個。

易格萊德說：你是在找便宜啦。咱們倆一起來打你，你是難以抵擋的。所以，要末給咱們倆一起來打，要末就算撒手。不來的就算胆怯懦夫，這一下為記，于是他捏緊拳頭在密德尔頓的肩膀上輕輕地拍一下。這時候，史洛干拿的鈴子叮當響了，警告大家，遊戲的時間已經完啦，大家就得回到課室去哼哼語文和算術課啦。

密德尔頓露出他的堅硬的，烟熏黑了的牙齒，凶猛地說：我一定給你們打，打倒一個，再來一個。那算是公平吧，以眾敵寡，他們占便宜——是不是，孩子們？他問着，轉過身來對着周圍的一般人。

許多小孩子同聲一氣地說，打倒一個，再來一個。那算是公平，讓他們占便宜。

密德尔頓說：咱這回敬一下算是為定，不來的就算是胆怯懦夫啦。于是他輕輕地用拳頭先在馬塞的肩膀上敲一下，然後在易格萊德的肩膀上拍一下。

易格萊德說：那末，散學回家就在卜拉德巷吧。

鐘聲現在正叮當地，不耐煩地響着，大家趕回到學校里，一路嗡嗡地在談着，而且一團興奮的心情在猜想着，等一下回家在路上到了卜拉德巷會發生啥事情。史洛干有好幾次好奇地瞧着那些孩子們，當他們在哼着做作业

的时候，他也意想到总有啥事該調查一下，可是他却故意不理睬那些孩子們的緊張神气里所蘊藏的兴奋事情。約翰要算是第一回希望着散学的時間要等好久好久来到才好。本来，他在回家的路上可以一溜就溜回家去的，可是，他知道，他必須帮助那个曾經維護过他的孩子。到那时候，就逃不脫要眼看着三个孩子互相揪打臉孔。他希望总会有人出来替他們調解，或者，想办法，史洛干会曉得了，来阻止他們打架的。一下子他就瞧見每班的班长在收拾书本啦，就知道这一天的功課差不多完結了。班长把书本送交了助理教員，助理教員把它們堆在书橱里，然后关上門，上了鎖。他又瞧見孩子們各就原位，坐的坐下，站的站起，緊張地等候着宣布散学。他瞧見史洛干弯腰下去瞧着一本书，做上一个標記，急促地关上书，把它放在一边。他瞧見他站起来，发出号令来做离校时的禱告。孩子們一齐跪下来，一片懶洋洋地拖着脚跟的声音。約翰听到史洛干告訴一个孩子要合起双手，閉起眼睛。然后，禱告的声音就嗡嗡地响彻了整个靜寂的学校，禱告着說：这一天教授的功課要課課地牢記在所有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的心里，希望今天所受的教育可以发生效果，對孩子們本身有益，也可以为上帝的神圣的名字增光。阿們。

孩子們倉忙地站起身来，急切地冲出学校的时候，他們拖着脚步的声音是很响的。約翰隨大伙儿的人走出来，他覺得有一只手在抓着他的胳膊。他抬头一瞧，就瞧

見密德爾頓的漲紅了的，焦急的臉孔在低下來瞧着他。

他說：你替我拿起上衣，孩子。瞧瞧我把那兩個家伙的臉捶成鮮血淋漓的牛肉塊。

約翰毫無血色地望着他微笑，嘴里咕嚕着：喬治，你要結結實實地把那兩個家伙揍一頓。

他回答着說：你等着瞧吧，你只是等着吧。

有一群孩子圍着馬塞和易格萊德在走，告訴他們最好怎樣才把密德爾頓堵住動彈不得，困擾着，搞得他筋疲力盡，等到看得分明他已經力竭聲嘶了，然後他們就沖進去，趁有利的時機，把他打垮。

千萬別讓他把你們中間的一個打垮，不然，你們就完結啦。把他搗開，聰明一點兒打；把他閃過去，不讓他打到，一直搞得他喘不過氣來，然後趁他不提防就沖上去，抵着他的太陽穴神經從結結實實地揍他。

卜拉德巷是一條狹窄的通路，一面靠着一排小房子的後面，另一面是一條鐵路的堤身，大家就在這兒停下來，準備着。小房子的後院延伸到北頭，那兒站着一群孩子是擁護馬塞和易格萊德的；那條鐵路堤延伸到過道的南頭，那兒站着另一群孩子是擁護密德爾頓的。這樣，這塊地方成為一個長方形，在這兒，決鬥就要舉行。密德爾頓慢慢兒地，踏踏實實地，把上衣脫下來，交給了約翰，約翰就把它搭在肩膀上。然後，密德爾頓把前面的背帶解下來，當作一根皮帶似的圍在腰上，把襯衫的袖子卷上

去，露出一双粗糙的，肌肉鼓起的胳膊，他在等候着，恶狠狠地，心绪不宁地，等候着战斗开始。两个大孩子，一个是从馬塞这一帮里来的，另一个是从密德尔頓这一帮里的来，他們出面监督，維持公平，不許犯規。密德尔頓的帮手走上前一步，宣布給对方听，說密德尔頓已經准备停当。馬塞和易格莱德正同他們帮手磋商决定哪一个先上去揍密德尔頓。

馬塞提議說：頂好易格莱德先上去，因为他比我輕便些，能够閃过去，弄得他喘不过气来。

易格莱德說：我說，頂好还是你先上去。你比我要重些，只要你能够設法在他的肚子上头揍几下，我就跳进来，把他打垮。

密德尔頓的帮手說：喂，你們那儿赶快决定哪个先上来，好不好？別尽託密德尔頓在这儿等着，等到老得走不穩路。

对方那一个帮手很不耐煩地說：假如你們俩意見不一致，就擲錢来决定誰先上去吧，錢币的反面是易格莱德，正面是馬塞。于是他很灵巧地在空中轉动一个磨光了的半辨士銅板。錢币掉下来，正面朝上。帮手說：馬塞，先輪你上去。馬塞从从容容地脫下上衣，卷起衬衫袖子，活活潑潑地擦了一擦胳膊。这时候，約翰在禱告着这次决斗将不利于那两个孩子，他希望乔治会取得胜利

馬塞点了一点头。

帮手轉身朝着密德爾頓，再問了一問：準備好了嗎？

密德爾頓帶着假裝的滿不在乎的神氣回答說：早就準備好了。

帮手就叫起來說：那麼，去吧。這時候，約翰接着輕輕地禱告着說：愿主和密德爾頓的胳膊強大有力，取得今天戰鬥的勝利！

密德爾頓靜靜地站着，他的右臂斜斜地放在胸口和肚子上，左手彎彎地從肩膀伸出去，閃爍着眼睛在注視馬塞彎下身子，向前走一步，馬上又往後退，等候着好機會一跳跳進來就下手。這時候，密德爾頓只是靜靜地站着，閃爍着眼睛在注視馬塞的每一個動作。

那排房子有個窗戶打開了，一個女人伸出頭來，滿是凌亂衰枯的頭髮，她威嚇地往下面瞧着決鬥的人。

她嚷起來說：你們大伙兒在那兒干啥呀？是不是想互相撕得皮破血流，是不是？趕快給我滾出這巷子，你們這幫土匪，上別處去打吧！

馬塞突然向密德爾頓跳過來，密德爾頓就對着跳來的人的腦袋橫擊一拳，可是馬塞恰好及時跳回去了。密德爾頓踮起腳頭一晃就晃轉身又面對着馬塞，靜靜地站着，閃爍着眼睛在注視那蹲着，爬着的馬塞的每一個動作。同時，易格萊德也靜靜地站着，注視着，而且焦急地在咬嚼着他的指關節。

那個女人從窗戶里說：瞧那個，瞧那個。假如那個孩

子挨上了那一拳，脑袋也会打开啦。呵哈，他在这儿啦，这儿警察从街角上来啦！

密德尔顿转过身来向后面很快地而且担心地瞥了一眼，这时候，马塞就象闪电一般一蹦就蹦进来，拳头就向前头突击，这时候恰好密德尔顿转过脸来向着前面，马塞的拳头碰在他的嘴巴上。然后马塞又跳走了，打他不到，大家瞧见很多血汨汨地，很快地从密德尔顿的打破了的嘴唇上流下来，这时候，他恶狠狠地露着牙齿笑了一笑，然后又静静地，坚强地，再注视着。

窗戶里那个女人嚷起来说：我这就马上到街上去叫警察赶得来捉你们，我希望监牢会把你们这一大伙东西关起来，关到明天早晨！她缩进脑袋去，把窗戶砰地一声放下来。

马塞突然间一闪闪近了密德尔顿，往后面一闪，再往前头一蹦。密德尔顿的重而且硬的，弄脏了的拳头就在他的头上一扭卷过来，这时候，马塞恰好安全地蹦走了。

马塞那一群看的人中间有一个朋友说：马塞，小心点，孩子，小心点。刚才那一回差不多沉重地打中了你啦。

马塞这一边的帮手中间有一个孩子突然地在问：这不是警察转过街角来了吗？

密德尔顿又快快儿地朝后面瞧了一眼，马塞又一蹦蹦上前来。可是密德尔顿由于本能或是机灵就预先猜中

了，好象閃电一般一晃晃过来，用他所有的狠心和力气，伸拳打去，恰好馬塞正蹦上前来，拳头正打中了馬塞的下巴骨，大家都听到沉痛地哼了一声，哇的一叫，馬塞就立不住脚跟，蹒跚地败了下去，直吓坏了，气息奄奄的。这时候，密德尔頓却紧跟着他，把左边拳头对着馬塞的耳朵下面晃了晃，把他打作一团在地下爬，用手和膝盖爬进到他們那一群人中間去了，微微地哼了一阵。

易格萊德这时候臉孔現着死灰色，嘴唇皮只是在发抖，他站在他那一群朋友的边沿上，躊躇不决。可是他們总是把他推出去，向着密德尔頓，对他說：去吧，上前打；不許他有一秒钟喘气的工夫，冲上去，你！

可是易格萊德等了太久啦，当他不情愿地向前走了几步，密德尔頓就狞恶地一冲向他冲过来。易格萊德盲目地伸出手去招架那一冲击，就給对方一扫扫在一边。象閃电一般，易格萊德的臉上就出現了一个可怕的血斑。眼睛里一阵刺痛，他就昏眩地摇摆着。密德尔頓捏紧了拳头照着他臉上的血斑又是一下，把血斑鋪滿了整個臉孔，一直等到一拳把他打翻，一个倒栽葱倒在他的朋友馬塞的蜷縮作一团的身体上。

原来帮助馬塞和易格萊德两人的那一伙孩子現在都往后退，退到靠那一排屋子的牆边，大家瞧着密德尔頓穿着衬衫和褲子在站着，在他的血淋淋的嘴唇皮上現出一个張牙露齿的狞笑，眼睛低下来望着打倒在地的那两个

孩子。

他嘲笑地說：怎麼啦，象這樣快就撒手啦。也許現在你們會相信，我說易格萊德並沒有在他所說的話里用過“假如”這兩個字，他就沒有用過呀，瞧！

兩個孩子走到密德爾頓的面前來，輕輕地，得意洋洋地握着他的胳膊，用手招着約翰過去，帶他所拿着的衣服過去。

其中一個說：喬治，穿上你的上衣。一切算沒事啦，那兩個傢伙所希望的是找機會醫好傷——這一對象娘們一樣的家伙！

約翰跑過去拿着上衣給密德爾頓。這一團高興使約翰心里覺得很溫暖。密德爾頓慢慢兒地穿好了衣服，然後表現出一種沉默的、深信不疑得意洋洋的神氣，開心地儘管在瞧着那兩個跪在地上的孩子，他們用肮脏的手絹在吸着從打破了的臉上流下來的血。

然後，約翰和他的朋友們都集合在密德爾頓的周圍，其中有一個塞一根紙烟在他的口里，點燃了，密德爾頓就慢慢兒地噴着烟，隨隨便便地銜在他那打破了的嘴唇皮中間，把紙烟都染上了紅道子。於是，他們大家轉身過來，趾高氣揚地走開了，一邊談，一邊笑那剛才發生的事。剩下那兩個孩子跪在巷子里，用手絹吸着從打破了的臉上流下來的血。

一个漂蕩的补窗戶小販

約翰, 乔治·密德尔頓, 奧鶴罗兰, 凱萊和几个其他的孩子正在用石彈子玩打彈入穴的游戏, 一个犹太人走过去。他是一个游蕩的装玻璃的小販, 他背上背着一个装滿了玻璃片的架子, 是用寬帶子交叉地系在肩膀上, 腰間再圍上一根更寬一些的帶子帮着, 这个架子的重量就把他的背压得弯弯的。这个犹太人是又矮又結实, 头上毛毯毯的, 一縷小小的黑胡子, 略为带点儿灰白色, 稀稀落落地长在下巴上。一对深黑眼睛从一个胖胖的白臉上瞪射着。长鬚的漆黑的头发披散在他的前額上。穿一套襤褸的黑衣服, 褲子的屁股上已經磨坏了。靴統子一直垮到脚后跟。一頂新的黑色礼帽紧紧地箍在脑袋上。脖子給一个高的, 硬的, 发亮的白領子磨擦着, 再配上一根鮮艳的紅綠黃三色花紋的領結。犹太人的胳膊伸出在他的前面, 为的是加强对于背上重負的抵抗力。他的身子既然弯到这样, 他就把后脑壳縮进脖子背后, 好让他能够瞧瞧前面, 看有沒有人叫他做生意。汗水正沿着双頰滴下来。他身上那一块发亮地方, 显見得汗水已經浸在靠近他的胳膊窩和大腿的内部的地方, 透了他的衣裳。因为背上的东西重重地压着他, 他只一小步一小步地走。他

一面艱苦地向前走，一面盡量地扭過頭來，時而向右面，時而向左面，時刻留神尋找可能的生意，他一面向前走着，一面不疲勞地在哼唱着：補修窗戶呵，修補啦，補補窗戶呵！他一面走着在喊補修窗戶呵，修補啦，補補窗戶呵！一面把眼睛睜着，看有沒有什麼窗戶給石彈子，石頭，球，或是喝醉了酒的丈夫打破了要修補玻璃的。

太陽光照在猶太人背上架子里的玻璃上，發出璀璨的一片光輝。於是奧鶴羅蘭說，這個猶太人似乎是在把當年照着他的祖先走過荒原的那支火柱的余燼背在背上^①。

每走十步路，他就把背上那個裝滿玻璃的架子往上面結結實實地移上一點，他的緩慢的步伐總走個不停，也總不歇一歇他口里的哼唱：補修窗戶呵，修補啦，補補窗戶呵！

突然間，猶太人象鳥兒一樣地向對街相隔五十碼遠的一幢房子的破窗戶邊跳過去。在街上玩的這些孩子們就揀起石彈子趕忙走下去，瞧瞧莫爾登太太給不給他做生意，裝上一塊新玻璃。

猶太人在那破窗戶前面稍許呆了一會兒，那個窗戶已經貼上了一張棕黃色的紙。猶太人慢慢地走近了，然

① 見“舊約”“出埃及記”第十三章第二十一節。原文大意是，神帶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日間耶和華在云柱中領他們的路，夜間在火柱中光照他們，使他們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間云柱，夜間火柱，總不離開百姓的面前。

后用一个指头戳一个圓洞在紙上，向前弯着腰，瞧瞧房間里。他然后离开了窗戶，走到厅堂門口，輕輕地敲敲門，很耐煩地等着開門。

孩子們都站着在瞧犹太人的古怪名堂。奧鶴罗兰說：我才不高兴把那么沉重的玻璃压在屁股巔上，压那么一整天呢。

約翰笑着說：他是以色列族迷失了的一只羊呀^①。

密德爾頓喃喃地說：我从来記不起瞧見過一个犹太人穿得破破烂烂地象那个家伙一样。

凱萊說：瞧，太阳照在他那玻璃上，他的衬衫一定汗得沾貼在背上啦。

奧鶴罗兰說：我打賭，他連衬衫这样的东西都沒得呀。我再打賭，他帶的領子不过是一个圍嘴。

凱萊接着說：我打賭，不到一年，他就会闊起来，坐双馬大馬車呢。

另外一个孩子說：該死的这些不要臉的东西，要他們上这儿来干啥？难道說咱們自己不会收拾咱們的鬼窗戶嗎？

密德爾頓干脆地說：看来仿佛咱們是不行的，是不是？那个破了的窗戶最近六个月来就一直是那个样儿。

① 見“新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五节：你們从前好象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們灵魂的牧人監督了。

凱萊接着說：不止六個月啦。

約翰咕嚕着說：我不知道他打哪兒來的？

密德爾頓說：自然是打巴勒斯坦的耶利哥，或是耶路撒冷那兒來的。你想究竟他是打哪兒來的呢？他們從巴勒斯坦象河水一樣散布到各國去。

猶太人又輕輕地敲着廳堂的門，很耐煩地在等候着開門。

凱萊說：他很難受到莫爾登太太的歡迎啦。

奧鶴羅蘭說：咱們過去幫他敲開門。

他們走到那猶太人在耐煩等候開門的地方。這時候，他的溫和的深黑眼睛很懷疑地在注視着他們。

凱萊說：你得要敲得重一點兒，亞伯拉罕先生。這屋裏的女人有一點兒耳聾呀。

約翰也高興地隨聲附和着說：你得要重重地敲才行。呵，要重重地敲，以撒先生。

喬治·密德爾頓說：你只有敲得對勁，她才聽得到呢，雅各先生。象這個樣子敲——他抓起那個門鎖子，重重地敲了幾下，把門敲得直搖動，一英里以外都可以聽得到。然後他走回頭，讓猶太人站在門口。猶太人也退回去，仿佛他害怕這一頓亂搖之後，會突然發生啥事似的。

猶太人還沒有站穩腳步，門就一閃閃開了。一個瘦瘦的，灰白头發的，一臉怒氣的女人，手裏抱着一個兩歲的小孩，站着在瞪眼瞧他。

她嚷起来說：究竟是哪一個想把門敲倒來壓死咱們呀！她質問猶太人說：你把門敲倒了是啥意思？這個樣兒敲一個體面人家的門是太不客氣了吧。愛爾蘭總督老爺也不敢比你敲得更響呀！

密德爾頓說：他們不久就會挨戶查街，拿鐵錘來敲門的啦。

猶太人溫和地說：修補窗戶呵，破了的窗戶，我給你換玻璃，可便宜極啦。

發怒的女人摹仿他的口氣在說：破了的窗戶呵。她把孩子從一只胳膊提起放在另一只胳膊上。她又說：喂，如果再象先前那樣地敲門，你就得要修補門板，好象修補破窗一樣呀！

這個溫厚的猶太人懇求地說：我修補窗戶，價錢可真便宜呀。

憤怒的女人叫起來說：天呀，快滾開些。我還有更要緊的事要做啦，哪兒來的時間和金錢替房東老板來收拾房子。你的便宜貨送到別處去吧。咱這兒，有手打開窗戶，就能把窗戶關起來。她說到這，就把孩子放在另一只胳膊上，轉過腳跟，關上了門，剩下那猶太人傻望着那扇關了的門，剩下那些孩子傻望着這個遲疑不決的猶太人。

奧鶴羅蘭走過去，摸摸他的肩膀。

他推心置腹地對他說：朋友，你把玻璃給她換上。屋里的太太一瞧見了玻璃片在它適當的地方發光，她一定

会付錢的。我知道莫尔登太太是个体面的女人，是不是，孩子們？他轉向其他的人問着。

其他的孩子异口同声地說：她是个頂好的人呀。

犹太人躊躇着。他瞧瞧窗戶，瞧瞧孩子們，再回轉來瞧瞧窗戶。他的右手却充滿着希望地摸弄着皮帶上的扣子。

他說：那么就請您們幫幫我，我發誓，我裝玻璃真便宜極啦。

密德爾頓說：老头子，就干吧，把玻璃裝上去。莫尔登太太是个能說能行的人，只要玻璃一裝上，她不会瞧着你进退兩難的。她会不会，孩子們？他向其他的孩子們問。

他們大家同声一氣地回答着說：莫尔登太太是个頂好的人呀。

密德爾頓接着說：那么，來吧，幫着雅各卸下他的東西來。

大家都擠着圍在犹太人周圍，解開皮帶，幫着他從背上取下那個重架子，小心地靠在牆邊。犹太人脫下了那襤褸的黑上衣，就開始裝玻璃。

他從架子下頭一個抽屜里取出一些錘子，鐮子，鉗子和油灰刀。孩子們瞧着他把仍然殘留在破窗戶框子里有缺口的玻璃碎片拔下來。那雙靈巧的白手，稍許有點兒太胖了，在迅速地工作着。凿出了那硬的油灰，拔出了那

把旧玻璃片嵌紧在窗格上的小钉子。当一切都弄干净了，准备着要装上新玻璃的时候，犹太人就从屁股上裤口袋里拿出来一块金刚石，拿一把曲尺来量一量玻璃，然后接着曲尺用金刚石在玻璃面上很快地，尖锐地，喊擦地划了一声。他把金刚石小心地放还屁股上裤口袋里，就用他的灵敏的手指很巧妙地压撑一下，把量好的那一片玻璃从大块上折下来。他把这一片玻璃放在窗户框格的弄干净了的槽里，很熟练地，小心地把小钉子钉进去，把它嵌紧在上面。然后用手掌搓一点儿油灰，很麻利地把油灰揩在新玻璃片的边沿上，用手指头把它压紧，再用油灰刀把它弄光滑。

当他进行工作的时候，一团疲劳了的微笑出现在他那疲劳了的脸上。

当他把油灰揩紧的时候，他说：爱尔兰孩子们又聪明，又仁和，比所有其他地方的孩子们都好，我敢说。他一面在最后修饰着油灰边沿，一面咕嘟着说：我做生意是不错的，生意做得好，价钱又挺便宜。太太一瞧见这个新窗户，她会说：做得好，做得好，谢谢你。

他把脸上的汗揩在他的脏衬衫的袖子上，把工具和剩下的油灰放进架子上的抽屉里，穿上上衣，把架子上的皮带拿在手里，弯下腰来，用力一举，就把架子举上背，再扣紧了扣带，走过来，轻轻地敲上门。

他听到孩子们在高声地偷笑。门还是照旧闭着，没

哈人来回答他的輕輕的敲击，这时候，他的疲劳了的微笑从他的疲劳了的臉上消逝了。他繼續在耐煩地等候着，火热的太阳光照射在玻璃上，玻璃重重地压着他的駝背。

孩子們慢慢儿地溜走了，吃吃地笑着，在一条較高的街角边站着，还是瞧着这个犹太人很耐煩地在那老不打开的門口等候着。街上靜悄悄地沒有人。所有的房子里的幕布早已經扯攏起来，窗帘子也早已經放下来，擋住前面的房間，不許灼热的阳光来晒。街上沒有一個人；死一般的沉寂；只有这个犹太人凄凄凉凉地站在那門口，只有那一伙孩子們还在笑着，嘲弄着犹太人的靜靜的敲門声，敲着那老不打开的門。

从孩子們的嘲笑中間，犹太人听到有一个声音在嚷出来：喂，你瞧，这儿又有一个破窗戶，亞伯刺罕，你很熟練，还是好好地把它搞一下，这屋子里的太太一定会給你最便宜的代价！

一小群麻雀从屋頂上翻飞下来，集合在那等候的犹太人脚跟前。它們原先就瞧見干了的油灰渣子散滿了一地，希望冥冥中仁慈的力量会把它們变成面包屑子。因此，它們就在这儿跳跳，那儿蹦蹦，一蹿一蹿地，好奇地，瞧着这个犹太人，因为他还在那关得紧紧的門口等候着，詫异着。突然地，麻雀又都飞到屋頂上去了。这时候，一个石头蹦过人行道上，打中了犹太人的小腿，裂开了他的破烂的褲子，在他的腿肉上打开了一条小口子。他的脑

袋，原来縮进在脖子背后，这时很快地轉过来望一望那站在街角上的一群孩子，可是他們却立刻装着天真烂漫的样子望着另一方，犹太人縮下的脑袋于是又轉回来瞧一瞧，看門打开了沒有。

另外一个石头抛过了人行道，靠近犹太人所站的地方。他慢慢儿地轉过来对着孩子們沉思地望了一望，再轉回头来瞧一瞧門口，望了那装好的玻璃窗很久，才动身要走，可是又躊躇下来；然后才慢慢儿地动身走到那荒涼冷落的街上，他的身子被那龐大的架子的重量压得深深地弯下来，在那架子里装滿了玻璃。他的两个胳膊伸在他的面前来加强对重負的抵抗力。他的后脑袋深深地縮进他的脖子后面，他一面艰苦地走着，一面安靜地哼着：补修窗戶呵，修补啦，补补窗戶呵！

集合在街角上的那一群孩子瞧見犹太人走了，他們就高声欢呼起来。

罪 与 罰

那一天，約翰沒有吃慣常帶來当中餐的面包，坐在一大丛脏草上，用他那只好眼睛瞧着乔治·密德尔頓和一群老搭擋坐在禮拜堂的两个护壁中間，打打紙牌，抽抽香烟屁股，使勁地在辯論着。他瞧了一瞧，挨近了些。密德

尔頓抬起頭來，微笑着。

他對約翰說：上這兒來，站近我些，碰碰好運。

約翰更接近前些，有一點兒害臊，一隻手靠在喬治的肩膀上，瞧着玩牌。他們是在玩二十五點，贏一回一個辨士，每一發牌打出最好的王牌就算半個辨士。每個孩子打滿六圈就輪到他去站在旁邊，替下面六圈把風，以防出其不意地，給史洛干突然地抓着了。馬塞現在正在把風，他很不耐煩地在等候那六圈完畢，好讓他再回來玩牌。牌已經發了，圈子打滿了，算了賬，密德爾頓贏了。再發牌，打滿了圈數，算了賬，密德爾頓又贏了。

密德爾頓高興地說：那就是我的第三次贏牌啦，手氣正好。趕快！易格萊德，憑運氣好，快發牌來。

馬塞嚷起來說：我來發牌，那是第六圈啦，應該輪到易格萊德去把風啦。

易格萊德回答說：這還是第五圈，還有一圈要打。

馬塞堅持着說：這是第六圈，我告訴你。難道我沒有算仔細嗎？夾起屁股走吧，到這兒來替我。

易格萊德一面洗着牌，一面叫起來說：我告訴你，這還是第五圈呀。

第六，第六，第六。馬塞很不耐煩地重復着說。于是他伸手去取易格萊德手里的一副紙牌。

密德爾頓氣憤地說：我正在贏牌，別他媽的亂吵嘴呀！

馬塞噁哩咕嚕在抱怨着說：可是公平還得要公平。我

已經看過了六圈，按照規矩，應該輪到易格萊德來代替我，給大家把風。

密德爾頓正当他在走運的時候，急切地想再贏一個辨士，於是他就怒喝着說：那末，就坐下吧。如果你要急着來打牌，就坐下來，約翰就替咱們大家在這兒把風吧。他瞧瞧約翰，接着說：約翰，幫幫忙，把你那只好眼睛睜起來。如果你瞧見老禿子史洛干轉過角來，不等他走近，就給咱們來一個秘密警告，大家就來講“聖經”上說的大衛瞧着拔示巴洗澡的故事^①。

約翰非常害怕，怕的是史洛干轉角走來了，他還發現得不够快。他也沒有勇氣來說他的眼睛不够好，所以他只好盡力把那只好眼睛睜開，朝着史洛干大概會走過來的那隻角上目不轉睛地盯着，假如史洛干真會來的話。他禱告着希望他不會來，又禱告着玩牌的時間趕快完結，大家都得回去哼唱語文和算術功課。

密德爾頓說：有人還沒下注。只有九個辨士，缺了一個人下注，誰沒有下呀？

馬塞正在發牌，他說：是我。他發完了牌，就加上一個辨士到那注錢里面。易格萊德開牌，黑桃是王牌，他接着說；他一面很期待地在窺看他手裡的牌。

^① “聖經”傳說，拔示巴是所羅門之母，大衛殺了她的丈夫然後娶她為妻子。見“舊約”“列王紀上”。

他們于是就首先打出了牌，打出了王牌，打完了几圈；洗了牌，洗清了，又开牌先打出，又打出王牌，打完了几圈。这时候，約翰瞪着眼在望着那角上，危險会打那儿来的；他心里总盼望又盼望着上課的預备鈴声快些响。

突然間，他的眼睛里射进一陣刺痛，好象許多針在刺他，涌进来一陣痛楚，震伤了他的脑筋，把一团紅光閃在他的面前，使得他咬紧牙关，閉紧眼皮，一陣烫伤人的倒霉的眼泪迸出了眼皮，燙热地流到他的臉頰上。然后他覺得他自己被別人的肩膀挤往后退，又听到爭先恐后地搶着走的脚步声。等到眼痛消失了，打开好眼睛一看，就瞧見史洛干把賭注里的錢收拾起来，撿起了紙牌，臉上現着一臉的怒容。这时候，一群孩子在旁觀着，大家忸忸不安，靜悄悄的。史洛干收拾完了錢和紙牌之后，一句話沒講，就走开了，几个孩子們站在那儿，覺得局促不安，憤恨之至。

密德尔頓粗暴地轉过来对着約翰。

他嚷起来說：你真糟糕！怎么让他那样来襲击咱們呢？可是約翰这时覺得慚愧得要死，害怕得在发抖，什么話也沒有回答。

馬塞咕嚕着說：他把咱們全都捉住了，象一群蓬松的綿羊。

密德尔頓轉过身来，用手背对着約翰的嘴巴很厉害地打了一掌，把他的嘴唇皮打出了血，一面密德尔頓还在嚷着：你这个半瞎眼睛的，滾包眼的，死头死脑的哑巴，你

不能睜开一会儿眼睛，让咱们救出几个賭的錢来替印度孟加拉那些不信宗教的人买买聖經来开化他們嗎？

馬塞咕嚕着說：他把咱們全都捉住了，象一群蓬松的綿羊。

密德尔頓把約翰惡狠狠地使勁一推，推得他搖搖擺擺站不住脚。

滾开些，千万不要給我瞧見你，你这个摸摸索索的，象瓶里装着猪眼睛的死瞎子，你！

別的孩子們高声地在笑，圍着約翰挤在一起，当他轉身慢慢儿地离开他們要走的时候，他們推着他，擰着他。

轉过角上，他听到史洛干在搖鈴指示游戏時間已經完了。約翰經過校长面前，走进了課室，坐在他的座位上，把那只好眼睛盯在一本教科书上。这时候，他的心在胸口里砰砰地跳。孩子們涌进了学校，同班同學們在他的旁边坐下，很兴奋地低声在談剛才一切的經過。

突然，全校的嗡嗡的声音平靜下来，因为史洛干站在教室上端他的桌子面前正在搖着鈴。除了約翰以外，所有的孩子們都明白，每逢鈴子在那个地方搖，就会是校长有很重要的事件要宣布。所有全体在校的人都听到了校长的声音，从肃靜中发出来，带一点沉悶的高兴的腔調，好象一只生病的鳥儿的顫抖的音調。

剛才我在操場边散步——我想你們叫做躡手躡脚地走——我抓着一些比較体面的孩子們，专心在玩一种犯

罪的游戏,这种游戏只好說是天主教徒孩子們玩的;那就是說,換言之,就是玩紙牌,在賭博。他們象好孩子們在拿魔鬼的禱告書一樣;他們忘記了他們自己乃是新教徒孩子,曾經在咱們爱尔兰波印河^①边受过洗禮的,因此他們就有責任,在上帝面前,在世人面前,在羅馬天主教徒面前,要檢点自己的行为,清白无瑕才行,因为这些人总是注意着那些体面的新教徒孩子們可能犯的任何輕率行为而把它夸大起来。在我最初所感受到正义的憤怒的时候,我原来打算对每一个和这个犯罪有关的孩子警告一下,給每一个一頓結結实实的好打,可是我不这样做啦,我讓他們良心上的难过去處罰他們,这比較堅決地应用板子可能更好些。不过,这儿有一个孩子参加了犯罪,对于他,乍眼看来,誰也想不到他会同賭牌发生关系的,这个孩子就必須給以處罰;现在我就要来處罰这个孩子,而且好好地處罰他一頓。我就要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處罰他,使他記得,如果再犯这样的罪,他也得要三思而行啦。这个小家伙,我就要在他身上試試我的棍子的力气,所犯的是啥罪呢?他原来担任警戒把风的脚色,他替牌局里人警戒,不讓大胆的討厭的老师来攪扰他們,可是这个勇敢的小孩子并没有把好风。他在他的崗位上睡熟啦,瞧吧,再等几分鐘他就会感觉到非常抱歉的,他沒有更好地負

^① 波印河(Boyne river),在爱尔兰东部。

起斯巴达式的警戒任务^①。这个小孩的媽媽是个寡妇，他没有爸爸来管教他，因此我认为这是应该的，正当的，而且是我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来尽一切可能的努力，保证没有坏的倾向被容许来侵蚀到这个寡妇的小儿子的本性。“当我用这根棍子打红了他的屁股的时候，我相信他将成为一个更好的，更小心的小孩，在将来漫长的岁月里，而且将来他一看到牌就会跑到一英里之外去。史洛干于是就把棍子在空中一晃，露出牙齿笑着在問全校說：孩子們，省了板子，坏了孩子这句话是誰說的呀？

十多个孩子嚷起来說：所罗門^②，先生，所罗門。

那末，咱們在“聖經”上哪一部分曾經讀到这个格言呢？

十多个孩子嚷着說：“箴言”，第十三章，第二十四节。

那末，孩子們，那段正确的原文是怎样的？

一陣绝对的沉寂，只有一个孩子举起手来。

那末，易格莱德，好孩子，你把智慧者所罗門所說的正确的原文告訴这些傻瓜听，当时所罗門劝咱們要高明些的办法对付那些胆大的孩子們。

易格莱德抬起头来，唱着：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

史洛干問道：那末，所罗門是不是受了上帝的灵感

① 斯巴达式警戒任务，指最严格的昼夜值班警戒。

② 所罗門(Solomon, 公元前1038—975)，古代以色列的賢明国王。

呢？

全校回答着說：是的，先生。

校長問道：咱們怎樣去證明它呢？

全校不作聲。

史洛干說：“聖經”的一切都是受了上帝的靈感的。“箴言”是“聖經”的一部分；第十三章第二十四節是“箴言”的一部分。由是觀之，不忍用杖打兒子的，是恨惡他。這一節“箴言”是神聖的，是受了上帝的靈感的，毫無疑問的。因此，我既然對於你們大家是處在長輩的地位，特別是對於這個寡婦的小兒子，勇敢的小約翰·凱西德是如此，那末，如果我忽略了或輕視了出於上帝靈感的這種教訓，我就是很有罪過啦。孩子們，是不是？

全校一致回答說：是，先生；是，先生。只有密德爾頓一個人沒有應聲。約翰瞧見他的頭垂下來，而且他也沒有參加到這一陣師生之間的對話。

史洛干說：贊成者多數。他於是很高興地對孩子們點點頭。那末，約翰，你上我這兒來，我的孩子，一直等到我遵照上帝所指示的替你効勞；這一頓，痛是有一點兒痛的，但是，這一頓打的最後結局會大大地加強你在道德上和——我所希望的——精神上的進步呀。

坐在約翰右邊的一個孩子低聲地說：史洛干在叫你上去；他要揍你一頓，因為你在遊戲時候玩牌，他就會打的。可是約翰把頭抖縮到桌子上，並沒有表示要動一動。

他左边一个孩子用胳膊肘儿轻轻地推了一下他的腰侧，说：喂，你听到吗？他在叫你啦。你得要上他那儿去，听到没有？

史洛干走下来到约翰的面前，说：来吧，孩子，上这儿来，挨完这一顿吧。可是约翰把头垂向桌子上，并没有表示要动一动。

史洛干说：他躊躇着啦。这样说来，良心就把咱们都弄成了懦夫啦。这样说来，人们的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維盖上了一层灰色啦。^①上前来，向这儿来。

约翰左边的那个孩子说：他一点儿也不想动呀，先生。

校长喝着说：来，近前来，近前来，来呀！你要记得你的教父和教母替你答应的话——你必须谦卑地，虔敬地，服从你的尊长们，老师们，牧师们，老板们。所以，你近前来吧，将来，你一记起一个好老师给你这一顿打，就会高兴的。然后，他瞧着约翰，接着用一种严肃的声音说：你要不要安安静静地走上来接受你的救药，还是一定要我走下来把你揍上前来呢？

约翰慢慢儿的，惶惶恐恐地，爬出了桌子，尽量放慢自己的脚步，走到了史洛干的面前，他的心砰砰地跳动得很厉害，额头上冒出来一大把汗。他感觉到史洛干在想

^① 这句话是从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第八十四，八十五行引来的。译文参照朱生豪译本第四卷 204 页。

把他自己的畏怯赶掉，史洛干有了这种畏怯，就怕打其他的比较大的孩子们。因为约翰曾经听到密德尔顿，马塞，易格莱德说过，如果史洛干胆敢耍鬼把戏来打他们的板子，他们就会拿一块石板打开他的秃脑袋。约翰在稍许离校长远一点的地方站着，恰好在棍子打不到的地方。

史洛干咕噜咕噜地叫着说：近一点儿，近一点儿，孩子。你得要受着。下一个决心，象一个小斯巴达人一样地受着吧。你告诉我，孩子，什么是一个斯巴达人？史洛干狞笑着，转过身来对全校说：他不知道一个斯巴达人是什么。喂，斯巴达人是在很多很多年前生活在希腊的，他们出名的就是能够忍受苦痛，一点哼哼唧唧都没有。在斯巴达，每一个小孩，不论好坏，是不断地挨打的，为的是要锻炼他坚强。所以，你就闭起嘴来，闭上眼睛，安安静静地挨这一顿打。你如果这样，全校就会尊重你，把你看作一个小斯巴达人。我看到你的裤子有一点儿破破烂烂的，那么棍子打到肉上，就更加有刺激味儿的。现在，咱们所要的是两个有力气的，自愿的孩子上这儿来，站着准备，等你太蠢动了一些，就把你压下去，这样，你就可以尽量地享受一次仁爱的，也可以说是严厉的，基督教的答罚。我该选谁来干这荣誉的事？史洛干于是再度慢慢儿地，很亲热地瞧着那些神情紧张的人，他们挤紧在一列一列的黄色木头桌子边。

马塞忽然举起手来引起校长的注意，他叫着说：先

生，我行不行？

校長說：你，馬塞，算是一個，很行。你也挺強壯；假如必要的話，我相信你一定能夠盡職的。現在，還要一個。本校頂大的孩子應該享受這種榮譽把這個胆大的孩子壓制住——你，喬治，上這兒來，幫幫忙。

密德爾頓把頭垂向着桌子上，他的臉孔發紅了，他咕嚕着說：先生，我不來。

史洛干把他的手放在那只不很聾的耳朵後面，向旁邊彎下腰來，說：喂，你說啥？

密德爾頓把頭低下來，提高了聲音，頑強地說：先生，我不來。我不參加來打任何孩子。而且有一點，這個小孩的身體太弱，不經得打。

史洛干的臉色變成灰白了，白到了腮頤。

史洛干靜靜地，嚴厲地說：密德爾頓，你最好學得等老師征求意见的時候才發表你的意見。

密德爾頓突然站起來。當他把他的脏手放在桌面上，使了這麼大的勁，他的指關節都變白了的時候，他那一副肮脏的，頑強的怒容把他的粗糙的臉孔搞得皺癢癢的。

他用刺耳的聲音說：這個小孩同這件事並沒有關係。這是我和其他的幾個人。他並沒有賭牌，也不曉得怎樣去賭。他之所以把風，是咱們教他搞的。

一個深深的寂靜散布在這整個學校里。

史洛干用他的平板的眼睛瞥了整個學校一下，然後

用很平的声調說：乔治·密德尔頓就在一两个月內要离开咱們出去見見世面，为他的前途而奋斗，我相信咱們大家都为他的前程万里而祝福。他就要到一个商店里去工作，那儿的經理希望給剛离开学校的孩子好好地提携一下。密德尔頓先生已經請求咱們的牧师替乔治証明一下他的品格。牧师就找我把乔治的品行作一个总括的报告。如果乔治希望今后应付世面，在一开头就搞得順順暢暢的，我就奉劝他要仔細小心一点儿，要使他的校长对他有好的印象。史洛干这时把眼睛盯着这个低了头的孩子，問道：我說的对不对？乔治·密德尔頓。

密德尔頓同他的恐怖掙扎了一下，然后整个学校听到他咕嚕着說：是，先生。这时候，他頹喪地坐到椅子上，他給一种感覺所吓倒，他以为他这样的公开見义勇为的精神，前途尽是一片危險呀。

校长繼續說：乔治，你想想看，这儿这个孩子，他自己犯罪，应不應該受到处罚呢？这里停頓了一下，然后全校都听到密德尔頓喃喃地說了一声：是的，先生。

史洛干說：那末，上这儿来，站着准备，等我一需要，你就来帮忙。密德尔頓，臉孔是灰白色，有一点点儿觉得慚愧得难过，垂头弯腰地走上来。他愁眉不展地，心緒恶劣地，靠近那个容光焕发的，鋼鐵心腸的，狼心狗肺的校长站着。校长伸出手来，在乔治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他說：乔治，你是一个好孩子。你有勇气来承認錯

誤，这个錯誤是咱們許多人不敢隨便犯的。不过，天堂里对于九十九个不犯罪的人还没有对于一个犯了罪过而知悔改的人更加高兴。他抓住約翰的衣領，接着說：現在咱們就来給这个頑劣的小孩的灵魂里，用棍子来錘进一点点儿良心和更多一些的警惕进去。

約翰感到抓住了肩膀，他就怕得发抖起来。他預見到快要临身的痛苦，他的肚腹也有一点儿怕得要作嘔。

約翰仓仓忙忙地，哀求地說：我的媽媽說我的眼睛痛，別来打我。你別来打我呀，我保證从今以后再也不犯同样的过错啦。然后，他覺得那棍子打在他的大腿上发出一片燒灼的刺痛，他尖叫起来，用小手在撕着那校长，扭着身子，用脚在踢那校长的脚脛骨。有几脚踢中了，踢得他象狗一样地叫，于是他的灰白的眼睛里显出一股殘酷的怒火。

他叫嚷起来說：这里，馬塞。你，密德尔頓，抓住他的两只胳膊把它們伸在桌子上，让我来把他这一股凶恶的抵抗勁儿給他抽掉！

这两个孩子就抓住了約翰的胳膊，把他拖在桌子上，于是他就这样随那鞭打的人任意摆布。这时候，这个喘不过气来的孩子哀求着說：請您，先生，別打啦，我并没有故意替打牌的人把风呀，真的，我并没有——呵，您把我的皮都抽下来啦！

可是这个忘八杂种，一面流着汗，一面噴着气，板起

一張冷冰冰的咆哮的臉孔，眼睛只在閃爍，他喘一陣氣，又抽着，剝了又剝，再三的剝。約翰覺得馬塞在扭傷他的胳膊，還假裝着說約翰不容易抓住。史洛干到最後才漸漸放鬆了一點，再惡狠狠抽了幾棍，然後才停下來拿手絹揩臉。

他對這個發抖的孩子說：快點爬到桌子旁邊那張椅子上去，讓全校好好地瞧瞧你吧。說完，又對着他的腿上橫起一棍，就把約翰打得不敢哭出來，一跳跳上了那張椅子，他這個樣兒趕忙爬上去，引起全校一片吃吃的笑聲。他感覺到這個時候如果要當着全校學生的面前來摸擦一下他屁股上和腿上的令人發狂的刺痛，這是很難為情的，所以他就兩腳站穩在那椅子上，原來在掙扎中弄松了的眼睛綑帶，挂在脖子周圍了，他的眼睛由於病痛，由於迸出的眼淚的痛，直痛得他不得開交；他的整個的人性在這個時候也受到動搖，他的看法是很混亂的：他不知道世上的人為什麼這樣待他，又為什麼對他這樣想。約翰站穩在椅子上，拚命地阻住他的抽泣，因為抽泣把他的心臟的跳動都震動了。

史洛干對他看了一眼，然後搖搖頭，在搖頭里顯示着鄙視。

史洛干轉身對着全校，露出牙齒來笑了一笑，他說：總歸說來，約翰還沒有多少斯巴達人的精神，現在我對他的看法比從前要差得多。總之，咱們得要小心提防着他，

因为一只病羊会傳染整个羊群，毒坏了其他的羊。史洛干又对約翰望了一望。咱們給他一两分钟来定定心，做出一个男子汉的样子来。如果他还是这样象小孩儿似地哭个沒完，攪扰着全校不安，那末，咱們就得要再抽他一頓，使他安靜——是不是要那样呀，孩子們？

是，先生。全校同声一气地說。

鈴声响了，大家要改換位置。原先坐在位子上的現在要站起来听；原先站着的就是坐在位子上。这时候，約翰因为微微地在哭着，还有一点儿抖动，一直到史洛干站到他的面前来了，怒气冲冲地，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在威胁着他。

別哭啦，別哭啦，孩子，快一点儿，不然——于是他就搖着約翰的胳膊。孩子想阻止自己哭泣，想鎮靜下来，然而又啜泣着。

立刻停止哭。听到了沒有？哭完了沒有？

是，先生。約翰咕嚕着說。

完了嗎？全，全完了嗎？

是，先生。

那么，咱們不要再听到啦。不許再叫一声，不然棍子又得抽在你的腿上了。

約翰使用了坚强的意志力，才安靜下来，愁愁苦苦地站在椅子上，等候着，注視着史洛干回轉到他自己的桌子边，弯下腰来改練習卷子。約翰又望着那稀薄地一片阳

光从門边涌进来，門是打开了的，让新鮮空气进房間里来。因为房間里給孩子們和老师的呼吸搞得很热了。

然后，鈴声又响了，所有站着的孩子都排队走到座位上。原来墙上挂的教育部規則已經翻轉了，把正面对着牆。而今一个长方形书紙板做的条子，上面写着宗教教育，翻轉过来面对着全校。史洛干拿一根沈重的黑檀木戒尺敲击着桌子，使全校的喃喃的声音靜下来。他把戒尺放在他旁边的桌子上，低下他的白发老脑袋，輕輕地說：咱們祈禱吧。

大家跪下来的时候，响起了一片身体轉动的卡搭卡搭的声音。史洛干也跪下来了，他的白发老脑袋靠在伏在椅子上的胳膊上，原来他是从那張椅子上站起身来祈禱的。那支黑檀戒尺一动不动地躺在他身旁的桌子上。

呵，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法律中的奇妙。^①

我們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名为圣^②。当史洛干弯身下去，弯到他的胳膊所靠着的椅子上的时候，約翰能够瞧到他的粉紅色的秃头，边缘上有一点点儿白头发。

約翰突然从他所站着的椅子上溜下来，一陣巨大的

① 見“旧約”“詩篇”第一百十九篇。

② 見“新約”“馬太福音”第六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

憤怒掠過他的全身。他抓起那支沈重的黑檀木戒尺，竭盡他所有的心頭的仇恨，精神上的仇恨，靈魂上的仇恨，膂力上的仇恨，矯捷地把胳膊向上一晃，他就把那支黑檀木戒尺打在白发老头史洛干的粉紅的，光禿的，白发老头顛上。黑檀木戒尺一落下來，他聽到史洛干發出一聲痛楚的嗥叫，約翰就感覺到一陣非常之大的歡喜的跳動。

約翰手里還拿着黑檀木戒尺，就向那打開了的門和太陽光里沖。他瞧見喬治·密德爾頓抓緊着易格萊德的肩膀，當時易格萊德動了一下想站起來阻止約翰逃跑。當他飛奔過去的時候，他又瞧見馬塞伸出了手想要擋住他，他耳中又聽到黑檀木戒尺落到那只伸出來的手上的時候馬塞的惡罵。約翰沖出了門，沖過了大路，沖過了狹窄的，骯髒的卜拉德巷，³飛快地爬上了鐵路堤身的嶙峋不平的石牆上，爬的時候把戒尺甩了，聽到一列快要來到的火車的卡搭卡搭的沖擊聲，這片聲音被一陣突然的驚慌的，刺耳的汽笛聲切斷了，約翰正在這時候沖過了鐵軌，火車隆隆地駛過去了，火車帶來的一陣大風的沖擊使得他停頓了一下，約翰模模糊糊地好象在雲霧之中瞧見一個白臉皮司機的嘴巴在瘋狂地開開合合。他從剛駛過的火車的吸人的大風里猛烈地把身子拔出來，就一滑滑到鐵路堤的那一邊，一個凸出的石頭的尖角把他的褲子撕破了，腿上也划破一條口子。他向對面街上沖上去，轉到左邊第二條街，推開了這屋子的大門，沖進了房間里，筋疲力盡

地，头昏眼花地，倒在他的吓坏了的媽媽的脚跟前。

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媽媽正在替他洗浴身子，用的水又慰貼，又温暖。腿上的刺痛已經停止了，媽媽已經拿凡士林涂上把腿搞得柔和了。他伸开了手，紧紧地抓住媽媽的紧身衣。

他恳求地說：別让老亨特牧师，或是老史洛干走近我，媽媽。

她回答說：决不让他们稍为走近你的面前。不过，你为什么冲进来呀？他們为什么打你直打得你那可怜的腿上尽是一块一块的伤痕呢？

老史洛干把我打了又打，因为他說，孩子們在游戏的时侯，在礼拜堂两堵护壁后面賭紙牌，說我替他們把风，那些孩子比我大，我推也推不掉，而且我的眼睛又这么坏，要用拳头同他們打架也不行。我本来不愿意替他們把风的，可是他們一定要我这样做。老史洛干突然抓着了我。因为那些孩子比我大，他就拿我来打了又打，一直等到他打累了才完。

媽媽輕輕地把綑带系住在他那只坏眼睛上，輕輕地把他摟在被窩里面，弯下腰来，吻了他。

她說：休息一下，睡熟吧，忘記一切，一直睡到明天早晨。

于是約翰就躺臥着，平安地和媽媽在一起，媽媽会看护着他。他就深深地睡着了。

天理昭彰

凱西德太太坐在近炉火的一只奶油箱子上，箱子上原来鋪了一条旧紅布。当她坐在鋪了旧紅布的奶油箱子上靠近着炉火的时候，她就叹息着瞧到約翰床上的席子的席草已經在很快地松散下来了。多多少少夜晚她替孩子縫补这个席子还是縫不牢，因此，她就叹息起来了。她瞧着那把开水壺，在烟火上熏得烏黑黑地，搖搖擺擺地放在炉灶的前沿上，漏了的壺底堵上了木塞和小錫片，这些东西是一爿金属用具店鋪在厚紙板上，按一个辨士六块的价錢卖出的。此外，还有煎炒鍋和有柄小鍋，謝謝上帝，仍然可以使用。房角落里有一只碗柜，肚子大大地，收藏着几件磁器。她瞧着直在打抖，瞧見那張馬鬃椅子上的彈簧在开始从布罩子上露出来，那張沙發現在有一点模模糊糊地倚靠在房間窗子下面的牆壁上。她又瞧着床上那条斜紋棉布狹被头，尽量充作被头用，遮住約翰的光脚不給戳出来的席草刺着。她又瞧着那床薄薄的毯子和他的上衣，对付着来保持体温。她又瞧着厨房里的椅子还是頂結实的。她又瞧着那壁炉的鋼圈架子，用沙紙擦得象銀子一样地发亮，它堵住炉灰到原来的地方。她又瞧着牆壁上挂的两幅画象，納尔遜开往特拉法尔加灣画

象和維多利亞女王畫象，這兩幅畫象在牆紙上的褪了色的玫瑰花中間慢慢兒地變舊了。她又瞧着那張兩葉的紅木桌子，是她的丈夫從一個被逼將要逃跑出國的芬尼安黨人那里買來的。她又瞧着那只大箱子，是經討價還價，從一個雜貨商那里用六個辨士的價錢買來的。箱里裝的是煤，箱上面橫着放一塊板子，盛着裝新鮮水的水桶，這只水桶也得要作為脏水桶倒水的用處。她又瞧着窗台架子上的兩盆天竹葵花，一盆是白色，一盆是紅色，和那盆披着紫色外衣的晚櫻，它在一堆亂七八糟的普通東西中間，欣欣向榮地在开着花朵。媽媽坐在鋪着舊紅布的奶油箱上，瞧着這些個東西，在嘆息着。

時間一點鐘一點鐘地過去了，孩子還是睡得熟熟的。譚奇下班回家來了，他吃了茶，看看報，問問約翰為啥睡在床上。媽媽告訴他約翰不舒服。譚奇說，這個孩子老是在害病。然後譚奇出門去了，在一天工作完畢之後，任性去瀟灑放蕩一下。

然後，黑夜來到了，星星從黑暗里瞪着眼兒出來了，這時候，媽媽坐在爐火旁邊，坐在罩了舊紅布的奶油箱子上。

媽媽自己心里在想：假如上帝保護咱們，誰能夠反抗咱們呢？另外又來了一個思想：現在許多人能夠反抗咱們，他們這些人中間還有的是強有力的。她站起身來，點燃了一盞雙燈芯的煤油燈，就放在那張雙葉的紅木桌子

上。她又想：假如上帝保佑咱們，誰能够反对咱們？这时候，她听到楼下一片混乱的声音，从那声音里，有人在喊叫她的名字。她出去走到廊廡边，从栏杆边窥探着下面的阴黑的地方。

她向下面喊着：誰找我？誰在叫我？

黑暗里有年輕的人和年老的人的声音，很兴奋地，却又很阴沈地在向上面說：这是新教徒牧师；他要看你，他在找你；是关于約翰的事啊。媽媽的正常的心跳这时候变成了一种焦急的震动。她希望剛才沒有做声才好啦，沒有出面才好啦，沒有走出房間来才好啦，沒有点灯才好啦。她希望剛才还坐在炉火旁边，坐在罩了旧紅布的奶油箱子上才好啦，把什么样的麻煩一古脑儿甩在厅堂里的黑暗里才好啦。約翰必定是做了很坏的事給他們打得那样凶呀。

上面是凱西德太太嗎？牧师的声音上来了，好象希腊神話中烏身女面的怪物的声音，从厅堂里的黑暗里上来了。

是，先生。这是凱西德太太从走廊里朝下面同您談話。可不可以請上来，先生？

請隨便拿一个灯来，太太，好让我看到路呀。

媽媽回到房間里拿来一盏灯，一个光，照着他的道路——这一段崎嶇的道路，引着牧师走到她的房間里来。牧师上来之后，就会把藏在孩子心里的那件事揭露出来。

孩子現在深深地睡着了，心境是很安寧的，人一睡着了，黑暗和光明都是一樣的，也不知道敵人就到了大門口，快要進來啦，他一進來，光明就變成了黑暗；他一進來，就想把忧愁擺在快樂應站的地方。所以快樂必須站起來，因為凡是太陽一天一天地接續着走過的地方，耶穌基督一定會統治着，耶穌的國度一定會從地球的這一岸伸延到那一岸，一直到月亮不再盈虧的時候。凡屬對外鄉人，孤兒，寡婦的判斷加以顛倒混淆的人，他必定要受咒詛，遭天罰。

媽媽手里拿一盞燈，走到走廊，把燈光放在欄杆外面，盡量地放低些，把牧師從狹窄的樓梯上照着走上來到房間里。媽媽瞧見那些人的臉孔，就是住在本屋的和隔壁屋里的人，他們瞧着新教徒牧師很小心地爬上樓梯來，走到了走廊上，媽媽就在那兒等候着他；他們還瞧着他一直等到他走進了這個寡婦和她的孩子們的房間里，再也瞧不見了。牧師站着在這半明半暗中間眨眼睛。這時候，凱西德太太顫顫抖抖地，小心地把燈放回到那張小紅木桌子上原來的地方。她把一張結實的廚房里的椅子放在牧師旁邊，牧師就硬幫幫地坐下來。媽媽也豎着背脊坐在另外一張椅子上，等着他說話，她的一雙手緊緊地抓在一起放在懷里。

牧師瞥了四周圍的烟熏的房間一眼，他說：我丟下了很重要很重要的工作上這兒來，同你談一談關於約翰的事。他停頓了一下，然後又繼續說下去。約翰今天從學

校逃走了，凱西德太太——你知道為啥？

是，先生。他都告訴了我。那些大孩子在賭牌，叫他
把風，史洛干走來啦，抓住了他們。他雖然沒有打到任何
其他的孩子，可是他把約翰却打得很重。然後，這個可憐
的孩子就逃走了。

牧師心里在想：恰好同這些沒有辦法的人一樣，總是
替他們的孩子們辯護。對這些人唯一可能的仁愛，就是
採取嚴厲手段。

牧師高聲地說：約翰並沒有告訴你，他的校長，史洛
干先生，這時候正臥病在床啦；約翰拿一根黑檀木戒尺，
很凶猛地，野蠻地給他的可憐的腦袋上打了一頓，史洛干
于是就只好給人抬回家去啦。這件事約翰告訴了你沒
有，凱西德太太？你的孩子約翰很凶惡地，非常之凶惡地
踢了史洛干先生的腳脛骨，踢了一個很厲害很厲害的傷
痕。這些他也都告訴了你沒有，凱西德太太？

媽媽面朝着牧師，可是坐着一聲不響，硬幫幫的，靜
悄悄的。

牧師接着說：現在，咱們不願意你的小孩長大變成一
個罪犯。如果他將來長大成人想要依照上帝的指定的意
圖好好地去盡他的人生的職責，那末，他現在這些危險的
傾向就必須阻止，而且遇必要時，用很嚴厲的手段來阻
止。凱西德太太，你同意不同意我的話？

媽媽面朝着牧師，可是坐着一聲不響，硬幫幫的，靜

悄悄的。

牧师的平滑的，柔和的，冰冷的声音繼續着在說：即使你的孩子不愿意尊敬长辈，也得要强制着他謙卑地，虔敬地来尊敬长辈。假如这种行为任其自流，不予以防止，給以适当的处罰，那末，这就会鼓励他再三地犯下去，这样一来，他就完全不配做一个規矩的，体面的社会成員。这次襲击可怜的史洛干先生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年輕的恶棍的行为。这个孩子赚到了一頓严厉的鞭打，这頓打是逃不脫的，打完之后，还得要双膝跪在他的校长面前，很卑順地当着全校面前恳求他的饒恕。

媽媽面朝着牧师，可是坐着一声不响，硬帮帮的，靜悄悄的，她在发抖。

媽媽說：等明天早晨約翰醒了之后，我会把他对史洛干先生干的事告訴他。

牧师气憤憤地說：什么早晨，早晨。現在就把这个小流氓叫醒，告訴他，明天早晨第一件事我就要在学校里看到他；告訴他知道：在禱告之后，立刻就要严厉地給他打一頓板子，在全校面前，懲一警百；告訴他知道：在适当地处罰之后，他就得要双膝跪下来，請求校长寬恕他的流氓行为。这样，好等他在将来永远不敢攻打那上帝賦予权責来管理他的人。

媽媽面朝着牧师，坐着硬帮帮的，靜悄悄的，可是嘴唇发起抖来了，很溫和地，很溫和地說話。

发抖的嘴唇在說話：孩子也許今天夜晚就因为眼痛痛醒了的。不过，如果說明天要依着你所要求的那样去做，那就是給他一种非刑拷打，恐怕他是受不了的。

牧师不耐烦地說：假如你还是这个样儿姑息溺爱着他，你就是把你的小孩子給毀啦！

这个硬帮帮的，静悄悄的女人的嘴唇又抖动了，她的嘴柔和地說着。

这个颤抖的嘴說：孩子自从他爸爸去世之后，不知有多少頓飯吃的是干面包和清茶；风一吹，他的衣裳就哆嗦着。他穿的靴鞋仅够盖住光的脚丫子，夜晚長時間的眼睛痛，使他翻来复去，不得安宁——先生呀，我既沒有溺爱这个孩子，上帝也并没有姑息这个孩子呀！

牧师从他坐的椅子上站立起来。

咱们每个人必須学会忍受着上帝认为应该加之于咱们身上的苦难，这种苦难也許会锻炼咱们来完成一桩非常巨大的光荣的事业。不过，凱西德太太，你目前应该牢记的一件事却是上帝对于你的孩子憤怒，非常之憤怒。现在如果你不用这种方式来处罚他，将来他就会在另一种方式下受到处罚的，而且，很可能的，在一种更严酷的方式下受到处罚。所以，现在他必須强制着受到他的公平的处罚，不然，恐怕将来更坏的处罚会降临到他的身上。凱西德太太，我請求你要坚强一点。

他輕輕地向門口走。这时候媽媽从椅子上站起身，

走过这房間，又坐下来，硬帮帮地，静悄悄地，一言不发地，一双手抓攏来放在怀里，她坐在那罩了旧紅布的奶油箱上，面朝着这个牧师，她光明正大地朝着这个牧师，当她坐在那罩了旧紅布的奶油箱上的时候。

牧师接着說：所以，你在明天早晨一起床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約翰同到学校里去。我会在学校里看管这个孩子。我对你保証，这个处罰是在我亲自監督之下执行的；处罰完毕之后，咱們会得到一个比較好的学生，你也会得到一个比較好的儿子。

坐在那罩了旧紅布的奶油箱子上的硬帮帮的，静悄悄的人，这时候，她的柔和的嘴巴变硬了。

那个变硬了的柔和的嘴巴說：明天，先生，明天是我带孩子上医院瞧病的一天啦。

牧师的硬嘴巴受了刺激而猛烈地抽动着。

硬嘴巴說：凱西德太太，处罰是不容延期的啦，你要記得。要趁这个孩子的心里还新新鮮鮮地記得这个罪恶的举动的时候，就給他打一頓板子处罰才行。

坐在那罩了旧紅布的奶油箱子上的女人的柔和的，顫动的嘴巴現在变硬了，硬到和牧师的嘴巴周圍的硬度一般。

变硬了的那个柔和的嘴巴說：明天早晨，孩子得要到一个地方去，在那儿，上帝假医生的手，会治疗他的眼病。今天打了他的那只粗暴的手，明天不会再打到他了，后天

也不会，孩子从今以后再也不会瞧见这只手的黑暗的影子啦。这是孩子的妈妈讲的话，您去告诉史洛干吧！

牧师的硬嘴巴，绷紧着，说：凯西德太太，凯西德太太。

变硬了的柔和的声音说：祝您晚安。您走的时候，让门打开，好让这屋里的灯光照您几步走下楼去。

于是牧师慢慢儿地把他的软帽子戴在头上，就走开了。

然后这个硬帮帮的，静悄悄的，一言不发的女人走到她孩子所躺着的床边去，孩子的睡眠是很熟的。她弯身下来，吻了他。

梦里检阅

约翰醒了，想睁开眼睛，可是在这夜静更深的时候从眼睛里分泌出来的东西把他的厚实的红眼皮沾得紧紧地在一起。他用力，粗暴地在擦着眼皮，想把那黄色膜壳擦掉一些，可是那发炎的眼皮还是紧紧地闭起来。他用手指指甲撕那层壳，一直到那硬化的东西爆破了，他能够张开一点儿眼睛。他向他的前面窥探一下，可是这个房间还充满着黑暗，他瞧不见什么。他又把眼睛闭起来，把手溜向床头，摸索他的褥子。这样一动，他的手摸到绷带，是夜晚从头上掉下来的。他松松地把绷带缠在前额上，用

綳帶的折邊把左眼全遮住了，把右眼也遮了一部分。他又用手向床頭摸索他的褲子，可是摸不到。他坐起來，向側邊彎下來，這時候床架子就噠噠噠噠地響起來，舊的鏤的板條子也咕冬咕冬地響起來。他伸手向床外，很巧妙地沿着破板片的地板在摸。他摸到了一件衣裳，把它提上來，摸着有屁股、褲衩和鈕扣，知道這是他的褲子，就把它放在他身邊的床上。

這天早晨時候一定不早啦，因為好久以前，他，那時還是半睡半醒的當兒，他就已經聽到郵差正按着這幢屋里收信人的姓名一個一個地在叫喚。他移到一個較暖和的地方睡下。突然間他聽到孩子的聲音在歡呼。他把耳朵跟前的綳帶移開，坐起來，用手肘支着身子，听着。

他聽到媽媽的聲音，在同下面門口的一個老太婆說話。他從床上溜下來，摸索到這房間的門口，把門稍許打開一點點兒，讓他好聽到這兩個女人在說什麼。

媽媽的聲音在說：我不打算讓他去，瞧，他的眼睛痛到這個樣子。

另外那個老太婆的聲音在說：可憐的小家伙，可憐的小家伙。

媽媽接着說：我把一塊布挂在窗戶上，擋住早晨的光綫，不讓它來弄醒他，一直要等到大家都走完了去看檢閱儀式，才好讓他醒來。因為今天虽然是女王的萬壽節，還有其他的什麼，我还是不能讓他同藹奇一路出去，瞧他的

眼睛痛到这个样子。

另外那个声音在喃喃地说：可怜的小家伙，可怜的小家伙。

媽媽說：瞧瞧那些学校里的孩子在集合着整队向納尔逊紀念碑走，在那儿再搭車上凤凰公园大門，在那儿下車再步行到那王旗飄揚的廣場——和爱尔兰豎琴旗，苏格兰的獅子旗，英吉利的豹旗放在一起，等候着爱尔兰总督疾馳来到，然后就开始进行庆祝仪式。脫帽，立正，举枪致敬，奏国歌。約翰本来常盼望着瞧瞧近卫軍雄赳赳，气昂昂的揚着步伐在經過，瞧瞧苏格兰高地部队穿着短裙在五顏六色地高視闊步地走过去；瞧瞧步兵列队在平凡而庄严地走过去；瞧瞧炮兵馬队的雄壮步伐，它是队伍的精华，全軍的驕傲，在拖着大炮；瞧瞧那英武的騎兵，他們在閃耀着，跳跃着走过去，按着銅鼓的清脆的节拍声調走过去；——可是我不打算詛他去，瞧他的眼睛痛到这个样子。

那个老太婆的声音說：可怜的小家伙，可怜的小家伙。

約翰輕輕地把門关起，摸索到窗戶边，摸到了盖住窗戶的那块布，抓紧了它，把它撕下来，丢在地板上。五月天的光綫涌进了房間里。他把眼睛上的綳帶推开，从窗戶往外面看，瞧見一大队的孩子們，由史洛干校长和亨特牧师領着头，在向前走动，去瞧檢閱。每个孩子戴一个紅白藍三色的玫瑰花結，老史洛干扛着一面小国旗。

孩子的長時間遮蔽着的眼睛，經这样的光綫冒进来之后，刺痛了他的眼窩底。可是他咬着牙齒，睜着眼睛向街上望，瞧見亨特牧师举起一只手来，队伍依次向前走，三个人并排着走，一面大踏步地走着，一面在大声地欢呼，高高兴兴地在歌唱着。

五月二十四，女王万寿节，

明天下雨吧，今天要晴天！

这时候約翰瞥了一瞥天空，瞧見那天空是一片明亮的灰白色，不是藍色，太阳光微弱地照着。

約翰又走向床边来，小心地鋪下那破破烂烂的被头，爬进里面去，把被头盖在身上，靜靜地躺了几分鐘。然后，他紧紧地握住手，把手指头紧紧地交織在一起，再把它們高一点儿举在头上，一直在伸着身子，伸得胳膊窩里在吱吱咯咯地作响。約翰在温和地狂嗶着，嘖哩咕嚕地說：呵，天呀，下雨吧，快一点儿下雨，下得又大又快，下在街上，下在田里，下在公园里，下到那随便上那儿走的大人和小孩的身上，下那么一整天，別停一秒鐘，下到一切的东西上面，从我睡的地方一直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詎現在在天空的云彩变得濃濃的，烏黑的，布滿了每一个沒有云的地方。天呀，也刮起风来，刮起一陣猛烈的，厉害的大风，詎雨下得更猛烈些，厉害些，一直下得人家皮肤上雨水淋漓，那样就使得一般大人和孩子們想寻开心也寻不着啦；那样就使得大家又害怕，又发抖，懊悔他們

沒有走到他們可能走到的地方去，大家都是因為狂風在刮着，暴雨在下着，遠遠地，遠遠地，離開我現在躺着的地方！

約翰把綑帶折厚些，把眼睛遮住，房間里的光亮就變成一片深深的黑暗。他呆着靜靜地不動一下，微微地呼吸着，差不多要沉沉地睡着了，他的思想就聯想到一個隊伍前進的世界上，大炮在石板街上嶙嶙地滾過去，一片卡搭卡搭的聲音；騎兵屁股上挂的劍發出叮當叮當的聲音，穿着胸甲，佩上組綬，扣起皮帶；還有重裝步兵，輕裝步兵在沉重地走着，身上的穿戴雖沒有那麼光耀，可也嶄新漂亮和別種兵的最好的一樣，斜挂着子彈帶，扣上彈藥包，背包高高地背在背頂上；斜斜地扛着來復槍；鋼盔和熊皮烏纓高頂帽緊牢牢地扣在兩頰邊；大家在開步走，左——右，左——右；我本來有一個好差事，但是我丟了啦，左——右，左——右；步伐很整齊，從來不錯誤一個节拍，大家一齊站起來，向後轉，臥下來呀；年輕人的腳在街石上沉重地踏着拍子唱一個歌，歌頌着國家的強盛和威勢。

約翰瞧見那些在路邊上和窗戶里看熱鬧的人，一下子身子擠得緊緊地，就在這時候隊伍一閃就過去了，樂隊軍官在奏演着：

開頭咱們就痛痛地揍他一頓，
從樓梯上把他拖上拖下；
然後再打一陣，在桌下，在凳上，

打成那个样子，你从来没瞧见过，
他还来不及作临终的祷告，
咱们就把他打成一片破布和骨头，
这个人曾经打死咱们的奥哈拉！

这一个乐队是跟着联队的笛鼓乐队来奏演的，当另外一个乐队停止奏演笛鼓音乐，就等候机会接着奏演，这些乐队是跟在那些有胡子的工兵之后疾步前进，工兵们的肩膀上扛着斧头、十字锹和镢子在前进。

团长骑着马，威势可真不小，他带领九百九十九个兵，每个兵扛着来复枪，上起刺刀，带上百发空弹，这一大队兵跟着他好象一个人一样整齐地在走，只要团长口令一下：左转弯，快步，跳过墙，跳进河……走；于是乎，他们大家就好象一个人一样地，向左转，一只手靠着胸墙和圆顶，就那么一跳跳进河里，也不问一问为啥要他们跳河，因为大兵们是不敢违抗司令官的任何命令的，大兵们只是遵照司令官的命令去做或是去死，用不着说明什么理由，这就是一个大兵的生活的始末。

约翰听到旁观的人在噤哩咕噜地讲：说他是现在的最年轻的一个团长，大红绶带上整整齐齐地佩上些阿富汗和缅甸勋章，因为他带过兵从喀布尔到坎大哈尔^①，而且跟着在柏纳比团长之后，经过一个十五小时的酷热的，

^① 喀布尔为阿富汗首都，坎大哈尔为阿富汗南部一城。齐堡也是阿富汗一城。

沉重的急行軍，通過一個樹木陰黑的热帶森林，給齊堡城以第一次楔形攻击。

他們一直开到那些反叛的緬甸人的強固的堡寨面前，接受了命令吹冲鋒号；他們不管敵人的呼噪叫喚，戈矛乱飞，刀劍砍剝，打鑼的打鑼，撞鐘的撞鐘，吹角的吹角，他們还是把刺刀杀上前去，把緬甸人的黃色胸膛深深地剝成紅色。

約翰把手突然地一插插进被窩里面，插到他的肚子上，食指緊緊地卡住一只咬他的肉的蚤子。他就緊緊地在他的肉上把它只滾，壓得它直爆着噼噼啪啪响，然後他又用大拇指和食指輕輕地彈着，一直等到它變成粉碎，掉在床上草褥子上，於是乎咬人的雜種又弱一個，好人才得安生啦。

當時堡寨里面剩下的吓得半死的人就跳出了堡寨，狂奔逃命，向森林里逃走，於是經過白人訓練過的英屬非洲長矛兵，頭戴着大的遮陽帽，一涌涌到堡寨周圍的空地，對着那些狂噪的緬甸人的肚子上和背上輪着長矛，狂喊着：周阿孟，^①快拔劍啦，可是咱們英國人拿起英國的鋼刀，把緬甸人的肚腸剝出來，把他們埋在森林里作糞料，這樣打一個大勝仗，昭示給緬甸人瞧一瞧，他們胆敢侮蔑英國的統治和英國的法律所得的後果是怎麼一回

① 此三字系譯音。似系緬語。

事。于是接着英国人就欢呼起来啦，有时候有人骑着马在森林里也要竖起耳朵来听听想想，还有几个黑影子留在那儿，一看到人就一爬爬走，藏在那密密的，灼热的草丛里，他们嘴巴里还在禱告那些可怕的，不慈悲的，木头石头做的神明来解救他们，直到他们最后挺着尸身，挺到无穷岁月里！

約翰突然地伸长了全身，猛烈地绷起嘴巴，因为一阵剧痛穿进他的双眼，把脑筋都烧灼了几分钟。等这一阵剧痛慢慢儿地消逝了，約翰才松弛下来，他就拨开绷带，让眼泪打湿了的那一部分离开他的前额。然后，他又开始瞌睡，做梦。

約翰瞧見团长在撫着他所骑的战马的光滑的脖子，他骑着这匹战马，雄赳赳，气昂昂地，率领着斐曼納部队，大踏步前进，左——右；左——右。喂，我本来有一个好差事，可是我把它扔啦！

突然間，他听到河的对岸发出一阵尖锐的风笛声调，还有隱隱約約的风笛的低音不断地在配着次中音调在那儿吹着。原来是苏格兰高地部队在披着圍脖，搖摆着小帽，飄着黄色条子的裙子，显示着他们在按着歌声节拍在行进：

啦——啦——啦，高地青年，高地青年，他们拚了一肚子的气力在吹着风笛。他们是想引起世界上随便那一处人的注意。苏格兰人乘着高兴想跑到公园

門口，在团长所率領的爱尔兰部队之前。但是，团长馬上就会指示他們瞧瞧，事实并不会如此的，如果按照斐曼納有句拉丁文的格言說：大罪人和大圣人是一样的偉大的这句话有什么特殊意义的話。

可是苏格兰高地人所穿的短裙是那么輕便，他們可以放勢踢出大腿来走路，这要算是誰也赶不上的。所以咱們的团长就喊一声叫馬快走，发出口令叫快步走。可是苏格兰的人也同时突然快步走，他們就稍为一点点儿赶在斐曼納人的前面。

咱們的团长就在馬鐙上站了起来，拔出了劍。

他嚷起来說：孩子們，上前吧，給这些高地糊涂虫瞧一瞧，咱斐曼納的火枪队是能赶进任何公园，不会落在想获得先到的榮譽的人們后面的。所以，上前吧，我的阿芒碼頭部队和斯湯尼巴特^①部队的孩子們。为你們的国家的榮譽，为你們团长的榮譽，大家开足最大的馬力赶到公园門口去，咱們跑得这样快，把別人甩在后面，好象他們在向后跑。

所有看熱鬧的人在欢呼又欢呼着。这时候斐曼納人狂奔地向前冲，把脑袋向前尽伸着，把两肩一縮起来，很粗重地呼吸才喘得过气来。用提枪姿式紧紧地抓住来复枪，当他們向公园門口猛冲过去，他們跑得一身淋漓大

① 两地均在爱尔兰。

汗。同时，苏格兰格累謨部队也放弃了演奏高地青年之歌，拼命地往公园门口冲。两旁路上看热闹的人大家在嚷着，喊着，噫着，而且跑出来，跑上高地青年们的前面去堵住他们的去路，紧紧地抓住他们飘荡着的短裙，死死地抓住不放手，使得高地青年们不得不停下他们的快跑，想防止那些激动了的群众把他们的短裙撕下来。结果，许多人没有能够抓住短裙，所以，他们的一身，除了帽子，子弹袋之外，都给人家扯光了，他们还在那儿跑着，赤条条地好象初生入世的婴孩一般，不过比较大一些。

许多赤条条的人只好向路旁的铺子里一直跑去，想掩盖一下他们的裸体。那儿的女人正在喝檸檬汁，瞧着这些赤条条的人就高声尖叫起来，飞似地跑到街上去，害怕得很；她们又瞧见全队的格累謨人，弄得一团糟，搞得稀稀乱，狼狈不堪，后来他们的军官来了就更加慌乱。军官们骑着马直冲过来，大声咆哮地在叫着，要兵士们排队，站成四行，报数，成连纵队走，向他们走的那条路上前进。军官们的咆哮把逃进路旁店铺里的军人直吓得要死，敬谨地服从，赶快冲出来，拿帽子和弹药袋适当地遮住羞，慌慌张张地盯着那些军官们，请示着怎么办才好，他们这样的赤裸的情形，当着爱尔兰都柏林人民的转来转去的眼光之前，把举世闻名的英国军队的体统都污蔑了。这时候，街上走来走去的警察就对大家叫喊着：大家的行动要规矩体面些，凡属惯于瞧瞧他们所应该瞧的东

西的人，就必須循規蹈矩地去行動。這時候，愛爾蘭斐曼納火槍隊正在涌進了公園，滿身大汗淋漓地，他們微笑着知道他們的比賽已經勝利了，不管人家擔心也好，贊成也好，他們已經勝利了。這時候，蘇格蘭的格累謨部隊搞得狼狽不堪，丟掉了短裙，所以只好把几百個人塞進关了窗戶的馬車，送回到軍營里，不許人家來閑磕牙，說是在都柏林京城里，突然瞧見啥稀奇古怪的事。

秩序恢復了之後，蘇格蘭格累謨部隊瞧見沒有什麼便宜可占，就都向公園里前進。樂隊奏着北方的雄雞的樂曲，橫起走過來，和愛爾蘭斐曼納部隊并排兒行進，斐曼納部隊却咕冬咕冬地奏着那首稀奇古怪的到都柏林的崎嶇道路之歌。

突然間一個副官，穿着綠色鹿皮褲子，藍色上衣，胸前炫耀着金色綬帶，頭上戴一頂卷邊三角帽，帽上伸出來一根紅黑兩色羽毛，好象一綫烟火一樣，他騎着一匹白馬，停住在這兩個團長之間，他質問着他們，要他們爽爽快快地講，剛才為啥那樣胡鬧，說完，並且警告一聲，他們穿着女王陛下的軍服，就應該自重一點，別干啥不體面的事，當着愛爾蘭人民面前來替女王陛下的部隊丟丑，因為愛爾蘭人總是老在那兒找機會揭露啥東西，想要污蔑英國軍隊的偉大的傳統；要知道，英國軍隊是代表一切足以維持世界安全和秩序的力量的呀。從今以後，如果仍有胆敢胡作非為，以致影響軍隊的名譽，他就不得不詳情呈

报爱尔兰总督，那时所有负责的军官必须受到训斥，供认一切，为啥让爱尔兰人把皇家军队的重要队伍剥得赤条精光，而且当时这些部队被剥之后，还让他们傻傻地呆着，在那样差不多从腰以下赤条精光的情形之下，呆着不知所措，尽着丢丑呀！

于是苏格兰格累谟部队的团长就向他说话，他对那个戴红黑两色羽毛的副官说：必须懂得这一点，咱们现在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君主立宪政体制度之下，咱们大家都有思想的自由，咱们都依照良心的驱使来生活的，大家必须大声疾呼地反对向一个年轻轻的，说话温文儒雅的，戴三角软帽的侍从副官老谷致敬，这个副官只是新近才从军官学校毕业出来，对一切是半懂不懂的。

接着爱尔兰斐曼纳部队的团长把马刺刺了一下，就站住在这谩骂的军官中间，他把脑袋靠近侍从副官的三角软帽之下，眼对眼地一直瞪着他，低声地对他讲：喂，咱们平心静气地来谈一谈这一件事。比方刚才发生的这一点骚动，有人一得到机会就马上跑回去把一切告诉他的上司老板，咱们若是要和他来争辩一下，这有啥用场呢？不如各人管各人自己的事还比较合算些。因为这样一个人一听到一点风声就瞎撞撞到人家的兵营里来夸示给全营人来瞧瞧。所以，你不如还是接受友谊的忠告，赶快滚开，不然你冒犯了天颜震怒，就会给你弄得这一天好久不得安宁。你也不要人家所不欢迎的，不需要的，不重视

的地方去伸头露面。现在太阳还很高，赶早滚回去，把小屁股好好地坐在马鞍上莫跌下来，快骑着马回到你刚才来的地方去，在那儿，有皇家的旗帜飘扬着在保护你，你可舒服自在啦。话说到这里，那个团部的军乐队长把指挥棒直扑过去，对着副官那匹马的屁股上猛打一下，于是就把那个戴三角软帽的坏蛋赶得无影无踪了。

然后，爱尔兰的斐曼纳部队和苏格兰格累谟部队就向左转前进，并肩地走下了狭窄的，林荫的街巷。他们头顶上的青天，满布着菱形格子的山楂树枝，上面开着大朵的，四散无尽的，微微地荡漾的，一大堆一大堆的红色和白色花，兵士们经过，得要低低地弯下腰来，不然那多刺的花朵就会把他们的熊皮乌纓高顶帽和无边帽扯下来。部队向前走，走出了那狭窄的，阴凉的，树叶密密的巷道，前面就是一个十五亩广阔的大坪，这个坪是绿油油的，平坦坦的，慢慢儿地升高了，成为小小的丘陵。丘陵也有那么高，在部队暂时演习完毕的时候，足以隐蔽起来，瞧不见人。丘陵也有那么低，一等到时间到了要他们出来在市民面前摆一摆，他们马上就可以突然出现在眼前，市民都狂热地在等候着检阅队伍经过和作战演习。丘陵也有那么大，足以容纳一个包括骑兵、步兵和医疗队的部队，医疗队还有白帆布盖的车子，两旁标着大的红十字，敌人马上可以望得见它们是只开在那儿治疗治疗那些伤兵；此外，还可以容纳炮兵，有的是野战炮兵，有的是骑炮

兵，以及陸軍兵站部，帶着他們的車子，大多數是用騾子拖的，這些部隊一起面朝着愛爾蘭總督會最先出現的地方。

現在總督從他的維多利亞式大馬車里溜出來了，馬車是四匹栗棕色的馬拖的，安詳而有禮地行走着，他帶着太太，胖胖大大的，一本正經的，撐着陽傘站在他的旁邊。這時候一大堆樂隊，就在同一個鐘聲的得的頃刻間，勃然奏起樂來，奏的是英國國歌“國王萬歲”。這時候野戰炮兵和騎炮兵鳴放了皇家禮炮二十一响，這些炮一半掩藏在密集的榛樹和李樹灌木叢里，炮一放出，就有一大球一大球的濃厚的白煙，邊緣上有一點兒稀薄，從灌木叢里冒出來，好象羊毛球一般，煙出了之後，馬上跟着猛烈砰噠的大聲，使市民們聽到胆戰心驚，大家覺得腳底下的地也震得哆哆嗦嗦，於是也就覺得很有安全保障，竟有這麼多的武裝兵來吓唬所有的外國人。同時，列隊的士兵也一個跟着一個地放槍，這樣一綫從頭到尾，從尾到頭，如是接連放了三次槍。士兵們隨着軍官們的指揮，揮舞着他們的筒狀軍帽，鋼盔，熊皮烏纓高頂帽，无边帽，熊皮帽，挂在刺刀尖上，同時，大家三呼萬歲，歡呼女王陛下及其繼承者子子孫孫萬歲萬萬歲。

然後，總督大人，穿着元青燕尾服，白背心，乳白熊皮褲子，棕黃高統靴，戴上一頂小小的黑色禮帽，扭扣上扣着一個玫瑰花蕾。他一閃就閃上了一匹黑斑大白馬的背上，同貴婦們暫時道別之後，就馳馬出發，後面簇擁着

的是一群副王爺的禁衛騎兵，他們身穿藍色軍服，黃金胸甲，白銀軍盔，紅色羽毛。還有一隊侍從武官，穿的是綠色上衣，佩戴銀綬肩章；也有的是穿着紅色上衣，佩戴金綬肩章；也有的是穿着綠色上衣，佩戴銅綬肩章；穿綠褲子的是帶有紅條子，穿藍褲子的是帶有白條子，穿黑褲子的是帶有綠條子；他們在排列成行的士兵隊伍中間快快兒地走着，士兵們眼睛向前看，身子呆呆地站着動也不動，好象一個孩子擺在桌上玩的木頭兵；他們的官長們有的站在右邊，有的站在左邊，有的站在前面，站在他們各個隊伍的相當地位，呆着不動，也彷彿是受了魔法巫咒似的。檢閱正在進行的時候，他們走過了野戰炮兵行列，炮兵穿的是藍色軍服，鑲着黃色花邊；又走過了騎炮兵行列，他們也穿的是藍色軍服，胸前佩着那麼厚重的黃綬勳章，以至於他們只好把身子往後挺，才不會往前傾倒；他們的熊皮帽子飄着紅色帽沿，從紅帽沿上垂下一根黃色繩子，一直垂到他們肩膀上的粗大的黃繩子上，然後纏繞在胳膊下面結扎在胸膛上，末了，作為兩個結子樣的流蘇纓絡挂在胸前。總督一涌過來，就向前走着經過紅衣步兵的行列，步兵帶着藍色領章，淺黃色領章，白色領章，綠色領章。總督向這兒望一望，向那兒望一望，查明白每一個下巴上系的皮帶都在下巴下面的正確的地方，又查明白那些系着行軍糧袋、背包和彈藥袋的皮帶都交叉在胸口的正中間，水壺挂得端端正正地在左邊屁股上，用烟管

泥磨制的皮帶上沒有啥脏点，所有的銅鈕扣和徽章磨擦得發亮光，這一切反映着英國軍隊的確實的整潔，他們的肩膀上斜斜地扛着槍，他們牢記在心：大兵們的責任不是來質問作戰的理由，而僅僅是服從命令去做，去犧牲。每一團的團長在行列的右邊和大帥相會，跟着他在旁邊走，一直走過了這一團的最後一個人，然後總督慢慢兒地走向前頭去檢閱另外一個團，他的後面跟着些侍從武官，筆直地坐在馬鞍上，眼睛盯着他們前面的總督的屁股，走上前去檢查檢查，一切都是整齊齊，為他們的女王和國家而效忠。

有幾個芬尼安革命黨人的臉孔夾在愛爾蘭群眾的里面，他們夾在那些不很體面的看熱鬧的人的里面，他們對這檢閱却發了一點輕蔑的噓聲，可是隨即就給警察抓着領結，從近處打出去了。雖然，如果劣光蛋們能夠循規蹈矩不鬧事，自然也不會真正反對他們來瞧瞧檢閱的。

總督馳過阿伯特親王的御用驃騎兵的行列，他們穿的是藍衣，佩着黃綬白羽毛，恰好正在女王的長槍隊的前面。長槍隊穿的是黑胸紅衣，非常美麗，長的黑羽毛落在方頂盔上。總督又走過重裝的龍騎兵隊，所戴的是紅羽毛的銅盔，輕裝的龍騎兵隊所戴的是黑羽毛的銀盔。然後又馳過蘇格蘭高地部隊，他們很珍視他們的風笛，拚命地吹，穿的是黃色和綠色格子花呢，綠色白色和黑色格子花呢，紅色黃色和藍色格子花呢，他們穿着這樣的盛裝，

神气象任何其他的英国部队一样地英武，他們的官长們象柱头一样站在他們的前面，他們发光的，嵌着珠宝的短劍插在长袜統里。

最后，总督走来瞧一瞧斐曼納火枪队，他們也挺起胸膛很起勁地，这儿的团长走来迅速地对他致敬，把他的劍背碰上他的鼻子的尖尖，总督却懶洋洋地向他招一招手，团长致敬完毕就归到行列，差半身之远跟着在总督閣下的后面走，閣下点头称贊爱尔兰斐曼納部队的輝煌的姿态，部队士兵們靜靜地，笔挺地站着好象站着的死人，一直檢閱到后列差不多快完毕的时候，总督就一站站起来在馬鐙上，拍着团长的背說：今天瞧見这样好的一队爱尔兰人，真使我惊心动魄呀，这些人在等候着机会来为他們的女王和国家牺牲呢。其实，現在流行着的一些无聊閑話說爱尔兰人对英帝国不忠实，我認为这不过是些无聊謊話而已。因此，团长，你还是照样保持下去，我会在老女王面前替你保奏，你相信我好啦，你一定会得到圣派特里克大勳章，輝煌地挂在你的胸前，時間就在今年年底以前，如果做不到的話，我就不叫賈克·魯濱孙。

說完这話，他就飞奔到中央檢閱台上，他在一片深紅和金黄色的掩映之下，接受部队分列前进的致敬。炮队經過就齐步走，快步走，飞快跑；然后步队搖搖摆摆地走，千千万万的大腿向前向后发射出来，同时快快儿地走，这种走路姿态是指示給市民們瞧瞧的。来复枪团队就提着枪

走。上面这些部队的行进，离爱尔兰部队却远到一英里以上，爱尔兰斐曼納火枪部队的步伐是特别整齐，千百个人好象一个人在走，这个部队一走出来，瞧热闹的人分作两边，衣服整飭的爱尔兰人站在这一边，衣服破烂的爱尔兰人站在那一边，大家一起惊天动地地在欢呼着，当爱尔兰部队高視闊步地走过去，边走边按乐曲的节拍，乐曲是：“再会吧，但是每逢你記起这个時間的时候”。

作战演习开始了，全軍就走开隱蔽起来。演习分作两方，一方是騎兵、炮兵和大多数的步兵部队走在一面，另一方是爱尔兰斐曼納火枪队和苏格兰格累謨部队走在一面，双方等到炮兵一开火就开始会战，炮兵拖上車来，对着敌方的两团所摆下的一望而知的部队开火，这就算是替会战鋪平道路的一个序幕战，于是炮兵瞧見敌方了如指掌，引得他們集中火力痛痛快快地射击了他們。在对方，格累謨部队和斐曼納部队設計匍伏繞过来，襲击了炮兵的后方，上起刺刀猛冲大叫起来，使他們措手不及，而且口里嚷着詛开道路，在他們还不明白已經发生啥事变的时候，就繳获了他們所有的大炮而把它們的火門毀了，然后再把这些炮兵打得落花流水，赶到那些还在抵抗的步兵部队里去，步兵也搞得惊慌失措，就忙忙撤退，可是騎兵摆成队形，狂奔地冲鋒上来，这边的斐曼納部队和格累謨部队就措手不及，只救得一秒鐘的时间仓仓忙忙地編成一个方阵来和对方的刺刀尖尖相碰，随即从后

列里对着敌方满口咒骂的骑兵放着一排一排的排枪。骑兵用枪戳又用刀砍，可是对那放枪的火枪队和高地部队所列成的方阵却搞不开一条小小的巷道。骑兵的马吓得再也抵挡不住了，于是转过尾巴来，对着后面跟上来的可怜鬼直冲，结果搞成可怕的一团糟，等一下子就大家飞奔地跑开躲避敌人的排枪，敌人的排枪这时候一秒钟都不停歇，连人带马砍杀得溃败遁逃。

苏格兰格累谟部队的团长瞧见大势所趋，跳上他的马背，抽出剑来，嘴里嚷着：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现在咱们干，就一劳永逸了。他于是领着部队狂呼冲锋，追击那逃跑的骑兵，骑兵到处在找地方躲藏身子，急急忙忙地钻进那些市民中间逃跑了。于是整个十五亩宽阔的战场上堆满了短刀呀，来复枪呀，熊皮乌纓高顶帽呀，钢盔呀，旗帜呀，骑兵三角旗呀，长矛呀。这时候，勇敢的爱尔兰斐曼纳部队随即做一个扇形，散开来向奔逃的敌人追击，一直把他们追过了市民参观界线之外去了。阿伯特亲王的御用驃骑兵，穿的是猩红裤子，素来称为摘樱桃的人，这时也惊慌失措，尽力鞭着马儿，一直向中央检阅台上张口结舌的总督和侍从武官所站的地方冲逃，检阅台上穿着丝罗绸缎的贵妇人一瞧见那些穿红裤子的驃骑兵飞奔经过，就狂嚷乱躲起来。街上的居民成百上千的直吓得昏厥过去，还有千千万万的把裙带钩也弄裂了，把衬裤也撕破了，因为他们一听到后院的紧急叫唤，恐怕发生意

外就匆匆忙忙地赶下床来。这时候你如果也是市民，下床之后，只等着穿那摆好在床边地板上的褲子，就走出房間，走下每張十步的两張樓梯，紧紧地抓住栏杆，如果你不想听到紅十字救护車的鈴子响起来把你送进医院的話。然后你就走出去到院子里，一直走过扔在那儿的旗子上，旗子冷得象冰一样地踩在你的赤脚底下。于是，你摸一摸自己終归安安全全地到了家，如同进了避风港，再用老手掌板来找出一个适当的地方坐下来，这时候你发見所坐的椅子照常一样地湿透了，因为这屋里的其他的懶汉們从来也不替別人想一想，別人也許喜欢一个干燥的，体面的方法来适应人性的需要的。他們那样的人惯常大胆地哼哼唧唧地挨过他們的人生，肮脏得把自己的烂泥浸到脚踝骨那么深也还挨得过去，他們除了自己生活所必作的事情以外，也不配感到有什么別的需要；他們总是忘記体会到別人的內心的感觉和对世事的看法，別人都尽力想照世人所應該对待他們的道理来报答世人，这个道理是很公平的，假如你想得到的話。

这时候，大雨从屋頂上淋漓落下，我剛剛扣好了褲子的扭扣就得要冲进屋子里来，因为我不能一直老呆在这儿，直到雨停下来。于是我就走上那人行道，进了屋子，上了樓梯，进了房間，摆脱了那冷冻和雨湿。我很快地在褲子內擦干脚，就投到那温暖的床上，在那儿，我听到大雨落在旗帜上，把部队的羽毛，旗帜，号角和胸甲的光

彩絢麗都浸濕得發銹褪色了。這場大雨很快地落在每一個人的身上，落在離我現在正在躺着的床鋪很遠很遠以外的地方。

生命不仅在肉食

約翰並不很擔心吃飯和穿衣。吃的和穿的也不需要多少，所以人家給他多少，他就接受多少，也忘記了去謝謝上帝。

回頭一想，他還能夠記起穿過兩套新上身的衣裳：一套是藍色海軍服，衣袖上綴着金錨和金條子，頭上戴一頂藍色絲絨海軍帽子，帽圍邊上綴有金字的皇家海軍禿鷹號字樣；還有一套軟的蘇格蘭呢服裝，是從一個猶太人那兒買到的，曾經試過多少次身，最後接受了，當時付了兩個先令的現錢，剩下一個先令在一個禮拜之後付，付到全清為止。他現在穿上這一套衣服，縫縫補補一直搞到縫補膩了，還是小心地對付着多穿一些日子。每一套都發出了警告：整個垮台是快接近了。媽媽只好每晚替他縫縫補補，用她的靈巧的，起皺的，耐煩的手指頭把裂縫補合起來。這套衣服雖然已經失掉了它的早年的簡朴的豪華，可是還堅持着存在下去，在夏天要算是能夠遮遮太陽，在冬天也要算是能夠顛顛抖抖地遮蓋一下滲漏的雨

水，砭骨的霜冻，和凛烈的寒风。

粮食是稀少的，虽然差不多总有一厚片面包，不过它的味道时常是尝起来象泥土灰尘：尘土归尘土，灰尘归灰尘。^① 经过几年这样饮食不足的生活，他的肚子也停止下来不再斗争要啥了，只是耐烦地吃吃清茶和面包，再蘸上一点滴的巴里氏磷制补药。有时候得到一个马铃薯，就喜出望外得很。若是偶尔碰到了鱼或是肉，就赶快拚命地来欢迎它。

当年施洗的约翰^②的生活多么自由自在呀，他总是随时能够得到大量的蝗虫和野蜜来吃^③。他只顾进行他的工作，从来用不着去担心在那儿会天黑就要找屋子睡觉。只要帽子戴在他的头上，他的住屋就算是盖好了啦。就是那些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瞧瞧他们吧！鹁鹑从空中鼓翼飞出来，哇啦哇啦地叫着说：捉我吧，捉我吧！于是人们什么事也不用干，只是扭断它们的脖子，烤着来吃。（虽然，平心而论，咱们对于上帝也要说句公道话，上帝现在对于爱尔兰也还不错，他有时候也把都柏林海湾冲满了鱼，使得这可怜的都柏林街道上扬起一片卖鱼声：喂，卖都柏林海湾的青鱼呀，两个辨士一打呀，两个辨士一打

① 参看“旧约全书”“创世记”第三章。

② 见“新约”“使徒行传”第二十五章及“马可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三章。

③ 见“旧约”“出埃及记”第十章。

呀，卖都柏林海灣的青魚呀！一打青魚就足够大家吃上一个礼拜或者还要多几天，每天飽餐一頓热的或是冷的煎青魚啦。）还有那甘露蜜^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专为他们预备的东西，虽然这种食物还不能止住他们不发牢騷。可是，从来就不曾有甘露蜜降落在都柏林的街上，給穷苦孩子拾取来吃；这儿只有粪便和垃圾，給車輛砸成了粉末，每逢大一点儿的风吹着了它，就把人们的喉嚨都噙住了，把过路人的眼睛都刺痛了。

每礼拜一次，在藹奇已經把他所留下来的錢給了家里作用度之后，約翰和媽媽就出发上街去买一个礼拜用量的糖和茶。这就是說，要走一段长长的路到圣母街李普頓店里去。在往常时候，他们娘儿俩总是向倫敦紐卡色茶叶公司去买这些东西的，公司同时也另外发給顾客一些黃銅的或青銅的号牌，是按照所买的茶数发給的。这种号牌等到集成足够的数量就可以用来向公司买回瓷器和鉄器用品。可是李普頓店开张啦，別家店鋪只得退居后位。

因此，約翰带着一个水兵背袋，口子上穿上一根繩子把袋口收紧，就动身跟着媽媽作一个长距离旅行，到李普頓店里去买小麦和酒，時間是在一个寒冷的，下雨的黃昏。

① “聖經”所載，古代以色列人漂泊荒野天降甘露蜜，作为粮食至四十年之久。見“旧約”“出埃及記”第十六章及“民數記”第十一章。

約翰多么恨这个旅行呀，走这段路把他搞得多么累呀，因为在路上是沒有一点东西使人兴奋的，在这个旅程里沒有一点东西能够使他的脚步輕松的，或者是能够提起他的脚步变得活跃一点儿。媽媽时常得要叫他別拖着脚慢慢儿地走，要走得象一个平常人。然后，他又不知不觉地会挂上媽媽的胳膊，一直等到她会叫起来說：呵，別那样尽拖着我呀！上帝給你生了一双脚，你不能用脚走嗎？約翰于是就拿开他的胳膊，經過了无数的街道向前走，懶洋洋地拖着脚走，有一点儿落在后面。

这时候，如果他能得到一件好的大衣，他是不惜任何代价的。他沿着多塞尔街前进，面对着淋漓的雨和刺人的风，风雨打击着他的臉孔，刺进他的衣褲和破衬衫，使他感觉得麻痺和恶心，当他跟在媽媽后面拖拖沓沓地前进，把那个背袋象一个盾牌似的摆在胸前，尽可能地在遮着那风雨。

他的眼睛总盯着媽媽，她沉重地在他的前头走着，提一只籃子和一只油罐，她穿的是一件褪了色的，薄薄的黑裙子和一个披肩，她的破破烂烂的小帽子紧紧地系在她的下巴下面，帽子上的黑色珠子还依旧在閃爍发亮。媽媽向前踏着踏完了这一段路程，一心一意地向李普頓商店走，瞧也不瞧一下两旁排列的店鋪，在那儿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精良的，丰盛的貨物，这些貨物是上帝从来不打算給她来享受的。

那儿有些水果商人，在路上堆满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英国来的苹果和梨子，突尼斯和的里波里来的枣子，土耳其来的无花果，西班牙来的橘子，都是用牛牯或骡子从太阳晒着的地方运来的，用火车和船运到这大风扫得光光的都柏林街上，这些水果都摆着叫人来吃的。可是约翰和他的妈妈毫不理会地走过去了，他们是走向沙马堪德和李普顿的商店。

再向前进，他们会经过一条巷子，两边是一层一层的白菜和花卷心菜，大量的蕪菁，多少箱的马铃薯，一束一束的洋葱，一串一串的胡萝卜，这些蔬菜都准备着摘下来，称一称，秤出去，或者是交给需要买的人。可是约翰和他的妈妈毫不理会地走过去了，也不向左边或是右边去瞧一瞧那大地所生的仁爱的果实。

然后他们会经过一条肉摊巷子，那儿高高地堆积着肉片，块块的肋肉，煮的牛肉，烤的牛肉。屠夫们穿着蓝白两色的罩衣，大声嚷着：买呀，买呀，铺子新开张的呀！可是约翰和他的妈妈毫不理会地走过去了，一直向他们决定要去的那个地方走去。

他们向前进，由多塞尔街进入波尔顿街，在那儿他的妈妈忽然进到一个杂货商店，把油罐子装满了半加侖煤油，把篮子装了四分之一石^①的洗衣苏打，一条黄肥皂，

① 石 (stone)，重量名，因物而异，肉类一石为十四磅，干酪为十六磅，麻为三十二磅，玻璃为五磅等等不同，按规定则为十四磅。

兩枝蠟燭，一個辨士一盒的柯爾曼淀粉，和几束柴火。媽媽買了這些東西是要實現先知者的預言；預言說：你洗滌吧，把你自己弄干淨；保持爐火在燃燒，對於坐在黑暗里的你要放光明。

他們經過一條狹巷子的無數的貨架子，架子上是干酪，熏肉，雞蛋和一堆堆的面包，新近由香香的麥子做成的，大塊兒的，金黃色的，足夠五千人食用，這是神聖的面包，安慰人心的面包，是大地所產的面包，是上帝賜給的面包，這些面包都是面包商店出售。約翰突然瞧見媽媽向左边走，趕快地在走，因為一個醉漢正蹣跚地沿着這條路走來了。這個人東倒西歪地走進這家店鋪，碰上了一盤子的豬腿，傾倒一滿地。

店員嚷起來說：天呵，你在干啥呀！于是他趕過去把豬腿撿起來。同時也有一群人圍攏來笑一笑剛才所發生的事。象閃電一樣的快，約翰就把一塊熏肉插進他的背袋折插子里，經過的時候，又抓了一隻雞蛋，然後拚命地向前跑去追上媽媽，她走在前頭一點兒。抓住媽媽的胳膊，他哭起來說是很冷，就催着她快快兒地走，一直轉下去，進了黑暗陰森的皇家旅館街，到了這兒，他感覺到安全了，可是麻辣辣地在胆戰心驚。

他們經過李非街，這是一條舊家具店街，店鋪都關上了百葉窗。街上是荒寂寂地沒有人，除了一個古怪的浪蕩漢，他在那堆滿了路徑的稻草和濕紙上沉重地走過去。

他們然后又走上了碼頭邊，橫過了愛色克斯橋，娘兒倆這時候都彎下腰來和寒風掙扎，寒風正掃着李非街，吹下了海白耳街，刮進了聖母街，最後到了溫暖的，燈燭輝煌的，忙忙碌碌的李普頓的大商店里。

約翰停歇了一下，對着大門內牆壁上嵌的大鏡子瞧一瞧他自己，這一照就瞧見他自己和媽媽好象是一對瘦得皮包骨頭似的討厭的人在進入店鋪里。

媽媽笑着說：等咱們出去的時候，鏡子又會把咱們照成一對肥胖臃腫的大傻瓜的啦。

商店里擠滿了人，站滿了穿白褂子的店員們正在把茶葉、糖和人造奶油尽可能地快快兒地發出去。還有穿黃棕色外褂的店員快步走着把堆起象山高的茶葉和糖的包包放在手推車子上，靜靜地，靈巧地從擠滿了人的店鋪中間走過去，把這些貨裝滿貨架子上的空隙。

他們娘兒倆在等着輪到自己來買到七磅糖和一磅茶葉，共計價值一先令六辨士，另外一罐兩磅裝的李普頓商店特制李子蘋果醬。約翰把它們裝進背袋里，同時媽媽慢慢兒地，却表現着多感地把那找回來的六辨士放進裙子口袋里，口袋是加縫了衬布來保存這樣的財寶的。

媽媽咕嚕着說：那末，這六個辨士錢就靠它來供給咱們這一個禮拜所需要的啥東西啦。當她摸着這個錢已經放到衣袋底，才最後把它放手。

約翰把背袋一擺擺在肩膀上，他就和媽媽從商店里

拥挤的人丛里转弯抹角走到了門口，在那儿停歇一下对着那哈哈鏡瞧瞧他們自己，这时候，看起来象肥肥的猪，两頰鼓起来，大大的圓肚子，龐大的个子，还把李普頓商店所卖出来的东西照得多么大。然后娘儿俩再投身到黑夜里，淋漓的雨水里和砭人肌骨的寒风里。約翰这时候一記起他衣袋里那个鸡蛋和包里那块熏肉，他就感觉到这些辛苦也不尽那样难过。

在那大街上，这时候有一个灰白胡子的老头儿在水沟边慢慢儿地向前走着，他的声音是嘖嘖嘎嘎地响着，是对着那繁华的街上悲悲切切地歌唱着。他的上衣的領子已經尽量地翻上来了，他的脖子和下巴就尽量地沉下去，为的是要躲避风雨。一唱到高音調子，他就得要抬起头来配合高調，因此他的瘦瘦的脖子就从它的舒适的窝里钻出来；等到高調完了，再回到低調，他才把脖子縮下去。很不少的人听到了歌声就从他們的仓忙中停歇下来，从錢包里或衣袋里搜一下搜出一个辨士出来。約翰觉得很羡慕，嘶哑着嗓子唱一个歌就这么容易地能够赚到錢，唱的是：

停一会人生的享乐吧，
世情是这样危疑震蕩；
瞧一瞧咱們穷小子們，
咱們正同他們尝着忧苦摧伤；
高歌一曲吧，

永远記在心头上；
啊，时难年荒呀，
几时才脱离这苦海茫茫！

这是人生厌倦者的歌声，
歌唱着叹息的惨伤啊！
时难年荒，时难年荒，
几时才脱离这苦海茫茫啊！
咱这穷居陋巷，久經这苦难凄惶，
啊，时难年荒呀，
几时才脱离这苦海茫茫！

媽媽把停歇下来在听着歌唱的約翰的胳膊拖着走，她說：咱們既然啥东西也沒得給他，这样去听他歌唱是不公正的呀。

他們一回到了家，約翰就把糖、茶叶和果酱統統倒出来放在桌子上。然后他把那块熏肉和鸡蛋就放在媽媽瞧得見的那儿，当她脱下了湿衣裳轉过身来的时候。

媽媽轉过身来了，她睁着眼睛。

她問：你要对上帝发誓，这些东西怎么爬进了背袋里来呀？

約翰得意洋洋地說：我抓的。那个醉汉倒下来，把东西撞散一地，我走过去就抓起来的。

媽媽用惊慌的語气說：如果你抓东西的时候給人家

捉住了，这才好呢！你绝对不可再干这样的坏事啦。你明白不明白，如果你给人家捉住了，你就得要被处罚禁闭在牢狱里五年或者更多些年头吗？约翰，你绝对不可再干这样的坏事啦。你要记得你所受过的教训：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甚么，为身体忧虑穿甚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的在天之父知道你需这些东
西，所以今后你必须警戒自己，莫再犯扒偷。①

妈妈于是小心地把那熏肉和鸡蛋放在柜子里。

约翰坐在炉火边，静悄悄地，在烘干他的浸湿的裤子。几分钟后，他瞧见妈妈戴上帽子和穿上披肩。

他问：你上哪儿去，妈妈？

我出门去用剩下的六个辨士买两颗好黄芽菜头来，明天好配配熏肉呀。

英王红旗压倒爱尔兰绿旗

约翰除了一次被差了上街之外，他整天地关在屋子里呆着。在上街之前他得要向左左右右的街上望一望，然后才向那一个商店突奔着去买他所需要的东西，买完就尽量快快儿地跑回来安安全全地呆在家里，因为这时

① 见“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候他和天主教徒伙伴們正处在敌对状态之中。近几天来每逢这些天主教徒孩子們偶然間一瞧見了他，他們就对他唾罵着，叫他做尽呆在家里不敢出門的毛孩子，对他紧追着扔石头。他們伏在角落里猛扑他，打击他，推翻他，把他手里拿的东西給扔掉，当他脫身逃走的时候，对他的屁股上踢一脚。只有碰着密德尔頓或易格莱德在街上同他作伴的时候，他才感觉到安全。今天，媽媽說过：今天是国庆日，咱們一生就来这么一回奢侈，已經从房租金里留下一个先令来花一花。今天，买了一杯啤酒回家来，他碰着凱萊走过来，一面撕着，吃着夹在胳膊下面的面包卷儿。凱萊把眼睛朝着前面，假装沒有瞧見約翰；一等到約翰要走过去，他突然地伸出一只脚，絆着他。不过約翰还設法站住了，沒有完全跌倒，只有一点点儿的啤酒給弄洒在路上。

約翰就极其憤怒地跑过来，給凱萊的鼻梁上重重地打了一拳，让他滿鼻子流着血跑回家去了。

約翰回家告訴了媽媽，媽媽忠告他說：这几天躲开他們一下，等这次整个事完結以后再說。每逢咱們略为表示一下对皇室致敬，这些人就都发狂发痴起来，不久他們就会全忘記的。不过，你也別在他們面前把你的玫瑰徽章摆出来。

約翰低头瞧着上衣翻領上发着亮的紅白藍三色徽章說：他們这些人都是妒忌咱們的。媽，因为你今天晚上帶

我去瞧慶祝燈彩，而他們的媽就不帶他們去，所以他們就抵制我呀。

在都柏林城各處，凡是真正體面人住居的地方，凡是真正體面人工作的地方，大家都在慶祝什麼關於維多利亞女王陛下，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的女王，和印度的皇后的盛典。大家在对女王陛下表示愛和忠，表示在千百萬盞燈光，無數的各色各樣的，民用的，軍用的旗幟旌幡，還有各種其他的表徵，陳列在裝飾美麗的柱杆子上，柱杆之間又用可愛的五彩的彩結聯繫起來。此外，还把女王陛下和皇室諸人的圖象很巧妙地布置在適當的地点，使得大家很方便地和舒服地能夠瞧見他們。

这回舉行慶祝，一切鋪張為的是要使女王陛下的臣民受到感動。當他們行走過來瞧見這些花花哨哨的玩意兒，就在內心里靜靜地，深深地向咱們在天之父，主，禱告；主是崇高的，偉大的，萬王之王，萬主之主，萬國君主的唯一統治者；大家祈求主眷顧咱們仁慈的女主，維多利亞女王，使女王永遠傾向於主的意志，行走主的道路，使女王強盛起來，能夠威服敵人。大家又在禱告之中急速地加上一點請求，請求上帝賜給內閣大臣以及所有貴族以仁慈、智慧和見解，並且賜給行政司法長官以天惠，能夠執行審判，維護真理。

于是一般般實和體面階層的人，承上面的公侯貴族們的恩眷，享受到太平康樂的幸福，便又不容辭地要來盡

力鼓舞欢欣、庆祝他们躬逢盛世，在英国及其领地大家能够过着这快乐和繁荣的生活，大家就尽其力之所及张灯结彩来表示他们国家的光荣和人民的欢庆，悬挂的东西是式样精致，颜色鲜艳，悬挂在窗户外，墙壁上，塔楼上，角楼上，城垛上，尖塔上，屋尖上，露台上，栏杆上，小尖塔上，钟楼上，三角墙上，和其他一切显著的适于装饰的处所；大家把这些地方装饰起来，表示躬逢女王陛下统治的盛世，保证人们生也生得愉快，死也死得圣洁。

安息日圣经学校的学生们正举行一个茶会，并且放映幻灯，可是这些快乐玩意儿的门却对约翰关闭了。约翰早已经离开了学校，所以在法律上，道德上或精神上，都不配来参加作乐。如果孩子不上礼拜堂或是安息日圣经学校，那么上帝就不让他们参加这样的集会。

因此，约翰的妈妈就拍一拍他的肩膀，说：孩子，没有关系，咱们就一起乘坐街车顶层周游全城，也可以瞧到这些灯彩、花朵和旗帜，这不比任何老幻灯或是茶会，什么霉坏的面包和清水的茶还要好些吗？

娘儿俩于是挣扎着挤上那辆街车，因为全城的人仿佛都涌了出来瞧热闹。凯西德太太把约翰放在她前面，坚决地把他往前头挤，对涌到她周围的群众说：喂，请您让开一点点儿给人喘气的地方给这个可怜的身体不好的孩子呀，他的眼睛一年只有头几个礼拜能瞧见东西的呀。都柏林若是没有一个人替这样一个患着可怕的毛病的可

怜的孩子想一想，这岂不是太不好了嗎！

这时候，有些人流着汗从車子往站台上挤去，街車管理員就站在这些人的前面堵住，从車廊弯身向前，突然伸出一只手，把約翰和媽媽拖上来，再把他們由狹窄楼梯推上頂层去。

管理員設法想把那些拥挤的人搞得按次序走，于是狠狠地說：你們这些人蛮不講理，只好請圣派特里克大神用他的圣杖来敲你們一頓，才懂得一点儿規矩。你們这些人一定都受够了好教育，瞧你們这种推推挤挤，好象一群沒有开化的蛮子，除了自己家乡本土一块小地方之外，啥东西也沒有瞧見過！誰知道巴奈尔先生真枉費了時間！他想把你們教育成为体面人物，你們现在这样，行嗎？說老实话，我一瞧見一些人連一絲一毫礼节規矩都不講，我想到我也是这样一个爱尔兰人，就慚愧得要命啦！你們这些人不怕挤破了身子来瞧瞧那几盞閃爍的灯光摆在咱們头上来庆祝这个餓死人的女王啦，她还在高車駟馬地尽情享受，可是咱們爱尔兰人呢？咱們正一回十个地給人送进那深深的，一去不复返的坟墓里去啦！

車上有一个人，嘴巴是又寬又流涎的，蓄一嘴胡子好象稀疏的垂柳一般，他說：喂，你別多管閑事，还是管你自己吧，扯扯鈴子証先生太太們上車子下車子就是啦。咱們英勇的爱尔兰党人正在英国下議院奋斗爭取自由独立啦。誰要是想来污蔑这些英勇的人，休要想得到咱們的

同情，別相信咱們走路的人會贊成你這種胡說八道。

約翰轉過身來，拖了媽媽的袖子一下。

約翰低聲說：那個老头兒就是喬治·密德爾頓的爸爸。他一上街，孩子們就在他後面嚷着：喬治·密德爾頓的媽穿密德爾頓的爸的褲子咯！

一個胖婆子，屁股上撐着一個大大的腰墊，撲撲地喘着氣，盡勢往車上擠，一邊說：先生，你的話說得對。一個人当着眾人面前胡說八道，還怪大家把一張豎琴藏在一頂華麗的王冠的後面^①，這個人是在利用特殊機會啦，如果處在平常太平時代，他是會差不多要結結實實挨一頓鞭子的。

那個張着流涎的大嘴巴，挂了一縷象垂柳般的下垂胡子的人說：只就我一個人來說，我是搭車到城中心區有要緊的事去辦的。我不是來瞧張燈結彩的。即使今晚的燈彩比天上亂射的彗星還要亮些，即使還同時冒着光焰，我却不去瞧它，只是眼睛盯着前面，我只看到咱們愛爾蘭所需要的自治運動，只看到咱們的這面綠旗，旗中央鑲繪着太陽射綫，旗子在向車子所到的地方飄揚。

管理員把開車的鈴鐺扯了一下，然後嘲諷地說：哎呀，真的呀，諸位全都是一大堆愛國志士呀。不過，我却

① 豎琴指愛爾蘭，王冠指英國。這句話的寓意是讓英國壓制了愛爾蘭。

瞧出来咯，誰一安安全全地上了車，在車子轉一个大圈走完全程以前，誰也不会下車的呀。我等了好久，也沒有瞧見一个人一看到街上的張灯結彩就把睛眼蒙起来，等到車子深入到街市中間，到处挂的是万国国旗，仅仅不見咱們爱尔兰国旗，这时候也沒有一个人不去瞧一瞧那儿一片欢呼庆祝的景象啦！

約翰和媽媽在車頂层上坐下来，那儿很可以望到他們的前前后后和周圍的地方，媽媽說：那个管理員是个很懂事的人，又精明得很。

約翰說：今天城里举行庆祝，这个管理員似乎并不觉得怎样高兴呀，虽然他还設法把咱們弄上車子頂层，安安稳穩地坐上一个好位子。我想他是不懂得他所說的是啥。这是无知无識，完全胡說八道，是不是，媽？

只是无知无識呀，約翰。不过，他这个人却真是一个好人。咱們总要記得：好人是会在到处碰到的；即使他們时常想法不对头，这些人常常是很好的人。

約翰問：是不是甚至于在天主教徒芬尼安党人中間也有好人呢？

特別是在芬尼安党人中間。你的可怜的爸爸常講，芬尼安党人都是誠实的，坦白的人。在你出生以前，有一个芬尼安党人住在咱們家里，不久他就逃出国外。他同你的爸爸是很要好的朋友。當他們夫妇仓卒地逃往美洲的时候，他把他自己的和老婆的一点东西卖掉，現在咱們

家里那张有抽屉的小桌子就是向他买下来的。除此以外，有些芬尼安党人也是新教徒啊。

那末，媽媽，咱們并不是真的爱尔兰人，你是知道的，并不是真的，对不对？

媽媽接着說：不是爱尔兰人嗎？当然，咱們是爱尔兰人。喂，你怎么这样想入非非地說咱們不是爱尔兰人呢？

有一天，咱們正在玩着，凱萊告訴我說，只有天主教徒才是真正的爱尔兰人。咱們既然是新教徒，那末咱們就怎样說也不能近于爱尔兰人。

媽媽的臉孔气紅了，她在短促地喘着。

她惡狠狠地嚷起來說：这个无知的，老臉皮的，羅馬天主教小坏蛋！我可以告訴凱萊这一家人，祖祖宗宗，子子孙孙听：咱們凱西德族同他們一般是爱尔兰人。当年爱尔兰人統治着爱尔兰的时候，咱們凱西德族是同凱萊族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威武。假如你的可怜的爸爸还活着的話，他可以拿历史文献来証明咱們凱西德族的历史一直可以上溯到耶穌紀元元年以前。新教徒乃是寬洪大量的，羅馬天主教徒可就不然啦。新教徒并且是純洁簡朴的，只要是爱尔兰的旧教徒，他們的称号上沒有加上一個外国字“羅馬”在上面，那末，他們是这样的。假如你的可怜的爸爸还活着的話，他可以从書籍上引証确实的理由来，誰也不能够駁倒的，証明圣派特里克实实在在地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不折不扣的新教徒。此外，还可以証明

出来：当初的爱尔兰教徒并不主張許多現今羅馬天主教徒所虔信的那些东西，当初那些人只是宣教那純粹的而沒有掺假的福音，那就是咱們新教徒所信奉的福音。

街車繞进了北弗列德里一克街，这时約翰就忘光了圣派特里克和新教徒这些事。街两旁人行道上挤滿了人，道上站不下的人就象水流一般地跟着那慢慢儿开动的街車旁边行走，街車好象一艘点灯的彩船在人流的活河中央着着前駛。約翰瞧見閃爍的灯光和飄揚的旗帜，在他目力所及的前面远远地延伸着。他感覺得得意洋洋，满心欢喜，为的是他覺得他自己能够躬逢盛典，参加这偉大的庆祝，表示爱尔兰人民对于偉大的英国女王的忠心耿耿。

約翰很热烈地惊叫起来說：瞧瞧那奧倫治党^①总部，瞧瞧奧倫治党总部呀！

从每隔两个窗戶里飄揚着一面王旗或是英国国旗。窗帘后面射出来灯光，窗帘是橙色和英属拿騷島的藍色。在一个窗戶里，窗帘卷起来了，好几个容光煥发的奧倫治党人的臉孔可以看出来，他們正在睁着眼瞧瞧下面的无数的群众。这栋屋子的前面橫装着一列用煤气灯光照耀的标語：女王万岁；在这个标語上面，周圍用青銅花环圍

^① 奧倫治党 (Orangemen)，爱尔兰新教政党，为秘密結社組織，1795年成立于爱尔兰北部，以扶助新教維持法律为主旨，因敬重英王威廉·奧倫治 (W. Orange) 故名。

起来的是一条不断地閃耀的煤气灯光繙成的日期字样：1690。再对过就是一座庄严华丽的大礼拜堂，这就是都柏林城食品杂货和酒商亚历山大·芬德莱特捐资为长老会教友兴建的。礼拜堂的尖塔上飄揚着一面大旗，它的粗栏杆着了淺藍色，栏杆上是金色矛头，在它的周圍的灯光照耀之下，发着輝煌的光彩。車上每一个人的头向前面靠着，每一个脖子伸着来瞧瞧那光华奇妙的景色。

凱西德太太这时候臉上发着紅光，嘴里咕嚕着說：这种景象不全是很美嗎？假如有什么东西能够表示今晚庆祝的意义的話，这就是表示着爱尔兰全国的富貴之家和貧苦大众都能够同心协力地在張灯結彩煊染了全城来庆祝女王万寿，这就是表明他們一致地在尽他們的忠誠。

街上有一个人在嚷着：你們这些奧倫治党小子！于是約翰就瞧見一个人对着奧倫治党总部的一个窗戶揮拳舞掌，他被两个警察抓住了。

約翰很激动地說：等一会儿就会鬧起来啦。瞧瞧那個人給警察抓着啦。

媽媽說：这个人不过是一个无賴醉汉。世上总少不了这样的傻瓜，安靜得不耐煩就要胡吵起来。不过万万千千的人中間来这么一个人也算不了什么。

管理員走上楼梯来，臉孔上一股子不高兴，他在一排排的乘客中間走过来，收集車費。乘客們只顧盯着眼睛瞧那閃爍的灯光，飄揚的旗帜，波动的結彩，所以伸出手来

交車費，而並沒有从那裝飾的街上收回他們的飽了眼福的眼光來。管理員從那些伸出來的手里接受了車錢，把車票打了孔，放在那硬幫幫地伸出來接車票的手里；這些乘客從不轉動一下頭，怕瞧不見那光輝慶祝，那怕是一刻工夫。管理員由一只伸出來的手走到另一只伸出來的手的時候，他不斷地帶着鄙夷神氣在搖頭。

管理員一面蕩着向前走，嘴巴不斷地咕嚕着：可憐的烏佛·堂^①，可憐的烏佛·堂。

約翰瞧着管理員在收齊了車費之後走上了樓梯頂端。他站在那兒，一只手扶着樓梯欄杆，望着那些乘客在張口結舌地盯着街上的結彩。然後，管理員低聲地歌唱着，一半對着自己，一半對着坐在街車里面的人。

我躺在烏佛·堂坟墓草皮上無限神傷，
孤另另地歿死在監牢的先烈最難忘！
朋友們的大仇未報，祖國還未解放，
嗚呼痛哉，愛國先烈的命運太慘傷！

樂隊來到了逝者的家堂，哀曲的声响，
把我從夢中惊醒，無限地黯然神傷！
也沒有拾屍來埋，也沒有拾碑來放，

① 烏佛·堂 (Wolfe Tone, 1763—1798)，愛爾蘭革命志士，組愛爾蘭統一黨。他曾借法兵來驅逐壓迫愛爾蘭的英國人，從愛爾蘭西南部企圖登陸，戰敗，被英人處死。

只是走到了烏佛·堂墓前就停下来悲伤!

我心情可真激昂，抓住每人的手掌，
我祝福又祝福乐队伙伴的侠骨柔肠，
喜的是人们还记得效忠于祖国乡邦，
追崇先烈的伟绩丰功，永矢勿忘!

管理员一面歌唱，一面眼泪在破面滴流。约翰瞧见这，就异常地受到感动，他低声问道：烏佛·堂是誰呀，媽？

烏佛·堂是一个新教徒叛逆者，差不多在一百多年前他到法国去，带回来一支大的舰队来帮助爱尔兰人把英国人驅逐出国。可是上帝却在护卫着咱们，上帝刮起一阵大风暴，把那些船只刮散了，离开了班德莱海湾^①。

可怜的烏佛·堂遭遇着什么呢，媽？

他在一只法国船上作战，一直等到那只船被英国人俘获了。他就被英国政府下獄处死了。

爱尔兰人为啥不去救他呢？

那，我就不知道。这件事发生在很久以前的时候，誰都忘光了啦。

可是这位管理员并没有完全忘記它，媽。

媽媽說：訖咱们瞧瞧灯光旗帜吧，同现在不发生关系

^① 班德莱海湾 (Bantry Bay)，在爱尔兰西南角。

的事，別拿來傷腦筋吧。

管理員繼續在歌唱，一只手伏在樓梯栏杆上，一半是对自己，一半是对別人唱：

在波登士頓墓畔，有一个青青的坟塋，
凜烈的冬風，正在繞着它喑鳴悲鳴！
河山正慘戚荒涼，就讓風雨去飄零，
待他日愛爾蘭獨立，為先烈表墓勒銘！

這時候，有一个鼎沸的人群，是向薩克維爾街走的，在這兒圓形大廳的對面給擠得水泄不通了。圓形大廳的圓屋頂上綴着一大堆的閃爍的燈光，頂上蓋着一頂王冠，參插着一行標語：“Honni Soit Qui mal y pense”^①。街車恰好擠在這個人群中間，只好呆呆地停下來，很耐煩地等候群眾松散一點點兒，才可以向前走。

那個張着流涎一張大嘴，長着垂柳樣的胡子垂在嘴巴上的人轉過頭來對車上眾人說：的的確確，都柏林打扮得這麼璀璨輝煌，可真舍得花幾個錢啦！

管理員帶一點苦痛的聲音說：在喜歡瞧熱鬧的人看來，這種輝煌的景象真是足以娛目騁懷。不過，對於能夠看出真象的愛爾蘭人的眼光看來，這不過是一大叢蠟燭，一齊燃點起來，顯見得富麗堂皇，其實，還不是對着咱們

① 這是舊時法文格言，意即：有壞心眼兒的人必得惡報。愛爾蘭嘉德勳位用它作銘言。

祖国的死尸在为欢作乐嗎？

前头那个流涎的嘴巴說：假如是这样，我想，这就一定是葬礼前夜的大守丧啦。瞧，全城的人都出来瞧瞧熱鬧。假如能够叫全国的人都来参加，咱们国家那就会和和平平的。不过，要得和平，自然也不免有些激动，有些揚弃；可是和平快要来到，和平就会来到的。瞧，它已經接近咱们了，因为都柏林今天这样想，爱尔兰全国就会这样讲。

凱西德太太把身子向前靠，对着刚才說話的那个人，她的臉孔表示着欣然同意的神气。

她說：你說的是严肃的真話。你只要瞧瞧街上，就可以看得到：人人个个都急想安居乐业，在一个維持法律和秩序政府之下生活，让英国国王来統治全民。只要让人民去自由生活，他们就都热烈地希望太平。所以只需象今夜晚这样的一种景象，这样的一个时机，就可以使咱们大家觉悟起来。

那个人又一下子憤怒起来說：假如不是巴奈尔这个流氓把爱尔兰全国搞得污七八糟一場胡涂，那末，咱们老百姓所盼望的东西就会出乎意料之外地实现啦。

凱西德太太听到就申斥地說：不管巴奈尔怎样，他可决不是一个流氓。我說，他出身名門世胄，而且为人正直端方。

那个人嘲笑地說：为人正直端方！我看：他的血統是肮脏的，不然，他不会联络全国的亡命之徒来反抗咱们这

几剩下活着的几个体面人的福利呀。他如果不是想做爱尔兰的无冕之王的话，他有啥其他的目的呢？

凯西德太太的态度强硬起来了，就向后面靠着，尽可能地远远地离开那个有一张流涎的嘴巴，长一绺象垂柳样的垂下来的胡子的人。

她停了一下，说：假如一定要说真话，假如情势许可的话，咱们国家有了这样一个皇帝那再好也没有啦！

街车上好几个不同的地方有些人说：听啦，听啦！

那个有一张流涎嘴巴的人回答说：那末，你将来就要看出来的，究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恐怕大家已经忘记了一个很好的警告，人家警告着说：巴奈尔现在尽管闹，将来抓住头一个机会逃出国外的就是他。

街车上端有一个柔和的声音在喃喃地说：可惜这里某人不能够滚出这街车，并且滚到外国去。

那个张开一张流涎的大嘴的人问：我可不可以开口说一句话呢？开口说话不犯法呀，是不是？这是一件苦事，假如一个人对于一个老老实实的问题不能够老老实实地说一句老老实实的话，这才算是倒楣呢！

街车上端那个柔和的声音说：有时一句老老实实的话拖长起来变成一串荒唐谎话，那末，总得要有一个合适的人适时地来发一次信号警告他，教他安静点。

那个张开一张流涎的大嘴的人就从座位上站起来，脸孔绯红，眼睛在闪光。

他嚷起來說：我說，一個不虔誠的新教徒是不配做愛爾蘭人民的領袖！我是不准人家來限制我的言論的。咱們大家要求的是一個公平的，溫和的方式可以懷抱不同的見解，用不着冒火動氣和盛氣凌人，應該好好地考慮尊重別人的意見。在我的面前搖拳頭是吓不倒我的！我說，巴奈爾的月光團夜間暴動和襲擊警察的這幫人就把國家破壞了啦！

管理員的腦袋出現在樓梯頂上來了。他臉上的愁容沉靜下來了。他盯着那一行一行的坐在街車頂層上的人。他搖一搖掛在肩膀上的小皮包，把里面盛的錢幣搖得叮當地響起來引起人家的注意。

他高聲地說：喂！我不能容許人家在我這輛街車頂層上盡胡說八道，攪亂車里面乘客的安寧！假如你們真的是象你們急于表示的那樣效忠皇室，那末你們就應該能夠遵守女王的法令安寧一點兒。

管理員又下去了，這時候群眾突然間向前走動，這輛街車一瞧見有地方前進就慢慢兒地溜過了圓形大廳，走到那大不列顛街的交叉路口，只給人家恰好一點兒時間快快地瞥了芒萊酒店一眼，那兒的大家熟悉的那面鐘周圍纏上了燈光，車子于是就開進了薩克維爾大街這條輝煌大道的懸燈結彩的光焰中心點，這條大道要算是整個文明歐洲的最寬的街衢。大家到了那兒，瞧着萬萬千千的燈光，千千百百的旗幟，在頂底下的和頂高頭的窗戶里飄

揚着，飛舞着，翻騰着；還有的是掛在平的屋頂上，有的是掛在尖的屋頂上；旗幟的顏色是藍的，紅的，黃的，綠的，白的，紫的；都柏林城的藍旗，背面綴上三個發亮的城堡，占着許多顯赫的地位。

不錯，在許多個地方也飄揚着德國的國旗，它的黑十字伸滿了全幅，上面繪着的那只凶惡嘴巴的鷹隨時可以把世界的眼睛啄出來。約翰的媽媽說：德國就在幾年以前征服了法國，現在德國和英國是在并肩攜手前進着，所以在這兒所有一切富的窮的體面的新教徒都很敬重那薩克士—柯伯—哥達皇族，麥格倫堡—士韋林皇族，以及其他德國皇族啦。約翰記得有一回德國大使來參觀他們學校，全體孩子們經過幾個月準備和無數次的挨打，唱一個歌來歡迎他：

親愛的祖國，

您的每個孩子，

忠實誠篤，定要保護，定要保護萊茵河！

那兒也有丹麥的國旗。因為自從英國皇儲威爾士親王和亞歷山德拉結婚之後，丹麥和英國的國旗就從此要并列着飛揚了。

每一個商店、倉庫、銀行和大廈都飄揚着旗幟，牆壁上發射着燈光是玫瑰花，白丁香花^①和薊棘，此外還有這兒的豎琴，那兒的王冠，特別的地方還有獅子和獨角獸。

^① 一名酢漿草，愛爾蘭的國花。

这条街上两旁的墙壁上是一片火光，街車慢慢儿地經過，这种景象真是絢丽夺目。街上房屋的墙檐、柱子、人字墙、露台、栏杆上都纏扎着紫色的和猩紅色的布，鑲上了最好的金边。还有紅白藍三色花环把它們漂漂亮亮地联繫在一起。花哨精致的亚麻布、綫緞和精工細織的絲毛葛都很巧妙地拿来装璜着来庆祝英国英勇的女王。

街車在挤滿了一街的人群中向前爬行着。街車的車夫不断地在吹着哨子，叫人們騰清一段道路。街車駛过了卡里士大桥，走进去，走上了韦士莫兰街。在那儿約翰指着那架照耀輝煌的时鐘，钟上头罩着一頂光芒四射的王冠，是从爱尔兰泰晤士报館里悬挂出来的。

約翰的媽媽說：咱們今晚瞧見这人山人海的群众是这么秩序井然，这不是一件平常的事，大家只有一个思想，就是尽情地快乐一下。假如政府要在这儿建一所王宮，那么，全世界也再找不出比咱們爱尔兰人民更忠順守法的啦。現在咱們走到了全城最熱鬧的中心点啦——她接着說：到了三一学院和爱尔兰皇家銀行。

街車慢慢儿地溜着，周圍挤滿了群众，溜进寬寬地一大坑璀璨璨，輝輝煌煌，波濤起伏的灯光，把黑夜变成了一个喜气洋洋的白天。約翰剛才所經過的头几条街，他已經瞧見了的灯彩就好比悬挂在都柏林城的耳朵上的珠宝，和圍在脖子上的灯光起伏的宝石圈圈而已，可是在这儿他却眼睛盯着在瞧見一頂美丽的王冠很漂亮地戴在

都柏林城的头上。这时候，三一学院和爱尔兰皇家银行是琳琅满目的一片灯光，那数不清的旗帜在迎风飘扬，好象火焰丛中的大片花瓣在盛开着。巨大的人群在肃肃静静地站着，好象着了迷似的十分惊奇地在睁着眼瞧。这种肃静是装满了一层尊崇和忠节的内心情感。它是表彰着人民生活的安定有如磐石的巩固。约翰和妈妈于是互相握起手来。

靠着中距离的外面，约翰瞥见了银白色的闪光点点，从靠近那灯光不很明亮的房子的阴黑块块里闪耀出来。原来这就是那些一批一批地站着的警察的银尖钢盔，他们到处站着，站在那些房屋的门口和通路上。

突然间，一群衣服整齐的青年人，象士兵一样地排着队伍，其中一个人扛着一面大英国旗，他们开始用他们的声音的全部劲头，用他们青年人心里全部热情在歌唱：

上帝保佑咱们仁慈的女王，
咱们高贵的女王万岁，
女王万岁！

那个张开一张流涎大嘴的人，就一跳跳起来，在街车顶层上把身子一半弯出来，说：瞧三一学院的学生出来啦，学生出来啦！现在咱们到底可以瞧见一点点儿正气啦！

可是学生们歌声的强大的音响却被群众中起来的一片低沉的嘘声压沉下来了，变成了喃喃不清的语句。群众的嘘声越来越高，越来越深，一直把学生的歌声窒息

了，群众的嘘声就震动起来，变成一片威胁的愤怒的吼声。忽然又听到打碎玻璃的声音。学院窗戶上打碎了的玻璃就叮叮当地掉在下面的人行道上。群众威胁的怒吼变成了齐声的挑战，起初还是低低的声調，可是不久就渐渐地变成洪水泛滥的大河的奔騰澎湃的巨响，这时候浩浩蕩蕩的群众一面唱歌，一面挤向警察，想努力接近那些大学生：

嫉妬的英国暴君禁止咱們挂爱尔兰綠色大旗，
逼着咱們藏起它好象肮脏下賤的东西！天呵，暴君
只能逼得咱們为国捐軀，决不舍棄咱們的綠棉国旗，
屈服于英王紅旗！

这时候，有人豎起一面綠色大旗，大家就狂呼起来了。群众就向前挤，警察搞得正没办法来赶退他們。学院窗戶上打碎了的玻璃接連地叮叮当当掉落在人行道上。这时候，歌声又繼續起来了：

咱們相信自己，英武无比，感謝仁慈的上帝会
保佑咱們，决不屈服于人間帝后的声威，咱們高举自
由之手，誓死流血来立国威，一劳永逸，打倒英王紅
旗，豎起祖国綠旗！

約翰瞧見这歌唱的群众突然向前汹涌而来，把堵住他們的警察行列冲破了，用拳头和棍子向三一学院的学生攻击，赶着他們往后退，退，退向学院的大門。約翰又听到学院里面鐘声大鳴起来，瞧見那些厚重的大門打开了，

一群別的学生傾瀉出來，手拿着粗大棍子，當他們趕上前來支援他們被群眾攻擊的伴侶的時候，他們一齊大叫大嚷地沖出來。約翰又瞧見警察在同群眾掙扎，他們自己緊緊地團結在一起，凡是敢于近前的人，他們盡力用警棍拚命地去打。但是警察畢竟一個一個地倒下來了，給密集的群眾中的激烈分子凶狠地踢着踩着。街車就始終停在那兒，好象驚濤駭浪的海洋里一艘停留不動的船，街車的和善的馬兒也一道兒靜靜地站立在天翻地覆的激動中。

群眾中有些人找來了一根繩索，把它搭上那根飄着英國王旗的竿子，王旗是懸挂在一幢銀行大廈上面的。千百個人在扯着繩索拉了又拉，一直把旗竿拍地一下拉斷了，那面大旗就飄飄蕩蕩地落在下面的歡呼的群眾頭上，他們於是互相掙扎着想第一個把它撕成片片。

那個張開一張流涎大嘴的人在嘆息着說：瞧，他們把英國王旗都拉下來了啦。他的嘴巴激怒得口水直冒，連話也幾乎說不出來了。他說：警察在哪兒啦！警察為啥不動手呀——什麼警察，一幫盡吃好的，盡穿好的，吃糧不管事的，無用的雜種！假如我穿上他們的衣服，我就要馬上下去指導這些傢伙怎樣來動手啦。

凱西德太太緊緊地抓住約翰的手，不斷地咕嚕着說：早晚得咱們不出門才好啦，真想不到，咱們沒有出門才是啦。

正當群眾和學生們相打的時候，忽然一聲驚叫起來：

警察馬隊来啦，警察馬隊来啦，警察馬隊到这儿来啦！約翰于是瞧見，远远地在圣母街上头警察馬隊的銀尖鋼盔在上上下下的浮动，每过一秒鐘就越显得明亮些，越走得接近了。群众中一大片就退下挤向格拉夫頓街，一边推推挤挤，一边用拳头直冲，想逃避那快要来到的警察馬隊。女人們被魯莽地挤回去了，就尖声大叫起来，有些男人想把那些吓坏了的孩子們举到肩膀上。約翰在一个地方瞧見一个大嚷大号的女人拚命地想冲回到人丛密集的地方去，她嚷着說：

我的孩子湯姆不見啦，他是从我的手里挤丢了的。让我回去吧，你們这些天杀的，我要找我的湯姆呀！啊，請你，請你让我过去吧！

可是群众对她是毫无办法的。她就被人家挤往后头，一直等到約翰瞧不見她，可是还听到她在大嚷，要人家让她退回去找她的湯姆。

警察馬队的后面跟着一大群人，嘘的嘘，嚷的嚷，还扔着石头，瓶子，甚至鉄片子，他們尽量冒险跟在馬后头。有时候，警察轉过身来，往后面冲，群众就四散逃走；等到警察馬队跑归了队，群众又重新回来。有一回，約翰瞧見一个警察馬队的兵僵坐在他的馬鞍上，稍微嚷了一下，把手里拿的长棒甩掉了，一头还在手腕边，一头擱在群众头上，他的臉孔往后面一翻，就露出右頰被玻璃碎瓶划破了，原来是群众中一个仇恨者的手甩的。别的警察跑来

帮助这个受伤者下馬，其中一个从同伴中借来一条大手絹把他裂开的面颊扎起来。

有几个和学生战斗的人一瞧見警察馬队奔騰跳跃地进了学院街，就嚷起来报警。这时候双方战斗員停止冲突了，和效忠皇室的三一学院学生敌对者就向韦士莫兰街和学院街撤退，有的一瘸一跛地跑，有的低着脑袋，用双手抱着跑。那个扛着綠色长旗的人同他們在一起跑，可是旗竿太重，旗角又纏着他的腿，妨碍了他的快跑。警察們因为他們的同伴打坏了而憤怒起来，于是拼命地狂奔向前来追赶那些逃跑的群众。有一个警察靠着扛旗的那一个人奔驰过来，在馬上伸过腰来，揮动他的长棒，当着那个人的头上就是一棒打下来，把他打得一交跌倒，直挺挺地躺近街中心，几乎給他的綠旗的折迭全掩盖了。

約翰往后面退縮，紧靠着他的媽媽，觉得媽媽一瞧見当前的景象也深深地发抖。

一个警察馬队官长快步走到街車面前，在馬上斜欠着身子，拿一根細长的馬鞭在車夫的肩膀上輕輕地敲一下。

他下命令說：赶快把車子开走，开回原来的地方去，快一点！

車夫从他的座位跳下来，用一只手把拖索竿子上的鈎取出，再用另一只手抓住繩把馬勒轉过来朝着街車的相反的方向，然后再把拖索竿上的鈎挂上，就跳上了他

的座位。管理員扯了一扯鈴鑰，街車就慢慢兒地向原来的路赶回去，这样就离开了那庆祝女王万寿的辉煌的煤气灯光，离开了那万紫千红，金碧辉煌的结彩，离开了墙壁上所悬挂的洋洋大观的装璜和街上流血的景象，离开了璀璨的王冠的光华和辉煌的祝福字句，大家回到了多塞尔街黑暗里面，回到了家。

街車慢慢兒地赶走的时候，約翰所瞧見的最后景象就是警察馬队在冒着群众的狂风暴雨的唾罵和石头瓶子的攻击，狂奔地冲向圣母街去。只剩下孤另另地伏作一团的那个人寂靜地躺在街上，躺在爱尔兰皇家銀行和三一学院的中途，差不多完全掩盖在一面漂亮的綠色大旗的折迭里。

我 敲 門

約翰的媽媽很关心他的教育。葛奇对他也关心，不过他的方式是模模糊糊的，威威赫赫的。爱拉对他也是如此。爱拉这时候正在乳哺她的第一个嬰孩，她的丈夫不久也就永远脱离了军队生活。爱拉对于她自己的丈夫的教育是失败了，象約翰那样喃喃地抱怨过的。现在爱拉却又想对約翰来嚼舌头。爱拉和媽媽爭吵过多少次而且爭吵得很厉害，說約翰啥事也不懂得。

有一天爱拉来了，带来一包衣服找媽媽洗。衣服洗完了，她們母女俩坐下来喝杯茶，吃一个松煎餅，然后又从头起来談談約翰的事。

凱西德太太說：我何尝不知道照他現在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象这样，等将来他长大成人，就連他自己的屋門口的門牌号码也不知道。即使他不能够上学，还是要教給他一点东西。你爸爸在临死以前，他所担心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說：約翰这样长大了，一定是个傻瓜。

爱拉一点一滴地喝着茶，心里想了一下。

她說：我还是以为不管他的眼睛怎样，應該呆在学校里才行。因为媽媽張开口要講話，所以她很快地接下去說：我知道医生說过，他不要上学；但是医生可用不着来教养他呀。照这样下去，将来時間到了，他要在世上立身，他頂多能做一个普通卖力气的人。

媽媽心里在想：你的丈夫也好不了多少。可是媽媽閉着嘴不說出来。

爱拉繼續着說：他即使力气够大，也不过是一个普通劳工。当年牧师和潘尔和先生費了那么大的勁才給他考取了海軍学校，又不許他进去，这是大錯特錯的。

媽媽的嘴唇皮硬繃起来了。

她說：过去的事就一概不談啦。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这个孩子的脚就不踏进一所学校的門。

爱拉回答說：無論怎样，他上海軍学校，穿的吃的都

不錯呀。

穿和吃固然要緊，但是人生不僅是穿和吃呀。這個孩子在這兒是沒有多少穿和吃的，但是他卻有一個家。

關於約翰要進海軍小學的事，當初大家很是爭吵了一陣。愛拉和藹奇曾經給他穿上孩子們的漂亮的藍制服，可够壯觀的咯。深深的衣領和袖口是鎊黃色，長褲子，蘇格蘭高地式帽子，用扣帶扣緊的靴子，最後還有一根很瀟灑的手杖夾在胳膊底下。從軍的兩個哥哥曾經寫信回家來說過，這個意見真不壞，就是約翰自己也逼着媽媽要她同意。可是媽媽却堅持到底，反對他們。每逢約翰向她申說着這個學校的那么多的好處，媽媽總是打斷他的話，說：你在這兒比到別處好得多呀。

愛拉接着說：在那兒他們會教給他宗教呀。

媽媽說：他們把宗教強迫教給他的咯，愛拉。孩子在那兒，隨他做件啥事都會被人記載下來的。假如有一件事做得不合他們的計劃，孩子就被強制着去照他們的方式去做。約翰是我的孩子，又不是他們的。假如他們急于想把東西給他吃，就請他們到這兒來給；假如他們急于想把衣服給他穿，也請他們到這兒來給好啦。只要我能够防止的話，我是不想把這個孩子的一點生氣給人家吓掉了的。關於進海軍小學的事，用不着多費唇舌啦，我已經下了決心——就是這個孩子決不進去。

愛拉表示很公正的神氣說：我不過是為着孩子自己

的利益打算才說這些話啦。

媽媽說：凡是來講孩子上學的事的人總是在說，他是為着孩子自己的利益打算才說這些話。

愛拉說：你只要瞧一瞧他，看發生了啥事——他幾乎一點腦門都沒有啦！

媽媽說：談到這一點，我正在盡力地做，現在比過去總算是要好一點。我每天三次地在替他把前額上的頭髮拼命地刷掉，每次刷上一刻鐘之久。經過這個樣兒的刷法，他那長近眼睛的頭髮在相當時期之內一定會被消除掉的。每天夜晚替他刷了頭髮之後，我就緊緊地給他綁上了綑帶，讓他在睡熟的時候頭髮停止往上長。即使他的眼睛妨礙他學習多少東西，我還是決不讓他一腦袋頭髮長下來齊眉毛，這樣低的前額是不好見世面的。孩子的牙齒也得要想辦法來整一整，不過也要瞧瞧機會才行！

愛拉走過去，在她的爸爸遺下的賣不出去的那一大堆書里翻翻找找。她帶回來一本代用的拼字課本，是沙利文著的。他主張：凡學習接頭接尾字以及拉丁文和希臘文語根，就可以學到几百個字，不比舊的方法是一回讀一個字而不能聯繫引伸的。她另外又找出來一冊讀本，一冊文法初步，和一冊初級地理課本。

愛拉說：約翰現在所需要的只是這一些。教他把我在每一本書上作了記號的那些部分學好，如果他每天能

学会相当数量的东西，这么学上一年，那时候他就会懂得一点点的。

于是就把約翰从街上叫进来，告訴他得要作什么。

約翰恶劣地說：我是不会搞这个，我决不搞它。象我現在这样就够好的啦。

媽媽坚决地說：那末，很好，从此以后每个礼拜末了就不給錢你买倫敦紐約儿童画报啦。記得，不上課，就沒有辨士买你的画报。

約翰这才認輸啦。他宁可不要命而不愿失掉那些故事，卜拉德老王啦，奇妙的偵探啦，紅鷹啦，白种人的朋友啦，从做擦皮鞋的到做經紀老板啦，紐約經商生活故事啦，这些故事都是一买回来就由媽媽帶着他讀。

在爱拉替他讀出来課文的大字以后，約翰就戴上帽子，悶沉沉地往外面踱着，踱到铁路附近一条荒地上，那儿满长着粗草，蒲公英，延命菊，干枯的荨麻子，車前草，刘寄奴草，一个古怪的猩紅的紫鬘蕪，还有一片片的紅罌粟花。約翰在罌粟花和延命菊的边緣选了一块很好的草地就坐下来，打开书本子，瞧了一阵蜜蜂在丁香花丛里忙着飞来飞去地飞，然后才开始讀他的书。

現在他想讀的那本书是語法。語法是教人正确地說、讀和写作英文的艺术。它分作四部分，就是，拼字法，文字学，造句法，作詩法。拼字法討論的是文字的拼綴，文字学是文字的源流演变，造句法是語句的正确构造，作

詩法是作詩的規律。

約翰咕嚕着說：該死的東西！這才可怕啦！

約翰又打開了讀本，發見了愛拉替他把丁尼生的“咏溪流”那首詩的头几首做了記号。

約翰自己問道：丁尼生究竟是誰呀？这时候他就慢慢儿地朗誦着：

我从鷓鴣和蒼鷺所常到的地方流出，
我突然冲击出来，
在葦蕨中間閃着光輝，藏藏地流出，
奔流蕩漾着直注入山谷。①

他咕嚕着說：鷓鴣和蒼鷺，它們是啥東西呀？媽講，一定是某種鳥吧，可是它們是哪種鳥呢？約翰熟悉麻雀這種鳥，值不得兩個辨士的賤東西，因為甚至于耶穌基督也曾經說過，在耶路撒冷兩只麻雀只賣得一分銀子②。老實講，這種東西在都柏林就是一打也賣不上一分銀子。約翰曾經瞧見過一只赤鶺鴒，一只綠毛家雀，一只畫眉鳥，一只八哥鳥，一只金翅雀，這些鳥都是關在籠里的，這些也就是他長到这么大所見到的鳥，但是他從來沒有聽見過什麼叫鷓鴣和蒼鷺。可是他讀書讀到這樣愁悶是讀不

① 丁尼生的詩的风格是綺羅蕩漾派，牧歌中“溪流”一詩，描写小溪源流奔放，但用字多晦僻。

② “新約”“馬太福音”第十章：耶穌說：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么？

下去的，于是他~~又~~开始朗诵丁尼生那诗篇：

我奔泻下三十座山梯，
我滑过了无数的脊岭，
我流过二十个村庄，流过一个小镇，
我流过半百个桥渡。

一直到最后我流过腓力普的农庄，
汇合到那洋溢的河流，
自古至今多少人来了，多少人去了，
可是我却永远地向前奔流。

约翰咕噜着说：好啦，只有一首诗啦，只有一条河要渡过啦。

我流过嶙峋的石径在咽喉，
发着小小的高音和繁响，
我潺湲地流进洄漩的海湾，
我在石礁上溅溅地发声。

诗里的“尖音锐调”这些是啥意思呢？他知道尖锐的意思是指一件东西上有一个尖峰，人家一不留心，就会割破一道口子的。可是尖锐这个语句和一条小河的流水有啥关系呢？而且一个尖音锐调又是啥东西呢？他就叹起气来。原来他们教他来学些没有用的，迷糊人的东西。约翰知道什么叫做海，因为他在山德芒地方瞧见过海。他也知道什么叫做河，因为有一条河流过都柏林城。他

既然已經知道了的东西，如今还要向他來問这些叫做什么，这种問法有啥用处呢？現在就拿他們自己的这条河，李非河說，究竟是怎样的呢？这条河从啥地方发源的呢？誰也不能够告訴他。媽媽也不知道；爱拉也不知道；藹奇并不知道。他們所能够說的是：大概在这儿那儿吧。他自己是不知道的呀！人家來問你一件东西，你不知道，人家就发脾气啦；你問人家一件东西，人家不知道，人家也发脾气，这不是一样嗎？比方拿托尔加來說，那也叫做一条河，可是它只有一条小溪那么大，因为約翰曾經在那里划过水，也曾經在那里捉滿一罐子鱸魚。可是还把它叫做托尔加河。难解，难解，难解。不过，自然咯，約翰也記得有一个时候这条河曾經把河岸上腐朽的，白垩的小村屋給淹沒了，也曾經把建立在河边泥濘地方的圣母象很快地洗蕩走了。后来这个象趁着逆流又漂回来了，好象扔在水里的面包漂了几天又漂回来了。这个象漂回来之后就在房屋旁边停下来浮在水面上，后来有人把它拾起来了，洗刷干淨之后，漆上藍白两色的油漆，又把它放在原来的神象台上。这条河漲这么大的水是不常見的，平常总是仅仅一条小溪。

这时候，一个細长影子橫落在罌粟花和延命菊上。約翰抬头一瞧，瞧見琼妮·格利瑟罗站立在他的身旁。两个人互相望了一陣，羞答答地，一言不发。

約翰問：剛从学校回来的嗎？

她回答：是，刚从学校回来的。你拿学校的教本干啥呀？

只是稍为瞧一瞧它們。

琼妮就在罌粟花旁边弄平一块地方，繞过手来把裙子扎进去，就在他旁边坐下来，翻一翻約翰的书本。

她說：啊，我如今是五年級啦，你这些书我老早几年前就讀过啦。我現在正学欧几里德^①几何学，还有各色各样的东西。

約翰把书本收集攏来，插进衣袋里。

他問：你知道李非河嗎？

当然知道。

那末，这条河从啥地方发源的呢？

她模模糊糊地問道：怎么叫从啥地方发源的呢？

約翰說：这就是說，这条河从啥地方开始的，在它漲大成为一条河以前，你在啥地方发现它还是一滴涓涓細流呢？

琼妮說：我的书里随便哪一本都沒有講到过，看起来，一定是不很重要的。你自己知道嗎？

当然知道。

那末，它从啥地方发源的呢？

約翰嘲笑地說：啊，託大学問家去找出来吧。

^① 欧几里德(Euclid)，公元前三世紀希腊几何学家。

琼妮摘了一朵延命菊，开始把它的花瓣一片一片地摘下来，嘴里咕噜着：今年，明年，今后总得找个机会說，不然就永远不成啦！今年，明年，总得找个机会說，不然就永远不成啦！今年——于是她把最后一片花瓣丢在草上。

約翰問：今年，啥呀？

她淘气地說：我今年就要結婚啦。

你和誰結婚？

她嘲笑地說：啊，註大學問家去找出來吧。

他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拖回來向着他。

你告訴我，你要和誰結婚，不然，我就把你永遠這樣抓住。

她反抗地說：假如我要擺開，你一秒鐘都不能夠抓住我。

他把她拖回來，一直等到她的棕黃色髮壓在他的胸口，她的深深的棕黃眼睛在向上面瞧着他的眼睛。

他嘲笑着說：你就試試走脫吧。

她動了一動，但並沒有使多大的勁，仍然向上望着他的臉，微微地笑着。突然間他彎身下來，使着勁在她的嘴唇上吻了她兩次。然後，他突然感覺到難為情，就把她推開，他的臉孔緋紅。他一跳跳起來，從罌粟花和干蕁麻中間跑走了，他被他自己剛才幹的事吓壞了。

他在他的後面嚷着說：我一定要告訴我的媽媽。

約翰反抗地說：那末，你就告訴她吧。他回头一瞧，她还是坐在那罌粟花中間。有一只白蝴蝶在她的附近飞翔。他又說：你告不告訴你的媽媽，我可不管。

約翰一边走开，一边很懊惱地在想着：女孩子什么事都告訴媽媽的。她为啥託他去吻她呢？她本来很容易脫身的，假如她想脫身的話。真的說來，她應該受到責備，比我还要多些。啊，假如她喜欢告訴她媽媽，就託她去告訴她吧。

他从衣袋里把讀本拿出来，翻开了书，朗誦着：

我啁啾，当我流的时候我啁啾，
汇合那洋溢着河流，
自古至今多少人来了，多少人去了，
可是我却永远地向前奔流。

那末，約翰今天学了詩，又吻了一个女孩。假如說，他沒有上过学，他却会見過学者們。假如說，他還沒有登堂入室，他却曾經敲过了門。

譯 后 記

爱尔兰共产主义者作家奥凯西于1880年出生于都柏林的貧民窟。他三岁丧父，一家生活全靠母亲去劳动掙扎来維持，九年沒吃到一頓飽飯，他在自傳“我敲門”里写道：

吃的是那么可怜相，就說有一块面包吧，吃到口里是一股泥土味……挨了这些年头的餓，肚子也就服服貼貼不再掙扎什么……清茶蘸面包！

可是爱尔兰階級社会的另一面，却呈現着穷奢极欲相。公侯貴婦們，錦衣玉食，曼舞清歌，夜以达旦！这时街头送来一陣如泣如訴的歌声，原来是一个白发龙鍾的老头儿在寒风里发抖！

停一会人生的享乐吧，世情是这样危疑震蕩，瞧瞧咱穷小子們，尝一尝咱們的忧苦摧伤！高歌一曲吧，……永远記在心头上，时难……年荒呀……几时才脱离苦海茫茫！

奥凯西这时在童年所受到的疾苦飢寒，后来又“在‘夕阳和晚星’(Sunset and Evening Star)里描繪得十分凄

惨。在題名为“暴风雨中的孤儿”的一章中，他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把爱好和平自由的人民送到死亡綫上，其中最可怜的是在风雪之夜惨声呼咎哭娘的孤儿。他們头上滿生着蠖虱，身上穿的是破衣烂衫，飢寒把他們过早地送进坟墓！鮑尔温和一般富貴大佬們却在談其正义战争和西方文明。鮑尔温，麦唐納，丘吉尔，凡拉納和卡遜^①这些人所代表的乃是剝削压迫广大人民的资产阶级，他們口里虽然在嚷着要維持大英帝国的兴盛，其实他們正在騎在人民头上，把劳动大众压得喘不过气来。

奥凱西在童年所耳聞目睹的全是这样的阶级压迫的凄苦景象。英帝国统治阶级之压制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乃是用政治和宗教这两把尖刀同时并进的。奥凱西在自傳“我敲門”最后部分十分生动地描写着他幼年所見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幕激烈的革命斗争的場面。

奥凱西的家人和他自己原是篤信基督教新教的，但是他自幼就热爱自由，热爱生活，对社会上的一切破坏自由生活的制度和行为他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例如他对于羅馬天主教的迫害人民，肆行淫威，就給以无情的抨击。他在自傳里以及劇作如“紫灰”(Purple Dust)，“主教的篝火”(The Bishop's Bonfire)里，对羅馬天主教的压迫爱

^① 卡遜(Carson)，出賣爱尔兰民族而与英統治阶级妥协的爱尔兰政客。

尔兰人民的罪行就进行了严厉的控訴。羅馬天主教时常在宣揚他們“普照的恩光”，究竟他們怎样在放射那恩光呢？奧凱西在自傳“我敲門”里就他个人幼年的体会描写得淋漓尽致。他幼年因缺乏营养，体气孱弱，眼病纏綿。他描写了他在八岁时所进的教会小学怎样严重地损伤了他幼弱的心灵。在那里，朝誦經，夜拜神，把天真活潑的孩子們束縛得气息奄奄。最可恨的是牧师教員时常對他們施行慘酷的体罰，說是要“改造灵魂”。奧凱西在一次无缘无故地挨了牧师一頓恶打之后，还得跪在凳上，昭示大众。小小的心灵激动了，他就順手取下那血迹斑斑的烏木板子，对准跪在神位前禱告的牧师的光头拼命地打下。他从此就永远告别了学校之門。教会所賜給人类的“恩光”，在他幼稚的心灵里只留下幢幢的黑影，后来吐出来对宗教濫施淫威的强烈的反抗的火焰，这是可以理解的。穷人們在內心里对宗教的看法是：“少講些天堂地獄，来生果报，瞧瞧咱們今生今世现实生活的悲忧苦痛。”

的确，奧凱西自从八岁这回挨打失学之后，对于基督教会的濫施淫威的罪行是終身不忘的。他在第四部自傳“英尼士发倫，再会吧”(Inishfallen Fare Thee Well!)^①里，对于教会資產階級統治者忽視广大人民的教育，特别是儿童教育的事实，提出憤怒的譴責。他說他的教育乃

^① 英尼士发倫(Inishfallen)，指爱尔兰。

是从街头拾取来的。若不是他自己发奋自学，那只好同他的兄弟姊妹一样，有的去当雇佣兵，有的一生理沒在厨房里，做一个被压迫的家庭妇女。他說：“他們的生机是被資產階級社会的大人先生和牧师剝夺了，他們的天才被埋沒了，他們正遭受着資產階級統治下的一般人民的共同命运。”奥凱西时常紀念着他的已死的母亲。因为她教导了儿子怎样去挺起胸膛同这双重和三重的压迫者斗争。正和高尔基所写的“母亲”一样，她是一个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者。她虽不很明白政治理論，但是她能站在被压迫階級的立場同統治者作坚决的斗争，如同作者在他的名剧“裘諾和孔雀”(Juno and the Peacock)里所描写的裘諾夫人一样，是具有严肃的、大胆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斗争精神的一个人物性格。作者記起慈母逝世之时，他特地把象征自由解放斗争的胜利的紅旗蓋在她的棺材上。

接着在自傳里作者又陸續叙述他的童年时代所遭受的一切艰苦。奥凱西十二岁就干着四个先令一周的苦活，寸积铢累地搞点錢来买莎士比亚和其他作家的作品来自学。后来成名之时，批評家贊揚他的剧作成就，不仅是得力于近代现实主义作家的濡染，而且受过莎士比亚創作风格的很大影响。奥凱西十五岁时曾作过短期的报館工作，但是因为反抗資方压迫而被开除。此后十五年間奥凱西就到处流浪，靠打短工活命。在鉄道上，在碼頭

边，在打铁炉旁，在泥木工架下出卖他的劳动力。这是当时工人阶级的共同命运，高尔基称之为“害死人的可怜生活”。可是正因为他在这悠长的岁月里经受过雨打风吹，残杯冷炙和血汗辛劳的生活斗争，他才锻炼成为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革命斗士，使他能够把革命斗争的思想意识反映在他的辉煌的剧作里。

奥凯西在三十三岁的那一年参加了都柏林的大罢工，四年后他又参加了复活节起义。后来他在自传“窗下鼓声”(Drum under the Window)里就十分生动地反映出来爱尔兰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场面。

奥凯西亲身参加了这几年的罢工和武装斗争，这一连串的激昂慷慨、牺牲流血的画面把“窗下鼓声”渲染成为一部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史。

在“窗下鼓声”里，作者更异常悲愤地控诉着帝国主义者煽动大战，把亿万人卷入恐怖的旋涡。作者在这时正读到“共产党宣言”，高呼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者随即大书而特书：在这些呼喊、扰攘和痛苦的声音中，人们很清澈地听到一种更高大的音响：“是新的鼓声，新的号角声，千百万人在前进的步伐声。”原来是全世界无产者已经开始联合起来了。

爱尔兰工人阶级的觉醒，引起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重视。奥凯西也在自传“英尼士发伦，再会吧”里描写了他当时对革命斗争的热望，并用了很大篇幅来歌颂苏联。

无产阶级的怒吼响彻了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正逐渐照耀着西方以至东方。在中国就发生了1927年的大革命。在英国也发生了1926年总同盟罢工。奥凯西在发表他的前三部杰出的剧作“枪手的影子”(The Shadow of a Gunman)，“裘诺和孔雀”以及“犁星旗”(The Plough and the Stars)的时候，正注视着这个大罢工运动的酝酿、成功和失败的过程。

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奥凯西是在竭尽全力来鼓吹生产建设，改善人民大众的生活，所以他大声疾呼，倡导和平，反对一切掠夺性的战争。在“夕阳和晚星”里，奥凯西追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酷，提起人们的猛省。

奥凯西从1923年起开始戏剧创作，到1955年止总共发表了十六部剧作，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枪手的影子”，“裘诺和孔雀”，“犁星旗”，“银杯”(Silver Tassie)，“星星变红了”(The Stars Turn Red)，“给我红玫瑰花吧”(Red Roses for Me)，“橡叶和欧薄荷”(Oak Leaves and Lavender)和“主教的篝火”。

1923年爱尔兰首都都柏林艾贝剧院(Abbey Theatre)上演了一个泥水匠助手出身的新作家编写的剧本。它不仅替这个具有爱尔兰民族文艺风格的“文艺剧院”挣得了很大的荣誉，而且给英美戏剧界添上了一颗极其辉煌灿烂的巨星。这就是奥凯西的处女作“枪手的影子”。

次年，奥凯西的名剧“裘诺和孔雀”又在艾贝剧院胜

利地演出了。故事写的是1922年爱尔兰自由邦时代热血青年爱国志士們前仆后继地为革命斗争。

最轰动一时的是奥凯西出名的悲剧“犁星旗”，这个剧本很突出地揭露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这三个早年写成的伟大的悲剧里所用的布景都是苦雨凄风的大染院，这里一方面反映着双重和三重压迫所带给人民大众的贫苦和愚昧，另一方面也刻画了慷慨激昂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人物性格形象。

奥凯西的“银杯”是反对侵略战争的著名剧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空前惨重的灾祸。参战国八亿人口中就有七千万走上了战场。最后，死亡一千多万，残伤了两千多万，另外还有几千百万死于饥饿和瘟疫。交战国耗费了两千亿美元以上的军费，而千里万里只剩下一望无际的断垣残瓦。奥凯西眼见到英帝国主义者参加这次战争所遭到的浩劫。于是在1927年写成这部杰出的剧本。

1940年发表了名剧“星星变红了”，接着又在1942年发表了名剧“给我红玫瑰花吧”。这两个剧本描写爱尔兰轰轰烈烈的工人阶级革命斗争运动，指出了，即使遭遇暂时的逆境，忍受贫穷和压迫，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代价，但最后胜利是必然属于我们的。作者澄清了一些人的怀疑和悲观情绪，使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代理人所企图灌输的那种毒素归于无效。大家相信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自由

解放而斗争，其力量是足以战胜一切的。奥凯西歌颂了被压迫阶级对于民族自由解放所作的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同时也不断地痛斥帝国主义者所发动的掠夺性的世界大战。

“橡叶和欧薄荷”这个名剧也是反对侵略战争的。作者在这个剧本里形象地发挥了他热爱和平，反侵略战争的思想。

奥凯西的最近发表的一个名剧“主教的篝火”，正象早年的创作“紫灰”一样，也是对罗马天主教的伪善和淫威再来一次沉重的抨击。“紫灰”的命运和“银杯”，“登堂入室”(Within the Gates)，“星星变红了”，“给我红玫瑰花吧”等创作的命运一样，都被爱尔兰的统治阶级和罗马天主教徒所禁止，但是这个新剧本却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竟胜利地上演了。

奥凯西由于亲身受着爱尔兰人民所痛恨的三重压迫，他用六部自传来记述这个坚强的民族和他自己的革命斗争的经过。同时，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他写了十多个剧本来揭露，讽刺和抨击资产阶级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丑恶相和罪恶相。自从三十年代加入了共产党之后，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生观，不仅加强了她的革命斗争性，而且形成了她的革命的乐观主义，认识到人类的前途远景是异常美满幸福的。他相信只要大家能爱人类，爱自由，爱持久的和平，大家团结为实现一个独立自由民

主的幸福社会而奋斗，一定会得到胜利成功的。

关于奥凯西的文艺成就的伟大，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我们从他的自传“玫瑰和王冠”与“夕阳和晚星”里可以看出这位大作家自己对创作的道路的论述，尤其是关于几个重要的剧作，如“银杯”，“登堂入室”等等剧作的评论写得最为严正。批评者常有提出他的现实写法乃是“照相”式的写真，尚未能用概括的手法，从原则上有所提高。有人以为他的剧作场面，忽而悲忽而喜，悲喜的转换过于突兀，于是就打破了传统的剧作规律。有人以为他写“银杯”这一类的剧本的描绘大战惨状的场面，全凭想象虚构，近于主观的“表现主义”。也有人以为他爱用象征的手法来创造一个神秘的气氛，如在“橡叶和欧薄荷”剧里还是承袭爱尔兰文艺复兴以来剧作家夏芝诸人的陈调。这些资产阶级的批评者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所以对奥凯西的创作方法，硬加以种种的诬蔑，说是风格不纯，说是写法驳杂，说是不足为训。奥凯西本人在他的文艺评论著作如“飞的黄蜂”（The Flying Wasp—Comments on the Present-day Theatre），“绿色的乌鸦”（The Green Crow）以及其他论文里，对于现代舞台艺术与他的创作道路提出了很尖锐的反批评。目前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奥凯西的著作禁止销售，有若干原著我们还没有机会来研究，但就本文所谈到的这些创作来说，奥凯西最大的艺术上的贡献是他创造了爱尔兰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斗

爭的画面，工人运动政治家的形象。在三十年代，奥凱西已达到創作成熟时期，他的世界观所表现的革命乐观主义就貫徹在他的輝煌的杰作之中。我們不妨說：奥凱西是从批判的現實主义者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杰出的作家。

奥凱西生长在爱尔兰的貧民窟，靠清茶咽面包长大成人。在悠长的岁月里，他饱受苦雨凄风的生活的打击，直到年近四十才放下磚刀泥桶的苦活来写作，所以他自然而然地要尽情地吐苦水，清算資產階級黑暗社会的罪恶，尽管他有时不免用夸大的手法，較濃厚而且多样的色彩，較冗长的申訴詞句，爱尔兰文艺复兴以来傳統貫用的象征手法，赤裸裸地对于罪恶的暴露情調，但是我們必須承認他的創作乃是社会主义現實主义的杰出創作，决不是什么“照相式的”，“悲喜混杂的”，“主觀表現主义的”，“神秘象征的”作品。

1958年8月